

独留青冢向青大

第二天，东方微微发亮的时候，车钗已经醒了。

她弯腰想下床，可是不知怎的，只觉得全身上下很不得劲儿，腰也酸，背也疼，尤其是一双腿，简直弯一下也是难受的。

可是自己第一天作客，岂有睡在床上，来接待主人的道理？

她咬着牙，支持着，穿好了衣服。

这时候，她耳中似听到窗外有二人对话的声音。

车钗走过去推开了窗子。

眼前的景致是那么的美，杜鹃花开得一片艳红，柏树的叶子绿油油的娇翠欲滴。

就在花树的尽头，瞿涛、萧苇二人正在说话。

因为距离甚远，车钗听不见他们说些什么。可是由动作上，却可以看出来，二人正在争论着什么，手不时地比划着。

不知不觉，太阳出来了。红红的阳光，照得整个天地都变红了，无数的黄色小鸟，在矮树上跳来跳去，发出清脆的鸣声。

车钗顿时忘了疲累，她关上窗子，换好衣服，悄悄地推门而出。

他又看见了那座坟！好奇心促使她悄悄地走了过去。

这座坟，真可说“匠心独具”，整个的坟包，全是用上好的花岗石磨光砌成，光滑得不染纤尘！坟旁绕植着冬青和小松树，翠绿可爱。

一个人死后，能够安葬在这样一个地方，他的灵魂该是多么的舒适、安逸啊！

女飞卫车钗看到此，似有一种莫名的伤感和同情，虽然死者她并不认识！

她轻轻地走过去，走到那座高大的白色石碑之前，石碑上清晰地刻着七个字：

“玉女石瑶清之墓”

车钗口中不由“哦”了一声。

她没想到，如此壮观的一座坟墓，竟埋葬着一缕芳魂。

“莫非这石瑶清和瞿涛之间……”

想到此，她立刻摇了摇头，这是不可能的事，天下不可能有哪个女的，会爱上瞿涛这样的男人！

她疑惑不解地绕坟而过，正好碰上瞿涛和萧苇迎面走来。

萧苇朗声道：“车姑娘，你还是多休息下好，最好不要起来！”

车钗浅笑道：“这外面太美丽了！”

晴空一羽萧苇，见她穿着一袭淡绿色的裙子，秀发披散在肩头，那么乌黑深亮的一双眸子，心中不由蓦地动了一下，暗暗赞叹了一声：“好美呀！”

他自从少小孤零，漂泊至今，所遇的少女，固然很多，可是却没有一个能够和眼前这个姑娘相比的。一时之间，他不禁微微呆住了。

驼子瞿涛，冷眼旁观，早已洞然。他发出冷冷的一声叹息，低声吟哦道：“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说完，苦笑着转身而去！

萧苇已被这个容光焕发的姑娘吸引住了，在他的生命里，这还是第一次！瞿涛说些什么他一点没有听见，就是离开，他亦是不和。

他只是这么直直地看着她。

车钗脸色蓦然红了，顾左右而言他，道：“这里多好呀！环境幽美，百花争艳……”

萧苇这才猛然惊觉，忙陪笑道：“是！是的！”

他一面说着，禁不住心内暗暗笑道：“我这是怎么了？太失态了！”

车钗走上前道：“咦！瞿先生呢？”

萧苇猛然回过身来，不由奇道：“刚才还在呀！大概是进去了！”说着他脸色微微一红，接道：“刚才我和他去把那鳞皮剥了下来，你要不要看？”

车钗吃了一惊，道：“在哪里？”

萧苇转身前行，走出了眼前的花道，至一峰上，他笑指着前方道：“车姑娘你看！”

这时车钗才看见那如雪的岩石之上，扯开了十丈左右的一张鳞皮，日光之下，有如一道天河，闪烁着万点银星，煞是壮观！

萧苇笑道：“我那瞿老哥幸亏有一口好剑，否则这鳞皮刀剑不入，难以剥下。听瞿老哥说，这鳞皮要在日光之下，曝晒百日，那时皮才能精韧！”

车钗不明白地问道：“这皮有什么用呢？”

萧苇嘻嘻一笑，道：“用处多啦！制成衣服，水火不侵，刀剑不伤，只是要用一种‘天胶’才好粘制，因为普通的针线是无法刺穿的！”

车钗听得好不惊心，看了一刻，二人遂转身走开。

车钗对于瞿涛这个人，始终是一个谜。她微微笑了笑，道：“这位瞿先生，是怎么一个人，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一下？”

萧苇叹了一口气道：“他和我一样，甚至于比我更可怜，是天底下最可怜的人！”

车钗眨了一下眸子，道：“那位石瑶清又是怎样一个人呢？”

萧苇口中“嘘”了一声，回头看了一眼，轻声道：“你大概是看见那块墓碑了？”

车钗点了点头。萧苇面色深沉地道：“你千万不要在他面前提起，这是他一件最痛心的事，此人生就怪性，说不定他会翻脸不认人的！”

车钗皱了一下眉，道：“现在他又不在，你为什么又不告诉我呢？”

萧苇点了点头道：“好吧，不过你千万不要说出去！”

车钗连声答应。萧苇这才叹息了一声，道：“那是在很久以前……那时候你我都还没有出世，我这位瞿大哥，却已有如日正中天，江湖上提起他来，简直是妇孺皆知……”

他顿了一下，接下去道：“因为他来无影去无踪，神龙见首不见尾，所以任何人也不知道他真实的来历，人们都称他为‘西北风’……”

“西北风？”车钗惊讶地道。她没有想到，居然还会有人叫这样一个外号的。

萧苇点头道：“因为他来去无踪，而且惯于在冬日做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所以人们才称他为西北风，在当时的人们心目中，确实是敬重他有如神明一般！”

女飞卫车钗口中不由“哦”了一声。

她对“西北风”这个人，顿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萧苇向前走了一步，目光远远看着那座墓，很是伤感地接下去道：

“那时候的瞿涛，真可说是少年英俊，神采丰朗，不知有多少少女爱慕着他……”

车钗不由怔了一下。

她实在不敢相信，像瞿涛这么丑陋的人，早年竟会被称为“英俊”，萧苇这“英俊”二字，是怎么出口的？

萧苇似乎已经看出了她的表情，冷冷一笑，道：“姑娘，你认为现在的瞿涛很丑是吧？”

车钗脸色微微一红，忙摇了摇头，心口不一地道：“不是！不是……”

萧苇一笑道：“你不要不承认，事实上，他如今的确极丑，只是这并不是天生的，他的脸，是他自己动的手法，破坏成的，他背后的驼峰，却是十五年前的一场怪病造成的，自那以后，他这个人就算是完全与世人隔绝了！”

车钗不由打了一个冷战，讷讷地道：“他为什么这么对待自己？”

萧苇鼻中哼了一声道：“所以，这要回到那个可怜的石瑶清身上！”他叹息了一声，道：“这是一个极为动人的故事……”

才说到此，忽见瞿涛自房内揭帘而出，他那高大的身子，就像是半截铁塔一般的立在门前。

萧苇忙止住话题，脸色很是不自然！

瞿涛看了一会儿，随即大步走过来，道：“小苇！我刚才已经想过了，我不能看着你吃亏，我决心要帮助你！”

萧苇冷冷一笑道：“我并不需要你帮助，我也没有吃什么大亏！”

瞿涛呆了一下，冷冷地道：“你不要骗我，你还以为我看不出来？在我面前，你还是实话实说的。”

萧苇不由低头叹息了一声，可是他是极为坚强而正直的人，他知道，如果自己把与边瘦桐结仇的经过说出，这位瞿老哥很可能会翻脸成仇。因为自己行事，常常得不到他的谅解！即使他能谅解，萧苇是一条刚硬的汉子，如果借助瞿涛的能力，去对付边瘦桐，虽是稳操胜券，但却是他所不愿为的！

有了这两种因素，萧苇自不会吐露口风。但是他却紧紧咬了一下牙！因为瞿涛的话又使他想起了那个使他多年的心血、偌大的事业毁于一旦的少年奇人边瘦桐。

这种仇恨，是今生今世所不能化解的！

想到这里，萧苇双瞳冒出了怒火，他鼻中哼了一声，自嘲地笑了笑，道：“你说得不错，大哥，我是吃了大亏的！”

瞿涛双手用力地攥着拳头，问道：“这个人是谁？莫非以你这身武功，在当今武林之中还会遇到敌手？”

萧苇脸色微微一红，叹道：“这件事已成过去，不提也就算了！”

瞿涛看了车钗一眼，欲言又止。

萧苇知道他是碍于车钗在前，不便再问，自己也不愿再多谈这件事，冷然道：“这笔仇恨，早晚我会清算的，你不必为我担心！”

西北风瞿涛顿了顿，道：“这样也好！你们年轻人之间的事，最好还是由你们自己去了结！”说着，瞟了车钗一眼。

女飞卫车钗身上一凛，使她奇怪的是，自从一见到瞿涛之后，她便感觉对方对自己十分冷漠，好似甚为厌恶一般。她是一个非常自负的姑娘，对于这种态度，内心自是很不受用。这时见瞿涛对面谈话，而对自己似存有

忌讳，更不由得有些气恼，当时赌气地对萧苇道：“我要进去休息了！”

瞿涛看也不看她，手扳着萧苇的膀子道：“来！我去看看你的功夫！”说着，二人手拉手地走了。

车钗气得真想哭，她转身向房内行去，心中却愤愤地想道：“好！我明天就走，离开这个鬼地方，你们有什么了不起！”愈想愈气，回到自己室内。

使她惊奇的是，在自己房内的几上，放着一份精致的早点，两块油酥肉饼和一小罐稻米香粥，另外还有两样下粥的小菜：香椿拌豆腐，糖酥糟小鱼。

车钗腹内早已饥饿，见此更是饥肠辘辘，当时只好暂时把气愤抛开，坐下来，慢慢地吃了起来。

这些东西，很快就被她吃光了。说实在的，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到的美味，虽是这么简单的两样下粥小菜，但是那味道别提有多么美了，尤其是那一小碟糟鱼，衬着一层脆脆的藕片，连骨带刺，无不是酥脆已极，入口就碎，太好吃了。

她一口气吃完之后，才发觉自己吃得实在太多了。

一个女孩子，第一次在人家家里吃饭，虽说不必装假，可是似如此风卷残云的样儿，到底是有碍雅观，太不好意思了。

想到此，不禁脸上阵阵的发热。

女飞卫车钗独自儿看着空空的碗底，竟自发起呆来。她心里这才明白，原来瞿涛方才回房，是为自己准备早餐去了。这么一想，对于他的愤怒之心，不禁立刻就消失了许多。她想，他不愿和自己谈话的原因，也许是他自惭形秽，觉得自己太丑了……这么一想，反倒对他生出了一丝同情之心！

她站起身来，把食用过的碗碟，在清水里洗得干干净净，放在桌上。

这座小石楼，不似自己想像得那么小，内里的布置，是那么雅洁，不染纤尘。

想不到，像瞿涛这样粗线条的人，竟会是一个如此有规则而细心的人。其实，他的年纪并不似自己想像得那么老，他只是有意以乱发和胡须来掩饰自己的年龄和本来面目。

车钗想像到，他的实际年龄，不过四十五岁左右，可是乍然看来，却像有七八十岁的样子。这一切，使车钗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

她悄悄地在楼下走了一周。

有一座石梯，婉转地伸展到楼上。

女飞卫车钗心内不由暗暗想道：“不知楼上是什么样子？”

她心中动了一下，忖道：何不乘他二人不在，自己偷偷上楼去看一看。就算被他们看见，也没有什么？主意一定，当即扶梯而上。

楼上的情形和楼下大致相同。

一间敞开的房间，置着一个大蒲团，另有四五个圆形的石鼓；室内有一幅极大的纱幔；长案之上，书卷堆叠如山，笔筒中放各式狼毫，斑管如林。情调是那么的幽雅。

车钗想那纱幔必是用来防蚊虫用的，因为山居蚊虫很多，而修行之人，晨昏静坐，最怕蚊虫干扰。

楼上正前方，是一个平台。这时轩窗四后，微风阵阵地吹过来。

正中墙上悬有一方大匾，其上书写着“快哉楼”三个大字，笔力雄

厚，署名是“西风老人”。

“西风老人”必是“西北风”的化名。

车钗真不明白，这瞿涛为什么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老人？

她看到此，生恐主人回来，撞见了不太好，正要转身下楼，却又无意间发现了一幅肖像图画。画中人，是一个背系长剑、婷婷玉立的少女。画像系用上好的颜料，画在一幅精制的白绫子上，把那个细腰大眼的姑娘，衬托得更是栩栩如生。车钗忍不住，慢慢地走了过去。

她站在那幅画下，仰视着画上的姑娘，仔细地端详着，她猜想，这个姑娘一定是那个坟墓中的姑娘——石瑶清了。

画中人那两道斜飞而上、细细的峨眉，象征着这个姑娘生前是个开朗、任性、脱俗拔萃的人物。

车钗仰脸看了一会儿，不禁对画中人生出无限的感情。画中姑娘她那双看来似乎略带忧郁的剪水双瞳，也似在向自己注视着。

车钗心中忖道：“她生前是多么标致的一个姑娘啊！”想着移动莲步，正要走开，忽然，她又发现画像的左侧，有一个月亮门。门上垂有丝穗，一幅别致的横匾上写着“红石轩”三个秀丽行书字迹，署名“瑶清”。

车钗看得入神，不觉神驰。不知不觉地跨入洞门之中，用手揭开了湘帘。

一股淡淡的脂粉香飘了过来！

这种味道，车钗是颇为习惯的。很显然，这是一间女子的闺室！

车钗不由心中一动，环目望去，只见室内置有一张软榻，一个素锦的蒲团，一把湘妃竹的靠椅和一架紧紧绷着的绣绢！

这一切摆设，说明了这室内的主人，是一个女孩儿家。

她心中不由大是惊异，暗忖道：那姓石的姑娘，不是死了么？既然死了，这间房子又是为谁而设呢？再说，她又怎么会和瞿涛住在一块呢？

愈想，心中疑窦愈生。

她轻轻迈步，来至绣绢前，只见绢上绣着一对鸳鸯，只是未奏全功，绣针引线，还插在其上。

车钗细看那绣功，可谓精妙绝伦。她本刺绣好手，也不禁十分赞叹，自愧弗如。

再看书案上，文房四宝，井然有序地摆着，书架下的毛笔、镇纸，无不精巧玲珑，一望即知是深闺少女的用物。

看到这里，车钗已禁不住有些心跳。

她一向是一个不愿细思量的人，可是今日对于这个陌生的姑娘，却发生了极浓厚的兴趣与好奇心。如果说这间房子，原来的主人不是石瑶清，那又是谁？现在人在何处？如果说是石瑶清，那就更奇了。

据方才萧苇透露，石瑶清分明已死了多年了，为何她的用具、衣物仍然整齐地摆设在此？甚至连刺绣的东西，也还绷在绣架之上，这岂不是……

果真如此，那么自己却是太错怪主人瞿涛了！原来，他竟是如此一个至情至爱的人啊！想到这里，她不禁浮上了一种莫名的伤感。

她情不自禁地叹息了一声道：“这不会是真的吧……可怜！”她信步走到了床前，见床边的鞋柜之上，排列着五六双女子穿的鞋。有素面的双脸便鞋，也有绣有蝴蝶的弓鞋和薄底的麂皮弯靴，样样俱全。由鞋上看来，这姑娘和自己一样，也是天足，不像时下一般姑娘流行的“三寸金莲”。

车钗试着比了比，竟和自己的双脚一般大！

好了！现在自己该走了。这要是叫那个瞿涛撞见，该是多么不好意思呢！可是，心里愈是想快走，两条腿却愈是不想动弹。

忽然，她又发现，在软榻后面高高的壁上，竟悬挂着一口窄细的长剑和一张玲珑的朱漆弹弓。

大凡习武的人，最是见不得好刀好剑，偶尔见之，总爱拿过来鉴赏一番！这种情形就好像是一个擅书的书法家，见不得别人收藏的好字好画一样！

车钗一见这口剑，立刻断定这是一口举世罕见的宝刃。此剑剑身窄细，较一般剑纤细许多。最奇的是剑柄也较一般长出半尺左右，柄上垂有极长的一缕红色穗子。穗上悬有三粒白色的珊瑚珠子，益发衬托出这口剑的名贵。

车钗实在有些手痒难忍，伸手把这口剑取了下来。她细细地一看，只见剑刃和剑匣扣合得那么严密合缝。剑环之下，有一颗半吐半吞的水晶珠子，光华夺目，尤为可爱。

她试着用手一按，只听得“呛”地一声，剑身一抖，差一点儿脱手而落。

车钗不由吓了一跳，再看手中剑，那剑身已弹出了半尺有余，刃上朦朦的光色，有如晨烟一般，雾蒙蒙，冷嗖嗖的！

车钗不由失声赞叹起来，情不自禁地把这口剑抽了出来，微微发出一声悦耳的龙吟。剑身有如一泓秋水，阴森森映得人身上毛发悚然。

车钗知道这古剑乃通灵之宝物，当即匆匆还入鞘内，却见柄匣之上，用金丝绞着“石女”两个梅花小篆！

女飞卫车钗爱不释手地把玩了一会儿，心中由不住想道：这口剑要是我的，那该有多好？

她小心翼翼地又把它挂回原处。

就在她探身挂剑的一刹那，猛然听到了一声冷笑。

一人用浊重的口音道：“车姑娘！你这是干什么？”

车钗不由大吃一惊，她猛地转过身来，只吓得脸色一白，手中剑“呛啷”落了下来。

不知何时，那高大驼背的瞿涛，竟自出现在她的眼前。

只见瞿涛目光如炬，满头乱发似乎因为愤怒而瑟瑟地颤动着。他厉声吼道：“谁叫你上这里来的？快说！”

车钗不由眸子一红，讷讷地道：“瞿先生，你不要误会，我只是一时好奇，可没有别的意思！”

才说到此，就见瞿涛须张发立，厉叱了一声：“快走开！”说着，右手霍地向外一挥，发出了一股巨大的内力。掌风扫过车钗身边，直扑后窗！只听得“哗啦”一声，整个的一扇窗子，竟被他那凌空的掌力震得粉碎，直飞了出去！

车钗吓得打了一个哆嗦，转身就跑！

可是就在这时，一阵风吹过她的头顶，瞿涛就像是一座铁塔似的，蓦地落在了她的身前。只见他双手一抖，已紧紧压在了车钗的双肩之上。

车钗吓坏了，用力地一晃肩，却没有闪开。相反地，瞿涛的双手，就像是钢板一般，重重地压在她的肩上！她新病初愈的身子，如何担当得起

如此神力？一时之间，花容突变。她以惊惶的口吻道：“你……你要干什么？还不快松开你的手！”

瞿涛用力地摇晃着她，厉声吼道：“我告诉你！从今以后，不许你随便上楼，更不许你进这间屋子……”说到此，他用力地抓住她的双肩，身形一晃，已来至窗外。

车钗几乎要哭了，她叫道：“你……你这个野人，快放手！”

瞿涛双手向外一抖，车钗竟被摔得飞了出去。只听见“砰”一声，正巧落在了一张带靠背的藤椅之上。

车钗“唉唷”了一声，差一点吓得昏死过去。

瞿涛步履沉重地走过来，身子微微抖动，气息极重。只见他仰天狂笑了一声，道：“野人？哈哈……”

车钗吓得浑身一抖。瞿涛笑声一停，冷然道：“你以为你是文明人？有感情？”说着又大声地狂笑了起来。接着他挥了挥手，苦笑道：“下去吧！下去吧！只要记住，以后不要再进这间房子……”

他的声音渐渐变得和气多了，道：“每个人都有一件不愿告诉别人的事，姑娘！这是我一件不愿告诉别人的事，你何必一定要去探讨呢！”说着又叹息了一声道：“方才是我太失礼了，请你回房去休息吧！”

车钗这时才惊魂乍定，她站起来，伤心地道：“是我不对！我不该随便上来。我的身体，过一两天就好了，我很快就走了！”说了这句话，她就向楼下行去。

萧苇迎面疾步走来，见状，急问道：“出了什么事情？姑娘！”

车钗面红如霞，一言不发，匆匆回房而去。

萧苇奇怪地走上楼去。过了一会儿，他又来到了车钗门前，敲门而进。

他面色显得很是尴尬地道：“我为方才的事情向你致歉！”

车钗冷冷笑道：“这也不能怪你！”

萧苇叹了一口气，道：“他的脾气虽坏，可是人是很好的。唉！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要……”

车钗冷笑了一声，道：“这算什么呢！你把我带到这里，可是对于这里的主人，我却一点也不了解！”说着用手指了一下，冷冷地道：“我的东西已经准备好了，我现在就走，谢谢你这两天对我的关怀！”

萧苇不由怔了一下。他冷冷地道：“车姑娘！你的身子尚未完全复原，再说你哥哥正在到处捉拿你，你现在出去，必定走不远的。”

车钗看了他一眼，道：“我总会有办法的！”

说着她拿起了桌上的剑和包裹，正要走出去，却见门开处，瞿涛怒容满面地立在门前。

车钗不由愣了一下。萧苇立刻笑道：“大哥！是你把她给气走了，你快设法留住她吧！她的身体还没有复原呢！”

瞿涛愤怒的脸上，顷刻间恢复了平静。

他惊异地望着车钗。车钗却显得很不自在，道：“我才没有生你的气呢……”

瞿涛顿了顿，讷讷地道：“我来此，一来是向姑娘道歉，再者，还有一事相求。姑娘如果坚持要走，我也就不必说了。”

车钗不由后退了一步。她没有想到，像瞿涛如此倔强的一个人，居

然会开口向自己道歉，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她顿时心就软了。

她抬起头来，目光正看见对方背后那高耸的驼峰；他脸上那些深深的皱纹，显示出他那苦涩的灵魂。

这个人，是多么需要感情的滋润啊！

车钗面色不由突然红了。

她真不明白，自己怎会对这么一个人间丑极的人，生了这么浓厚的同情和好奇之心！

当时，她面上不禁带出了淡淡的笑容来。她摇了一下头道：“你既然这么说，我留下来就是！”

晴空一羽萧苇不由朗笑道：“这么说你不走了？”

车钗把东西放下，她看见瞿涛脸上，露出了一种惊异的神情，当时就笑道：“我要留下来，看看瞿先生有什么事求我！”

瞿涛两只手用力地捏了一下，道：“我方才见姑娘在那方绣绢之前看了许久，我想……我想……”

萧苇一笑道：“大哥有话直说无妨，车姑娘也是一个很豪爽的人，只要她能做到，必定会帮助你的！”

车钗杏目瞟了他一眼，意思好像在说：“你怎么知道呢？要你多口！”

可是她却并没有说出来，意思就是默认了。

瞿涛终于说出来，道：“我想姑娘你必定也擅刺绣，如果你能够把那一半未完的作品，代绣出来，成为一件完整的东西，我就感激不尽了！”

车钗摇了摇头，冷冷地道：“我不能再进那间房子了，我还想活呢！”

瞿涛默默地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叹息了一声，遂即转身离去。

萧苇不由失望地道：“姑娘，你这又为了什么？”

车钗冷笑了一声，道：“他方才发了那么大的脾气，并且亲口说不许我再上楼，现在却又说出此话，岂不是可笑！”

萧苇不由怒道：“他是一个心情愁苦的人，你竟如此对他，足见你是一个狠心的人了！”说着怒冲冲转身而去。

车钗不由冷笑道：“狠心就狠心，这又关你什么事？”说着气得躺在床上，把身子翻到了一边。

耳中听得萧苇沉重的脚步声走远了。

这时，她心中仿佛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自语道：“活该！”

可是过了一会儿，她却由床上翻身坐起来，走下地，找到了她的行囊，从里面找出了一个纸包儿，打开纸包，是五彩灿烂的各种丝线。

她咬着唇儿发了一会愣，由其中挑出了三种颜色，又重新包好。然后，她就轻轻地推开门，直向楼上走去。

她悄悄地来到楼上，却不见瞿涛的影子，想了想，便直接走进了那间绣房。

她在那块绣布前仔细看了一眼，心中已有了底，对方这种刺绣的针法，自己是熟悉的。于是，她取下绣针，引好了线，按照描好的图案，一针一针地绣了下去。

车钗绣了一阵，腰有些酸，直起腰来活动一下，忽然发现背后不知何时站立着两个人。

车钗不由一阵脸红。

站在她背后的是瞿涛和萧苇，二人显然在她背后已经站立了很久。

尤其是瞿涛，目光之中显露出一种感激的神采，道：“车姑娘！你的手，竟是如此的灵巧，也只有你，才配在这块绢子上绣东西！”说着他大步走过来，弯下身子，仔细地在这块绣绢之上看着，那双冷峻的大眼睛里，竟滚动着晶亮的泪水。

车钗有点不好意思地笑道：“绣得不好！”

瞿涛抬起头来，长叹了一口气，道：“这是我一件遗憾的事，现在你总算为她完成了。姑娘，你要我怎么来谢你呢！”

他说话时，眼目中滚动着热泪与喜悦，显得他那一双丑脸更丑了。

车钗看了旁边的萧苇一眼，赌气没有理他。

听了瞿涛的话，她试探地道：“瞿先生！你和石姑娘之间的事，我本不该过问，可是我又是多么想知道一些，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呢？”

瞿涛全身抖动了一下，很久没有说话。

他一只手紧紧地插在乱草似的头发里，牙关紧咬，过了一会儿，忽然苦笑道：“好！我就告诉你吧……”

车钗不由心中大喜道：“我太知道了！”

瞿涛回过身来，对萧苇道：“小苇！这件事，我也许曾对你说过，不过你只是知道一些片断，现在我要把它全部说出来，因为……”

他摇了摇头，无力地道：“因为，它压在我的心里太久了。”

萧苇大是出乎意料，他没有想到，瞿涛竟会如此干脆地说出他最痛心的事情。他感动地走上前去，拍拍他的肩道：“大哥，你坐下来吧，不要太激动！”

这位早年以“西北风”三字饮誉大江南北的怪侠，长长叹了一口气，苦笑道：“还会有什么事能令我激动？我说的只是一段故事，你们也只当一个个故事来听就是了！”

不惜访遍万重山

西北风在大地上吹着……

高岭，枯树，远天的浮云，看来是一片萧瑟。

年轻的瞿涛，挟奇技游侠江湖。当他的马来到了巫山口时，显然已是很疲倦了。

他翻身下了马，人与马都是一色的“黄”！

就在附近，摆着一个卖茶的摊儿。

卖茶的，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儿。他袖着双手，在芭蕉叶子搭的茶棚下打着盹儿。

瞿涛走过来道：“喂！来碗热茶。”

老头儿吓得一晃，立刻揉了揉一下睡眼，搓着手道：“相公，还有黄面的发糕，要不要？”

瞿涛点了点头，坐了下来。他那笔挺的身材，在黄昏的落日之下拉得更长了，那宽阔的双肩，刮得微微发青的脸，看起来豪迈、英俊，具有男子汉气概。

卖茶的站在他身前，几乎矮下一个头。他不时地用那双发昏的老眼打量着他，心里犯着嘀咕，暗忖道：“这小子是哪里来的？我在这里好几年了，怎么从来也没见过他呢？”然后，他又用眼睛偷偷去看来人的马，这种高脚马，也不是本地马。他想：“这种牲口，大概是青海或是蒙古那边过来

的？瞧这长相！”

这时，瞿涛已把肩上的披风解了下来，在他宽阔的后背上，紧紧地扎着一口黑鲨鱼皮鞘、金丝缠把的长剑。

老头儿看到此，面色一凛，赶紧把头低了下去，心里立刻想到了两个字：“刀客！”

少年侠士瞿涛，吃了两块发糕，喝了一碗红茶，暑气渐消，他向卖茶的老头儿要了一把扇子，呼打呼打扇着，目光展望着这条曲折的山路。

也许他心中正在盘算着，下步应该怎么走法！

就在这时，岭陌上响起一阵铃声，卖茶的老头儿脸上顿时露出兴奋的微笑，急步走到路上，引颈而望。

一匹乌云盖雪的快马，自山道上风驰而下！

少年瞿涛眼前不由一亮，由不住自座位上猛然站起来，口中禁不住道：“好个漂亮的姑娘！”

只见马上是一个头戴宽沿草帽，身着粉色汗衫、水绿绸裙的大姑娘。她的马带着一阵风，那么飘然地来到了茶棚之前，她忽然勒住，轻轻一飘，已翻身下马。

老头儿笑着道：“快来吧！新出笼的发糕，还温着呢！”

少女一只手摘下了头上的草帽，落下了如云似的一头秀发，微微一笑道：“我肚子真饿了，还有别的吃的没有？”

卖茶的老头一笑道：“那我下碗面给你吃吧！”

少女含笑点了点头，她目光向上一抬，看见了棚内那个年轻人，玉面不禁微微一红，目光之内，闪出一些惊异之色，随即在一边坐了下来。

瞿涛这才有所惊觉，也慢慢坐下来。

姑娘是背向着他坐下来的，现在他虽然不能再正视那副绝代的芳容，可是对方的背影，却也不禁令他暗暗称赞不已！

她那婷婷玉立的身材，系着大绿绸巾的腰肢，以及窄袖之下那雪藕般粉白的一双玉腕……

瞿涛几乎不敢再注视下去。

这几年来，他走南闯北，什么样的姑娘没有见过，可是鲜有能令他动过心的！

他曾经狂傲地嘲笑过，天下没有一个绝色的女子，自己今生今世，恐怕不会娶妻了。正因为如此，他是那么失望和灰心，孤剑天涯，无味地打发着岁月。他的行为，正如同他那响亮的外号“西北风”，是那么冷酷无情。而今天，却无意中碰上了令他大大动心的人儿。他真不敢想像，在这么荒僻的山道上，在这样小茶棚内，会遇见这么一位姑娘，她是那么的美，那么的出类拔萃，只是这么匆匆的一瞥，已足令他销魂了。

卖茶的老人呵呵笑道：“姑娘，今天打着了些什么呀？”

姑娘喝了一口茶，微微笑道：“别提了，一个下午，只打了两只山鸡，这些东西越来越精了！”一面说着，一面用手上的草帽，向脸上扇着。忽然，她站起来道：“哦，不要作声！”

卖茶的老头一怔道：“怎么啦？”

姑娘轻轻站起来，用手向上指了一下。瞿涛好奇地抬头一望，只见眼前一棵极高的松树梢上，落着一只白毛红爪的大雪鸡！

这是巫山独有的一种野禽，因为肉味鲜美，为数又不多，已成了野

禽市场上一种极珍贵的野味。

卖茶的老头看了一眼，小声道：“太高了，能行么？”

姑娘微微一笑，摆了摆手道：“别吭声，小心它飞了。”说着她悄悄走到马前，伸手摘下了一把朱红色的小弓，又自背后抽出一支红色的短箭，搭于弦上，却是不发。

瞿涛正想瞻仰一下这姑娘的射艺，见状不免纳闷。

那卖茶的老头儿，更是紧张地比着手势道：“射呀！”

姑娘含笑摇了摇头道：“这是一只公的，还有一只母的没来呢！”说着，她的脸不知怎么蓦地一红，似乎觉得自己说错了话，眸子向着瞿涛瞟了一下，就不再哼声了。

果然，她的语声方歇，那只大雪鸡竟自发出一串叫声，长颈不时地伸缩着。即刻，远处树梢上，发出一阵啪啪振翅之声，紧跟着一只黄白二色杂间的雪鸡飞过来，它落下的时候，树梢都被压弯了。

这时，姑娘背过身子，玉腕一扬，只听得“嗡”的一声弦响，发出了一箭。那只后来的雪鸡，应声飞坠下来。那只白羽的公雪鸡，见状发出了一声尖鸣，二爪一蹬，双翅用力地一扇，竟像一支箭似的飞了出去！

姑娘没有料到，它会飞得那么快，匆匆搭好了第二支箭，“嗖”的一下又射了出去。

与此同时，一边观望的少年瞿涛，右手向外一扬，公雪鸡在空中翻了一个筋斗，雪白的羽毛，飘洒一天，紧跟着直坠下来。

卖茶的老头，不由大声叫道：“好箭法！”说着跑过去，赶着去拾那两只落下的雪鸡！

瞿涛也赞了声：“好箭法！姑娘真神箭也！”

姑娘偏过头，看了他一眼，玉面微微一红。这时，卖茶的老头儿，已笑着跑了过来，他两只手提着两只雪鸡的，鲜血滴了一溜儿！

老头儿笑道：“还动弹呢！瞧，有十来斤重！”

姑娘走了过来，见二鸡已死，信手去拔鸡身上的箭。

当她拔下了一支，又去拔第二支箭时，不由蓦然吃了一惊：只见射死那只公雪鸡，并非是自己的红羽短箭，而是一支仅有四五寸长短的梭形飞镖。

这支飞镖，通体银白，直直地穿在鸡肋之内，鲜血染红了鸡身上的羽毛。

她秀眉不由微微一皱，信手把这支飞镖拔了下来，心中不禁暗暗吃惊！

因为这是一支手发的暗器，想那雪鸡离树而飞时，最少有十数丈高下，如此的距离，就是寻常弓箭，已嫌力劲不足，而这人竟能以手劲发出这枚暗器，毙雪鸡于云空之中，这等手法，确实令她惊愕！

想到此，她的目光微微向着一边的少年一扫。瞿涛这时手端茶碗，正在喝茶，姑娘望他时，他情不自禁地欠身一笑。

那少女眉头又皱了一下，提鸡而起，对卖茶的老人道：“明天一起算账，我走了！”说着腾身上马，一路如飞而去。她走的路途，并不是下山，而是由一条岔道，直向另一处山峰行去，转眼已自无踪。

卖茶的老头儿大声道：“石姑娘！石姑娘！你的面好了，吃了再走吧！”

奈何那姑娘已走远了，他只得摇头一笑道：“这可怎么好呢！”

瞿涛见状，在一边道：“这面给我吃吧，我正好饿了！”老头儿干笑了一声道：“好吧！真是的……”说着他打量着这个少年，笑了笑道：“这位相公，你不是本地人吧？来四川是找朋友么？”

瞿涛点了点头，笑道：“方才那个姑娘，真是好本事，想不到这地方，竟会有这么出色的姑娘！”

老头儿嘻嘻一笑道：“相公是第一次见到她吧？”

瞿涛点了点头，又问道：“你认识她很久了？”

老头儿笑着摇头道：“认识谈不上，不过她天天都在我这棚子里喝茶，日子久了，倒也能与她聊上两句。要是普通人，别打算她理你一句！”

瞿涛点了点头，对于这个姑娘不禁更为神往。

老头儿谈起这个姑娘，甚为兴奋，又笑着说道：“这地方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姑娘，也没有一个人不佩服这姑娘本事好的！”说着他扇了一下扇子，打开话篓子道：“这姑娘哪！追她的人可多啦！只是，嘿！没一个人能挨着她的边儿！人长的是真漂亮，可就是扎手……”

他信口开河，边笑边道：“谁要是动她的念头，那可叫自找倒霉。大爷你想呀，她那么高的功夫，谁驾得住呀！”说着呼啦呼啦扇了两下扇子，又笑道：“你看我都聊到哪去了？这话要是给她听见，我可是得惹麻烦……”

瞿涛一边听他说着，心内不禁暗暗想道：“这正是我瞿涛梦寐以求的人，万万不可放过啊！”

于是，他微微一笑道：“老人家，这姑娘芳名叫什么，你可知道？”

卖茶的老头，嘿嘿笑道：“她姓石，叫什么我可就不清楚了，咦，你……问这个做什么？”说着他一双小眼不时地在瞿涛身上转着，嘿嘿笑了两声，道：“大爷，你别是在打她的算盘吧？那可得小心！”

瞿涛面色一红，微笑不语。

卖茶的老头很认真地盯着他道：“大爷你是外客，可能不知道，这位石小姐，可是一朵带刺的花儿，栽在她手里的人可多了！你别看她方才有说有笑，一旦厉害起来，却敢瞪眼打人！”说着，吓得咧了一下嘴。

瞿涛闻言，不由一怔道：“打人？她竟然敢动手打人？”卖茶的老头凑过来道：“这可是我亲眼看见的，万县有个开瓷货店的少东，带着礼物，来向石姑娘求亲。就在我这茶棚里，遇见了这位石姑娘，大概是那少东家说话太露骨了，得罪了她。嘿，你猜怎么着了？”瞿涛注意地听着。老头儿呵呵笑了两声道：“叫这位姑娘一顿好打！把他带来的礼物，都给扔到山沟里去了。那小子一只眼给弄瞎了，连滚带爬地跑了。”

瞿涛不由暗自道了声：“好厉害！”可是不知怎么，却对这位姑娘的兴趣更高了。

老头儿笑咪咪地道：“这只是小事一桩！吃她亏的人多啦！她住的地方谁也不知道在哪里，也别打算跟踪。就有这么两个小子，想摸她的家，嘿！还没到她的家门口，就被打回来了。有了这几桩事，以后谁也不敢再转她的念头了！”说着晃了一下身子，笑嘻嘻地道：“大爷，我劝你也死了这条心吧！”

瞿涛哈哈一笑，道：“我只是随便问问而已，我还想活呢！”

老头儿呵呵大笑了两声，道：“要说这姑娘，对我还是真不错，进进出出，都给我打个招呼。除了我以外，还真没见过她跟第二个人说过话，

喂——”他声音变小了一些，道：“你要是想看她，每天这个时候到我这棚子里来，准能看见她！”

瞿涛点了点头，正说话时，却见山下来了一群少年，边说边笑而来，其中一个老远就叫道：“老头儿！美人儿今天来过了没有？”

卖茶的老头摆着手，笑道：“过去了，过去了！你们来晚了，明天早来吧！”

那群少年，立时发出叹息之声，有的跺脚，有的摇头，各自转身去了。

卖茶老头嘿嘿笑道：“大爷，你可看见了吧？这些恶少老远跑来，都是想看看她，可光看有什么用？在那石姑娘面前，连个屁都不敢放。这年头，看人也能上瘾，你大爷知道了吗？那姑娘魅力有多么大吧！”

这时，瞿涛不知怎地，竟对方才那位石姑娘放不下了，他很想再问几句，可是又怕惹这老头取笑。当下丢下几个钱，起身上马。许老头眯缝着小眼睛，道：“大爷，明天请早吧！”

瞿涛含笑未言，策马而去，心中却恨恨地想道：“这老头未免太可恶了，他借着这姑娘的美色为诱饵，暗中为自己拉生意，真是可恨之极！”想到此不由叹息了一声，暗忖道：“我还是死了这条心吧！这位姑娘既是如此难惹，我又何必自讨无趣？”可是那姑娘方才的情影，竟是那么根深蒂固地嵌在了他脑子里。他不禁又想，自己方才发出暗器，替她打下了那只雪鸡，她焉能不知？如此看来，她分明是不想理我。算了，我还是走吧！

这时，太阳早已下山了，巫山浮起了沉沉的暮色。

西北风瞿涛既决心丢下这段情思，便觉得心胸开阔了。只见远山近树，历历在目，白云如带，山花似锦，如此美景倒也稀见。

他掉转马头，心中忖道：“人谓巫山十二峰，乃天下奇景，我何不趁此观赏一下，入夜下山，明晨再登程入川，岂不是好！”想到此甚觉有理，于是又掉转马头，向山上行去。

山路崎岖，行了数里，人马已甚感疲累。尤其是那匹马，全身都已被汗水湿透。

瞿涛见眼前已是峰头，山花开满了山野，一道清泉，自峰上玉树似的垂挂下来，汇成淙淙的溪流，自眼前流过！他不由疲惫全消，当时把马拉过去饮水，自己也弯下身子喝了几口。

当他站起身来的时候，忽然发现面前站立着一个人。

瞿涛不由大吃了一惊，可是当他看清了那人面目之后，却禁不住惊喜交加，脱口叫道：“石姑娘，原来是你！”

站在他面前的人，正是方才在茶棚遇见的那个姑娘。这时她已换上了一身丝绸的衣裙，立在一块凸出的石头之上。山风吹拂着她云似的一束秀发，衬以玉貌雪肤，真有如天上的仙子一般。但她面上却带出一丝冷笑，闻言之后，飘身而下，道：“你来这里作什么？莫非你不知道，我这地方，是不准人随便来的么？”

瞿涛怔了一下，陪笑道：“这么说，这座山是姑娘买下来的了！”

少女闻言，两道细眉倏地向上一挑，回过身来，用手指了一下，嗔道：“这么大的字，你莫非没有看见？”

瞿涛顺其手指处一望，只见一棵古松之上，刻着“闲人止步”四个大字。

瞿涛不由面色一红，微微笑道：“我只顾浏览眼前风景，竟误入姑娘禁地，真正是罪过了。”说着欠身打了一躬。那姑娘面色微微一红，后退了一步，薄嗔道：“你的马糟踏了我的水，又待怎说？”

瞿涛忍不住朗笑了一声，道：“姑娘，你这话就太可笑了！”

他的话还未说完，就见眼前人影一闪，那姑娘已来至眼前，只见她玉手一晃，一掌直向瞿涛面上打来。

至些，瞿涛才知道，那老头所言果然不错，这姑娘真的是泼辣已极。当时不及发言，匆忙用右手向上一分对方的腕子，身形“唰”地退出了丈许以外！

那姑娘这一掌却并非真打，瞿涛身形退出的当儿，她已腾身跃到了一块山石之上。

只见她面上带出一种极为惊讶之色，一双剪水瞳子，凝望着瞿涛，冷冷地道：“原来你身上有功夫，好！我倒要看一看你有多大的本事，竟敢如此轻狂？”

瞿涛听这姑娘口带川音，语音娇脆，虽是轻浅怒骂的口气，听在耳中，却是好听，不觉更为醉心。但恐引起不快，忙摆手道：“姑娘不要误会，我即刻牵马下山就是！”

那姑娘一声冷笑，嗔道：“现在已经晚了！”言罢，身形再次向前一掠，如同飘花飞絮似的，已到了瞿涛身侧，娇躯猛地向下一沉，骈二指，直向着瞿涛右肋之上点去！

瞿涛向外一闪，只觉得姑娘指力十足，不免吃了一惊，当下用袖子向外一拂，暗运真力一挡，口中微微冷笑道：“姑娘欺人太甚，在下认输就是！”身子随着一挡之势，猛地拔空而起，翩翩如一只大鸟亮翅一般，已落于马背之上。他叹了一口气道：“无心之罪，改日致歉，再见吧！”说着一抖缰绳，正要驰去，那姑娘却发出了一声娇叱道：“野小子，你还想逃跑么？”

只见她身躯再次扑到，正正地拦在瞿涛马前，右腕向外一翻，寒光一闪，手上出现了一口长剑！只见她杏目圆睁，蛾眉倒竖，随着一声娇叱，手中剑闪起了一道寒光，直向着瞿涛前心扎来！

瞿涛惊呼了一声，他没有想到，这姑娘竟会对自己下此毒手，由不得霍然动容，身子猛然向后一仰，已自鞍上翻了下来。

姑娘一剑刺空，足尖一点，娇躯一个疾转，掌中剑向外一指，一招“摘星撩月”，一道寒光直向瞿涛肩上撩去！

瞿涛一咬牙，心说好丫头，我与你有何仇恨，竟对我下如此杀手，我瞿涛莫非会怕了你不成？想着，食指一弹，只听见“嗡”一声，竟把姑娘手上剑震得猛然颤抖了起来。

可是这位姑娘，掌中剑也确有一些惊人的手法。

这时她冷笑了一声，单手用力向后一带，身随剑走，掌中剑“唰”地带出了一朵剑花，直向瞿涛咽喉上点去！招式之快，有如疾雷惊电。

西北风瞿涛因存有“怜香惜玉”之心，未下杀手，这时见状，既惊又怒，冷笑了一声道：“你还不给我撒手？”说着，他双腕一翻，一正一反，平着向上一贴！这是剑术秘宗中最惊人的“分光捉影”手法。

只听得“呛”一声，这口长剑，竟被瞿涛平平正正地夹在双掌之内！

少女娇叱了一声，用力向后一夺，那口剑竟似重有万斤，休想拨动分毫。这一下，不由令她打了一个冷战。

耳听得这英伟的少年一声狂笑道：“撒手！”倏见他身形向上一倒，右足尖飞出，直向姑娘眉坎之上点去！姑娘吓得松手向回一缩，掌中剑已到了对方手中。眼看他像一阵风似的，飞身上马，带着一阵朗笑之声如飞而去，她不由打了一个哆嗦！

少年瞿涛，带着胜利的微笑，一路策马如飞，直向山下奔去。

他跑出甚远，回头望时，仍能看见那姑娘婷婷的倩影，遥遥地向着自己这边望着。瞿涛得意地狂笑了一声，感到一种胜利的鼓舞。

只是这种情绪，不久就消失了。他突然勒住了马，在暮色之中，看了一下掌中的剑，只觉得剑身透着蓝汪汪一团光芒，冷森森地逼人毛发，试一抖，剑上发出一圈圈的白色光环。

瞿涛心中不由怦然一动，忖道：“我只当是一口寻常宝剑，却未想到竟是一口宝刃！”

当时不觉细细观看了一阵，发现剑柄上铸有“银灵”两个凸出的字，知道这必是此剑之名！

他心中追忆这“银灵”二字的出处，不觉把这口剑信手翻过来，才发现在剑柄另一边，用极细的金丝嵌着三个小字，写的是：“石瑶清”，瞿涛不由暗中点了点头，心里不禁想道：看来，这定是这位姑娘的芳名了！

天色渐渐黑了，他一时的耽搁，竟忘记了时间。黑夜里在这陡峻的山路上行走，是太危险了。

巫山之上，石峰如林，巨石参差，形成无数屏障，要想觅一藏身之处，实在是太容易了。

瞿涛浪迹天涯，已有多年，野寺旧观，露天旷野，早已居住惯了，倒也毫不在乎。

他解下了马上的行李，找了一处背风岩石之下，把褥席铺上，系好了马，天可就大黑了。

在这荒凉的山岭之间，除了远处有几声狼嚎，竟是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

瞿涛仰卧地上，看着天上的流云，在星月之下有如万马奔腾一般，不禁想到自己身世孤单，孤剑走天涯，一事无成。想到此，悲从中来，不胜唏嘘！

同时又想到黄昏时所发生的事，自己本是一片爱慕之心，却不料弄巧成拙，反倒把如此一位姑娘给得罪了。想到此，更不由得心中发出了一声长叹！

那口剑放在枕侧，蓝汪汪的光华，眩人眼目。

瞿涛百感交集，横剑在手，剑面上映照出自己那张消瘦沮丧的面容，他不由低声念道：“石姑娘，石姑娘，你怎知道我对你的一番爱心啊！我好心想与你结交为友，你却误认我为纨绔登徒之流，怎不令人痛心？”说罢，重重地叹息了一声，信口道：“宝剑啊、宝剑！只有你才配得上美人的青睐，你可愿为我向你的主人，带上我的相思怀念么？”

诉说到此，声调凄凉，那无限的雄心壮志，都似乎消失了，儿女情愫竟使得这铁打的汉子，变得软弱了。

他凝目望着这口剑，看剑犹如看人，仿佛石瑶清那芙蓉似的面貌，苹果似的双颊，都出现了。

忽然一阵小风吹过来，瞿涛不由打了一个哆嗦，哑然而笑道：“我

这是怎么了？”

想着由地上一跃而起，横剑在手，朗笑了一声道：“想我瞿涛铁打的汉子，太虚如室，明月如烛，几曾为情愫所动，今夜……”

说着长剑一挥，冷焰如虹，满腹情愫激动了他豪迈的壮怀，就在这人迹不见的荒山野岭间，他施开了卓越的剑术手法，时上时下，忽进倏退，紧凑之处，但见寒光闪烁，哪见人影回旋，端的是“一羽不能加，虫蝇不能落”，令人叹为观止！

这一路剑法，足足施展了有一盏茶的功夫。最后，但见剑气一吐，抱元守一，夜风飘拂着他散乱的头发，真有“气吞山河”之概。

可是他却长叹了一口气，慢慢走到了石下，坐了下来。

做作的威风，并不能改变原有的自然气质，他把这口剑平平地放在枕匣旁边，注视了片刻，叹道：“真是一口好剑，但并非属我之物，我怎能据有？还是送还回去吧！”

想到此，不由得又有些为难。

只见他，剑眉微皱，心忖道：我已经开罪了对方，又如何再去见她？我虽是好心还剑，不要又被她误认为另有企图，岂不更糟？算了，这口剑，我还是包扎一下，托那卖茶的老头儿还给她，我自己也就死了这条心，取道入川就是了！

想到此，甚觉有理，心中倒也平静了下来。耳听着树叶被风吹得唰唰作响，东方那颗闪烁的启明星，似乎比平日出来得更早。

他知道，天色快亮了。想着就躺下身来，合上了眸子。

日间的疲累，很快令他进入梦乡，而且睡得还较平日更香，更热！一觉醒来，刺目的阳光，令他双目生辉。

他一向是惯于早起的，可是今日竟一反常态，起来得这么晚，却是罕见。

他翻身坐起来，鼻端闻到的，是清冽的空气和一种野生的柚子花香。

那匹大黑马，正在身旁弯下颈子，啃食生在石缝里的青草，不时地打着喷嚏。

瞿涛吃了一惊，心忖道：“我怎么会起来得这么晚？”想着由地上一跃而起，忽然觉得身上落下了一件东西，瞿涛顿时一怔！

他低下头来，才看见，竟是一袭黑色的缎面绸里披风。瞿涛不由“哦”了一声。

这真是一件奇事。他双手把披风拿起来，细看了看，见披风四缘滚着银色的花边，领口处，绣着一双展翅的大白蝴蝶。

瞿涛看到此，不由面色一红。

很显然的，这是一件女用的披风，怎么会好端端地盖在了自己身上？

想到此，他心内“通通”一阵急跳。

忽然，他想到了那口宝剑，忙弯下身子去找，不由又令他吃了一惊——宝剑不见了！

他记得昨夜入睡时，这口剑明明放在枕边，怎么一觉醒来，竟会没有了？

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可是转念一想，他又平静了，轻轻点了一下头道：“这剑必定是那位石姑娘自己拿去了。”

想到此，心内反倒安定了下来，心忖：这样也好，倒省了我的事了。

可是当他的目光望见那件披风时，却禁不住脸上发烧，心想：莫非这也是那位姑娘为我盖上去的？想到此，不由纳闷地摇了摇头。

这是一件很令人费解的事情了，内心有说不出的感触，但无论如何，剑已被人取走了，而来人对于自己并没有恶意是可断定的！只是这件披风，该怎么解释？

俗语云：“最难消受美人恩。”自己为对方关怀，平白加衣，已是感歉良深的事情，自无道理再把这件考究的披风收下不还。

瞿涛真正感到为难了。

他反复地翻看着这件披风，忽见衣内有一个口袋，露出一个纸角！

当下不由心中一动，信手抽出，原来是一张二指宽的小纸条，上面写着：“以后睡觉，不要忘记盖东西，山上风大。情怀可恼，剑术可嘉，宝剑我已取回，披风明日还我可也（可在原处候我）！”

上无称呼，下无具名，只有莫名其妙的这么几行字。

可是知情如瞿涛者，看到此，已不禁热血沸腾，欣喜欲狂，他兴奋得几乎要跳了起来。

转念一想，脸上却又禁不住一阵发热。试想昨夜的情形，自己可谓之标准的情痴，那样子要是被她看见了，岂不丢人？想到此，再落目于那纸条上的“情怀可恼，剑术可嘉”几个字，不禁大是惭愧！

看来一切都被她看见了，她必定是在自己熟睡之后，才出来拿走了剑，留下了披风，写下了纸条。试看这“情怀可恼，剑术可嘉”八个字，写的是多么托大，又是多么促狭的口气。想到此，更不禁阵阵脸热起来。转念一想，他却又不敢十拿九稳的断定，来人就是那位石瑶清姑娘，要是另外一个人呢？

左思右想，愈想则愈是不解，既喜且忧。

无论如何，自己要设法见她一面，探听一个究竟，如果真是她，也好把衣服还她。

想到此，忙把这领披风小心叠好；抖动时，衣上散发出阵阵温香，不禁神驰一番。

好难挨的一天，时间过得真慢！

看看天色已过了午后，瞿涛才翻身上马，直向山下行去，走了一程，便看见卖茶老头的茶棚了。

瞿涛怀着一颗焦灼的心，在茶棚前下了马。

卖茶老头望着他赫赫一笑道：“来啦？哈，我算着你大爷今天一定来！”说着低下头，以手遮着半边嘴，小声道：“你来得正是时候！”

瞿涛微微一笑，坐向一边。老头献上一杯茶和一小碟绿豆糕，一面笑道：“我瞧着她过去的，唏！今天打扮得比平常更漂亮了！一身大红！”

瞿涛心中一动，忙问道：“她跟你说话没有？”

老头点点头道：“有！有！说她一会儿就回来。大爷，你艳福不浅，我在这里摆茶摊有两三年了，还是第一次见她穿红，我看她今天像是有什么喜事，不然，怎么打扮得这么好看呢！”

瞿涛随口道：“你不要乱说，穿衣服各人随便！”

才说到此，就见山路上来了一帮子的人，细眼一看，才认出又是昨天那一群无赖少年。

老头笑得眼都睁不开了，连连招手道：“快来吧！坐！坐！坐！”

这群人大约有八九个，俱都是些登徒子弟，锦衣绣帽，油头粉面，嘻嘻哈哈闹成一团。

他们来到了老头的茶棚之内，熙熙攘攘挤成了一团，叫茶的叫茶，要凉面的要凉面。瞿涛忙让到了一边。

只听他们之中，有人笑道：“那小妞可是一朵带刺的花，只能看，不能摸！”

一个黑面少年，宏声笑道：“娘的，你有几个脑袋，还敢摸！”

说得大家一窝蜂的笑了，这时又听得一个人用尖细的喉咙道：“大家可得捂上一只眼，看多了会害眼的，夜里睡不着觉！”

一句话把大伙又逗笑了。

瞿涛听得心中十分气愤，暗中忖道：莫怪那姑娘这么厉害，对付这些东西，厉害尚恐不及呢！当时把头转向一旁，生着闷气！

忽然，岭陌上响起了一阵熟悉的马蹄声。

卖茶的老头立时噓了一声道：“各位肃静，别乱说话，看归看，千万别胡说乱动，人家姑娘可是来啦！”

这群少年答应着，立时鸦雀无声，掸衣的掸衣，整帽的整帽，现出一派斯文模样。

瞿涛见状，不觉好笑，其实他内心又何尝不想？

转念之间，蹄声渐近，山道上红影一闪，现出了那婷婷身材、千娇百媚的姑娘来。

众人，包括瞿涛在内，俱都感觉到眼前一亮，连一个咳嗽的声音都没有。

马上的姑娘，红衣红裙，两只玉腕上各戴着一只绿色翠环，更增娇艳。

她的马一直行到茶棚前，只见她妙目向棚内一转，两道秀眉，微微皱了一下，面上似乎微微有些失望之色。

瞿涛见状，大是焦急。

他因让位于这一群孟浪少年，自己屈居后座，这时见姑娘要走的模样，忍不住站了起来。

姑娘的目光，立刻盯住了他。

只见她面色微微一红，有意无意间，露出了一个可人的微笑，那失望之态立时一扫而光。

卖茶老头趋前笑道：“姑娘下马吧！是喝茶，还是吃绿豆糕？”

姑娘现出了一双浅浅的笑窝儿，杏目一抬，有意无意地又看了瞿涛一眼，遂即翻身下马，随口应道：“随便吧！”说着进入棚内，对棚内众人视若未睹，一直走进去，落坐于瞿涛身侧不远的座位上！瞿涛不知怎地，心内怦怦直跳，呆呆地坐了下来。

这时，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姑娘一个人身上。可是这姑娘，却表现得那么泰然自若，落落大方，把盏轻饮，不时伸出玉指，理一下鬓边的乱发！

卖茶的老头笑着搭讪道：“石姑娘，今天好早啊！”

姑娘眸子一翻，浅浅笑道：“早什么呀！太阳都快下山了……”说着眸子向着瞿涛一瞥，抿嘴笑了一下，如贝的牙齿，闪闪生光。瞿涛忙点了一下头，可是不巧得很，姑娘的眼光又转过去了。他心内不由大为焦急，心

说这怎么好呢！昨夜那个人到底是她不是？我却该怎么问她才好？

想到此，把心一定，咳了一声，讷讷道：“石……”“姑娘”二字还未出口，却见对方一双明眸，忽地视向自己，那双亮如晨星的明媚眸子，含着微笑与情意。

瞿涛忙含笑道：“我……”

却见姑娘秀眉微微一耸，丢了一个“不要说话”的眼色，并且不显地摇了摇头。

瞿涛只得把到口的话又忍住了，他内心真是又惊又喜，几乎要眩晕了。

他这种不自然的态度，引得其他人有些奇怪，可是大家所注目的，只是这少女，谁也不肯把眼光浪费在瞿涛这个男人身上！

那少女喝了几口茶之后，目光向山边远眺了一下，忽然站起身来，娇声道：“我要走了！”

卖茶老头劝阻道：“天还早呢！再坐一会儿吧！”

少女摇头道：“不了！我还有事要办呢！”说着，眸子直直地视向瞿涛，引得在座诸人，一齐向瞿涛望去。少女见状脸色似乎微微一红，站起身来，直向棚外行去。

卖茶老头恭送她上了马，满脸堆笑道：“姑娘你好走，这是上哪去呀？”

少女用手上的马鞭，往那边山上指了一下道：“我的一件衣服丢在那边了，我要去拿来！”说着秀眉一扬，可是却再不好意思用眼睛向瞿涛这边看了。

只见她，轻轻策着马，直向山路上行去。

姑娘走后，棚内立刻闹开了。

卖茶老头笑着走到瞿涛身边道：“行！大爷，你这茶可是没有白喝！”说着一只手喜滋滋摸着自己的小胡子。那几个油头少年，更是不时地向着他指指点点。

瞿涛本就心急如火，此刻就更坐不住了。当时笑着站起来道：“我走啦，给你钱！”

卖茶老头一怔道：“你可别去追她，这位姑娘可是翻脸不认人的！大爷你要以为她看你一眼就动了心，那可是大错了！”

瞿涛不由心里一动，鼻中哼了一声道：“你不要乱说，我是有事！”说着走出棚外，解下缰绳，翻身上马，策马而去。

行了一段距离之后，他才把马头一带，转向山道行去。

这时他心内真可说是十五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又怕错过了时机，又担心自己错会了人家的意思，一路上忐忑不安，走走停停，行了三四里路，人马都已下汗。

天色将暮，山风飘着如带的白云，在眼前慢慢游过去。瞿涛勒住了马，心里着急地想：“糟了，别是我把路走错了，也许那石姑娘不是走这一条路！”转念又想道：“也许她回去了，而我却意乱情迷，自作多情，岂不可笑？”

这么一想，心立刻就凉了。当时长叹了一声，失望地掉过了马头。

正不知如何是好的当儿，却听得身后“扑哧”一声娇笑道：“才来呀！人家等了半天了！”

瞿涛忙转过身来，眼睛几乎都要花了。

那个几乎令自己着迷的姑娘，正立在那棵古松之下，半笑半嗔地看着他，杏目中微微现出一些怨色！可是她整个人却像一株春兰，婷婷玉立的身材，白里透红的一张脸，还有那微后的嘴角……

瞿涛几乎不敢直视她，因为她的美，几乎要使自己熔化了。

他翻身下马，恭敬地抱拳道：“姑娘，我太失敬了！”

姑娘杏目微抖，欲笑又嗔道：“你这个人，当我不知道么？老实告诉你，你一到巫山，我……我就注意上你了……”说到此，脸上一红，改口道：“不是注意，是看见你了。”

瞿涛不由心中一怔，面色一红，讷讷地道：“姑娘你……有什么吩咐？我是说……”

少女不由抿嘴一笑，却又绷住了脸，道：“我会有什么事呢！”说着向前走了两步，玉手一伸，道：“拿来吧！”

瞿涛忙回身到马鞍上去拿那件披风。少女一笑，道：“我是说我的剑！”

瞿涛不由一惊，猛然回过身来道：“那口剑，莫非你昨夜没有拿走？”

少女秀眉微蹙，忍着笑道：“什么昨夜不昨夜？宝剑是你抢走的，你本事不是大得很么？你厉害嘛！”

瞿涛只当是真的，不由面色一变道：“这么说，那件披风，不是姑娘你留下来的了？”

少女笑嗔道：“谁说不是？”

瞿涛皱眉道：“那……那是怎么回事？”

少女忍不住低头一笑，用一只绣花的红鞋，踢了一下石头，抬起头来，哼道：“要不是看你一副可怜相，昨天晚上，我非把……”说着咬了一下嘴唇儿，用眸子白了瞿涛一下。

瞿涛这时一切都明白了，再仔细一看，可不是，那口“银灵”剑，好好地在她背后，不由窘得笑了笑：“姑娘真是好功夫，昨夜来去我竟然丝毫不知！”

少女笑眯眯地道：“功夫再高，也比不过你呀！说实在的，我倒是看错了你，其实你这个人倒是蛮好的！”

瞿涛本是豪迈个性，可是不知怎么，在这位姑娘面前竟变得斯文起来。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姑娘过奖，昨日之事，多有得罪，还望姑娘不要见责才好！”

少女瞟了他一眼，笑道：“你别挖苦人了，说起来两个人都有错……”说着眼珠上上下下地望着瞿涛，脸色微微发红道：“我还忘了问你，你怎么知道我姓石呢？”

瞿涛微微一笑，道：“我不但知道姓石，而且还知道姑娘的芳名！”说着轻轻地念了出来：“石瑶清——是不是？”

少女不由立时面色大红，她双目睁得又圆又大，好似极为惊奇，接着就明白了，微微一笑道：“你坏！一定是偷看了我的宝剑，对不对？”

瞿涛点了点头，一笑道：“请姑娘多多原谅！”

石瑶清鼻中哼了一声，道：“你呢？你又是什么猪名狗姓？”说着低头浅颦一笑，抬起头，以那双妙目注定瞿涛。瞿涛由不住内心大动。

这多少年来，关山万里，从没有一个姑娘令他动过心，可是眼前这个石瑶清，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无不令他神魂颠倒。他几乎呆住了。

石瑶清见状，红着脸一笑道：“你这人真是……怎么了吗！怎么问你话不说呢！”

瞿涛立时惊觉，他沉声笑了笑，道：“姑娘见问，怎敢不答，我姓瞿名涛，初来巫山，还要姑娘多多关照！”

石瑶清口中念了他名字一遍，点头笑了笑道：“来了就来了，干嘛还要关照呀，这么老大的个子了……”说着抿嘴一笑，接下去道：“不过，话要说回来了，如果你愿意住在巫山，我倒可以给你找个地方住下来，可能比你昨天睡的地方强多了，而且离着我家也很近！”

瞿涛含笑说道：“果能如此，那太好了！”

石瑶清见他一口应允，似乎也甚为高兴，当时笑道：“我现在就带你去如何？”

瞿涛点头答应，二人各自上马。石瑶清催马在前，瞿涛紧随其后。石瑶清轻车熟路，一马领先，乌黑的秀发，云似的散在肩后。西北风瞿涛紧随其后，目睹她的风采，真有飘飘欲仙之感。石瑶清就像梦里的仙子一样，紧紧地抓住了他的心。

两匹马穿过了一片松林，涉过了一道溪水，眼前出现了突兀耸立的乱石，似乎已到了峰岭的尽头了。

石瑶清一勒马，回头笑道：“这地方叫乱石岭，不认识路的人，来到这里很容易迷路的！”说到此翻身下马。瞿涛也下了马。

石瑶清走向一处高可参天的峭壁边，用力地向石壁上一推，只听得“吱”的一声，石壁上竟出现了一个大石门，露出了一间整洁的石室。

瞿涛不禁大为惊讶，连忙跟随她走了进去。

但见室内打磨得极为平整，四壁石色纯白，并雕凿出许多石龛，以放置物品器皿，室内有石床一张，石凳数把，还有一张松花木架、白玉桌面的长桌。

最奇的是，案上文房四宝一应俱全，书案头上堆着不少的书。

瞿涛大为惊奇地道：“这里原来是有人住的啊！”

石瑶清含笑点了点头道：“谁说没有人住？只是现在才空下来！”说着走到室内一面石壁边，随手一推，立刻又现出了一间石室。

只是这间石室较小，可是却开有极具匠心的两扇石窗，光线从窗外照进来，十分清晰。室内只设着一个极大极厚的蒲团，似供修真之用。

瞿涛感叹道：“这必定是一位前辈人物修真之处！”

石瑶清忽然低下头，眼圈一红道：“这是我父亲生前清修的地方！”

瞿涛不由一怔，不知说什么才好，他有些歉然地道：“这么说，令尊老人家已经……”

石瑶清黯然地点了点头，道：“已去世三年了……”说到此，苦笑了一下道：“这是他老人家亲手开出来的地方，可惜在此住了不到两年，就

去世了！”

瞿涛坐下来，看着四周，感叹道：“这真是一处洞天福地，只是他老人家怎会想到在这个地方辟室而居，出入岂不是太不方便了？”

石瑶清不由叹了一口气，道：“谁说不是呢？那时我父亲来此，是为了采炼一种药……”说到这里，冷冷一笑道：“这种药，害了他一生，也……”

说到这里，她微微一笑道：“我们谈这些做什么？你看这地方怎么样？如果还满意，可以暂借你住！”

西北风瞿涛知道她有难言之隐，也就不便打听下去，当时站起来笑道：“这地方太好了，只怕我这风尘仆仆的身子，玷污了伯父修真之处！”

石瑶清笑着嗔道：“算了，算了！咬文嚼字，怪别扭的！你只要喜欢，住下就是了。”说着走出外间，自一处石龛内取来被褥铺好。那被褥全系雪白衬里、上好细缎制成，一双枕头上还绣着鸳鸯。

瞿涛不由大为惊异道：“这些东西，莫非都是令尊所用么？”

石瑶清一笑道：“才不是呢！这是我和姐姐来此住时用的……”说着不由脸色微微一红。瞿涛心内一动，也觉得不大好意思，奇怪地道：“你还有个姐姐？”

石瑶清微微一怔，好似发现说漏了话，却不便改口，当时脸色不大自然地笑了笑，道：“我是和姐姐住在一起的！”

瞿涛点了点头，道：“原来如此。”

石瑶清低下头，叹了一口气道：“我姐姐是一个患有怪病的人，自从来到这儿以后，从未出过巫山……”说到这里，她忽然面色微变，注视着瞿涛，似难启齿地道：“如果你看见她，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瞿涛微微惊愕地道：“为什么？”

石瑶清双目中滚下了两粒泪珠，以手遮面道：“你不要问我，这……这太可怕了……”

瞿涛想不透这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对方既然如此伤心，也不便多问，当时忙劝慰道：“姑娘不必伤心，我是不应问这些的！”

石瑶清忽然抬起头来，满面泪水哀哀地道：“我生长在一个可怕、冷酷的家庭中，你怎会了解？你也不要多问，问我也不会告诉你的！”说着她站起身来，擦了一下脸上的泪，含笑道：“能够认识你这个人，我就很高兴了。”说着走出室外。

瞿涛忙道：“姑娘这就走么？”

石瑶清点了点头，道：“天不早了，我要回去了，明天我会再来！”说着翻身上马，笑了笑道：“你大概不会缺少什么东西，如果少什么，明天再告诉我，你是我难得一见的贵宾！”说着嫣然一笑，如芙蓉迎风。

瞿涛不由心旌摇动，忙自调息镇定。

石瑶清像风似的策马驰出，可是却又忽然勒住马，回过身来。只见她秀眉微蹙，道：“瞿兄，如果没有特殊的事情，你夜里最好不要出来……”

瞿涛正要问故，但见她一抖马僵，那匹马已如飞而去。瞿涛目送她去远之后，才把马牵至林边，为之取下鞍物，系于树下，然后他转身进入石室。

这一切对他来说，简直是太奇妙了，也太神秘了。

他眼前所遭遇到的，就像是一篇传奇故事，而自己已步入了这篇传奇故事之中。

他把衣物略微整理之后，仔细观察这两间神秘的石室。又走到案前，随手翻阅了一下案头上的书。

这些书，全是属于“医药”一类的，诸如“本草纲目”、“华陀散草”、“扁鹊随医”等……名目繁多。

瞿涛翻看了一番，全是些不知名的怪草怪药名目。心中想道，这些书必是石瑶清之父生前留下来的，自己还是不要乱动的好。

可是，他的目光却在无意间看到一本红面的破旧书稿，书面上写着“神君散本”四个黑字。

这四个字，并非是刻印上去的，而是手写的，这“神君”二字，陡然使他想到了一个人。

他内心蓦地一惊，当时信手拿过来，翻开一看，他的猜想便完全证实了。

扉页上写着：“鬼面神君石天星壬辰年识于巫山石室”。

这几个字，把他吓了一跳，他合上了书本，心里吃惊地想道：“天啊，果然是他！”

对鬼面神君石天星，他是久仰其名的，此人是武林道上一个人人畏惧的怪杰，一身武艺高深莫测。最惊人的是，此人善制丹散，其药物具有神奇莫测之功效。晚年向道，走火入魔，更是诡异怪绝，人人视他如同鬼怪。

这“鬼面神君”之称号，据说是因为他那张奇丑无比的脸而得名。

想不到石瑶清这么一个艳丽如仙的姑娘，竟会是这个怪人的女儿，真是令人难以想像！

他信手翻开这本“神君散本”，只见里面用红黑两色的墨汁，写着大小不一的字体，写的全是药物之名。

瞿涛看了一会儿，一点也看不懂。他合上书本，发了一会儿呆，脑子里不禁又浮现出石瑶清的身影……

一个艳丽绝伦的姑娘，一个巧合的机遇，使他内心刹那间充满了兴奋和激动，他决心要得到这个姑娘，不惜一切去得到她。

一件事情的发生，有时竟是那么突然。你认为像天边的绮云一样难以攀摘，毫无可能的事，竟会轻而易举地、神妙地成为伸手可及的事实！

瞿涛走出石室，在室外踱了几步。

这里四面环峰，高有千仞，形势之险令人望而咋舌，如非石瑶清带领，瞿涛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找到这里的。

站立在峰上，可以远眺扬子江的流水和平地上的尘雾，尤其是那流动着的美丽的云海。

阳光透过云层，变成瑰丽的七色彩虹，交织成绚丽迷人的奇景。

对于这个地方，瞿涛满意极了，久历尘嚣，蓦然登临如此仙境，他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超然脱俗之感！

在附近逗留了一段时间后，瞿涛返回石室。

在一个暗龕内，他发现了大批的器皿，锅碗齐备，还有半缸米，一些山芋、茯苓、首乌之类的东西。

有了这些，吃的问题很容易就解决了。

多情自古空遗恨

在这荒凉的山峰绝顶之上，夜是凄凉的。

晚餐之后，无所事事，瞿涛在室外行了一周，抬头看着天上的星月，似乎较平日多了许多。

他一人很是无聊，想骑马夜游一番。

可是一想到石瑶清的叮嘱，他就不便再乱走了。

但是，石瑶清对于他来说，似乎还是一个谜。

他决心要在今后的交往中，慢慢地去认识她。

午夜，他坐在蒲团之上，运行了一遍内功，只觉得神清气爽。时间差不多已过“子”时，瞿涛熄灭了灯，正要上床安息，忽见月光由窗口照进来，甚为明亮，不禁倏地触发了他的雅兴。

他穿上了一件外衣，轻轻推开了石门，月色之下的峰岭，比之白昼更美了一些。兴之所至，信步而出。

他脑子里虽想到石瑶清关照的话，心中不禁有些犹豫，可是也触发了他的好奇之心，还是走了出去。

他在附近山岭间走了一圈，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态，于是又返回室内，准备关门睡觉。

朦胧之中，他耳中似乎听到了一丝轻微的响声。睁开眼睛一看，瞿涛不禁大吃了一惊！

他看见一个身着白衣、长发披肩的女人，正背墙而立，直直地看着自己。

那女人，脸上罩着一层黑色的面纱，虽不能看见她的脸，可是却可以看见她窈窕的身躯。

在沉沉的夜色之中，蓦然看见这么一个人，是相当令人吃惊的。

瞿涛猛地坐了起来，问道：“你是谁？”

那女人发出了一声媚笑道：“用不着害怕，我只是来拿一点东西！”说着转身走到了书桌旁边，右手一晃，立时发出了豆大的一点绿色火光。

她弯下身子，在案头上翻了一会儿，拿起了一本书。瞿涛见她所拿的，似乎就是那本红面的“神君散本”，不由心中一动。

这地方，既是石姑娘暂借与自己居住，自己就该全权管理。现在这个陌生的女人，走进来随便拿东西，自己如何能容得？

他勉强地镇定了一下情绪，又问道：“你是谁？”

这女人忽地回过身来，笑得全身打颤，道：“你问这些干什么？嗯！”

瞿涛由声音里，已断定此人决不是石瑶清。

这女人的笑声，令他毛骨悚然，因为她的声音虽是娇脆，可是音调却是又直又尖，很少曲折，有一种令人说不出的冷冷的感觉！

瞿涛双手一按床沿，已到了她的身边，道：“不许随便拿东西！”

这女人发出了一声冷冷的笑声，忽见她身躯一旋，左手五指向外一伸，直向着瞿涛脸上抓去！

瞿涛不由吃了一惊，因为她那手上，留有很长的指甲，如被她抓在脸上，那还得了！

他当时冷笑了一声，双掌向外一封，那女人发出了一串笑声，身形回荡之间，已扑出室外。

西北风瞿涛沉声道：“姑娘不道出身分，可就怨不得瞿某得罪了！”说着身形陡然一塌，箭似的追了出去。

那蒙面女人并未远去，正面朝石室站着。瞿涛一出来，她又发出了一声尖笑，猛地扑过来，双掌齐出，又向瞿涛脸上抓来。

瞿涛心中大是惊异，因为对方出手，几乎都是向着面部下手，这种招式，是很少见的。

他冷笑了一声，足下一个猛扫，双掌一进一退，向外霍地一送，发出了一招沉实的掌力。

那姑娘对于这种大力，似乎有些难以招架了。她身子陡然拔空而起，就在这一刹那，一阵风把她面上的黑纱揭了起来！

月光之下，瞿涛看清了她的脸，不禁吓得打了一个寒战。他真不敢想像，天下竟会有这么丑陋的女人。那是一张面色赤红、凹凸不平、五官错位的怪脸。瞿涛吓得身形退后了一步，口中不由“哦”了一声。

那女人身形随之下落，飘飘有如一方白绫，她忽然哈哈一笑道：“小子，真有一手，莫怪乎小清子看上你了。”说着又向前走上一步，隔着面纱细细地打量着他。瞿涛冷然抱拳道：“这么说，你是石瑶清的姐姐了！”

丑女忽地咧嘴一笑，道：“你来这里做什么？你难道不怕……”说着又是一声怪笑，伸出雪白的一双手，指着他道：“你是看上了我妹妹不是？哈哈！你也和他们一样，是一个爱美嫌丑的人？你……”

她又发出一声怪笑，状似至为疯痴。

只见她笑了几声，慢慢走过来，双手忽地揭开了面纱，发出一声尖笑道：“看看我！怕不怕呀？”说着又自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

瞿涛吓得直出冷汗，可是当他想到对方是真人时，他的胆力又恢复如常了。当时冷哼了一声道：“石姑娘，这并没有什么好笑的，你为何笑个不停？”

这丑女鼻中“哧”了一声，道：“你不要骗我，你心里其实是害怕的，呸！呸！”说着又揭开面纱，跳了两下，怪笑了起来。

瞿涛不知怎地，反倒生出了一种同情之心，他知道对方这些动作，必定是由于极度的自卑心理作祟，而滋生出的一种无聊举动。由于对石瑶清深厚的良好印象，他对于这个丑怪的姑娘反生出了一些爱怜。当时不由得皱了一下眉，正不知如何对她才好，忽见远处岭陌上亮起了一盏灯光。瞿涛不由吃了一惊，忙引颈望去。

可是当他再回过头来的时候，已失去了那个丑姑娘的踪影。这附近山石树木甚多，自然无法找寻。

瞿涛心中正自纳闷，眼见着那盏红灯，以极为快捷的速度，向这边驰来，转眼间已到了面前，现出了石瑶清的身影来。

石瑶清穿着一身宽大的红色衣裙，满面惊异之色，一见面就问道：“你怎么在这里，发现了什么没有？”

瞿涛点了点头道：“方才你姐姐来过了，我因不知她的身分，多有得罪！”

石瑶清似乎有些发呆，左右看了一眼道：“走！我们进去说话！”说着匆匆熄灭红灯。二人随即入内，点亮了蜡烛，这时瞿涛才发现出她的面色极为苍白。

她仰头像是深思着什么，过了一会儿，才轻叹了一声道：“我不是

告诉过你，入夜之后不要外出么？”

瞿涛摇头道：“是她自己进来的，她说是来拿一本书。”

石瑶清苦笑了笑道：“完了！”说着摇了摇头。瞿涛大是惊异，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你怎么这么说呢？”

石瑶清长叹了一口气，道：“我姐姐虽和我是同父同母，可是性情迥异，自从她易容之后，性情更是特别怪异……”

瞿涛一惊道：“易容？这是怎么一回事？”

石瑶清冷冷一笑道：“方才你莫非没看见她的脸？她本来很美的，可是后来……唉！”

瞿涛轻轻“哦”了一声，惊道：“原来她的脸是后来变成这样的！”

石瑶清眼泪汪汪地问道：“这都怨我那个死去的爹爹……”

瞿涛忍不住问道：“鬼面神君？”

石瑶清看了他一眼，缓缓点了点头，苦笑道：“你都知道了。”

瞿涛面色微红地点了点头，道：“我方才看见神君所著的一本书，才……”

石瑶清叹了一口气，道：“你既然知道，我也不必瞒你了，我父亲自走火入魔之后，性情大变，晚年研究易容换相之术，几近疯狂，他最大的错处是不该用姐姐做试验……”

瞿涛不由怔了一下，点头道：“我明白了！只是，神君为什么不把她的面容再恢复原状呢？”

石瑶清冷笑一声，道：“要是那样就好了，我姐姐自从变相之后，性情大变，整日哭笑无常，她……”说到此，她面色微红，好似无法启齿，又抬头看了看瞿涛，才讷讷道：“我怕她会对你不利。”

瞿涛一笑道：“姑娘，你太多虑了，我和令姐并无仇恨，再说也无甚关连，她怎会对我不利？”

石瑶清又叹了一口气，道：“你哪里知道？我虽和她有手足之谊，对她也不能不时提防，何况你一个外人呢！”

瞿涛眨了一下眼，说道：“姑娘大可放心，以后我对她注意些就是了！”

石瑶清这才回忧作喜，她忽然站起来道：“你的武功，我深深的佩服。我姐姐武功虽比我高，绝非是你的对手，我想她对你也莫可奈何！”说到此，她一笑道：“天明之后，我要去采买些东西，约一二日即可以回来，你愿在这里等我么？”说着一双眸子，直直地逼视着他。瞿涛感激地道：“瞿涛一介凡夫，承姑娘多方关照，感戴之心难以言论，如姑娘不弃，愿作知己之交，如能长居于此，日夕与姑娘习武论交，真是何幸如之！”

瑶清不由“哧”地一笑，道：“又来了！好吧！我是直性人，一句话，只要你诚心对我，我今生今世当不会负你就是！”说着背过身去，微微以手拭了一下眼角的泪。

瞿涛知她身世凄苦，又因个性倔强，是以乍遇知己，即作海誓山盟之约，似如此真洁之女，尘世尚不多见，一时面色通红，只觉得一颗心通通直跳。

短暂的无言，却胜似有言，他们似乎都已感知对方的真情，良久，相视一笑，石瑶清道：“你要什么东西不要？我明天就下山了！”

瞿涛在孤灯之下看她，只觉得她是那么的美，那张苹果似的嫩脸，

仿佛吹弹得破，一时竟自看得呆了！

石瑶清面色微微一红，笑道：“真是的，人家在问你呢！老看什么……”说着把身子背了过去。瞿涛忙自镇定，微微笑道：“姑娘如需要采购什么东西，我下山一趟也就是了，又何必自己劳累？”

石瑶清瞟着他，笑了笑道：“你能有这一句话，也就证明你是一个有心的人了，谢谢你吧！”

瞿涛一身钢骨铁筋，这时早已为姑娘的柔情蜜意折服了，他只觉得对方的美令自己无法抗拒。

人的一生，总是要有个归宿的！奇怪的是，每一个人——即使是最坚强的人，在一生之中，也总会为一个人折服的。

瞿涛就遇见了令他折服的人。他只觉得对方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无不美到极点，令自己甘心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石瑶清乍遇知己，更是如同古井抛石，热情澎湃，无法自己。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两人都保持着几分含蓄，可是各人的心中都已把对方认定是意中人，真可说是相见恨晚，一见钟情。

瞿涛萍踪江湖，巫山驻马，巧待佳人，一腔喜悦心情，几乎是无法表达的，虽然他对这个姑娘还有些好奇，但是这样更加激发了他对她的兴趣。

他情不自禁握住了石瑶清的手，只觉得对方那温玉般的肌肤使自己生出一种莫名的快感。他低声地道：“石姑娘……我……”

石瑶清不禁全身一阵瑟瑟战栗。

她没有想到对方会有这一手，更没有想到瞿涛的胆子会这么大，他太放肆了。

当下两道蛾眉蓦地向两边一挑，忽地一挥手道：“你……”

可是当她的目光触到对方那双痴情的眸子和微微发红的俊脸时，一切的愤怒，顷刻间消于无形。

不知怎么，他的双颊蓦然间红了，就像升起两朵红云一般，她扭了一下身子，娇声道：“你这个人真是……好没羞！”

可是，当瞿涛再次握住她的手时，她却再没有力量拒绝了，她也不想拒绝了！

紧跟着，她那丰腴的胴体，被一双结实的臂膀搂住了。

石瑶清吓得几乎要哭了，连声道：“不要这样……不要这样……瞿兄……”

瞿涛眉心沁出汗珠，那双精光闪闪的眸子中，几乎要喷出火来。他那火热的双唇，已情不自禁地吻在了石瑶清的粉颊上。

“哦！姑娘……姑娘……”

他吻她的脸、眉、发和粉白如玉的颈项。

“瞿涛，你听我说……不要……不要……”

可是感情的奔驰，如平原驰马，如果在一开始的刹那间，你无力抗拒，那么后来就一发而不可收了。

石瑶清眼里滚出了热泪……泪水弄湿了她苹果般的双颊，那是一副弱者的表情，女孩子总归是女孩子，是受不了一点委屈的，即使她是心甘情愿的！

瞿涛像是一只饿虎，热烈地吻着她。

这在他二人来说，都是一生中破题儿头一遭。

尽管如此，二人仅有的一点良知，还能阻止着他们不要放浪下去，再进一步就不堪设想了！

那副结实的身子，有力地压下来，石瑶清挣扎着用力把他推开！

他们跌坐在地上，各自背靠着石壁，频频气喘。

瞿涛直着瞳子，意态朦胧，像个傻子。

石瑶清衣衫不整，秀发蓬松。

喘息了一会儿，他们清醒多了。

侥幸！真侥幸！没有做出有伤大雅的事情。

他们只是互相望着，用那双充满了羞涩和柔情的眸子，万般心意，俱在不言之中。

忽然，石门被推开了。

二人不禁惊得身子一动，但眼下连站起来的力量都没有了，他们只能用惶恐的眸子，望着门口。

一个面覆黑纱的女人，站在石门前。

她发出一串娇媚的笑声，音韵悠扬！

石瑶清忽地自地上站起来，羞涩地道：“姐姐……我们什么也没有做……你来这里做什么？走，我们回去吧，”说着就要走出去。

那个黑纱覆面的女人，却伸出一双手拦住了她。格格地笑道：“清子，好呀你，半夜三更……”

石瑶清忽然叱道：“你胡说……”

瞿涛见状自是大惭，忙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衣服，上前含愧地道：“你不要误会……”

石瑶清用臂一搪他，嗔道：“没有你的事……”

瞿涛只得后退。石瑶清理了理头发，强作笑脸，对那黑纱覆面的女子道：“我给你介绍一下吧，这是……”说着用手指了瞿涛一下，道：“这就是我给你说过的那个人，他的名字叫瞿涛！”

她姐姐发出了一阵荡人心魄的笑声。

灯光之下，她那身着黑裙的身子，在阵阵颤动着，如果不看她的脸，只听这声音，那是多么娇脆动人的笑声！可是一想到她的脸，这声音就会变得那么阴森和怕人！

石瑶清又转过头来，对瞿涛含笑道：“这是我姐姐石霜清！”

瞿涛抱了一下拳，道：“失敬！”

石霜清似乎正在隔着这层黑纱全神贯注地打量着瞿涛，闻言之后，她笑了笑，回过头来，对石瑶清道：“这人是你让他住在这里的？”

石瑶清面色微微一红，点了点头道：“是的，暂时借住几天！”

瞿涛不由汗颜，道：“如果不太方便的话！我可以立刻搬出去。”

石瑶清忙道：“不用！这房子现时没有人住，空着也是空着！”

石霜清也媚笑了一声道：“不必客气，你自然是住下去的，如果你愿意，可以一直住下去，是不是？”说着格格地笑了几声。石瑶清不由秀眉微皱，她轻轻推了石霜清一下道：“姐姐！天不早了，我们回去吧！”

石霜清冷然道：“我就是来找你回去的！谁知你竟会在这里胡来……”说着低下头又笑了起来。石瑶清见她当着瞿涛的面，竟是如此放荡，口不择言，不禁又羞又气。当时愤愤地说：“你如果不走，我就走了。”说着独自出门而去。

石霜清格格一笑，对着瞿涛媚声道：“那么我也走了，以后我会来看你的！”

瞿涛一时反倒不知说什么好了，只对着她尴尬地点了点头，隐隐听见她姐妹二人争论之声渐渐远去。

熄灭灯火之后，瞿涛仰卧在榻上，回想着方才的情形，还禁不住阵阵心跳，暗中忖道：好险！

如果那时让石霜清撞见，后果真不堪设想。自己一个男人，还说不上什么吃亏，可是瑶清的贞节，岂不要毁于自己之手？

想到此，他禁不住冒出了一头冷汗。

可是转念一想，自己既非无情无义，而瑶清亦非弄情负心，二人虽未明言终身之约，可是却已有所暗示，有情人在一起，此类事情又怎能够不会发生？

但无论如何，方才那件事，自己总是太冒失了，今后必须要切实注意才是！

他由石瑶清又联想到了石霜清，二人虽是姐妹，可是在言行上，却有极大差别。

他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人一变性情，就连羞耻之心，也不存在了？

石霜清既然如此，自己对她要格外注意才是。他独自辗转反侧，左思右想，时喜时忧，不知过了几个更次，东方既白，他才沉沉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是一个阴雨霏霏的日子。

瞿涛在石室内，枯坐了一天！

他虽是不时地翻阅着书，或观望着风雨巫山的景致，藉以消闷，可是大部分时间，他的脑中仍然在追忆着那个可爱的姑娘，此时此刻，未免有些“英雄志短，儿女情长”了！

他脑子里想，自己已是二十好几的年岁了，实在也该有个家了。

眼前这位石瑶清，端庄淑静，秀外慧中，实是千里难觅其一的理想伴侣，自己又何必猜疑？

再说，自己堂堂一个男子汉，长住巫山，这样和对方相处下去，终究不是一个常事，还是早作定算，不如等瑶清返回之后，当面向她求婚，然后自己也就定下心来，离开这个地方了。

想到此，内心真是火似的热！

正当他意乱情迷之际，忽然听见石门上，有人在轻轻地叩着。

瞿涛翻身下床，问道：“是谁在外面？”

室外传出一片哧哧低笑之声，瞿涛立刻知道是谁来了，他忙把衣服穿好，犹豫地问道：“是霜姑娘么？”

门外又传出一阵格格笑声，瞿涛不由皱了一下眉，他无可奈何地走过去打开了门，却见石霜清穿了一身翠绿，头上那块用以遮面的黑纱，却摘去了，现出她那鬼似的一张脸来！

瞿涛不由吓得后退了一步。可是他立刻保持风度，微笑道：“姑娘深夜来访，莫非有什么事？”

石霜清闪身而入。瞿涛不禁吃了一惊，窘笑道：“霜姑娘，有事但请吩咐，夜深了，这样只怕不太……”

却不想石霜清霍地转过身来，冷冷一笑道：“怎么，只有瑶清来得，我就来不得么？”

瞿涛不禁面色一红，他强忍着心中的不悦道：“姑娘如以为我不该住此，我可以马上搬走，不必如此挑剔！”

石霜清回过身子望了望他，发出一声冷笑，却又笑骂道：“好狠心的小贼！你竟敢对我如此无礼，要不是看在妹妹的份上，今夜何肯与你甘休？”

瞿涛忍着怒道：“姑娘有何贵干？”

石霜清慢慢在一张石椅上坐了下来，她手中拿着一个白色绸巾包，里边好像包着什么东西。

忽然，她尖叫了一声，一只手抚摸着膝头道：“啊唷！痛死我了！”

瞿涛怔了一下，道：“怎么回事？”

石霜清咧着嘴道：“方才我为了摘这几朵花儿，不慎自崖头上摔了下来，大概是错了骨了，你肯为我把错了的骨扭正起来么？”

瞿涛点点头，道：“这自然可以。”说着他走了过去，却见石霜清翘起一条腿来，短裙分开，露出了那条欺霜赛雪的白腿。

瞿涛不由心中一动，暗忖道：“此女夜半来访，未必是为这一点点事情，恐怕是另有心机，我需防她一防！”想着就立住了脚步。

石霜清见他如此，嘻嘻一笑道：“怎么，你不肯么？哎哟，疼死我了！”

瞿涛不由面色一红，转念一想，只要自己立心端正，她既是瑶清之姐，为她疗治一下腿伤，又有何妨？

想着弯下身子，去看她的伤处，却见她就手递过那个绸巾包儿，道：“你看看这几朵花可好？这是巫山的特产，只怕你没有见过吧！”说着把那绸巾包儿递了过来。

瞿涛伸手接过，只觉得分量很重，心中一动，暗忖：这是什么样的花儿，如此沉重？想着，退后一步，打开绸包，却见其中有一颗类似灵芝的东西，通体奇黑，油光发亮。

最奇的是，这黑亮的茎枝之上，生着一种小如粟米的奇形花朵，花色奇艳，红紫都有。

这时他鼻中又闻到了一种清香，沁人心肺。

石霜清嘻嘻笑道：“你闻一闻吧！”

瞿涛一时好奇，竟没有料到其他，当时情不自禁地把这棵奇怪的花，放到鼻端闻了一闻！顿时，就觉得一股幽香直入心肺，上透脑门，全身似有一种莫名的解怠，当他放下了手上的花时，整个身子竟情不自禁地倒下了……

以后发生的事，是那么的残酷！一个有为的青年，顷刻间毁于不幸！

一切的不幸都已成为事实之后，那萧萧的细雨仍兀自落个不停……

当瞿涛猛然醒悟，翻身坐起来时，才发觉自己身上竟是一丝不挂，赤裸裸地睡在床上！

这一惊，把他吓了个三魂出窍，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他左右望了望，室内空无一人，只是榻上被褥零乱，枕畔散有几丝秀发和一支金钗！

这一惊，不禁令瞿涛出了一身冷汗！

他立刻跳下床来，找到了衣服，匆匆穿好，暗忖道：“天呀！这是怎么回事？”

他几乎要昏过去了，靠着墙，思忖了一会儿，才想起了是怎么一回事，当时益发惭愧，几不欲生！

这一切，都是石霜清卑鄙的伎俩……

瞿涛不由一阵怒火上冲发梢。就在这时，他耳中听得一阵歌声，石门开处，石霜清含笑而入。她那张脸，白天看起来，简直比鬼还怕人，一脸横肉，麻麻一层毛，就像是毛栗子一样敷在脸上。瞿涛强忍着内心的怒火，他要把事情作个了断！在他心胸内，此刻已萌生了杀机！

石霜清格格一笑，她右手拿着一面铜镜，左手却在掠着头上的长发，媚笑着道：“早呀！我的人儿！”

瞿涛目眦欲裂，道：“无耻的贱人，你……”

他再也无法忍下这一口恶气了，当时右手一挥，“啪”一掌劈出！

石霜清格格一笑，身形一闪。

瞿涛的掌力，把壁上的石板整整地打下了一层。

石霜清竟笑得更厉害了，她跃身在石桌之上，笑着道：“姓瞿的，你已是的人了！一夜夫妻百世恩，你竟忍心打我！”说着又自放声怪笑起来。

瞿涛这时早已失去了理性，这女人竟会这么卑鄙、无耻！自己一生，已毁在了她的手中，自己还有什么脸去见瑶清？

想到此，真是痛不欲生。

他大吼了一声道：“你是梦想！”

说着，整个身子直向石霜清扑过去，双手一分，向着石霜清两腋之下插去。

可是他却不知道，这石霜清武功也非泛泛，她口中格格一笑，身形一偏，又闪在了一边，口中仍笑道：“姓瞿的，生米已成熟饭，我看你将就点吃吧！我妹妹瑶清，是不会再要你了！”

瞿涛冷笑了一声，咬牙切齿地道：“丑鬼！你别作梦了！我瞿涛乃是顶天立地的男人，岂能要你这无耻的贱货，今天我要杀了你！”

他声色俱厉地说着，可是石霜清并不害怕，她尖笑了一声道：“瞿涛，你现在已不是从前了，你当我妹妹还会看上你？哈哈，你别梦想了！”

瞿涛狂笑道：“我杀了你，也就和你们石家绝了缘！”说着身形向下一塌，已再次扑到了她身前。

可是石霜清“唰”一声，已先自撤出了剑，冷焰向前一逼，瞿涛只得退后三尺。

“慢着！”石霜清高声叫道：“你难道还不知道，你已经……”

瞿涛身子又向下一塌，预备再次窜出去，可是他忽然觉得背后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当时用手向后摸了一下，这一摸，直如当空炸响一个霹雳，他吓得身形一晃，道：“我的背……这是怎么回事？”

这时，石霜清又发出了一阵媚笑之声，道：“你明白了吧驼子……哈哈……你现在已是一个驼子了！怎么，我还配不上你么？”

瞿涛用力地往墙上碰撞着，可是怎么也弄不掉背上那个包袱。他又低头一看，发现自己的腰果然是弯了。

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现实！瞿涛的腿顿时软了，“扑通”一声坐了下来！

他用一只手捂着脸，叫道：“天啊！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竟变成了一个驼子？”

当他的手触摸面颊时，另一种更残酷的现像使他大惊失色！

他就像被抽了筋似的，打了一个冷战道：“我的脸……我的脸怎么了？”

石霜清格格一笑道：“瞿涛，我告诉你老实话吧！你已服下了我石氏门中秘制的易形易容丸，今生今世，你也变不回来了！”说着她尖声大笑，跳了一下，冷笑道：“你不是看我丑么？哈！现在你应该知道，你比我还丑，你和我都吃了这种药了！瞿涛，我们现在应该是同病相怜，如果你不反对，我们就结成夫妻吧！”

她弯下身子，格格笑道：“瞿涛，怎么样？”

瞿涛气得全身连连战抖不已，他咬着牙道：“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石霜清怪笑了一声，道，“到了现在你还不相信？好的，这是镜子，你自己拿过去看看吧！”说着把手中的镜子掷了过去。

瞿涛接镜在手，对着脸一照，大叫一声，几乎吓得晕了过去！

镜中人，已不再是英俊的自己，而是唇翻齿露、鼻扁目斜的一个怪人，尤其是脸上一层毛栗一样的肉，更令人作呕。

这简直不是一张人的面孔，人不会有这么丑的！

瞿涛只觉得浑身丝丝冒着冷气，镜子脱手落了下来。

仅仅以“愤怒”来表达他的心情，那是不够的！他伤心、悲痛、愤怒……他甚至想到了死！

当他低下头时，一颗亮晶晶的泪珠，像豆子似的，滚落下来。

他强忍着极度的悲愤，抬起头问道：“石霜清，我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仇恨？你为什么要用这么狠毒的手段来害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整个身子，簌簌直抖，脸色也一阵阵发青！

石霜清由床上站起来，嘻嘻笑道：“你知道，我是需要一个伴儿的，可是谁会娶我？”

瞿涛冷冷地道：“所以你就用这种手段？”

石霜清格格一笑，道：“我恨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自从你一来到这里，我就爱上了你，可是你对我丝毫也不在意，你只是爱我妹妹。我暗中发誓，一定要把你抢到手里，现在你是属于我一个人的了！”

瞿涛哑声一笑，内心愤恨的怒火，已使他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他缓缓站了起来，慢慢地向着她走过去。

石霜清仍不自觉，笑着说：“你我既已同床过夜，也就等于夫妻了，你可以搬到我现在住的地方去，那地方比这里好多了！”

瞿涛已走到了石霜清身前，冷森森地一笑，恨声道：“石霜清，你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你害了我，也害了自己！”

霎时间，他全身颤抖，目放血光。

石霜清立刻觉出不妙，她身子向旁一闪，一抡手中剑道：“你要作什么？你……”

瞿涛哈哈大笑，他身子向前一纵，已到了门边，用手把石门重重地一关，发出了“砰”的一声巨响。

这时候，石霜清已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她大声道：“瞿涛！你不要糊涂，我不嫌你丑，我是很爱你的！要不然我也不会把清白的身子送给你！”

瞿涛一声不哼，伸手从床头上撤出了剑。

他回过身来，冷笑道：“现在太晚了，即使我杀了你，也不能补偿

你对我的创伤！你居然还有脸向我求情讨饶？”

石霜清面色一变，霍地扑到门前，正要用力去开门，却见瞿涛纵身过来，一剑刺了过来！

石霜清回身用剑一格，发出了“当”的一声，她身子乘机向左一窜，扑出了一丈左右。这时她先前的锐气，已一点也看不出来了。她面无人色地道：“瞿涛……你不要犯傻，我错了！”

可是瞿涛却像一只愤怒的狮子，再也无法克制自己了，他第二次扑过来，掌中剑“长虹贯日”，直向着她背心上刺去！

石霜清身子向下一蹲，双手托剑向上一迎，又发出了“当”的一声，并趁势用右脚脚尖，一脚向着瞿涛心窝上点去！

瞿涛冷笑一声，左掌向下一切，石霜清赶忙缩足，同时身形一滚，掌中剑“晴空挥羽”，斜着刺出，向瞿涛侧肋之上划了过来！

招式险到了极点！很显然，石霜清这是情急救命的杀手招式。

就在这口剑堪堪已将挨近瞿涛的肋骨时，这位少年奇侠，发出了一声怪笑。他用双手在地面上一挥，整个身子弹起了七八尺高下。随着他急速的下落之势，他掌中的那口剑，向外一吐，白光一闪，那石霜清顿时发出了一声惨叫！

这一剑，齐齐地把她的一只右手砍了下来，鲜血像泉水似的喷了出来。

石霜清足下用力一点，负伤的身子，“嗖”一声窜了出去，“砰”一声撞在了石墙上，她身子一晃，坐倒在地。

瞿涛拧身而上，一声怒吼，手中剑就像是一道闪空的银虹一般，只听得“噗”的一声，已刺进了石霜清的前胸，剑尖由背后穿了过去！

石霜清口中“喔”了一声，她整个身子向前猛力一扑！宝剑一直贯穿到柄，鲜血顺着剑把流淌下来。瞿涛足尖向外一挑，石霜清的尸身仰面摔了出去！

瞿涛发出了一声狂笑！可是，这笑声接着又被饮泣之声取代了。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更不知自己为什么哭！

他匍匐在地上，不知哭了多久，最后，连一点力量也没有了，他才止住了哭声。他站起身子，糊里糊涂地想：“我还是死了吧！我不能再见瑶清了！”想着拿起了剑，正要住颈上抹去，忽然，他心中动了一下，摇了摇头，喃喃自语道：“不行，我不能就这么死，这样死了太不值得！再说瑶清回来，又该怎么想呢？我岂不是更留下不白之冤么？”当时丢下宝剑，脑中已是一片混乱，就像是生了一场大病一般！

他把行李简单地整理了一下，背上了长剑，走出了石洞，天上仍飘着纤纤的细雨。

“瑶清姑娘……”他的脑子里，仍不能忘怀这个姑娘，他叹息到：“我们的缘分完了！”

他眼中淌下了两行热泪，口中喃喃地道：“瑶姑娘，你要原谅我，我不能再见你了！”

他走到后面，拉出了他的马。天空响着隆隆的雷声，乌云聚集得更密了。

瞿涛翻身上马，策马冒雨向山下行去！

可是这千回百转的山路，他已不能清楚地分辨，糊里糊涂地乱走一

气，雨却是下得更大了。

风和雨在空中咆哮着。瞿涛浑身上下，已经都湿透了。他看了看前面，竟然走不通了，胯下的马，也不禁仰头长嘶了起来。

眼前有一处凸出的山石，瞿涛翻身下马，看着风雨中的巫山，只见白茫茫的一片，雷声震得山摇地动！

瞿涛昏昏沉沉地靠在石头上，内心似乎被当空的霹雳震碎了似的……

雷雨一直持续了一天，瞿涛在石下蜷曲着身子，昏昏沉沉地进入了梦中。

黑夜，大概是子时前后。瞿涛忽然被一种异样的声音惊醒了，他蓦地睁开了眸子，发现眼前有一盏红灯，红灯下，一个女人正在低头饮泣着，声音至为悲伤。

这情形，不由令瞿涛出了一身冷汗。他定目看了看，才看出来，这个女人竟是石瑶清！这一惊，差一点又让他昏过去，他忽然跳起来，想过去拉马逃走。

可是，一只玉手却死死地拉住了他。

瞿涛哑声道：“你是谁？快放开我，我不认识你……我……”

石瑶清失声痛哭道：“瞿涛，你不要骗我，你化成了灰我也能认识你……瞿涛……一切的情形我都明白了，我姐姐的死，是她自找的，她太可恶了，她不该这样对待你……”

说着她死命地拉着他的手，禁不住又失声痛哭了起来。

瞿涛也由不住落下了泪。他一只手遮着脸，颤抖着道：“姑娘，一切都晚了，我对不起你……我配不上你……你走吧！”

石瑶清忽地扑过来，抱住了他，泣道：“不！不！我们一块走，我不嫌你丑，我愿意嫁给你！你不能一个人走！”

瞿涛用力地挣开了她的手，猛地跑开去，纵身跃上了马，回头说道：“姑娘……我爱你……可是我配不上你……”

石瑶清忽然扑过来，抱住了他的一条腿，拼命摇晃着，苦苦哀求道：“带我走吧！哥哥，不要撇下我……我爱你……你就是变了鬼我也爱你……”

瞿涛用力地挣开了她，策马就跑。石瑶清拼命地在后边追赶，她边跑边叫道：“瞿涛……带我走吧！我不能没有你……我不能……”

瞿涛策马如飞，他狠心不去理她，可他的心却要碎了！

他拼命跑了一程，才定住了马。人马都喘成了一团，这时他耳中已听不见石瑶清的声音了。瞿涛再也隐忍不住，伏在马背上大声地哭了。

他想着石姑娘边跑边自挥着那盏灯笼的样子，那种真情的流露，忘魂的狂奔……一时心肝尽碎，再也坐不住，竟由马背上摔了下来！

当他慢慢地由地上爬起来时，东方已透出了鱼肚白，天也差不多大亮了。

这一阵乱跑，益发迷失了方向，反倒是向山上跑了。他只得把马头带回，悄悄地向山下行去！

前行不远，他看见有一条曲折的山路，心中盘算着，顺着这条路走下去，也许可以行抵山下，便沿着这条山路策马而下。

此时，雨已经停了，一阵阵的凉风，吹得人毛骨悚然，遍体生寒！

瞿涛策马疾行，他想尽快离开巫山。可是，他的目光，却忽然发现

一个人的影子，在山风里滴溜溜地转着。

瞿涛不由立时拉住了马，他认为必定是石姑娘又来了，便仔细地向
前望过去。

却见那个人影，立于树下，从背影上看过去，极像石瑶清，瞿涛不
由怔了一下。

他心中思忖道：“她还没有走么？”

就在这时，又吹过来一阵山风。那个立着的背影，被寒风吹得滴溜
溜转过了身子。瞿涛定睛一看，只觉得眼前一阵发黑，差一点由马上栽下来。

他惊叫道：“天啊！这不是瑶清姑娘吗？”

想着单手一按马鞍，自马上飞身而下，起落之间，已扑到了树前。

一根红棱，垂吊着石瑶清的身子，在山风里滴溜溜地旋转着！

瞿涛只觉得眼前金星直冒。他的腿再也站不住了，“扑通”一声跪
下来，口中大声喊道：“瑶清……”

他只觉得眼前一黑，口中一阵发咸，“哇”地喷出了一口鲜血，顿
时栽倒在地，人事不省……

瞿涛醒来之后，把石瑶清埋葬在她居住的石楼之前，并竖立了一块
墓碑。在墓碑上，他深情地刻下“玉女石瑶清之墓”七个大字。

他发誓，今生今世，绝不离开巫山！

石瑶清虽然死了，可是她仍然活在他的心中，他就是靠着这一点幻
想才活下去的！

每逢晨昏，他总要在石墓前，徘徊徜徉一番，修剪一下墓前的松
柏，拔一拔墓边的野草。

在这座石楼附近的旷地上，他种上了杜鹃花，每当春天来临的时候，
这些杜鹃花便开得一片烂漫，红的，白的，紫的，争奇斗艳。

这时候，瞿涛总爱对花神驰，他常常幻想着，这些花，也许就是瑶
清变成的，用来安慰自己的痴情和寂寞！

他——西北风瞿涛，就是这么一年又一年地生活着，人们淡忘了他，
他也与世隔绝了！

光阴荏苒，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

瞿涛讲完了自己的爱情经历，发出了一声喟叹，频频苦笑，目光望
着萧苇，道：“小苇，我想这故事，你过去并不大清楚吧！”

晴空一羽萧苇和车钗，早已听得如痴如醉，唏嘘不止，尤其是听到
了最后，车钗竟自泪如雨下，抽泣起来。

闻言后，萧苇点了点头道：“这故事实在是太感动了，铁石心肠
的人，也会为之落泪！大哥，这多年来，莫非你一直住在巫山？”

瞿涛站起来，走到窗前，目眺前方。

他苦笑了笑，道：“这是我心甘情愿的，这样我才比较快乐！”

车钗一面擦着眼泪，一面抽泣道：“瞿大哥，以前我不懂事，请你
原谅我，我没有想到大哥你竟是这样的一个人，太感动了。”

西北风瞿涛回过身来呵呵一笑道：“姑娘，你太伤感了，我方才不
是说过，这只是一个故事，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你又何必伤心落泪？”

他口中虽这么说着，可是那双眸子里，却早已禁不住泪光婆婆！

车钗见状，反倒不敢再伤心了，只怕勾起他的伤怀，她微微叹了一
声，道：“我家世代居住巫山下，竟不知道，此处有如此一个洞天福地，更

不知有石氏姐妹和大哥你！”

瞿涛叹了一口气道：“近十数年以来，我从没有下过山。”

他目光注定在车钗身上，点头道：“不过，令尊大人，我却是久仰的，九头金狮车飞亮，是没有人不知道的！”

车钗听他竟提到了父亲，一时不禁悲从中来，低下头去，落泪不已。

晴空一羽萧苇冷冷一笑道：“大哥，你莫非不知道，车飞亮如今已不在人世，去年就丧身敌手了！”

西北风瞿涛吃了一惊道：“哦？有这种事？”

他望着车钗，皱了一下眉道：“令尊武艺高绝，人多势众，怎会死于他人之手？这人叫什么名字？”

这是车钗一件伤心的事，她苦笑了一下，道：“是非曲直，我也不知，这人姓边名瘦桐，是当今首屈一指的少年奇侠，武功之高，令人莫测高深！”

晴空一羽萧苇却禁不住在一边微微冷笑起来。

西北风瞿涛闻言，眼望着窗外，停了一会儿，回过头来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莫非姑娘就算了不成？”

车钗禁不住面色微微一红，她讷讷道：“不瞒瞿大哥说，我这一点本事，万万不是那边瘦桐的对手！”

晴空一羽萧苇鼻中哼了一声，道：“车姑娘此话不错，那边瘦桐自幼得异人传授，一身功夫十分了得！”

瞿涛冷笑了一声，道：“难道你也不是他的对手么？”

萧苇叹了一口气，道：“我也不是他的对手！”

西北风瞿涛闻言后呵呵笑了，他道：“这么说，我倒要会他一会了。”

晴空一羽不禁面色一喜，笑道：“如得大哥援手相助，那边瘦桐必不是敌手！”

可是他说完这句话后，立刻就后悔了，他以为这种请人报仇的行为是可耻的！

车钗闻言不由一怔，急道：“瞿大哥已发誓不下巫山，怎能为你我之事，自毁誓言，那岂不是我二人之罪么？”

萧苇不由一怔，心道：“怪也，这姑娘竟是真的弃杀父之仇不报，反倒处处为那边瘦桐开脱，真令人不解！”想到此，内心浮上一种莫名的愤怒，冷笑道：“这个，姑娘就不要操心了！”

西北风瞿涛道：“我一生最恨仗技欺人的人，这边瘦桐虽然年岁不大，看来为人却是太过任性，自负欺人。”说到此，他看着二人道：“二位既是我这醉风楼的客人，我焉能坐视你们被人欺凌？我自有办法会他就是！”

晴空一羽萧苇冷冷地道：“老哥哥，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我二人并没有要求你，那边瘦桐虽和我有点仇恨，我却并不想借助于你，你应该知道！”

瞿涛那刺猬也似的胡子，一根根倒竖了起来，说道：“小苇子，你不要看我是化外野人，其实江湖中事，我多少也有些耳闻！”说着他冷哼了一声，道：“那边瘦桐，我是听人说过的，闻听此人为人正直，武技超群，只是锋芒太露！你当我会出手伤害这么一个人么？那你就错了！”

萧苇不大好意思地笑了笑，道：“是非曲直，各人见解不同；只他对我萧苇忘恩负义一节，我就是瞧他不起！”

瞿涛冷笑了一声，道：“你当初来醉风楼，我传你武功时，曾对你

说过的话你莫非忘了？”

萧苇摇了摇头，道：“我已记不起来了。”

瞿涛哼了一声，道：“你我虽是兄弟论交，可是你却是受我武技最精的一人，你如今被那姓边的打败了，我这老哥哥脸上总是无光，所以……”他冷笑了一声，道：“我虽明知那边瘦桐为人不恶，却也要会他一会了！”

萧苇苦笑了笑，道：“想不到，你的火气还是这么大，不过，我先说在头里，这可是你自愿的，我并没有勉强你！”

瞿涛微微一笑，道：“小苇子，在外面跑了几年，你倒是变得聪明多了，我喜欢你也就是这一点！”

萧苇和车钗都忍不住笑了。可是车钗内心却暗暗地为边瘦桐担心！

边瘦桐这个人，虽和她不过数面之缘，可是不知怎么，在她内心，竟会占下了这么大的一个位置。

她默默地回想着这几次和边瘦桐会面的经过：第一次，是在父亲八十寿筵上，这也是最令自己痛心的一次！第二次，是在边瘦桐中毒后，移居“虎风岭”，自己伪装投降见过他，也就是这一次，自己对于这个人的认识开始有了转变，并偷偷地爱上了他。第三次，是在押送边瘦桐的途中，自己偷偷把他和哑童放下小舟，可是仍然被南海双鸥追上，劫走了。

车钗还记得，那一次，她是多么的伤心，多么至诚地在为他祈祷！

第四次……也就是最后这一次！

想到这里，她的眼圈红了。

她还记得，边瘦桐当时那种愤怒的样子，可是在自己的目光下，他竟变得那么柔顺，那么听话的走了！

想到这里，车钗心中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她知道自己已偷偷地爱上他了，她也知道这种爱是多么荒唐，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可是无论如何，自己爱上了他，这是真的。而现在要让自己计划着去对付他，将是多么不自在的一件事呀！

她默默地不发一语，用绣针一针针地绣着缎面上的鸳鸯，气氛暂时平静下来。

这时，瞿涛慨然地叹了一口气，走出室外。晴空一羽萧苇紧跟着走了出来。

他二人走出了长廊，来到了平台上。瞿涛忽然回过身来，用力地抓住了萧苇的双肩，道：“小苇子，告诉我，你是不是爱上她了？”

萧苇心中不由吃了一惊，道：“爱上谁了？”

瞿涛鼻中哼了一声，道：“这位车姑娘呀！”

萧苇不由呆了一呆，他面色微微一红，笑道：“大哥，你不要开玩笑！”

瞿涛摇了摇头，道：“你不要骗我，我是看得出来的！”

晴空一羽萧苇不由苦笑一下，讷讷道：“我……”

瞿涛伸出大手，重重地拍了他一下道：“不要害羞，我知道！”他叹了一口气，接下去道：“也许现在我劝你已太晚了，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

萧苇后退了一步，摇头道：“现在说这些太早了，我和她不过才结识几天而已，而且这姑娘像是有很重的心事！”

西北风瞿涛冷笑了一声，道：“年轻人，拿准了主意，就不要再三

心二意，迟则生变！”

他又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这件事我可以帮助你！”

萧苇呆了一下，道：“大哥，你可不要乱来！这事情是冒失不得的，一来人家姑娘不一定愿意，再者，我眼前事情太多！大哥，不瞒你说，赤城岛完了！”

瞿涛哼道：“我早就对你说过，夏侯三那人不可久处！”

萧苇冷哼道：“你猜错了，赤城岛并非坏在夏侯三手里，而是被红线金丸边瘦桐一手挑了！”

瞿涛“哦”了一声。这老人满头乱发，一阵颤抖，根根的挺了起来，双瞳内泛出了两道精光，他沉声道：“是怎么一回事，告诉我听听！”

萧苇叹了一口气道：“详细情形你也不要问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和夏侯三以及西珊岛的海胡子，都栽在这个人手里，我们多年的心血付之一炬，如今……”说到这里，他牙关紧咬，星目放威地哼了一声：“如今我和他已是不共戴天的大仇人……此仇不报，这口怨气永不能消！”

瞿涛只是频频冷笑，不发一语。

晴空一羽萧苇道：“夏侯三眼下和岛上剩余的兄弟，也来到了中原，他们也在找寻边瘦桐，欲报此仇，赤城岛是完了……我们只要有三分气在，此恨必雪！”

瞿涛闻言冷笑了一声，自语道：“这娃娃也太狂了……”

萧苇脸色微微发窘，道：“不瞒你说，这次来到巫山，我是想学你的‘乾坤一十三掌’，你肯传授我么？”

西北风瞿涛冷哼了一声，道：“你说得好轻松！这乾坤一十三掌，岂是三朝五夕能学会的？以你今日功底，虽是事半功倍，可是如无一年的苦练也不易见功！”

晴空一羽萧苇闻言之后，现出一副失望的神情，叹息道：“这么说来，我的仇短时是不容易报了！”

瞿涛冷哼道：“小苇子，沉住气，你这笔仇，包在我身上就是了。”

萧苇冷笑了一声道：“这是我萧苇的事情，我不想让大哥牵扯其中。”

瞿涛哼道：“你的事也就是我的事，到时候再说吧！”

萧苇不由心中一动，讷讷道，“这么说，大哥莫非要诱他上山不成？”

瞿涛点了点头，遂又笑道：“你既有心学我的乾坤一十三掌，就该从今天起，痛下功夫，自不难有所成就，报仇的事先丢开不谈才是！”

萧苇星目一亮，不由大喜，他知道眼前这个怪人，已答应把他生平的绝学“乾坤一十三掌”传授给自己了。这是一个极难得的好机会，萧苇自不会放过。他当时紧紧握住了瞿涛一只手道：“一言为定，你却不能说了不算数呢！”

瞿涛沉声一笑，道：“我这醉风楼，多年冷清，如今来了你们这两个客人，好像又恢复了生气，使我这丑怪的老头子，也有了伴儿，只要你们愿意，可以永远住下去！”

自此以后，晴空一羽萧苇和车钗，就在这“醉风楼”里住了下来。

萧苇自此绝口不谈“仇”字，只是每天辛勤地随着瞿涛苦练掌功，可是这种高深的武学，进展是极慢的，短期内很难看出有什么特殊的成就。

至于那位车钗姑娘，在伤心、伤情双重打击之后，更由于身上的伤病，使她厌恶江湖，怀恨家里的人，而眼前这个地方，倒是一个舒畅身心的

最好的地方。她也就暂时住在这里不走了。

瞿涛虽是一个又丑又驼的老人，可是当车钗获悉此老以往的那些经历之后，对于他非但没了厌恶之心，反倒生出无限敬爱钦佩之情。对于萧苇这个人，也同时有了好感。可是，这并不能取代边瘦桐在她心中的位置，这是多么的矛盾！

未来是那么渺茫，谁知道以后会生出些什么特别的事呢！

山雨欲来风满楼

这一年，江湖上掀起了一股“讨边”的潮流！

红衣狮门教主铁麒麟车卫、武当掌门杖仙朱白水和天池上人，还有南少林派的涵一大师，是“讨边”的激进派。

在消极的一面，有南海双鸥和西北风瞿涛，西珊岛的海胡子……还有那青须客雪亦赤。

这些人，在江湖上，无不是有声望、有势力、技艺超群的人物，他们多是上了年岁的老人。不要以为老年人好欺侮，火性小，就拿眼前这些人来说，简直没有一个是好说话的。而且，他们更经不起挫折，皆都是些自负、狂傲的人，一点点小仇也要报复的，因为这关系着他们每个人的“面子”！

在消极派仇人中，还包括晴空一羽萧苇。他虽然同样是边瘦桐的仇人之一，可是他却和他们表现的不同。他只是静静地一个人退隐深山，向他的老朋友瞿涛苦练绝技，他要以本身的功力，来洗雪前耻，他并不希望他的老朋友瞿涛牵扯其中；至于瞿涛怎么想，那就是瞿涛个人的问题了。

反过来，有些人物就不同了。比如铁麒麟车卫，为报父仇，就拉拢了不少人，有天池上人、朱白水、涵一大师……

他一败再败，可是仍不死心，还要发动更多的人，来达到他复仇的目的！

如果单单从“复仇”的意义上来说，车卫为了父仇，锲而不舍，倒也无可厚非。可是他所采取的这种手段，却是太不高明而且可卑了。

他目的是“复仇”，可是结果这个“仇”却变得更大了，弄得到处是腥风血雨，追根揭底，车卫实在是罪魁祸首！

前面曾提到“海空长老”这个人，并说过涵一大师与“海空”的一段渊源，那是一点不错的！

江湖上最后的一次封剑，是在洛阳天池。

在这次封剑大会上，有十六位资深的武林人物参加，其中就有海空长老。据说，海空长老在封剑会上遇见了他一生的十二个大敌。因此会后，人们纷纷谣传，这位年已近百的海空长老，死在他的仇人手中了。

这个谣传，直到如今，人们还是深信不疑。

因为自从那次封剑大会以后，海空长老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可见他是圆寂了。

当然，也有极少数的几个人知道，海空并没有死，目前还健在。他隐居在巴山深处，过着世外桃源生活。

他居住的那处地方。名叫“天台岭”。

这是一处很高的山崖，是普通人很难到的一个地方。海空长老座下有三位弟子，算起来也都有七十开外了。

这三个弟子，是龙、虎、风三位老禅师。

提起这三个人来，在江湖上也是赫赫有名的，可是随着海空的隐退，这三位禅师也都失踪了。其实他们也和海空长老一样，如今都还健在，而且生活在一起。

在巴山天台岭的“凌云寺”内，这师徒四人，以及二三十个弟子，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他们这种不问世事的日子，已经过了很长的时间了。海空长老如今

已是百岁之龄，命已知天，每天打坐念经，不但自己不问外事，而且关照他的三位弟子，不许无故下山，更不许再管闲事。

所以这多少年来，江湖上没有一件事牵扯到他们，倒也落得个安静自在。

可是，天下事就是这么怪，自来求静反动，既生存在人世之中，要想真正的跳出红尘，真是“谈何容易”！

这一天，天方黎明，凌云寺的和尚已早早起来了，早课方毕，诵经的诵经，习武的习武。

龙、虎、风三位禅师在参拜过海空长老之后，各自回到了禅房，自研心法！

这时，凌云寺外，走来了一个老和尚，其实说他是老和尚已名不副实，因为他既没有穿僧衣，也没有披袈裟！只是在他那一颗光头上，明显的烙着九个香疤，这是和尚的标记，一般人却是没有办法冒充的！

这个老和尚一脸的失意表情，一双寿眉紧紧地皱着。

他在凌云寺门外徘徊了很久，始终不敢进去。

这个人，正是南少林派的涵一大师，自从败在了红线金丸边瘦桐手中之后，他依誓扯破僧衣，就地还俗，并受了天池上人一顿奚落，灰头土脸地离开了巫山。

在无可奈何之下，他想到师兄海空法师，想请这位老师兄为自己出这口恶气。

可是当他来到凌云寺前，一想到师兄那种严厉的作风，却又望而却步，不敢入内了。

左思右想之下，他才叹息了一声，向寺门内行去。

迎面走来一个和尚，看见他，怔了一下，道：“喂！来人止步！”

涵一大师双手合十，苦笑了一声，道：“老僧涵一，前来面谒长老，请代为通禀一声。”

这位弟子不由呆了一下，他法号“戒三”，乃是寺内幼辈弟子，这时间言，不由吃了一惊！当时忙上前行了一礼，惊诧地道：“二师祖……你怎么穿起俗衣了？”

涵一摆了一下手，道：“不必多问，快快通禀去吧！”

戒三小和尚道了声：“是！”匆匆转身而去。

涵一大师在寺院内慢慢踱着，心中盘算着见了海空长老的说词。

过了一会儿，小和尚跑回来，道：“二师祖，请随弟子来，长老正在练习气功，请在禅房稍坐！”

涵一大师点了点头，随着小和尚穿廊入殿，来到了后面禅房。

只见奇花异草，绕室环生，一双双蝴蝶儿飞翔于花丛之中，气氛是那么的安宁，似此洞天福地，真正是出家人理想的修行地方。

他未免引起了一番感慨，想到了自己，如今已是风烛残年，好生生的却要管人闲事，以至惹下如此事端，如今被迫还俗，一无去处，比之师兄这种坐享晚运，真是相差何止千里。

想到此，不胜感慨之至。

落坐禅房后，小和尚献上了一杯香茶。涵一挥了挥手，小和尚退出室外。

这地方早先他是常来的，海空长老并非外人。如非是他今日被迫还

俗，身分不同，他根本无需通禀，便可直接入见。

禅房左面，连着一溜宽敞的殿舍。

海空长老每日行禅练功，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禁止任何人出入的。

所以那戒三小和尚，只敢把他带入禅房，而不敢入内禀报！

涵一坐了一会儿，海空长老仍未出来。涵一只知道这位师兄武功高绝，却不知道已达到了什么程度。

他轻轻地离位而起，走到殿门旁边。门前的竹帘深深地垂着。涵一大师轻轻以手揭开一道缝隙，向内看了一眼，就见师兄正自盘坐在一个大蒲团上，闭目调息。

自从上次辞别这位师兄，已有五六年不曾见面了。

如今在涵一眼中看来，这位师兄实在是越活越年轻了。

只见他满头黑发，长可披肩，其色如墨，只是两道眉毛又白又长，像扫帚似的伸向鬓边。

对于师兄晚年蓄发一节，涵一不大明白。

这时见他身上穿着一件纯白的衣裳，赤脚未着僧鞋，脸上皱纹重叠，一层一层，真不知有多少层，可是颜色红润，和童子一般。

看到此，涵一就知道，这位师兄，虽是年已过百，可是他的身体，却较以前益发的健康了。

海空长老双手合十，两足相对，纹丝不动地坐在蒲团上，在他鼻端，有两道粗细如小指般的白气，时出时入，最长时几乎触着了地面。

如此吞吞吐吐，时快时慢，进出不已。

涵一心中不由又是惊异又是敬服，他知道这是一种极为高深的吐纳功夫。

由这种情形看起来，海空师兄分明已练成了内功上最精湛的“二气分功”，已臻化虚为实、凝气成质的地步。

这倒是涵一大师没有想到的。

他仔细地看那两道白气，就像两条通灵的白蛇，随着长老的呼吸，灵活地进出着，一触即收，灵巧到了极点。

如此调息了一阵之后，海空长老面上已微微沁出了汗珠，他那双白眉，也微微蹙在了一块儿，似有无穷痛苦模样。

涵一大师心中正自不解，忽见海空长老的身形猛然大动了一下，口中“啊呀”叫了一声。他鼻端那两道白气，迅速地收了回去。

海空长老气恼地张开了双目，恼怒地回过头来，口中叱道：“什么人偷看？还不与我进来？”

涵一吃了一惊，这才知道，自己帘隙偷看，竟差一点坏了师兄的气机。当时，只得揭帘而进道：“大师兄，是我！”说着双手合十，深深地向着这位佛门高僧行了一礼。

海空长老白眉一皱道：“是涵一师弟？”

涵一大师汗颜地道：“正是涵一，师兄你怎么认不出我了？”

海空长老猛地站起来道：“既是涵一，你怎么会这副模样……你……”说着一手指着他身上的衣服，责怪地道：“你这是怎么了？还俗了不成？”

涵一大师自幼跟随这位师兄，又敬又怕，闻言吓得身子瑟瑟直抖，

他叹了一口气道：“师兄，此事一言难尽！”

海空长老面色一沉，道：“你快说来听听！”

涵一大师苦笑了一下，道：“师兄，你许久不入江湖，现在江湖上一些事情你也不知道了，这件事……唉！”

海空长老目光炯炯地注视着他，不发一语。

涵一大师直直地坐了下来，很是发窘地道：“师兄，现在江湖上出了几个少年人物，很是飞扬跋扈，其中有一个号称红线金丸，叫边瘦桐的，师兄可知道么？”

海空长老沉着面色，点了一下头，道：“这人我有耳闻，他怎么样？”

涵一大师心中一动，他本以为长老不知道，却想不到他竟然知道，当时顿了顿，嗫嚅地道：“这人……这人……”

海空长老冷笑一声，道：“不必吞吞吐吐，有什么事你说出来就是！”

涵一长叹了一口气，低下头道：“我有辱师兄教诲，如今被迫还俗，尚请师兄做主，以求公道……”

才说到此，就见海空长老身形一晃，已来到了他的面前，只见他双臂一张，已按在了涵一的肩头之上。

涵一吓得面色大变，道：“师兄！请手下留情！”

海空长老厉声道：“一定是你在外胡作非为，有辱我佛门规矩，才落得如此模样！涵一，你快快实说，要知我这个师兄，对于本门孽徒，向来是不宽容的！”

涵一吓得额角直冒冷汗，连连点头道：“师兄请先息怒，容我慢慢说来。”

海空双手一抖，涵一整个身子由不住踉跄退出了数步，差一点一跤摔倒。涵一长叹了一口气，双手合十道：“师兄不必如此，其实这件事，师兄不管，也就罢了，何必如此动怒！”

海空长老冷冷一笑，道：“涵一，你空负我对你多年的心血了，这几年没有见你，现在竟然弄成了如此模样，居然背佛入俗，你……你真……”

涵一叹了一口气，道：“师兄，这全是那个边瘦桐逼我如此的！”

海空长老面色一沉道：“你这是胡说！你和那边瘦桐有何仇恨，他会逼得你如此走投无路？”

涵一大师苦笑道：“因为红衣狮门的车飞亮是我故交，那边瘦桐因与车飞亮有仇，因而以他独门暗器红线金丸毙车飞亮于酒宴之间。这件事本已了啦，可是那边瘦桐又兴起斩草除根之心，更欲加害车飞亮的一双子女，是我看不下去，才出面干涉，不想那厮武功了得，我竟险些命丧其手……”

说到此，连连摇头叹息不已，又道：“那小辈尚且扬言，即使师兄你出面，他也不怕！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海空长老笑了一声，道：“老衲不信，凭你数十年功力，竟会连一个娃娃也敌不过？你一个佛门高僧，落得如此模样，不觉得惭愧么？”

涵一大师垂首红面道：“我方才所说句句实言，师兄不必多疑！莫非我还会骗师兄不成？如今江湖中人，哪一个不对这边瘦桐畏之如虎，却又莫可奈何！”说到此，他冷笑了一声，道：“我此次来找大师兄，并非是为雪我自己私仇，而是想请师兄为武林同道，为我佛门主持正义，对边瘦桐略为处置，以昭天下！”

海空长老手捋银髯，冷笑道：“你以为老衲会听你一面之辞么？涵

一，你既来到了凌云寺，就好好在此住下来！”说着目光在他身上一转，道：“这身衣服，你快快与我脱下来。”

说到此，摇头叹道：“师弟，你自幼随我学艺，我早就看出你尘劫未了，质根虽高，可是面佛不专，少进取心，是以你虽是我师弟，可是论佛术武功，却并不比我座下龙虎风三位弟子高明。如今又造下如此罪过，有辱我佛门法规，唉！你也真该痛定反省一下了！”

涵一大师昔日在江湖上，是何等声望威风，今日在这位师兄面前，却有如一名受戒的小僧一样。

因为，他自幼就对这位师兄心存敬畏，如今虽然年岁已老，这种心理却并未改变。

这时闻言，他的眉头紧皱，冷冷笑道：“师兄你不问外事已久，如此谴责，怎能令我心服？我暂在凌云寺歇息几天，自行下山就是！”说着站起身来，双手合十拜了一下，转身就走。

海空长老忽然长叹了一声道：“师弟，你且回来！”

涵一大师回过身来，苦笑道：“如今江湖皆知我败在这少年手中，南少林寺数百弟子皆蒙上羞辱，师兄如不出面作主，亲自教训那小辈一番，找回脸面，少林弟子将何以自存？”他冷冷一笑，道：“如此说来，师兄你造下的罪过，却较我更甚十分了！”

海空长老闻言后，长眉紧紧皱在了一起，哼道：“我即刻差遣龙虎二弟子，入少林寺主持寺务也就是了，你可以暂时在凌云寺住下来！”

涵一大师鼻中哼了一声道：“龙虎二弟子去了又有何用？他二人武功虽高，未必如我，却又怎是那小辈对手？再说此仇不雪，南少林数百弟子，何以心服！”

海空冷冷一笑道：“这都是你一念之差，惹下的祸根，平白无故，出头管人家闲事作甚？”

涵一大师见师兄已有几分动情，自是抓住时机，不加放过，当下垂首道：“我虽做错了事，可是当初却是心存侠义。我辈僧人，习武为何？如果只图自在，弃苍生为何？”

海空长老不由冷冷一笑，冷然道：“我如今正行大关之际，如何能分心江湖？即使能抽身下山，以老衲如今身分，又岂能向一少年出手？你莫非没想到这一点？”

涵一微微笑道：“这一点师兄倒是多虑了，莫非师兄忘了，南少林百年一度的开寺大典，百名弟子剃度皈依，正要请师兄主持盛典。师兄正好藉此前往，到时，自可传那小辈一会，岂不是一举两得？”

海空长老闻言，半天没有哼声，过了一会儿，才问道：“这边瘦桐多大年纪？是怎样一个人？”

涵一心中暗喜，遂道：“不过二十五六，为人傲慢，可是武技之高，却是天下少见！”

海空鼻中哼了一声道：“如此年岁，即使有功力只怕不纯，我想龙虎风三位弟子，足可以抵挡得了！”

涵一冷冷一笑道：“师兄如果以为此子年岁太轻，而无实在功夫，那就是大大不对了！”

海空长老此时，已被涵一大师说得心动，正巧他日来坐关不定，总以为尘缘未了。凑巧涵一前来，以此事相告，这位佛门长老竟以为是与此有

关。他这时内心已决定下山，往少林寺一行，只是却不愿直说，当下步出偏殿，来到禅房。

涵一大师随其身后，在禅房落坐。这时龙虎风三位禅师，已然听到消息，连袂来见。

在年岁上来说，涵一大师和这三位弟子，俱都相差不多，可是在辈分上，却要高他们一辈。

因此，三僧皆以弟子之礼，参见这位长辈，见他如此模样，俱都不胜惊异，纷纷询问其故。

涵一大师自是不便隐瞒，照前又说了一遍。三僧闻言皆怒形于色，俱都在海空面前自告奋勇，要会一会那位少年奇侠红线金丸边瘦桐。

海空长老叹息了一声，道：“你等随我多年，平时皆能自持，为何今日一闻此事，却忍不住愤怒动心，可见‘心佛静止’这一说，做到是多么不易了！”

三僧一时俱都垂首不言。海空长老鼻中哼了一声，道：“看来这件事不管是不行了，悟龙、悟虎，你二人即时整装下山，入南少林寺，暂任住持，以免众僧乱了规矩；老衲半月之内，即偕同涵一师弟下山，处理一切！”

巫山风雨晚来急

毛毛的细雨，把满山的竹子，洗得绿油油的，益发可爱。一条羊肠小道，曲曲折折，一路绕上去，道上泥泞陷足，很不容易走动。

这时，却有一头小毛驴，正向山上走着。

驴背上坐在一个剑眉星目的年轻人，这人一身灰衣，外罩油绸子雨披，坐在小小驴背上，就像粘在上面一样，一任那驴子起伏，他却是毫不经心！

他不时地抬头向上望着，希望早一点上去，而且……雪氏父女如今是不是住在这里？这是他最担心的事情！

这几个月来，走南闯北，也真是够累人的了。

他由不住屈指算着，赤城岛大战南海双鸥，海天别墅独破红衣狮门，指掌过处，天池上人、涵一大师诸流无不败在自己手下……

想到此，这位当今第一奇人红线金丸边瘦桐，不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他是那么的郁郁不乐，虽然当今江湖上，已把他推崇成泰山北斗一类的人物，可是他却故战兢兢于自己的盛名之不易保存！俗云“树大招风，名高见嫉”，早晚有一天，自己会败在另一个人手下的！而且，自己每战胜一个人，也就是说多树立了一个不利于自己的仇人，现在细心算一算，他已树敌太多，真有些感到不寒而栗了！

他不由暗中想着，这一次见到雪老和用梅姑娘之后，可要过一段安静的日子，决不再四出走动惹是生非了！

这头小驴，在一片林子前停住脚不动了，边瘦桐看了看眼前，翻身下了驴背！

他由身上取出一串钱，拴在那小驴的脖子上，那头小驴就自行转过身子，顺着来路，一路哗楞楞地跑了回去！

原来这头小驴，早经训练，所走道路，只此一条，到了地方，你就是打死它，它也不会多走一步。

边瘦桐抖了一下雨衣上的水，只得徒步自行一段。当他穿出了这片竹林，却见迎面飞驰过来两匹快马！

这种窄道上，独骑已是困难，对方竟敢并驰如飞，真是大胆已极！

边瘦桐不禁吃了一惊，抬头看时，却见二马之上，各坐着一个身披棕衣的高大和尚！二僧头上，各顶着一顶竹笠，胸前垂着念珠，在泥泞的小道上，策马如飞！只一霎间，已行到了边瘦桐身前。

二马乍然发现前面有人，不禁蓦地扬起前蹄，发出唏律律一声长嘶！二僧似急于赶路，并未注意道上有人，如此一来，差一点自鞍上摔将下来！其中一个发出一声惊呼，半个身子，已滑下鞍来，一只左足，踩了一脚黄泥！

这和尚怒吼了一声，一抬头看见了迎面的边瘦桐！他忍不住厉声骂道：“他娘的！你瞎了眼吗！”说着“唰”的一声，一鞭子直向着边瘦桐脸上抽来！

边瘦桐不由眉头一皱，右手向上一撩，已把对方的鞭梢操在了手中。

他虽不想惹是生非，可是对方这种强盗作风，他又焉能不问？想不

到这个世界上，处处都有恶人！

他发出了一声冷笑，道：“和尚不得无礼！”

右手向后一带，只用了三成功，那和尚整个身子，便由马上栽了下来。只听得“扑通”一声，整个的栽在了黄泥地里，头笠也摔掉了，亮亮的光头上，溅满了稀泥。他狂叫了一声，道：“好畜生！”向马背上一靠，已自鞍上抽出了一口戒刀，倏地扑过来，目光如火，手中刀由上而下，“嗖”的一刀砍了下来！

边瘦桐怎会看在眼里？当时身形一偏，和尚的戒刀已落了空。就见他分出一手，轻轻地在和尚戒刀之上一磕。

只听得“当”的一下，和尚随之“啊唷”叫了一声，手中的戒刀脱手坠地。

那和尚猛然回身，伸出双手，照着边瘦桐脸上就抓！边瘦桐二指微微向上一扬，已用凌空点穴手法，把和尚定在了当地！

另一个和尚见状，已知道此人的厉害，他在马背上高声念着佛号道：“阿弥陀佛！这位施主请手下留情！有话好说！”

边瘦桐微微冷笑了一声，道：“好不讲理的和尚！你们俩人在这小道上并骑纵驰，就不把人命看在眼里么？”

那个骑马的和尚，脸色变了一下，由马背上跳下来，愤愤地道：“我们是南少林寺来的，施主，你应该有所耳闻吧？”

这句话，倒使得边瘦桐怔了一下，他冷笑道：“南少林寺来的又怎么样？”

这个和尚冷冷笑道：“施主！我们不愿得罪你，还是快快把我师弟解开，要知道，我们南少林寺可不是好惹的！”

边瘦桐一声朗笑，道：“贵寺的方丈涵一大师，我也曾会见过，真是有其师必有其徒……不过，看在你们那个可怜的师父份上，我就让你们过去，下次要是再落在我手上，可就不会这么客气了！”说着右手向外平空一扬，那立在泥地里的和尚，忽然身形一晃，发出了一阵咳嗽，身子立刻能动弹了。

这和尚被解开穴道之后，似乎知道了对方的厉害，睁着一双眸子，怔怔地看着边瘦桐，不知如何是好。

那另外一个和尚，见状一惊，脸色苍白地道：“施主，你的大名是……”

边瘦桐一笑道：“你们回去，问涵一和尚，只说是巫山江边那个人，他就知道了。”

这和尚口中“哦”了一声，道：“这么说来，你就是红线金丸边大侠了？”

边瘦桐微微怔道：“你如何得知？”

那和尚立刻双掌合十道：“这么说来，小僧未免太失礼了！”

边瘦桐正自不解，却见这和尚自怀内掏出了一张红色的拜帖，上前一步，道：“小僧二人来此，正是为的向施主你送帖子的！在山上跑了许久，始终找不到地方，这下就太巧了！”

边瘦桐不由暗暗吃了一惊，当下接过了帖子。

却见那红封帖子上，写着：“南少林寺百年涌禅开光典礼金帖”。

边瘦桐心中已有了数，微微一晒，打开帖封，见内帖是一张牙黄色

的厚签，上面写着：

“六月十七午刻，洁樽治茗，候光谨后

边少侠瘦桐

坛设：南少林寺正殿

南少林寺方丈海空谨上”

边瘦桐看完了这张帖子，不禁心头一动，帖上最后那一行字，令他心中一凛！

他不由轻轻念了一声“海空……长老？”

在他记忆里，对这个老和尚印象已很淡了，可是他却知道有这么一个人，而且是一个极厉害的人物！

当时收下了帖子，微微一笑道：“我知道了，到时一定赴邀就是！”

二僧面色一喜，各自对望了一眼，匆匆上马，向着边瘦桐合十告别，策马如飞而去。

他们走后，边瘦桐心情却变得更加沉重了。

他冷冷地一笑，暗忖道：边瘦桐呀，边瘦桐！这一次你可是凶多吉少了！

当下一路继续向山上行去，在一片桃林的后面，他看见了那幢石舍。

舍前马厩里，拴着三匹马，正自仰颈长嘶着！

边瘦桐心中感到了一阵温暖，他知道雪老、用梅、哑僮他们必定都在家里。大家久未晤面，见面时自是有一番热闹！

想着他快步走到门前。

却见两扇门，微微的掩着。

正要举手叩去，无意间，却看见了一件东西，令他心中一惊！

他看见了一支三角形的红色小幡！这面小旗子，正正地插在门板上。

边瘦桐不由得心中一惊，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当时匆匆把那面小旗子拔了下来。只见这面小旗乃是麻布所制，色系猩红，像是用血所染，隐隐传来一丝腥味儿！

边瘦桐觉得出来，这是一种不祥之兆。

他用力地往门上一推，“砰”的一声，双门大开，却不见内中有何动静，他唤道：“雪老！雪老！”

室内没有回音，他匆匆走了进去，却见堂屋内桌翻椅倒，乱七八糟！边瘦桐大声唤道：“雪姑娘！雪姑娘！”仍然是没有一点声音。

边瘦桐自语道：“奇怪！莫非他们已不住在此处了么？”

想着又向前走了几步，这时耳中却听得一阵“咿咿”之声，自另一间房中发出来。

边瘦桐急忙走过去，看见一间房门锁着，他一抬脚，把房门踢开。

眼前的情形，令他大吃一惊！

他看见一个人，倒剪双臂，被吊在正中屋梁上。

边瘦桐怔了一下，道：“谁？”

那人口中“咿咿”了几声，身子和绳索抖动了一下。边瘦桐不由“哦”了一声。他已认出这人是谁了，不禁痛穿心肺，当下扑过去把这人身子一拨，现出了他的脸来，正是哑童司明。只见他一张脸，已成了茄紫色，一双眸子，似已没有力量睁开了。

边瘦桐右手平空一挥，已把绳索砍为两断。司明遂即脱绳而下！

边瘦桐忙为他解开了手上的绳子。哑童显然是被人吊得太久了，他只能用一双眼睛，无力地望着主人，口中发出“咿唔”的声音。

边瘦桐气得面色铁青，看着哑童这副样子，他由不住一阵心酸，差一点流下泪来。

原来这哑童，自幼被人遗弃，受尽折磨苦难，后被边瘦桐所遇，见其根骨不凡，始带返仙霞岭，传了他一身本领。后追随自己，并未得到一丝安宁，赤城岛方自脱困归来，却又受此折磨。当下恨得钢牙紧咬，自身上取出一个小瓶，倒出一粒药丸，放入哑童口中。

哑童似已认出主人来了，他挣扎着要坐起来。

边瘦桐摇了摇手道：“你不要着急，休息一会儿再说！”

说着把他抬起来，放在一张床上。哑童眸子里，忽然滚出两行泪来！

边瘦桐实在忍不住，问道：“是方才那两个和尚干的么？”

哑童摇了摇头，口中“哑哑”叫了两声，两双手连连比划着。

边瘦桐和他相处多年，已能明白他的意思，见状大吃了一惊，道：“你是说，雪老他……”

哑童用手在脖子上划了一下，吐了一下舌头。边瘦桐“啊呀”叫了一声，差一点跌倒在地。他紧紧地抓着哑童双手道：“你是说雪老已死？”

司明闭上了眸子，眼中淌出两行泪来，他连连地点着头，喉中发出悲咽的泣声。

边瘦桐顿时觉得全身一阵冰凉，眼前金星直冒，想不到自己晚回来一步，雪老竟已丧生！他父女对自己恩重如山，如今大恩未报，竟然永别，怎不令人悲愤欲死？

当时，他面色变得苍白，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才冷笑了一声，问道，“用梅姑娘呢？”

哑童比了一下手势，挣扎着要坐起来。边瘦桐一面扶他坐起来，一面问道：“你是说，雪姑娘被他们劫去了可是？”

司明连连点头。边瘦桐长叹了一声，双拳紧握道：“这事情发生了多久？”

哑童伸出三个手指。边瘦桐恨声道：“三天！莫非你已被他们吊了三天三夜不成？”

哑童点了一下头，眸子里淌着眼泪。

边瘦桐走过去，拍了拍他道，“你好好休息，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去！”

哑童双手连连挥动。边瘦桐明白他的意思，冷笑道：“你不要急，我一定把雪姑娘找回来，而且要为雪老报仇，他死得太可怜了！”

说着就走到厨房内，找了些吃的东西，又烧了一壶水。哑童吊了三日三夜，所幸身子结实，才没有吊坏，只是饿惨了。

边瘦桐不敢让他多吃，只让他吃了个八成饱。饭后看来，他的精神是好多了。

边瘦桐心中已有了些线索，再问哑童，也不能全明白，他只由哑童的动作中，知道来人是一个长胡须的老人。

当然，边瘦桐很快想到了那个叫青须客雪亦赤的人！

因为，只有此人，才和雪老有着深仇大恨！

他想到了雪老父女对自己的屡次援手，并有同仇敌汽之约。而今，竟是这么就死了，自己如不能手刃那青须客雪亦赤，把雪用梅自他手中抢回

来，如何能对得起死去的雪老？

想到此，暗暗打定了主意，又着实安慰了哑童一番。哑童显然是累极了，不久便沉沉地睡去了！

边瘦桐沉痛地思索了一会儿，又在这房子里走了一周，在堂屋内发现了斑斑血迹，料定是雪老所流，不由一阵难过。

他走进另一间房子，这房子本是雪用梅姑娘所住，只见榻枕依旧，最奇怪的是，桌上的油灯仍然亮着。可以断定，事发之时必定是在夜晚。

桌上摊摆着笔墨，边瘦桐走过去，见是雪姑娘临摹的一篇“曹娥碑”小楷。

睹物思人，边瘦桐立刻想见雪姑娘在灯下习字的情景。

不知为何，他忽然对她生出一种浓厚的感情，由不住在桌前呆住了。

良久之后，他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把姑娘这张小楷折叠起来，放入杯中。

他心中思索，那青须客雪亦赤，不知把用梅带到何处去了？他既然已杀了雪老，却又为何要带走他的女儿，其用心究竟是为了什么？

想到此，内心更是愈发的焦虑！当时吹灭了灯，走出室外，来到院中，却见附近有几棵桃竹，枝叶飘落得满地都是。

这时，他内心实在是愤怒到了极点，一波未平，又来一波，他觉得自己不能再忍耐了。

对付敌人的方法，唯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设想当日，如果自己手下不留情，焉能会留下青须客雪亦赤的性命？也就不会有今日之事发生了。

他的目光之内，充满了杀机，正要转身回房，无意间，发现眼前一棵大树的树皮上，似有很深的刀痕。

边瘦桐是一个很细心的人，什么事只要经他细心观察，必定能看出一些端倪来。

他走近树边，细看了看，心中不由顿时大悟。

原来那些刀痕，是被人有意划上去的，细认之下，竟是几个字，写的是：“桐！父死！我被贼押往青城，快救我！”一旁另刻一个“梅”字。

边瘦桐立时热血沸腾，料定这必是雪姑娘被擒后匆忙之间留下来的。

想到这里，他是一刻也不能再等了！

当下匆匆返回房内，见哑童仍在熟睡之中，他本想把他唤醒，叫他同自己一块去，可是哑童被吊了三日三夜，体力衰疲，如何能随自己长途奔波？当时考虑了一会儿，就留下了两锭银子和一封信，放在他枕边，信中告诉他自己为雪老报仇去了，嘱他在此好好居住，一待事完之后，自己再来接他。

一切就绪，他匆匆赶出房来，从马厩里挑出了一匹白马。这匹白马，昔日一向是雪用梅所骑，在马厩里饿了三天，都快饿坏了。

边瘦桐牵它出来，好好地上了料，又让它休息了一会儿，然后一路策马而去！

这件事已经很急促了，因为他必须要去赴海空长老六月十七日的邀会；六月十七日，距离现在只有两个半月时间了！

这期间他要到青城去救雪用梅，还要赶到南少林寺去赴约，两地之

间距离有数千里之遥，仅是路上往返，已不是两个月所能办到的！所以，他必须要尽快在途中追上他们。因为他知道，青须客不过才走了三天，而且押着雪用梅，决不会太快，所以如果自己快一点，还可赶得上。

他一路马不停蹄地奔驰着，爬山涉水，好不辛苦。

这一日，船过巫山。在舟上，他远远看见巫山峡口的海天别墅，心中又生出一种莫名的怅惘之感！

他垂下头，拉低了头上的帽子，不愿意让红衣狮门中人认出自己。

这一年来，自己在江湖上得罪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他不禁又想到了那位车钗姑娘，她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这姑娘对于自己似有深情，几次救助自己，明大义、识是非，确是一个胸怀大略、端庄贤淑的少女！

他留心观察着前行的船只，因为其中极可能就有青须客他们。

这时，日落西山，水面上荡漾着耀目的红光。江上捕鱼的渔舟，这时也都回来了，嘻笑声中，渔歌互答。

这巫山峡面，水流湍急，弯弯曲曲，行船至此，真可说是险象环生！

边瘦桐乘坐的这一只船，是一只小船，乘客仅有他一人一骑，在江涛中起伏着，一个不小心，就会有覆舟之虞！

待到一过“黛溪”，水面就平静多了。

边瘦桐见前边并没有什么客船，自己在船头上已站立了一个下午，也想休息片刻，就转身入舱。

就在这时，那操船的舟子忽然口中“咦”了一声，道：“龟儿子，小心哪！”

边瘦桐自舱内探头一看，却见自巫山背后窄流中，冲出了一条小船！

这条小船，通体为绿竹所制，看起来颇为轻灵，船身比边瘦桐乘坐的这只小船远远小了许多。

小船上共有两扇窗户，可是此刻全都垂着布帘，遮闭得严丝合缝！

最奇的是，小船之上，用红漆写着“巫山”两个红字，弄不清是什么路数！

这小船似乎是由巫山岸边推下来的，下水之后，一路横冲直闯，竟直向着边瘦桐乘坐的小船冲来！

边瘦桐不由大吃了一惊！虽然，以他本人武功，即使覆舟也没有什么可怕，可是船上尚有马匹衣物，万一舟破漏水，就不可收拾了。

眼看着，那小般顺着一股急流直冲过来，那舟子吓得哇哇大叫。

边瘦桐轻叱一声，足尖一点，已至舟子身边。

他伸手由舟子手中，把篙抢了过来，当时右手一抖，长篙正要向着对方小舟的船舷之上点去！不料，对方那只竹船，却霍地船头一扬，翻起了丈许高的一大片浪花来。

边瘦桐未料到会有此一着！这片浪花卷过来时，竟弄了满船都是水。边瘦桐和那个撑船的舟子，也都被溅得满身水淋淋的。边瘦桐的长篙因为对方舟身的跳动，而点了一个空。刚才的险象，竟轻描淡写地化解了。

边瘦桐不由剑眉一挑，正要发作。可转念一想，就又忍了下来。

这时，对方舟上，发出了一阵呵呵大笑之声。

边瘦桐怒目望去，看见那小舟舟尾之处，站立着一个彪形大汉。

那汉子头上戴着一顶毛边大草帽，草穗儿几乎把他的脸都遮住了。

可是，那部花白的络腮胡子，却令人清楚地想见，他是一个有相当岁数的人！

边瘦桐不由冷冷一笑，朗声道：“你这小船横冲直撞，溅了人一身水，莫非连一声道歉也不说吗？”

那老者，一只手托着颌下的胡子，呵呵大笑道：“你如果不用篙子点我的船，老夫自不会溅你一身水的，这是你咎由自取，却又怪得谁来？”

边瘦桐不由大怒，听对方语气，不像是一个行船使舵的粗人，心中不禁大为生疑！

他怒目向着这人望去，这时两船距离已近，老者的相貌，被他看了个清楚，边瘦桐心中不由一凛，差一点愣住！

因为他自信平生之中，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丑陋的人，对方那副尊容实在可以说是丑到了极点！

只见他面如重枣，目凸鼻翻，厚唇噉起，露出一口参差的牙齿。

这还不说，他竟然是一个驼子。背后那个肉峰，就像是一座小山一样，高高地耸着。

他身上穿着一袭黑色丝质的袍子，看起来，闪闪发光，甚为华贵。

这人到底是什么样的身分，倒确实是令人费解了。

边瘦桐看在眼里，心中一动，暗忖道：“对了，这厮必定是青须客雪亦赤手下之人，是有意来找我麻烦的！”

这倒是巧得很！他心里想：“我正要找你们呢！”

当下定住了舟身，冷冷一笑道：“朋友，你少弄玄虚，到底有什么打算，不妨明言出来！刀山剑树，我也跟你前去！”

丑老人闻言呵呵大笑道：“真的么？果然不愧是大侠客！”

边瘦桐一怔道：“朋友，你是何人？莫非……”

才言至此，就听那老人宏声道：“我们两家的事，不足为外人道！”说着，手中长篙，忽地向着边瘦桐身边的那个舟子身上点去，口中嘻嘻笑了一声，学着川话道：“龟儿子，先下去凉快凉快吧！”

篙身尚离那舟子数尺，那舟子已站立不住，似被一种大力硬硬地推下水去！

当时就听得“扑通”一声水响，那舟子竟自落入江中去了。

丑老人大声笑道：“小子别急，这条船丢不了，你晚上到山洼子里来寻，保险在就是了！”说着呵呵一笑，长篙一抡，竟又向着边瘦桐前胸击来！

这一次边瘦桐却是防备在先，他已觉出这个丑陋老人，武功之高，似乎难测！因为他举手抬腕之间，那种轻灵动作，大有异于一般，心中不禁甚为惊诧。

这时他见对方篙已递到，不由力贯右臂，轻叱了声：“无知老儿，去！”长篙向外一磕，两支长篙磕在一块，只听得发出了“克”的一声。

两条小船，都像是被一种极大的力量，突然加诸其上，一时水波高高地荡了起来！

边瘦桐忙跨开双足，用千斤坠的功夫，把动荡的船身用力地定住了。

他向对方那只小船上望去，却见那丑老人竟也和自己一样的动作，“骑马蹲裆”，身子微微下蹲，把小船定得稳稳的。

那丑老人向着边瘦桐望了一眼，呵呵大笑道：“好！姓边的，有种你跟我来！”

边瘦桐和对方一触之下，已试出了来人功力绝高，又听对方知道自己姓氏，心中大为惊奇，当下冷哼了一声道：“原来你是有心冲着我来的，好得很！”

丑老人一声大笑，道：“自然是冲着你来的罗！当今江湖上，除了你边瘦桐以外，还有谁能有这么大的面子？”

边瘦桐道：“你姓甚名谁？我们并不相识！”

老人嘻嘻一笑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姓边的你跟我来！”

说着长篙在水面上一点，小船直向着山边撑去。

边瘦桐朗笑了一声道：“老儿，你还想跑么？”说着随后紧追上去。

那丑老人在前一路施篙，其快如飞。边瘦桐不甘示弱，紧紧相随。

丑老人忽然一个急转，驰进一道江汉之中，变声道：“小心！”

边瘦桐小船一偏，船头直向山石上撞去！

他右手一抖，长篙“砰”一声，点在山石之上，把船身定住了。丑老人呵呵一笑，道：“不愧是有名的大侠客，随我来！”

说到此，只见他身形陡然自小舟上拔起来，就像一只秃鹫似的，直向着岸上落去！

边瘦桐也腾身上岸，把小船拉上了河滩。

他回身望去，那高大的驼背老人，已站在一块危石之上，正目光炯炯地望着自己。

这是一处隐秘的山洼，四周林木苍苍，峭壁千切，正前面有一片七八丈见方的江滩。

暮色中，这地方有一种沉闷的气氛，江浪一个跟着一个的打向岸边，却没有一个人或是一只船来到此间。

边瘦桐望着那怪老人，朗声道：“朋友，诱我至此，意欲何为？”

驼老人嘿嘿一笑道：“久仰你武技高强，特来一会，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请教一下你的武功！”

边瘦桐冷笑道：“这么说，你是青须客一流的了？”

驼老人摇头笑道：“我可不认识什么青须客黄须客！老实告诉你，我的一个好朋友，在你掌下吃过亏，老大是专门为此来向你找回面子的！”

边瘦桐面色一沉道：“令友是谁？”

老人哈哈一笑，身形自石上飘飞下来，落在岸上，看起来，真像一只巨鹰一般，没有带出一点声音。

他向前走了一步，抱拳道：“边瘦桐，你何必打听得如此清楚？我这是以掌会友，快请发招！”

边瘦桐思忖道：今日真正遇见敌手了。他冷笑道：“边某掌下，全是有名有姓之人，如果足下不报出万儿来，恕不奉陪！”

驼背丑老退后一步，目射奇光道：“姓边的，老夫非是自命清高，但我要告诉你，我对敌是从不报名的，如果你一定要迫我说出名字，只怕就难以幸免了！”

边瘦桐面色一沉，冷笑道：“在下不自量力，请足下道出真实姓名，好永记心扉！”

驼背丑老狂笑了一声道：“好吧，老夫姓瞿名涛，人称西北风的就是，边大侠的耳中恐怕没有我这个人吧！”

边瘦桐不由大大吃了一惊，这个人，他是听人说过的，传说中此人已在巫山遇难，却未曾想到，今日竟会在此出现。当时点了点头，道：“久仰大名，原来是瞿老前辈！”

瞿涛神色一怔，随之宏声大笑了起来，笑声一敛，道：“边瘦桐，你也太客气了，老夫实在担当不起，不过你既然眼睛里尚有老夫，可见为人不恶！”

说到此，双手后背，沉重地在河岸上走了几步。

他缓缓地抬起头来，注视着边瘦桐，微微一笑道：“你这一声老前辈，倒叫得我十分惭愧了！”说着轻笑了一声，道：“老实告诉你，我实在是因为我那位小友败在了你的手下而感不服！”

说到此，冷冷一笑道：“你曾以一只手，打败我那位朋友，今天我也不妨以一只手来对付你！”

说罢一笑，目光视向边瘦桐，道：“如果你能赢了我，证明你确实比我那朋友高明，我这口气也就出了。否则，你可就难免在我掌下吃亏了！”

边瘦桐不由面色一红，他自入江湖以来，败在他掌下的人，真是不知其数，这其中不乏前辈高手，可从没有一人，敢对自己说此大话。

当时忍着怒火，冷冷地道：“前辈你太客气了，其实我哪里有什么真实功力，只怕连前辈一根手指，也是承受不了！”

西北风瞿涛面色一变，冷笑道：“边瘦桐，你不要不服气，不是老夫我卖一声狂，当今天下，逃开我一只手的，只怕还不多见，你如果真能够胜我，老夫我倒是真正服你的！”

说完此话，哼地偏过头来，却见方才所乘来的小舟，由于没有系好，这时已被浪花驱逐，向着江汉远处的江心飘去！

这丑陋的怪老人，要借此表演一手奇技。只见他右手五指霍地一张，平空向后一带，大喝了一声：“回来！”

水面上“哗啦”一声大响，浪花高高地溅起，足有丈许高卜，那艘小船，竟像是有人在上撑着舵一般，又直直地冲到了沙滩之上！

边瘦桐一边见状，确实大为惊心！

他微微一笑，不发一语，内心却不禁为着今夕之会而大大担起心来，对于这个丑怪老人，再也不敢心存一丝轻视之心了！

西北风瞿涛见状，却错会了意，只以为对方心存轻视，当时嘿嘿一笑，道：“边瘦桐，时间已不早了，老夫出来之时，我那位朋友并不知道，我还要早早地赶回去，我们速战速决！”

说到此，冷笑了一声，右手二指向着自己肩上一指，以“隔空点穴”手法，点了左臂的穴道。然后身形一转，哑笑道：“边瘦桐，这样你该可以放心了，老夫自点左臂，单手领教你这成名的大侠客，想必不会在江湖上遭人非议了！”

说着，那巨大的身躯，已如同旋风似的，飘到了边瘦桐身前，右手五指霍地向上一扬，直向着边瘦桐当胸打来。

边瘦桐见他掌风过处，地面上黄沙漫天而起，就像是一根实心的铁柱一般。他不由心中一凛，知道这老儿功力高不可测，他虽是只手对敌，自己仍有落败的可能。

红线金丸边瘦桐自出道以来，战战兢兢于江湖武林之中，取得今日成就，真是好不容易！今日如果毁于这丑老人手中，传扬出去，一世英名，

将付于流水。

所以，他内心真正的捏着一把冷汗。

瞿涛掌势一到，他身子霍地向后一仰，口中朗声道：“瞿老，边某得罪了！”说着，身子霍地在沙滩上一晃，已飘出了丈许以外。

西北风瞿涛一声狂笑，偌大的身子，如同一片黑云似的卷了过去。

他不想给边瘦桐以缓手抽身的机会，身形一逼近，右掌箕开，竟施出了苦练数十年的按脐真力。

巨大的手掌向下一按，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气流，直向着边瘦桐当头罩去！

边瘦桐右足向外一滑，用“勾搂手”向着瞿涛手腕上搂去！

西北风瞿涛发出了一声冷笑，他掌式向上一翻，并分中食二指，直向对方的脉门之上点去！

边瘦桐身子向上一腾，拔起来七八尺高下。

他猛然一提丹田之气，平身飘起，掌分左右，向着西北风瞿涛双肩之上猛然切了下去！

瞿涛一声狂笑，身子忽地向后就倒！可是右足却在这时飞踢出来，足尖直点边瘦桐下丹田！

边瘦桐顿觉腹内一阵刺痛，他知道对方练有一阳气功，不要说真被他点踢在丹田之上，就是被他真力贯上，也定能把自己一身内功破了。

这一惊，令他出了一身冷汗。当时一咬银牙，拚着和对方同归于尽，身子向上一拱，右手抛出了“百步断桩”绝技，一掌直向着瞿涛足踝之上劈去！

两股内力，甫一交接，各自不约而同地打了一个冷战。

边瘦桐是“细胸巧翻云”，瞿涛却是以“千里户庭”的大缩步法，只一闪，二人已相距数丈之外。

西北风瞿涛站定了身形之后，微微怔了一下。

他似乎没有想到，对方这个年轻人，竟有如此高的武功，当时嘿嘿一阵低笑，嘴巴上的那一圈绕口胡子，一根根的都立了起来。

边瘦桐落地之后，身形微微下蹲，一语不发。

他那一双充满了精光的眸子，直直地注定了瞿涛，双掌内捏，这是一副“如意手图”。

瞿涛自然是明眼人，对方摆出这种招式，是可以以不变而应万变的，他不禁更是气愤！

暮色更深沉了，一群水鸟自林内飞了出来，在沙滩上空来回地飞着。

两个人只是互相地对望着。

瞿涛身形晃动之间，已荡出了四步之外。

边瘦桐也稳扎地向前逼近了两步，然后二人遥遥地转了半个圈子。

江风呼呼地吹过来，卷动着二人身上的衣服。

二人都知道，这一次的会合，也就是决定胜负的一击，他们必须把四周上下任何一个方向的进退空隙都考虑周到，以为自己留下退步。

瞿涛忽然一声狂笑道：“可恨的水鸟，绕花了老夫的眼睛！”

边瘦桐冷冷一笑，目光盯着他，丝毫不敢放松。

西北风瞿涛右手大袖一挥，扬起了漫天的飞沙，他那巨大的身形、忽然腾了起来。在灰沙迷漫中，他落在了边瘦桐的身边，右手正面猛击而出！

这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乾坤十三掌”的第七式——“清风送伞”，五指指尖上，全含着内气真劲，这一掌直向着边瘦桐面门之上猛击了过去！

可是他的掌风向外一送，边瘦桐早已由风力中识得了先机，他身子霍地向后一仰。

这是他一式败中取胜的绝招，对付像西北风瞿涛这样的高手，只能用险取胜！

在他一倒的霎那之间，他已把贯注在右臂上无比的劲力，传透到五指指尖上，想用“巨灵金刚掌力”，拚着耗费五年的精血，和对方一较高下。

就在他掌力透指欲出的当儿，忽然看见眼前金光一闪，无数金星，直向着自己头上飞来！

边瘦桐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

在此紧要的生死关头，想不到竟会有第三者，伺机对自己下此毒手，难免要“顾彼失此”了。

所来的暗器，显然是以“满天花雨”的手法打来的，边瘦桐全身上下，都在暗器笼罩之下。

他恨到了极点，右足猛地一踹地面，正要把掌力改向当空暗器打去。就在这时，却听到了沙雾中的瞿涛已发出了一声怒叱道：“什么人？打！”

这丑老头儿，竟自旋身侧掌，一掌推向当空，呼的一声，当空飞来的那一掌暗器，全被他这种沉实的掌力，击得倒飞了起来。

二人各自反弹出丈许以外，同时偏头望去，只见半山之上，有一个瘦长的人影一闪，直向林内隐去！

西北风瞿涛冷笑了一声，咬牙切齿地道：“想不到，竟会有人暗算于你，老夫岂能容他逃走？”说着足尖一点地面，直向山石之上纵去！

边瘦桐更是憎恨来人无耻，一心想看看到底是谁，当时双掌一错，施出“龙行乙式穿手掌”，把身子拔起了足足有六丈高下。然后足尖一点崖上的乱石，二次又把身子腾起来。目光之中，已窥见那人背影，是一个枯瘦的黄衫老人，只是却无法看见他的正面。

这时，西北风瞿涛却已如同星丸跳掷似的扑到了那人身后。

可是这黄衣老人，却也并非弱者。就在双强合扑之下，只见他足尖向前一踢，施出了一招“犀牛望月”，右掌向后一挥，“哧”一声，再次打出了一掌金钱镖。这一掌金钱镖，一出手就像是旱地里的蝗虫一般，一窝蜂地直向着瞿涛全身上下打去。

瞿涛大袖一挥，正面的金钱，全数扫落。

可是由于距离太近，对方所发的暗器，为数又是如此之多，他顾上却不能顾下。这位老爷子，生就的火牛脾气，只听他大吼一声，右足向后一踹！

可是他却没有料到，足端之处，乃是一块凸出的危石，只听得“砰”的一声大响。

那块山石，如何吃得住他这种猛力，顿时飞了出去！

瞿涛本人，当时正是倒仰之势，当他发现危险时，已来不及自救了。

眼看着他那巨大的身子，直向山涧之中坠落下去！

这石涧壁上，嵯生着无数的怪石。瞿涛的身子休说落到涧底，就是途中碰上一块山石，也休想能留得一个全尸。

一旁的边瘦桐见状大吃了一惊，事故已险不及待。这时候想拉他一

把已是不能！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边瘦桐一拉腰带上的飞索套子，抖手把一卷皮绳打了出去。

这种飞索，乃是江湖人物时刻不能离身的玩意儿，多在登山涉涧攀援之时所用。

边瘦桐在急切间，打出了这卷皮绳，皮绳的一头紧拉在手中，另一头带着长啸，就像是一条极为细长的怪蛇一般，直向着瞿涛坠落的身子飞去。

瞿涛不慎失足，自忖非死不可。他作梦也没有想到，在这危急的一瞬间，边瘦桐竟会对自己伸出援手。当时腹部向上一挺，硬硬地弹起了三尺上下，正好迎着飞来的皮绳，这位技艺超群的怪老人，发出了一声怪啸，只见他右手一分，已抓住了皮绳的梢头。

随着边瘦桐一扯之势，他那巨大的身子，霍地倒窜而起，就像是一只穿云的燕子一般，直向峭壁之上落去！

这时，山涧下发出了一声大响，石屑纷飞，山摇地动，敢情是那块被他踏落的大石，落了下去！

西北风瞿涛身子向壁上一贴，活像是一只大蝙蝠一般，已把身子紧粘在壁上。

这老头儿一生天不怕地不怕，这时却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

他抬头向着边瘦桐看了一眼，这一眼，已把这位仗义救助自己的恩人，铭记心内！

边瘦桐在救助瞿涛的同时，发现那暗算自己的黄衣老人正向崖上纵扑如飞地窜去。

他恨到了极处，口中叱了声：“打！”左手拇食二指微微一捻，把藏在指缝内的一粒金丸打了出去！

这枚红线金丸，发出了“丝”的一声，化作一线金光，一闪即失。

那前行的黄衣老人，不由得猛然向前一踉，口中“哦”了一声，随即连爬带纵而去！

边瘦桐本想追下去，可见瞿涛尚在生死之间，只得回过头来，先照顾瞿涛要紧！

这个怪老人，惊魂乍定之下，竟在峭壁绝崖之间，施展出“翻滚云石”的绝高功夫。只听见一片沙沙之声，他已翻游到了边瘦桐足下，足尖一点石壁，轻飘飘地落在了边瘦桐身前。

他那张丑脸上，露出了一片红晕，慨然叹道：“边兄弟，你是我瞿涛的救命恩人，我们前嫌一笔勾销了！”说着紧紧地握住边瘦桐的手，用力地晃了一晃！

边瘦桐由他那激动的目光中，已体会出他热诚的含意，不禁甚是惊喜，不由自主地握住了他一只大手，也摇撼了一下。

西北风瞿涛咬牙切齿地道：“那老杂毛莫非跑了不成？”

边瘦桐冷哼了一声道，“他已中了我的红线金丸，逃走只怕不易，我们追他下去！”

瞿涛一声狞笑道：“在巫山之内，他还能逃跑么？随我来！”

说着身形向上一纵，已用时腕贴在了山石之上，一路向上游去！

边瘦桐见他竟是以“壁虎游墙”的轻功，向上攀游，不禁暗暗心惊。因为这种峭壁绝壑，一不小心，就有粉身碎骨之险。

可是这瞿涛，才得生机，竟丝毫也不把生命看在眼里。他身上如无极超人的功力，焉能如此施展？

边瘦桐不禁把对方深深敬佩于心，相形之下，自己又怎能后人？他随即吸了一口长气，强提着丹田真气，以手心足心之力，向石壁一粘，施展出难得一试的“大扒虎”，只听得一片窸窣窸窣之声，已随在瞿涛之后，直向峭壁之上游了上去！

二人上升了有十丈左右，才至绝顶。

西北风瞿涛身形一起，已飘落顶上。

边瘦桐也腾身而上。

这时，瞿涛对于这个年轻人，已是丝毫也不敢再存轻视了。

他向四周看了一眼，冷冷笑道：“那老儿插翅难逃！这附近山势，老夫了如指掌，此处能存身的，只有两个地方，小兄弟，你随我来！”

红线金丸边瘦桐见眼前峭壁悬崖，石质光秃，寸草不生，不像后山那么林木苍郁，确是没有一处好藏身的，当时点了点头道：“前辈请小心才是！”

瞿涛发出了一声冷笑，展开身形，起落纵跃，有如星飞斗移，一霎时，已绕过了眼前这片绝险之地。

边瘦桐也自展开身形，以“凌虚渡波”的轻功，倏起倏落，如同狂风吹絮一般，紧随在瞿涛身后！

不多会儿，瞿涛站定了身子，眼前是一片生在岩上的竹子。边瘦桐正要扑过去，瞿涛以一手拦阻道：“且慢，这厮可能就在其中！”

说到此，一声大吼，右掌霍地向前一推，发出了“喀喳”一声大响！

那一片十数棵巨竹，全数摇晃起来，一时枝飞叶扬，惊起了一群飞鸟。

瞿涛后退了一步道：“怪哉，这厮莫非没有藏在此处不成？”

这时，天色已渐渐黑了。如果在天黑之前，还不能找到那个人，那么天一黑，也就无法再找了。

边瘦桐也甚为愤怒，冷然道：“前辈不是说，还有一处可以藏身么？”

瞿涛冷哼一声道：“那厮的脚程，莫非比我们还快么？”

才说到此，忽见一块巨石，约有水缸大小，竟悠悠夹着无比劲风，直向二人当头砸了下来。

二人同时惊觉，各自道了一声：“小心！”一左一右，霍地向两旁一滚一闪，那巨石撞在崖壁之上，发出了震天价一声巨响，一时石破天惊，山摇地动，石屑纷飞，声势好不吓人！

二人幸亏闪躲得快，没有罹难，否则简直就不堪设想了。他二人惊怒之下，各自发出了一声怒吼，不约而同地向岭上翻去！

瞿涛对这一片地形，了若指掌。

他身子滚翻之间，已跃至一条岔道日上。忽然看见岔道上

有人影一闪，当时怒叱了一声：“哪里走？”

他身上没有带暗器，顺手在壁上抓了一把碎石，口中叱了声：“打！”右手一扬，把这一掌碎石打了出去！

但前行之人，这时已隐入石后。边瘦桐随后来，恨声问道：“发现那老贼了么？”

瞿涛怪笑了一声，手指前方道：“这厮就在此处，他跑不了的！”

边瘦桐一声冷笑，一抬腕，已把背后长剑撤出，正要纵身而上，忽听得前面一声哑笑道：“住手！”

瞿涛和边瘦桐同时一惊，二人注目前方，却见那方大石之上，站有一人，暮色中，可以辨出，正是那个黄衫老人。

这人瘦高的身材，发挽道结，衣衫、神态相当狼狈。

他哑着嗓音道：“姓边的，你还认识贫道么？”

边瘦桐细一注视，才认出了这人正是杀害雪老的青须客雪亦赤，不禁大怒，冷笑了一声道：“果然是你这老贼，此番看你往哪里逃走？”

说着正要腾身，青须客一声怪笑道：“不许动！”

边瘦桐不由一怔，正不知他此言何意，却见青须客右手一抓，自石后提起一物。注目之下，才发现是一个人，一个年轻女人。

那女子，长长的鬓发，白皙的皮肤，此时看来好似已昏了过去。

她身上拴着一圈圈山藤，衣衫已有多处破裂，隐隐现出粉腕玉股。

边瘦桐和瞿涛同时一惊。瞿涛怒道：“老儿，这是谁？”

青须客狞笑一声，看他一眼道：“你自然是不认识，驼子，这其中本没有你的事，你却要多事，贫道和你这一段梁子，算是结定了！”

瞿涛乱发耸耸欲立，连声怪笑。他内心已把这入恨之入骨，只是不明白这是一段什么事，这女人又是谁？

边瘦桐见他提起了那个少女，当时一惊，冷笑了一声，道：“无耻道人，你要如何？”

青须客一声哑笑，道：“小子，你还不知道？我手里这个姑娘，也就是你的命，现在我要告诉你们，谁只要上前一步，我可要把她摔下去，叫她死无葬身之地！”

说着目现血光，口中发出阴森的笑声。

边瘦桐咬牙道：“是雪用梅姑娘？”

青须客冷笑道：“自然是她，何必多问？”

边瘦桐气得身子发抖，咬牙道：“好卑鄙的伎俩，你要把她怎么样？”

青须客嘿嘿笑道：“她是贫道一个小辈，我又能如何她？只是你们要逼我，我也只好在她身上下毒手了！”

瞿涛一声厉吼，道：“你敢！”身子正要腾上去，却被边瘦桐一把拉住了。

瞿涛冷笑道：“莫非我们就被他挟住了么？”

边瘦桐叹了一口气，道：“这姑娘乃是我的一个恩人……”

瞿涛瞪目大声道：“道人，你敢伤无辜？”

青须客哈哈笑道：“我怎么不敢？”

他高高举起雪用梅姑娘，作势要向涧下摔去。

边瘦桐大声道：“不可如此！”

青须客嘻嘻一笑道：“怎么样，总有人会着急的！”说着他竟坐了下来，嘻嘻笑道：“现在我们不妨谈一笔交易，怎么样？”

瞿涛见边瘦桐如此，不禁心中微动，想到这个姑娘必定和他有着极深的渊源。退一步想，即使这姑娘与他们根本就不认识，也万无眼看对方残害而不管之理！

他回过头，望着边瘦桐冷笑道：“小兄弟，你的意思怎么办？”

边瘦桐使个眼色道：“我们听他说些什么？”

青须客冷森森地笑道：“很简单，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咱们都坐着，一直等到天黑，那时候我走我的，你们走你们的！”

瞿涛冷冷一笑，道：“你以为天黑了，我们就抓不住你了？”

青须客怪笑了一声，道：“我自有的办法！第二个，由你们二人护送我下山上船，然后你们再回来打你们的，这两个办法，随你们挑选！”

瞿涛呵呵一笑道：“看来还是第一个办法舒服多了，我们就照第一个办法办吧！”说着暗中向边瘦桐施了个眼色。

边瘦桐知道他必有用意，当时冷笑一声，坐下来道：“那我们就等到天黑再说吧！”

青须客嘿嘿笑道：“我可是把话说在头里，你们只要敢上来，我就立刻摔死这个贱人！”

边瘦桐冷然道：“雪亦赤，你的做法太可卑了，竟连一个后辈也容不得！你就是躲过了今天，我也不会放过你的！”

青须客狞笑道：“错过了今夜，我还不放过你呢！”

说着，他一只手用力地按着大腿，怒容满面地道：“我两次在你手下吃亏，第三次就是你的死期到了，不妨让你多活几天！”

边瘦桐见他一只手捏着腿上，看起来似有血迹，知道定是方才被自己红线金丸所伤，顿时心生一计，笑了笑道：“我那红线金丸之上喂有奇毒，两个时辰之内，如不救治，可就要见知封喉，你的死期到！”

青须客被他这一句话吓了一跳，脸色蓦地一变，却又怪笑了一声，道：“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么？”

边瘦桐面色一凛，道：“信不信由你，这可是你自作聪明的报应！”

青须客不禁面色一变，恨声道：“那么也好，现在你快把解药送上来！”

一面说着，一面缓缓地举起一手，置于雪用梅头上，狞笑道：“快，否则我会打死她的！”

边瘦桐冷笑道：“不必如此，我给你就是！”说着缓缓探手入怀。青须客目光闪闪道：“你要是闹鬼，可是要后悔不及的！”

边瘦桐一声朗笑道：“你放心！”说着向瞿涛看了一眼，瞿涛已明白了他的用心。

说着，边瘦桐已抽出手来。他掌心放着一个白色的小瓶子。青须客一声叱道：“且慢，我自己来拿！”

边瘦桐缓缓前行了一步，伸出手来，青须客嘻嘻一笑，一只手提起了雪用梅，慢慢地一步步向这边走来。

边瘦桐冷笑道：“你太过小心了！”

青须客阴森森地道：“对付你们两个人，还是小心一点的好！”

这时他已站在了边瘦桐面前，目光却斜视着瞿涛，冷冷地道：“你不要想坏主意，行不通的！我只要一举手，这姑娘就会被摔到涧下，粉身碎骨！”

说着他伸出二指，迅速自边瘦桐掌心之上，把那小瓶子拿了起来。就在他拿瓶的当儿，忽然看见对方指缝之内，似有两粒极小的金色东西，不由心中一惊。当时抽身而退，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就见边瘦桐五指一抖，两线细若游丝的金光，只一闪，已击中了青须客双目。

青须客顿时发出了一声惨叫，负痛之下，用力一甩，要把手上的雪用梅扔出去。

就在这时，一旁的瞿涛，一阵风似的扑到了他的身边，那蒲扇似的大手，霍地向青须客肩头上一拍，青须客的手就垂下了。

瞿涛一声狂笑道：“下去吧，老儿！”只见他左手向下一捋，把雪用梅姑娘抢在了手中，同时右手向外平着一送。

青须客发出了一声惨叫，整个人飞起了足有三四丈高，直向洞内落去！

这时，边瘦桐已从瞿涛手中接过了雪用梅！

大概是被青须客封闭穴道时间太久了，她的整个脸，都已成了灰白的颜色。

西北风瞿涛笑着拍了边瘦桐一下道：“小兄弟，不要紧，她死不了的！”

边瘦桐分开二指，作剪刀状，把她身上藤索，一根根的剪断，让她舒展一下身子。

只是她身上的衣裙，都已碎成片状，整个玉体，若隐若现。边瘦桐小心翼翼，唯恐触摸着她。

瞿涛看在眼里，不禁微微笑道：“兄弟，这是什么时候了，你还顾得这些？”

边瘦桐渐愧地叹息了一声，道：“前辈有所不知，这姑娘个性倔强，守身如玉，我怎好……”

瞿涛目放奇光，道：“你错了，我辈人物，行人处事，只在立心纯正，则不拘小节。这位姑娘如非兄弟你舍命相救，后果不堪设想，到了这个时候，你何必顾忌这些小节！”

边瘦桐不由面色一红，当下愧道：“前辈所说极是……”说着双手把她托在臂中，不禁皱眉道：“只是我可如何处置她呢！这地方……”

西北风瞿涛点了点头道：“舍下离此不远，边兄弟，你先同着这位姑娘到我那里小住几天如何？”

边瘦桐关心雪用梅的安危，见她解开穴后甚久，仍未苏醒过来，不禁甚为焦急。这时闻言，只得点了点头道：“这样岂不太打搅前辈了？”

瞿涛摇头笑道：“不要客气！”

说着，他忽然想起什么，道：“边兄弟，舍下此刻住有两位朋友，你们见面必定认识……”

说着一双眸子，注定着瘦桐，沉声道：“你可要答应我一件事，你们见面之后，不可冲动，凡事要给我这老哥哥留一个面子才好？”

边瘦桐一怔道：“这两位朋友，究竟是什么人？”

瞿涛一笑道：“到时你就知道了！”

边瘦桐冷冷一笑，道：“要是他们不看你老的面子，向我动手，又将如何？”

瞿涛怔了一下，遂道：“不会的！”他叹了一声道：“仇恨往往是由于误解而生成的。我那一双朋友，有我负责，咱走吧！”

边瘦桐略一犹豫，点头一笑道：“好，万一你的朋友是我不齿之人，我可是转身就走，前辈你可不要阻拦我啊！”

瞿涛哑声笑道：“你放心，我瞿涛生平所交，全是铁骨铮铮、肝胆

相照的朋友，没有一个败类！”说着率先前行。

这时，边瘦桐手捧玉人，心中不禁感慨万千。忽然，他觉得雪用梅动了一下，只见她秀眉微蹙，樱唇半启，似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模样。

边瘦桐低下头，轻轻唤了声：“雪姑娘！你醒了么？”

雪用梅忽然睁开了眸子，她惊讶地向着边瘦桐面上望了望，全身一阵颤抖，似作势要坐起来。

边瘦桐叹了一口气道：“姑娘，你身子不方便，暂时还是不要动的好！”

雪用梅这时似乎才看清了是什么人抱着她，眸子忽然一红，道：“边大哥！是你……”

边瘦桐凄然道：“姑娘，一切我都知道了，青须客已得到了应得的报应，你因为被他闭穴过久，现在还不宜多说话！”

雪用梅微微点了点头，流出了两行热泪，她注视着边瘦桐，痴痴地道：“太……晚了……爹爹已死了……边大哥你……”

边瘦桐只觉得心如刀割，也不禁淌下泪水，他讷讷地道：“这都怪我，我回来得太晚了。”

雪用梅闻言又自抽搐起来，边瘦桐只得好言安慰了一番。说话之间，足下并未停止前行，遥遥随着瞿涛走在山路上。

雪用梅哭了一阵，夜风一吹，似乎清醒了不少。她用手臂擦着脸上的泪，道：“现在，是上哪里去呢？”

边瘦桐坦然地笑了笑，道：“去一位前辈家里，这位前辈也可以说是你的救命恩人！”

雪用梅在他说话时，那双剪水的眸子，深情的注视着他，忽然感觉到一些温暖……多少日子以来，她偷偷的爱着这个人，她为他不知生过多少气，流过多少泪，她恨他薄情，目中无人……可是这些感觉，使得她更深深地爱上了这个人。现在，怎么能令人相信，自己竟会睡在他的怀里？这难道是真的？

在悲痛之后的平静里，她体会到这些温馨，益发觉得它的可爱，珍贵！

她低头看了一下自己，不禁玉面绯红，抖动了一下道：“大哥，我……”

边瘦桐温柔地道：“你再忍耐一下，就快要到了！”

雪用梅摇了摇头，道：“我这个样子，怎能见人呢？你快放下我来吧！”

边瘦桐再一看她的身上，确实不雅，当下忙站住脚，剑眉一蹙道：“你先披一下我的衣裳……”说着把自己一件外衣脱下来，覆在了她的身上。

这时前面的瞿涛回头道：“姑娘不必多虑，我家里有一位女客，衣物甚多，那姑娘身材和姑娘你也差不多，到家后就有衣穿了！”

雪用梅倚在边瘦桐身后，羞道：“就是这个人么？”

边瘦桐点头道：“这位前辈是一个了不起的侠客，武技比我高出十倍！”

前面的瞿涛闻言，哈哈大笑道：“边兄弟，你不要挖苦我了，咱们俩还不知谁行谁不行呢！”

边瘦桐一笑道：“前辈单手对我，不分胜负，如用双手，我只怕早已落败了！”

瞿涛冷哼了一声道：“虽是单手，但功力较双手并不逊色，你能接下我的乾坤一十三掌，就令我佩服，莫怪小苇子不是你的对手了，他自己技不如人，又怪得谁来？”

边瘦桐一怔，道：“小苇又是何人？”

瞿涛鼻中哼了一声道：“到时你会认识，我如能为你们双方化解一下，化干戈为玉帛，倒真是功德一件了！”说着身形加快，起伏于山石之间，就像是一股青烟似的，刹时间已不见踪影。

边瘦桐身形微微下蹲道：“姑娘，让我背着你，咱们快走吧！”

雪用梅没有作声，过了一会儿，边瘦桐才觉得背上一软，知道她已伏身其上，他初次接触到女人的身体，只觉得全身血液都在发热。当时勉强定下心来，分出一腕，轻轻托住姑娘玉体，这才展开轻身提纵功夫，一路起伏纵跃，向瞿涛去路紧紧追赶！

天亮时分，他们终于来到了巫山后岭。

只见眼前全是些奇花异草，松柏成列，蔚然成荫，虽是地处深山之中，但也可以看出，这是一处绝美的地方。

就在这些花树的后面，耸立着一座白色的石楼。远远望去，就像是立在花山里的一座白玉牌坊，令人望而生爱。

边瘦桐不由停住脚步，他心中正怀疑，瞿涛难道会住在这里，就见石楼内，遥遥走出一个高大的人来，正是瞿涛，他手上还拿着几件衣服，远远地向二人笑道：“嘉客临门，快请，快请！”

边瘦桐忙把用梅放了下来。这时瞿涛已笑着走了过来。

雪用梅敛衽为礼道：“谢谢前辈救命之恩！”

瞿涛摆手道：“姑娘不必客气！这衣服，你暂且穿一下！”说着把手上一件紫绸衣服递过来，用梅称谢接过，退至一边。瞿涛拉住边瘦桐一手，笑道：“我那二位朋友，到后山散步去了，大概马上就要回来了……我本想要他们二人出迎，现在只好等他二人回来惊奇一下了！”

边瘦桐闻言，向瞿涛欠身笑道：“前辈不必太客气，我二人歇息一日，也就该走了！”

瞿涛呵呵一笑道：“既来了，总要住上些时日再走才是！”说着一只手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来！我带你们进去！”

这时，雪用梅已自石后走出。她换上了那身衣服，步履姗姗地走过来。

瞿涛道：“姑娘，还合身么？”

雪用梅红着脸点了点头，道：“这是哪位姐姐的衣服，怎么身材竟和我差不多呢！”

瞿涛一笑道：“我正要与二位引见，不意我那两位朋友，在后山散步未归，想必也该回来了！”

说着三人已步入石楼，边、雪二人，俱不禁有些惊讶，他们没有想到，在这孤岭绝峰处，竟会有一处如此美妙绝伦的建筑，那些盛开的奇花，把二人的眼都看花了。

石楼下的一排走廊上，排列着两列花盆，馥郁的花香，沁人心肺，令人顿生安适之感！

边瘦桐不禁暗中叹息了一声，想到自己，萍踪江湖，至今仍不能脱离苦海仇渊，哪里能比得上这丑人瞿涛？

试想他住在这地方，该是多么适意和享受，似乎早已跳出了乱器的俗世，而履乐园静土。

想到此，不由面上现出感慨之色。

那瞿涛望着他呵呵一笑，道：“兄弟，你不要羡慕我，我丑了，老了，没有人要我了！”说着发出了一阵凄凉的笑声。

他抬起了一只手，向外指了一下道：“陪伴我的，只有这座坟。我是一个孤单的丑老人，又有什么好羡慕的？”

二人顺其手指处望去，俱不禁吃了一惊，暮色中，他们看见一圆形隆起的石坟，坟前立有一方高大的石碑。

二人不由得愣住了，边瘦桐肃然道：“瞿前辈莫非是在此守灵么？”

瞿涛哑声笑道：“数十年都过去了，何来守灵一说。不过，我这个人，生性孤独，只配在山野里住住就是了！”说着转身推开一扇门，现出一间颇为宽畅的房间。

边瘦桐道：“打搅了！”遂和用梅步入室内。瞿涛呵呵笑道：“贵客临门，我却无什么好东西招待，请二位稍候，我去端两杯清茶来！”

边瘦桐忙道：“前辈不必客气！”

瞿涛已推门而出。雪用梅抬头看了边瘦桐一眼，不禁双目一红道：“大哥！想不到还能见到你？”说着竟情不自禁地簌簌淌下泪来。

边瘦桐叹道：“姑娘不要伤心了，那恶道已死，也算是为令尊报仇了！”

雪用梅只是低头抽泣不已。边瘦桐不由走近她，以手轻轻地拍着她的肩头道：“姑娘！这都怪我来晚了，从今以后，我当视你为妹，我要好好地照顾你，以此来告慰令尊在天之灵！”

雪用梅不觉身形一软，竟自趴在了边瘦桐身上，痛哭失声。

这时，瞿涛忽然推门而入。双方都不由一怔。边瘦桐很尴尬地笑道：“姑娘！瞿前辈来了！”

雪用梅粉面通红地低着头，一面擦着脸上的泪，一面凄声道：“前辈不要笑我，我实在是……”说着又自痛哭起来。

瞿涛很是同情地看着她，点了点头道：“哭一哭也好！”

他悄悄走到了边瘦桐身边，道：“我那两位朋友回来啦，正在换衣！”

边瘦桐怔了一下，想起瞿涛前言，不由道：“前辈可否把令友的大名先行告知，也好令我心中略有一个准备！”

瞿涛摇头一笑道：“这倒用不着，我那朋友，也和你一样，事先也不知道你是谁，你们双方都要看我的面子，要保持风度，互相言归于好才是！”

边瘦桐不由剑眉微皱，微微生起疑来。因为自己仇人太多，而对方又多是一些穷凶极恶者，如何轻而言好！想到此，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是。

这时，就闻门外一人大声笑道：“大哥，贵客在这间房中么！”

边瘦桐不由一惊，因这人口音太熟了，正要闪避，瞿涛却已答应道：“正是，快请进吧！”

雪用梅不好再哭了，她匆匆抬起头来，用手巾揩着眼睛。

门外那人笑道：“萧某失礼了！”说着门已推开了，现出了身着豹皮背心、长身壮健的萧苇！

他的目光，几乎和边瘦桐同时接触到一块，两个人都不禁“哦”了一声，微微一呆。

顿时，萧苇一张脸变得通红。

他霍地转过身来，怒视瞿涛道：“大哥，这是怎么回事？”

西北风瞿涛也似微微有些尴尬，不自然地搓揉着一双大手，笑道：“小苇子，你先不要动气……”

萧苇冷笑了一声，道：“大哥，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听从你，唯独这一件事，恕我不便服从！”

他转过脸，对边瘦桐冷然抱拳，道：“边兄，这可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想不到我们会在这里遇见！”

边瘦桐也是出乎意料之外，他没有想到这个人竟会是自己的一大敌之一萧苇。

此时此刻，再加上这种见面的方式，确是令人感到太突然，太不好意思了。

他鼻中哼了一声，抱拳道：“萧兄，久违了！”

萧苇双瞳精光四射，面色阴沉地道：“赤城岛在边兄铁掌之下，已经土崩瓦解……”说到此，他冷笑了一声，一挑拇指道：“边兄，你实在是最照顾我的一个人，只恨我这双眸子瞎了，否则我又怎会把您带到岛上，并和我拜兄为您去掉了身上的毒蛊！”

他冷冷一笑道：“边兄，你真是知恩必报啊！”

这一番挖苦之言，确是令人感到有地自容之窘，可是红线金丸边瘦桐却并不在意。他淡淡地笑了笑，道：“边某一生行事，只问是非，从不受私情左右，萧兄你多包涵才是！”

萧苇后退了一步，道：“私情，好动听的词儿！边瘦桐，你可知赤城岛上，流下了我多少的血汗？我岂能与您甘休！”

边瘦桐冷冷地道：“我知道您不会甘心的！”

晴空一羽萧苇狞笑道：“今日您来得正好，倒免得我四处去找您了！”说着面色一沉道：“我们不妨外面一谈，免得坏了主人的清静！”

边瘦桐目光一扫瞿涛，道：“前辈，请恕我失礼了！”

说着就要举步而出，却被西北风瞿涛横身阻住。这丑老人面色一沉，看着萧苇道：“小苇子，您怎可如此失信？”

萧苇冷笑道：“这件事，恕难照办！走吧，姓边的！”说着转身就走。

瞿涛忽地一声大笑，他那巨大的身子，就像一阵狂风似的，落在了萧苇的面前。

他伸出一只手拦住萧苇，道：“小苇子，这个面子，您要卖给我！”

萧苇用手一搪，纵出室外，宏声道：“大哥，恕我无礼！”

瞿涛想不到萧苇如此任性，不由呆了一下。

边瘦桐见状，冷冷一笑，正要步出室外，却被瞿涛抓住了他一只手，道：“兄弟，您要手下留情！”

边瘦桐一笑道：“前辈放心，我不见得是他对手！”说着纵出室外。

雪用梅不认识萧苇，对他们因何结仇的经过也不知道，这时见状，惊慌地跟出室外。

瞿涛望着她道：“姑娘，你放心，我会注意他们的！”雪用梅望着他点了点头。

这时，萧、边二人已步入院中，晴空一羽萧苇见瘦桐随后而来，站

定了脚步，冷哼了一声，道：“边兄不必客气，今日一会，也就是我们争生死的时候，有你没有我，有我没有你！”

红线金丸边瘦桐一笑道：“有这么大的仇恨么？”

萧苇冷冷地道：“少废话！随我来！”说着身形蓦地腾起来，直向一边的草地上落去。

边瘦桐一声朗笑道：“萧苇，莫非你真以为我怕了你不成？”

说着，他身子跟踪而起，直逼萧苇身后。

边瘦桐身子方自往草地上一落，萧苇倏地一个转身，只见他双掌霍地一分，分左右直向着边瘦桐两肋上猛然插了过来。

边瘦桐对于萧苇为人，一向是极为钦佩的。他知道此人身手了得，上次自己胜他，实属侥幸，如今他必又苦练了这些时日，胜负确实难说。这时见对方双掌打到，忙用“野马分鬃”的手法，向前霍地一分双腕。萧苇双手一张，用“大朋展翅”的身法，亮开架式。他身子斜着向前一欺，一出手就是新近自瞿涛处学来的“乾坤一十三掌”。

只见他双手向当空一扬，叱了一声：“打！”

指尖一扬，掌心一吐，充沛的内力已自掌内发了出来，真逼边瘦桐“穴海”！

这乾坤一十三掌，每一掌势都间杂着充沛的真力，以气卸力，以力驾势，以势演形，以形逐影，以影映力。最后还是落在一个“力”字上。这种掌法，每一招每一式，都神奇得令人莫测高深，实在是难以对付得很！

萧苇为雪昔日之恨，再加上瞿涛热心相授，亲身喂招，所以进步得十分神速。

这时，他和边瘦桐一动上手，自是施出了全身功力，哪里会丝毫留情！

他的掌式一撒，边瘦桐已觉出有异。

萧苇向前一逼，双手已直插而下。边瘦桐身子蓦地向后一仰，萧苇足尖在草地上一蹬，飞腾了过去！他的身子霍地向下一落，已到了边瘦桐身后。

这位逞雄南海的少年奇人，决心要把对方败在手掌之下，所以下手是真够狠的！

只听他口中叱一声：“中”，整个身子向前一塌，双掌之上，有如旋风似的，卷起了两股风柱，直向边瘦桐腰肾之上打了过来。

这式子与方才的仍是一个式子，只是方才是虚，此刻是实罢了。

他掌力霍地一吐，这一式“怒打南山”算是用实了。

红线金丸边瘦桐不由得觉得双耳“嗡”的一声，全身血脉由于受了气息的震动，突然一阵发胀。

边瘦桐这才知道厉害，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他长吸了一口真力，往丹田一压，这才定住了全身膨胀的血浪。紧跟着他身子向后一拧，用“大摔碑手”的功夫，两只手直向萧苇来犯的双腕之上撩去！

这一手，也够厉害的！

萧苇万万没有料到，对方会有这一手！这时候，不容许他再考虑，只见他双足用力地向后一蹬，猛地窜了出去。

可是边瘦桐的双掌，却撩着他的衣边扫了过去，充沛的力量，几乎

使得萧苇摇摇欲倒！

萧苇身一落地，二次扑身而上。

这时候，西北风瞿涛却如同一股旋风似的，陡然间自天而降。

他身形一落，分手拦住萧苇道：“小苇子，算了吧！”

萧苇这时已气红了眼睛，他忿忿地道：“大哥，你怎么反帮着他了？”

瞿涛哈哈一笑道：“这是什么话？小苇子！这位边兄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萧苇鼻中哼一声道：“难怪呢！可是他却是我的仇人！”瞿涛一拉手道：“我想你二人还是冲着我这张薄面，和好了吧！”

萧苇一声狂笑道：“这也简单，只要他胜得过我的乾坤一十三掌！”

瞿涛微微一笑道：“小苇子，我已经试过了，算了吧！”

晴空一羽萧苇怔了一下，目光直直地看着瞿涛。瞿涛对着他微微摆了一下手，萧苇不由神色一变。他知道，瞿涛在暗示自己不是对方敌手。当时那一张俊脸立时就变得红了，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道：“罢了！罢了！”说着走上几步，对着边瘦桐抱了一下拳道：“边兄武技高深，萧某自不量力！”

边瘦桐不由一怔，他冷冷地道：“胜负未分，足下何作此语？”

萧苇微微一笑道：“我这位老哥哥既已和你动过了手，而未能取胜，我也就不必再现丑了！”

边瘦桐不由心中一动，目光一扫瞿涛，却见那驼老头正自咧着大嘴，笑望着自己。当时立即会意，知道他是故意如此说的，一时颇为感动，不再作声！

晴空一羽萧苇一脸悻悻之色，走到一边，仰望着当空的云海！

西北风瞿涛呵呵一笑道：“世上仇恨，大多是争一时气愤，年轻人应该有容人的雅量，你二人皆是当今天下少有人物，如能拉手言欢，何幸如哉！”

他走上几步，道：“来！来！来！看在老夫这一张丑脸上，你们捐弃前嫌，作个朋友如何？”说着先拉起了边瘦桐一只手。边瘦桐微微一怔，遂即宽容地一笑，道：“只要萧兄有意，我是求之不得的！”

这时，萧苇却面对云海，不哼一声。

瞿涛拉着边瘦桐，走到了萧苇身边，萧苇仍是直立不动。瞿涛一笑道：“小苇子！大丈夫要有容人之量！”

才说到此，萧苇猛地转过身来，脸色极为难看地道：“大哥，你也太强人所难了！”

说着冷冷一笑道：“我萧苇生就一副恩怨分明的脾气，大哥不必强自与我们说合……”他向着边瘦桐抱拳道：“我与边兄，迟早还会有相会之时，是恩是怨，那时再作一了断吧！”

他脸色通红，转过身子，对着瞿涛拱手说道：“大哥，请恕小弟告辞了！天下事本来就是难以两全的，我想大哥你定能了解我的心情，再见了！”说着猛地转身而去！

瞿涛不由呆了一下，叫道：“小苇……”

萧苇转过身来，叹了一口气道：“请妥为照顾车姑娘，大哥对我的深恩，我没齿难忘！”说着倏地转身，迎着东方的霞光，倏起倏落，一路飞纵而去！

一波未平一波起

萧韦不释前嫌，负气而去。瞿涛连连顿足，爱莫能助。

红线金丸边瘦桐处此场面，实在尴尬，他正要前去追赶，却被瞿涛拦住，道：“边兄弟，你不要在意，这位萧老弟，生来就是这个脾气，由他去，以后他就能想明白了！”

边瘦桐汗颜地道：“为了我，使得你们彼此不快，实在令我过意不去！”

瞿涛一笑道：“放心，没有关系！这小子，我是最清楚的了，他外表冷漠，其实内心比谁都热情！”说着他微微一笑，道：“就好像那位车姑娘……”

说到此，忽然心中一动，“哦”了一声道：“我们快进内去看看吧！”

二人转过身来刚要走，却见雪用梅自廊下匆匆走出来道：“我看到方才有一个姑娘走了！”

瞿涛怔一下道：“如何走法？”

雪用梅道：“她提着一个包裹，走得很快，我问她话，她却只背向着我，没有答理。前辈，这姑娘是谁？”

西北风瞿涛看了一下远方，微微摇头叹息道：“这倒好，他二人竟然不谋而合，也许在路上又遇在一块了！”

说着微微一笑，道：“我们进去吧！”

边瘦桐和雪用梅二人对望了一眼，这件事情的发生，使二人都很不好意思，而瞿涛却似乎漠然视之！

入室落座后，瞿涛望着边瘦桐道：“你可知那位姑娘是谁？”

边瘦桐茫然摇了摇头。瞿涛一笑道：“她就是巫山脚下，海天别墅的主人之一。边兄弟，你莫非不认得她么？”

边瘦桐不由蓦地一惊，道：“哦，莫非是女飞卫车钗不成？”

瞿涛点头道：“正是这位姑娘！”

一旁的雪用梅却不由呆了一呆。瞿涛目睹二人惊异的神情，不由微微一笑。

他于是把萧苇、车钗投奔来此的一段经过略微说了一遍，二人更是惊奇不已。

他们料不到，晴空一羽萧苇竟会和车钗合在了一块。边瘦桐不由点了点头，道：“真是郎才女貌的一对，前辈如能促成，倒是功德一件！”

瞿涛微微笑道：“婚姻之事，除却缘分，还要他们自己的契合，别人说话实在是多余的！”

说着他皱了一下眉毛，道：“我本心是想与你们之间和好的，却没料到，萧苇如此固执，看来这件事，我也是无能为力了！”

边瘦桐淡然一笑道：“实说起来，对于萧苇，我并没有敌意，只有内疚，只要他捐弃前嫌，我愿意随时与他言好！”

瞿涛长吁了一声，道：“兄弟！你这才是真正的好汉子，这件事，我一定为你们尽心尽力，小苇要是再逞一时意气，我这老哥哥将与他一刀两断！”

说着，目光闪出炯炯之色。边瘦桐歉然道：“前辈不必如此，萧兄实在是一个可敬之人，只是过于固执刚急，这也许是他的可爱之处！”

瞿涛长长叹息了一声，没有作声。过了一会儿，他望着边瘦桐，道：“边老弟，你这么风尘仆仆的赶路，莫非有什么急事不成？”

边瘦桐苦笑了一下，道：“前辈有所不知，因我生就一副刚直脾气，疾恶过甚，因此在江湖上得罪了太多的人，自不免因而生仇，来往奔波！”

西北风瞿涛冷冷一笑，道：“我辈人物，习武作甚！老弟不要气馁，当今江湖之内，正需要像你这么一个急公好义之人，你不妨放开手干下去！”

边瘦桐浅浅一笑道：“前辈有所不知，我已为此惹下祸事来了！”

瞿涛怔了一下，道：“什么祸事？”

边瘦桐摇头苦笑道：“很多武技高深、资望极重的人物，却也徇私报复，这是最令我痛心之事！”

瞿涛一笑道：“对小苇子你就不必再顾虑了，我会善言开导他的！”

边瘦桐微微一叹道：“我向前辈打听一人，前辈可知道一个叫做‘海空长老’的人么？”

西北风瞿涛不由一怔道：“我知道……这和尚怎的？”

边瘦桐微微一笑，自身上拿出了一张贴子，递了过去。瞿涛接过来一看，惊讶地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边瘦桐笑了笑，道：“南少林寺的方丈涵一大师，因助红衣狮门与我为敌，被我败于掌下，不想他竟搬动口舌，请出了海空长老！这人我曾有耳闻，只是不详，前辈可知道多一点么？”

瞿涛微微“哦”了一声。他低下头略一思忖，抬头冷冷地道：“贤弟，你遇见了厉害的人了！”

说着冷冷笑道：“这位海空长老曾与我有一面之缘，此人确是一个厉害的人物，掌中一口‘神木尺’，能点打人身三十六处穴道！”

他冷笑了一下，又接下去道：“早年……中条七友均一一在他这口神木尺下丧生，除了神木尺外，这和尚还有一手‘空空如意掌’，数十年来，未遇敌手！”

他叹了一口气，道：“你对付这个人，可要特别小心啊！”

他说完后，脸色十分阴沉。

边瘦桐自不免暗暗惊心，他冷笑道：“如此的一个高人，偏偏不辨是非，怎不令人叹息？”

瞿涛来回走了几步，道：“你方才所说的那个涵一大师，我也认识，莫非你不知道，他二人是师兄弟么？”

边瘦桐一惊道：“原来如此！”

瞿涛鼻中哼了一声，道：“在我少年时候，在莽苍山遇见过海空一次，那时涵一和尚正在海空身边，他那一身武功，全是他那位师兄一手教导出来的！”

边瘦桐咬了一下嘴唇道：“这就难怪了。”

瞿涛一手握拳，在另一只手上重重地击了一下，发出了“啪”的一声，似乎下了一个决定。

边瘦桐一怔道：“前辈有何指教？”

西北风哈哈一笑道：“我想一个人活在世上，生命无足轻重，而义气却不可无有。贤弟，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我就应该知恩图报。”

边瘦桐一怔道：“前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西北风目光如炬道：“兄弟，现在你遇见了这个难题，我一定助你

一臂之力就是！”

边瘦桐摇头道：“前辈万万不可如此，那海空虽是厉害，依我看来，却也未见得高不可测……”

西北风微微一笑，道：“兄弟，你还年轻，和小苇子一样，太气盛了。当然，我不是说你的功夫不如他，不过……”

说到此笑了笑，道：“你可知那年在莽苍山时，我曾与海空动过手……”

边瘦桐一惊道：“哦……结果如何？”

瞿涛摇头冷笑道：“我们对拆了四十六招后，我败在了他的空空如意掌法之下，若不是那和尚掌下留情，那一次我可能要落下残废了！”

边瘦桐不由大吃了一惊，一时竟呆住了。

瞿涛一双浓眉紧紧皱了皱，道：“不过，当时我的功力，是不能和今日相比的，那时我的乾坤一十三掌还没练成……”

说到此，那双眸子微微眯了起来，漠漠地道：“今天再遇见这个老和尚，也许情形就不大一样了！尤其是这十年以来，在真气功力之上，我也有了极大的长进，我想足可以应付这个老和尚了。”

边瘦桐苦笑笑道：“只是我如何能让前辈牵扯其中呢？”

西北风瞿涛一只手摸着绕口的胡子，哈哈笑道：“士为知己者死！自我一见兄弟你，就知你是一个直率的汉子，我老头子在巫山数十年来，静极思动，也该动一动了……”

说到此，他推开了窗子，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他的目光，远远地看着夜色里的那座孤坟，似乎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触。

他已经决定要违背自己的诺言了。

他望着那座孤坟，喃喃地道：“瑶清……请容许我暂时离开你……我会再回来的……”

边瘦桐和雪用梅听到了这话，俱不由怔了一下。

瞿涛转过脸来，只见他目光之中，似乎含有泪水，但却佯作笑脸，道：“贤弟，我决定同你下山一行，我们何日起程？”

边瘦桐见他意念至诚，不便再阻拦，当下不禁又喜又愧，喜的是自己得此帮手，无异如虎生翅；愧的是，好生生的破了人家的清静，如果因此使他罹上什么不幸，自己可就百死莫谢其罪了！为难地笑了笑，道：“前辈要三思而行，此举却是轻率不得呢！”

瞿涛微微一笑道：“我生平言出必行，你就不必多说了。不过，那海空长老确实是一个不易对付的人，我们虽是两个人，却亦不能稳操胜算，所以这件事，我们还要多盘算一下！”

说着又要过了帖子，仔细地看了一遍。

雪用梅在二人说话之时，独自坐在一边，忽然发现矮几之上，留有一张素笺。

她信手拿起来，见上面写着几行字迹，当时不由微微一惊，目光扫处，却见其上有“车钗”二字，忍不住她看了下去。只见上面写道：

“瞿涛大哥：巫山养伤，多承厚爱，如今伤愈，可以别矣！瑶姐未了鸳鸯，已补绣完毕，大哥请看看，尚可入目否？”

边瘦桐乃一正直之人，仁义可风，先父固死其手，但推因究果，也

系咎在自己，愚妹不思报复也，至盼。

使与萧君言好，并能厚待此人。雪姑娘聪慧静淑，伊对边君，该早已有意，此事大哥如能代为作伐，使二人喜结连理之好，实美事一件也。

妹已经多难，心冷意散，自此萍踪江湖，鞍马风尘，未来事尚未可料，唯盼大哥善自珍重。

谨此祝好！

愚妹车钗谨上”

雪用梅匆匆看完了这封信，一时不禁面色通红。

她这种动作，被边瘦桐所发觉，不由奇道：“姑娘，你在看什么？”

雪用梅指了一下手上的信笺，面色绯红，道：“一封信，是车姑娘留下来的！”

这时，瞿涛也自觉，走了过来，拿起了这张信纸，雪用梅不好意思地垂下了头。

西北风瞿涛甚为诧异，他匆匆看完了这封信后，不由哈哈大笑，道：“车姑娘真是有心之人！”

说着把手中信递与边瘦桐。这时，雪用梅却急忙站起来，匆匆走出室外。

她心内有一种说不出的伤感，想到了父亲、家庭……如今忽然又触发了她内心的感情……这时，她竟再也忍不住，伏在栏杆上痛哭起来。其实她内心对于边瘦桐是一百个愿意的，她爱他有多深，只有她自己知道。只是边瘦桐那种刚毅的性情，使她更敬重他，总好像他对自己并没有真爱，今日他又曾亲口说出，视自己如妹，分明是对自己未存丝毫异心。现在，车钗的多管闲事，不由令她触动了伤怀。女孩子都有几分面子的，这件事要是边瘦桐不允许，说出拒绝的话来，自己如何受得了？

一日无事。晚饭后，瞿涛与边瘦桐继续谈武论艺，雪用梅一人走出了石楼。

山口吹过来阵阵的小风，吹得人身上凉飕飕的。雪用梅在淡淡的暮色里，走到了一棵大树下。

忽然，她看见谷内有两条飞快的人影，直向这边纵跃而来。起先，她并没有十分在意，可是转念一想，不禁吃了一惊！

因为这地方，是一个最高的山峰，由瞿涛口中，她知道，这地方绝无第二家居民，也从没有闲人来去的！

那么，这两个人又是谁呢？

而且，更奇怪的是，这两条人影，似乎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而来的。

雪用梅心中一动，顿时就生出了疑心。她睁大了眸子，向谷下的两条人影望去。

只不过是刹那之间，这两个人影已来到了峰岭下，淡月之下，雪用梅虽没有看清这两个人是什么样子，可是，她却看出来，是两个衣着、高矮、动作几乎完全相似的人！

这两个人，都穿着白色的长衫，头上都戴着一顶奇特的黑色帽子，身材又细又高，乍看起来，简直就是一对无常鬼！

雪用梅不由打了一个哆嗦，心说：“天啊！这到底是人还是鬼呀？”

她忍不住向树后一躲。只见这两个怪人，行驰于绝壁之上，如履平地一般，一刹那间，已来到了眼前。

虽然月色很淡，可是雪用梅还是看清楚了这两个人。

只见这两个人，都是一副瘦高的身材，一样刀形的脸，脸上不带丝毫血色。看起来白惨惨的，甚是可怖。

靠左边那人，右脸这上，生有杯口大小的一块黑痣，除了这一点区别外，二人几乎无一不似。

雪用梅躲在树后，心中甚是奇怪，她正要现身出来，忽听得那脸有黑痣的人，发出冷冷的声音道：“怪！我方才明明看见这里有人似的。”

另一个点了点头道：“是呀！我也看见了，像个女人！”

他二人说着，四只眼睛滴溜溜地向四下望着，其中一个用手指了一下那幢石楼道：“看，这楼好漂亮！”

黑痣脸细细地看着这座楼，道：“这房子是不错，比我们那里强多了。

另一个吊梢眉频频耸动着道：“和师父说说，我们干脆搬到这里来了好了！哦……花，好香！”

他说着，身形一飘，已到一片花圃之前。只见他信手摘下了一朵菊花，就鼻闻了一下，随手丢在了一旁，嘻嘻一笑道：“外面真好，有女人，还有花！”说着咧开了嘴，露出了白白的牙齿。

雪和梅听后不由脸色一红，她本以为这两个东西是鬼呢，现在听他二人这番对白，内心倒是安定下来了，敢情，这是两个人。

只是二人口音奇怪，既不是北地口音，更不是南方语言，听在耳中，别提有多么别扭了。

这时那个有黑痣的人，冷冷一笑道：“你当然是高兴啦，有了女人，可是我呢！”

闻花的那人，转了一下身子，道：“你别急呀！师父不是说了，他老人家面壁已完，从此我们都不需要再关在洞里了，他还说我们两个年纪不小了……该找个女人了！”

面生黑痣的哼了一声道：“那个小娘儿们是我先发现的，照理应该给……给我的，想不到……你先下了手。”

他说话大概口齿有点不得劲，结结巴巴地道：“我们是好兄弟……我不好意思跟你抢，你已答应帮我找一个，可……可不能说了不算！”

这时，对方忽地跳了过来，道：“你放心，我们一个人一个！”

说着伸出一根手指道：“来，拉钩！”

两个人就像小孩一样，各人伸出一根手指，互相钩了一下。

那个面生黑痣的人立刻转忧为喜，道：“这才是我的好兄弟。丙火！我们到这房子里看看去！”

那个叫“丙火”的想了一下道：“这不太好吧……师父要是知道了……”

面生黑痣的人立刻现出不悦道：“你看，你有了女人，就不管我了！”

丙火摸了一下帽子，道：“不是这样的，乙木！”

树后的雪用梅，这才知道，这两个怪小子，原来竟是来找老婆的，不由面色绯红。

她并且知道了，两个人的名字，一个叫“乙木”，一个叫“丙火”，这两个名字也真够怪的！

雪用梅就像是看怪物一样的看着二人。

她真不知道，尘世之上竟会有这种怪人。

当时，她一声不出地在树后打量着这两个人。忽听那面生黑痣的乙木道：“我们都有好本事，怕谁呀！”他晃了一下身子，道：“师父说，我们两个身上的功夫，现在天下已经很少有人能敌，你怕什么？”

丙火哭丧着脸道：“话不是这样的，我们在洞里，关了这么久，现在才出来几天就闯祸，师父知道总不大好！”

乙木气呼呼地道：“师父不是说，叫我们一人找一个老婆吗？”

丙火点头道：“是呀，可是没有叫我们到人家家里去抢呀！”

那个叫乙木的人，闻言后跺了一下脚道：“算了，我不要了。”

丙火忙过去拉住他道：“唉，你不要生气嘛！师父说不许我们到人家家里去抢，可是没有说不许我们在路上拦，我们只要在路上等，嘻，多的是！”

乙木鼻中哼了一声，道：“多的是？都是丑八怪！”

丙火伸了一下舌头道：“丑八怪？刚才在江边看见那个坐船的女子也是丑八怪吗？”

乙木摇了摇头道：“我看不上，只有你那个我才看得上！”

丙火好似生恐自己那个被抢一样，忙笑道：“哪里，我看差不多！”

乙木冷笑道：“那我抢回来与你换可好？”

这一下丙火犹豫了，他摇摇头道：“你真是，怎么专想着我那一个呢，师父说动刀的女人不好，我那一个就是动刀的！”

乙木冷笑道：“我就喜欢动刀的，怎么样？”

丙火左右看了一眼道：“不行的，她是我弄来的，你看我衣服都被她抓破了，我好不容易弄来，怎么能给你？”说着扯了一下后面的衣服，果然有一条大口子。

乙木好似知道没有希望了，叹了一口气，道：“好吧，那你陪我到这楼里找找去！”

丙火为难地道：“乙木，你听我说，师父不是说过吗，这楼里住有一个驼子，厉害得很，叫我们不要跟他打，师父倒不是怕他，而是不愿得罪他。”

乙木冷冷地道：“师父好像说过，这楼里以前有两个女人，有一个美如天仙，我就要那一个！”

丙火叹道：“唉！这都是哪一年的事了，那时候我们不过才八九岁，现在呢，我们都快四十岁了！”

乙木怔了一下，立刻面如死灰，道：“啊。对了……完了……”

丙火走过去，拍了他一下道：“别灰心，天下女人多的是，只要我们天天等，总能等一个！”

乙木在一块大石上坐了下来，愤愤道：“师父干吗不许我们下山，其实我们不过是样子怪一点……在这个穷地方，哪有什么女人会来？”

丙火挤着眉毛道：“我们可以躲在江边，只要看见船上有漂亮的，就可以想办法引她们上来呀！”

乙木叹了一口气道：“不行，今天我在江边趴了一天，娘的……只有晚上那一个还能看看，别的简直是不能看！”雪用梅本以为二人是路过此处，马上就走，没有想到这两个宝贝在这里漂上了。

她站在树后，听着他二人的谈话，真是又气又笑，由不住动了一下

身子。

她身上穿的乃是车钗的一件长裙子，本来躲在树后，所以不会被人看见，这时一动，裙裾立刻露出了一角！偏偏那两个怪人，脸面都朝着这边，裙角一动，立刻被乙木发觉，他口中“唔”了一声。

丙火忙道：“什么事？”

乙木忽然站起来，用手向前指了一下。丙火顺着手指处一望，不由呆了一下，道：“啊，妙呀！”

乙木立刻伸出一只手，在嘴上捂了一下，递了一个眼色。丙火立刻会意点点头。

二人一起站了起来。乙木打了一个哈欠道：“好了，天不早了，我们回去吧！”说着一拉丙火，二人向前走去。这附近石块很多，二人走了几步，立刻隐身在一块大石之后。

树后的雪用梅闻声正自吃惊，可是等了一会儿，不见有任何动静，她偷偷探头望了一下。这一望顿使她宽心大放，当时长吁了一口气，由树后一跃而出！

月光照着她修长的身材，那白玉似的皮色，在月光之下，似乎更光润了。

她那长长的秀发，由于来时匆忙，未及理梳，披散在肩膀上，小风吹过，有如玉树临风。

她对方才看见的事情，充满了惊异，她要回去告诉边瘦桐和瞿涛知道。

可是当她脚步刚一移动的当儿，忽见面前人影一闪，方才所见的那一双怪人，已出现在眼前。

雪用梅不由大吃一惊，“啊”了一声。

两个怪人，似乎都被雪用梅的美色迷住了。

那个叫乙木的人，立时笑道：“丙……丙火，这一次是我的了，你不许动！”

丙火咽了一口唾沫，高举双手道：“好……小心哪，别伤了她！”

乙木向着雪用梅，弯了一下身子道：“女子……你不要怕，我们不会伤害你的，我叫乙木……”说着用手指了一下丙火，道：“他叫丙火，我们都是好人。”

他边说边向雪用梅身边走过去，一脸惊喜之色。雪用梅不由低声叱道：“站住！”

那个叫乙木的怪人，倒是真被她吓得站住了，他摸了一下脖子，道：“你……跟我回去吧！”

雪用梅手指二人道：“你们两个是什么人？胆子真大，莫非你们不知道这楼里住的是什么人么？”

乙木睁大了眼睛，连连点头道：“知道！知道！”

雪用梅一跺脚，道：“那还不快走？”

她这么近看这两个人，白煞煞的实在是有些怕人。

怪人乙木闻言笑了一下道：“小女子……跟我回去吧，不要怕！”说着身子一扑，直向着雪用梅身上抓去！

雪用梅先前已听见了他二人的对话，知道了他们的用心，这时见状，真是又羞又气，咬了一下牙道：“你真是做梦！”说着右掌一晃，“呼”的

一掌直向着乙木面上打去！

可是乙木身形之快，竟出乎雪用梅意料，只见他身形一飘，已后退了丈许。

他喜得手舞足蹈道：“哈！原来你也会武呀？”

他身后的丙火笑道：“妙呀！这也是一个动刀的！和我那个一样！”

说话之时，乙木已第二次扑身而上，只见他双手向外一抖，直向雪用梅双肩上抓去。

雪用梅不由大怒，她双腕一分，直向乙木两腕上切去。可是当她手缘甫一接触对方两腕时，不由打了一个冷战！

使她惊讶的是，对方那双手腕子，竟像冰似的冷，这一惊，真使她几乎呆住了！

她哪里知道，这乙木丙火两个怪人，乃是当今天下仅存的一个魔头——“冰河老人”身边的一对得意弟子。

冰河老人因早年研习冰禅神功，不慎走火入魔，遂带着这一双弟子隐居巫山“小南峰”下，用三十年功力，才打开穴道，恢复了健康，功力自非昔日可比。

乙木所练“冰禅神功”，已得其师真传，雪用梅焉是二人的对手？故而一经交手，便发觉大大不敌了！

雪用梅手指一触之间，已中了“冰禅神功”的冷焰心火，故尔倒退了一步，顿时牙齿克克抖了起来。

乙木嘻嘻笑道：“小女子！你已中了我的冷焰心火，还不服气么？”

雪用梅又惊又怒，娇叱了声：“你是什么怪物投胎的，怎么炼这些功夫？”

乙木嘻嘻一笑道：“小女子不要骂人，来！来！快随我回去吧！”说着猛地双手一张，向前一扑。

随着他一扑之下，带过来一阵冷风，雪用梅不由又打了一个冷战。

所幸她功力充沛，要是常人，只要为这种“冷焰心火”所中，鲜有不立时冻倒在地。

这时她后退了几步，只冷得全身连连战抖不已，几乎连说话也开不得口。

乙木见状，不由怪笑了一声道：“好本事！”

他因见雪用梅艳若天人，心中也着实爱惜，所以下手极有分寸，生恐伤了她。

这时见她冷得花容变色，已知差不多了。当时第三次身子向前一扑，双臂一张，又发出了一股冷风。

这一次雪用梅实在支持不住了。

要以她昔日功力来说，本不至于被他冷焰心火所中，只因被雪亦赤捆绑了一日，体力未复，又因没有防备，才会吃此大亏。

就在乙木第三次扑势之下，雪用梅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身子倒了下去。这时她冷得眼前金星直冒，全身血液几乎冻僵了。

乙木见她倒下，怔了一下。

他身边的丙火见状，一跳叱道：“乙木，你下手太重了！”

乙木也呆住了，他匆匆走到雪用梅身前，讷讷地道：“小……女……子……你不要怕……”

这时丙火也走了过来，甚为焦急地道：“小女子，你赶快抱住一棵树，要不然你会冻死的！”

雪用梅这时早已冻得牙关发抖不能说话，闻言忙坐起来，向旁边一棵大树上抱去，说也奇怪，如此一来，她果然好得多了。

乙木赶上去，一把把她抱了起来。

雪用梅尖叫一声道：“不得无礼！”

乙木吓得差一点把她丢下来，他讷讷地道：“你放……心，这一次我不会用冷焰心火伤害你的！”

雪用梅这时被怪人乙木夹起，才知道他武功高强，因为他一只手，托住自己的背脊关节处，用力恰到好处，无形中控制了自己的穴门。

如此一来，雪用梅就是有逃脱之心，却也无能为力了。

这时，丙火急舞着手道：“快！快！有人来了！”

乙木夹着雪用梅，身形一晃，已向涧石之间落去！

就在这时，只听得一声怒叱道：“什么人？”

丙火殿后，闻声望去，就见眼前来了一个少年。

这人，正是红线金丸边瘦桐。

边瘦桐因发现雪用梅不在室内，感到奇怪，出外寻找，不想在后山找了一遍，不见人影，因听见叱声，才赶来此处。可是，他仍然来晚了一步。

这时乙木已夹着雪用梅，在峭壁间纵跃如飞。红线金丸边瘦桐一见，不由大吃一惊。

他发出了一声怒叱道：“大胆的贼人！招打！”

右手向外一挥，金光一闪，便发出了一枚红线金丸，直向着峭壁间的乙木打去。因为怪人乙木手中抱着雪用梅，边瘦桐手下便有了极大的约束。所以他的金丸，只能向着对方脚上打去。

可是丙火在后，眼明手快，只见他右掌向外一挥，发出了“哧”的一股掌力，那枚金丸竟被他打落在地！

边瘦桐不禁吃了一惊，当时忙向一边望去，才发现原来还有一个怪人。

他见这人，衣着长相，无不和前面那人一般无二，当时又惊又怒，冷叱了一声，身形随即扑去。

怪人丙火，这时却也不逃。他插身在二人中间，似乎有意争取时间，要乙木逃走一样！

边瘦桐怒到了极处，足下一点，已到了丙火身边，右掌向外一抖，用“虎掌开山”的内功真力，一掌向着丙火身上打去。怪人丙火，脸上竟丝毫也没有表情。边瘦桐的掌势一到，他不慌不忙地也发了一掌。双掌交锋，只听“波”的一声。丙火似乎没有料到对方竟有如此功力，他身子明显地摇动了一下，后退了几步，才拿桩站住，面上立即现出了惊异之色。红线金丸边瘦桐掌力和对方一交的刹那，只觉得对方掌上，传来了一股寒流，由不住打了一个冷战。

可是他功力深沛，周身更有潜力相护，是以甫觉寒冷之际，已用真力把所犯的寒流逼出体外。尽管如此，他内心仍然是够吃惊的了。

他立即就想到了这种功力的名字，不由呆了一呆。这时，那乙木早已抱着雪用梅，跑得无影无踪了。

边瘦桐见这个形同刁鬼的怪人，仍然不走不动，只以一双灵活的眸

子望着自己。

他心内实在气愤到了极点，怒道：“你们是谁？住在哪里？”

怪人丙火翻了一下眸子，冷漠地道：“你是谁？功夫不错！”

边瘦桐手指润下道：“那个人，把她抢到哪里去了？”

怪人丙火露出白牙一笑，道：“哪里去了？哈……我们一人一个，你这人是不服气吗？”

边瘦桐不由一惊，因见对方有点呆痴样子，遂忍下怒火，冷笑道：“你是说，你们抢走了雪姑娘，是去做老婆？”

丙火一笑，摸了一下帽子道：“雪……她姓雪？哈！我的那一个姓车，他的这个姓雪……”说着，两只脚竟自高兴地跳了起来。

边瘦桐不由又是一惊，当时冷笑道：“怪人，你是说你也抢了一个姓车的女人？”

丙火冷冷地道：“怎么是叫抢？我们才不抢呢！我们是招亲，师父说过我们都该有个老婆了！”

边瘦桐这时实在猜不透，这两个怪人是什么路数，可是武功精湛，绝非寻常江湖中人。当时不由冷笑道：“你师父是谁？”

丙火翻了一下眸子道：“你问这个做什么？”说着看了山下一眼，冷然道：“好！我也要走了！”说着身形霍地腾起，拔起了足有六七丈高下，直向山涧之内落去！

边瘦桐如何能叫他逃开掌下？这时见状，发出了一声厉吼道：“你还想跑么？”当时双臂一振，用“一鹤冲天”的轻功绝技，陡地腾空而起，起落之间，已落在了丙火身前。

丙火似乎又吃了一惊，他呆呆地道：“你还要打么？”

边瘦桐冷叱道：“我不管你们是什么怪物，你们要抢人可是不行！”

丙火闻言眉毛一挑道：“怪物！你敢骂我怪物？”说着两只手忽地抡起，直向边瘦桐双肩猛然抓了过去。

边瘦桐身形半转，引着对方来势，一掌直劈而出。

丙火不由“哦”的一声，身子竟被打出了数尺。

他脸上做了一个很痛楚的表情，弯下腰来。

边瘦桐不由心中一怔，忖道：“坏了，我大概打得太重了。一时内心大是后悔。可是这个意念还未转完，丙火已再次直起腰来。他咧着嘴道：“你打得好疼……你是谁？”

边瘦桐不由大大吃了一惊，因为方才自己所发掌力，虽说未出全力，却也有了五成以上的功力，以此掌力打出，就算是一块巨石，也能击得粉碎，却未曾料到，对方怪人仅仅是觉得好疼而已。

这一惊，不由令边瘦桐对他另眼相看了。

他退后了一步道：“怪人，你……是谁？住在哪里？”

丙火龇牙咧嘴地道：“我叫丙火，方才那人是我哥哥，他叫乙木……你是谁？”

边瘦桐冷笑道：“你师父是谁？”

丙火摇了摇头道：“我不说！”

他说着怒哼了一声道：“我师父说，见人要忍耐三分，我对你已够忍耐了，不要再惹我。”说着直了一下腰，直向山洞内行去。

边瘦桐怔了一下，更是不解。这时见他要走，如何容得，当下低叱

一声，身子再次一掠，又到了丙火身前。

怪人丙火眸子一转，不悦道：“你再不走，我就要打……你了！”

边瘦桐冷笑道：“我先拿下你这横小子再说！”说着双掌一错，直向丙火两处侧肋之上打去！

怪人丙火身子霍地向后一倒，以双掌贴地，猛地向上一弹，整个身子倒窜了起来。

边瘦桐双掌击空，这一来，不禁激起了他的怒火，他足下向前一赶步，右掌斜着劈了出去。掌缘之上，带出了刀似的一股罡风，直向丙火上身斩去！

这种凌空刀掌的功力，相当惊人，边瘦桐并不常用，掌风过处，附近树梢枝叶，纷纷下落。

丙火口中惊呼了一声，他身子霍地向下一倒，以足尖用力在地上一蹬，“嗖”一声，已窜了出去。

这一来，他好像也被惹火了。

只见他怪叫了一声，猛地站起来，忽然张开嘴来，“哈”一声，喷出一大口气来。

边瘦桐已知道，这怪人炼有冷焰心火，见状不由向下一伏。

冷风过处，落叶纷然，其冷的程度可想而知。

边瘦桐这时心忧雪用梅被擒，偏偏这怪人并非易与对付之流，一时不易得手，不由又气又急。

怪人丙火见自己苦炼的冷焰心火，发出并未奏功，也是大怒。他怪叫了一声，双掌向前一错，掌心之内，发出冷流，直向着边瘦桐身上抓来。

边瘦桐气怒攻心之下，手下已不再留情。这时见丙火掌势一到，他身子向下一蹲，分二掌用切手直向着他腕上切去。

丙火猛然往回抽臂，可是边瘦桐双腕却倏然圈过去，直向丙火背后击去。掌力一现，丙火整个身子，足足飞起七八尺高下。

很显然，他身上练有一种护体的功夫，不易伤他，可是这么摔下来，也不是味儿。只听见“砰”的一声，丙火被摔得怪啸了一声。

边瘦桐足下一点，已如同飞鹰搏兔似的，赶到了他的身边，他冷冷一笑道：“小子！你纳命吧！”

当时心中一狠，真力贯注右腕，想用“巨灵金刚掌”力，一掌把对方毙于掌下。

正当他掌力待发未发的当儿，斜刺里一声断喝道：“使不得，兄弟！”一股大力，由一侧猛劈而出。

边瘦桐只得向左一闪，让开了力道。那怪人丙火由地上一滚而起。

眼前人影一闪，现出瞿涛高大的身影来。

他对边瘦桐摇了一下手道：“这人杀不得！”说着转身看着丙火，面上极为惊异地道：“如果我猜得不错，朋友，你是住在小南峰下吧？”

丙火惊异地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忽然转身，一路飞纵而去！

边瘦桐大惊道：“糟！他跑了！”说着正要腾身追下去，却为瞿涛伸出一只手拦住，道：“兄弟，由他去吧！”

边瘦桐站住脚步，大急道：“前辈有所不知，雪姑娘被他们擒去了！”

此言一出，瞿涛不禁一怔道：“有这种事？”

二人忙回身望去，沉沉黑夜里，那丙火早逃得无影无踪。边瘦桐不

由跺了一下脚道：“完了！”

瞿涛呆了一呆，叹了一口气，道：“兄弟，不要急，这件事包在我身上就是，我定能把雪姑娘找回来！”

边瘦桐失望地道：“前辈，你为何对这人如此留情？”

瞿涛怔了一下，苦笑道：“兄弟，你反倒怪起我来，如不是我方才出声拦阻，你险些罹了大祸！”

边瘦桐奇怪地望着他道：“此话怎说？”

瞿涛冷冷一笑，道：“你当这人是一般江湖人么？兄弟，你是猜不到的！”说着望了前面一眼道：“兄弟，这巫山看来无奇，其实十二峰上，真不知隐有多少高人异士……”

说到此他冷冷笑道：“你和这人交手，莫非没有发觉什么异样么？”

边瘦桐见他一本正经，大是不解，闻言后道：“他炼有冷焰心火的功夫……怎么，前辈有什么发觉不成？”

瞿涛点头冷笑道：“这就是了，兄弟你既知道冷焰心火，莫非不知这种功夫是谁传授的不成？”

边瘦桐想了想，摇头道：“这我倒不清楚了！”

西北风瞿涛微微冷笑道：“这就难怪了。兄弟，你坐下来，待我告诉你一个人！”

边瘦桐莫名其妙地坐了下来。

瞿涛鼻中哼了一声，道：“数十年前，大荒出现了两个怪人，武功之高，真可说天下无敌。这两个人，一个是仇云居士尚未分，另一人是冰河老人旦夕……”

他点了点头道：“如果我没有猜错，方才那怪人的师父就是那个叫旦夕的老魔头。”

边瘦桐不由吃了一惊，道：“前辈怎知道呢？”

瞿涛点头道：“我来巫山已数十年了，曾听人说过冰河老人隐居于此，只是从未见过面，前年我路过小南峰时，发现了数处茅舍，内有三个座墩，才猜出，这魔头果然隐居于此！”

边瘦桐摇了摇头道：“许是别人也不一定！”

瞿涛鼻中哼了一声道：“我细心观察那数处茅舍座墩，全是背阳而建，而且附近木草不生，我才知道，老人非但生存在世，而且必定结庐于小南峰上。”说着他顿了一下，道：“现在，我果然猜对了，今日我一见这小子长相动作，就猜出必是老人弟子无疑，看来，老魔头必定已出世了！”

他望了一下天色，冷冷地道：“兄弟，你不知道，冰河老人生平护短成性，你方才如果伤了他的弟子，他绝不会饶你，此老心黑手辣，我是早就知道的，那时只怕我也无法救你了！”

边瘦桐闻言，不由冷笑了一声道：“前辈如此说，莫非任凭他们把雪姑娘抢走不成？我们应该去寻冰河老人，问他要人才是！”

西北风瞿涛摇了一下手道：“兄弟，这事草率不得，你不要急，我们慢慢商量一下……”

说着他来回走了几步，皱眉道：“此老家法极严，门下弟子怎会如此胡来？这真是令人想不通了！”

红线金丸边瘦桐此刻是忧心如焚，他恨声道：“前辈，既然如此，你在此，我自己去看一看！”

西北风瞿涛怔了一下，苦笑道：“兄弟，你何必急于一时呢？”

边瘦桐冷冷笑道：“雪、车二位姑娘，都在他们手中，怎能令人不急？”

瞿涛皱了一下眉道：“你说什么……车姑娘又是谁？”

边瘦桐叹了一口气道：“车钗也被他们捉去了！”

瞿涛一愣。边瘦桐讪讪地道：“两位怪物说是物色妻子，他们一人捉一个，想不到天下竟然会有这种事情，我们如不快些找去，只怕她二人……”

瞿涛点了点头道：“既然如此，我陪你去一趟！”

边瘦桐气得脸都白了，他真恨不得立刻去找到那两个怪人，狠狠地教训他们一顿，可是瞿涛的态度，似有甚多顾虑。

边瘦桐看在眼里，未免有些不解。

因为他已看到瞿涛的一身功夫，可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他竟如此犹豫，看起来，莫非那冰河老人是神仙不成？

他口中虽然未说，内心却是甚为不平，只想有机会见识一下那冰河老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时，瞿涛在前，边瘦桐随后，二人展开身法，穿行于峭壁乱石之中。

行了约有一盏茶的时间，只见天色愈发地黑了，可是眼前有一座白石的高峰，现出类似白昼的亮光。

瞿涛驻足峰下，道：“这就是小南峰了！”

边瘦桐这时也觉出，这小南峰附近，气温显然比其他地方低了许多，身上冷飕飕的，便说道：“这里真冷！”

瞿涛鼻中哼了一声道：“这只不过是峰下，如果上去，你就会知道，还要冷上许多……”

说着他伸出手指，遥遥指着峰上一些发白发亮的地方道：“看见没有，这些都是峰上的冰雪，这是巫山峰中一个最怪的地方，虽是盛夏，这小南峰上，仍然结有冰雪，冷得很！”

边瘦桐冷冷一笑，道：“这么看来，那冰河老人果真结庐于此了？”

瞿涛向峰上看了一刻道：“我们上去看看，不过，兄弟凡事都需忍耐，尤其是这件事情，千万鲁莽不得，最好我们能见着冰河老人与他理论，千万不可以动武！”

边瘦桐冷笑道：“前辈莫非竟如此怕他不成？”

瞿涛怔了一怔，苦笑道：“你这句话说得不错，这正是武林上的一个通病。兄弟！你成名不易，却不知爱惜羽毛！”

边瘦桐一笑道：“只要我认为是正义的行为，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瞿涛鼻中冷哼了一声道：“冰河老人绝非你所想的那么坏，事实上，此人是一个颇为令人敬仰的人物，这种人偶然的为偏差，并不见得就是罪大不赦，对于这种人，我们就不能只凭意气用事了！”

他说着跃上了一块山石，前瞻道：“我们上去吧！”

边瘦桐没有再说什么，二人很快地就翻上了山岭。边瘦桐是初次来此，只觉得四处的冷风，几乎把人给吹僵了。

他目光所及，满处全是冰雪，很少能看见一些树和草呀什么的。

在这样一个孤寒山岭上，是很不容易找到什么的。

愈往上愈冷，所幸二人都有高深的内功，他们只需提着丹田真力，那冷流也就不能侵身了。

二人在这小南峰上绕了一周，只见冰石如雪似的，一层层展开，却不知道这师徒三人到底住在哪里？

他二人在岭上绕了好几个转儿，仍然什么也没有发现。边瘦桐冷笑了一声，道：“前辈你看，这如何是好？”

瞿涛摇了摇头叹道：“冰河老人惯居奇处，一时只怕找他不到。”

边瘦桐呆道：“二位姑娘如是被那两个小子侮辱了，如何是好？”

瞿涛冷冷一笑道：“这事情是绝对不会的，兄弟，我可以向你保证，别的我不知道，冰河老人的家规是极为严厉的，他绝不会容许门下弟子如此妄为！”

边瘦桐冷笑了一声道：“可是他却容许弟子在外抢劫妇女！”

说着，二人又在这小南峰上找了一遭，几乎连每一块冰石都踏遍了，仍然找不出一点蛛丝马迹，无可奈何之下，二人只好暂时回去了。

冷焰心火断玉刀

在乙木的夹持之下，雪用梅被带到了一个寒冷的世界里！

她觉得那寒冷的风，似乎要把自己冷僵了。

忽然，乙木停住了身子。

他回头看了一眼，低下头对雪用梅道：“小女子……你冷么？”

雪用梅本来打定了主意，要以死和这怪人一拼的，可是在这一路之上，她意外地发觉，这个人对自己并没有什么不规矩的地方，他一直很谨慎地托着自己，连多碰自己一下也不敢。

这时听他忽然问出这一句话，雪用梅本不想理他，可是自己由于衣衫单薄，确实冷得吃不住，就点了点头。

乙木闻言，忙点了点头，道：“不要紧！”

说罢，雪用梅就觉得他那托着自己的一双手，忽然变得奇热，自他手掌之内，传出了两股暖气。

这两股暖气，一进入她身内，顿时令她暖和了许多。

天上的月光很亮，雪用梅一看这怪人乙木，不由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只见他那一双白瘦的脸，丝毫不带血色，脸腮又瘦又窄，唇上生着几根黄须，细脖大头，看起来，真像是由坟墓里才爬出来的僵尸一样。

雪用梅吓得忙闭上了眸子！

她知道，凭自己的这一点本事，要想同他打，那是打不过的，跑又跑不了，只有任凭他来摆布自己了。

现在自己在他手上，他万一要是不怀好心，那自己可真是……

想到此，不禁吓得又睁开了眸子。却见对方一双粟米似的眸子，兀自盯着自己，面上显露出一种极度的倾慕之色。

雪用梅不由冷冷一笑，提着胆子道：“你把我带到什么地方了？”

乙木见她居然开口说话，不禁喜得一跳。雪用梅怕道：“你要干什么……”

乙木嘻嘻笑道：“我在等丙火，小女子！你姓什么？你不要害怕，我和丙火，都会对你很好的！”

雪用梅闻言，心中才略微放宽，当时冷笑道：“你们也太无耻了，居然敢随便抢人！”

乙木呆了一下，讷讷道：“小女子！你不要生气，我们不是抢……不过是……唉！”

雪用梅冷笑道：“这还不是抢？你抱着我作什么？还不放我回去？”

乙木傻笑了一下，道：“不行……你一走，我就没有老婆了！”

雪用梅不由脸一红，啐道：“谁是你的老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要脸？”

乙木摇了一下头，喃喃地道：“随便你怎……怎么说，反正……我不能让你回去……我们要拜天地，成亲！”说着咧开大嘴，又傻笑了一下，回头看了一下道：“咦！丙火这……小子，怎么还不来？”

雪用梅冷笑道：“他必定被我那个同伴捉住了，你快放我回去，我代他说个情，也许还能把你兄弟救回来！”

乙木两道“一”字形的眉毛不由向上一竖，怒容满面地道：“你不要……乱说……我兄弟不会被……人捉的！没有人有这么大本事！”

雪用梅哼道：“你不信，你那个兄弟永远回不来了！”

乙木闻言似乎真有些急了，他抱着雪用梅，在冰地上跳了一下，恨声道：“他敢捉我兄弟……我就杀死他！”

雪用梅冷冷地道：“我看你还是放我回去算了，我可以为你想个办法，救回你的兄弟！”

乙木望着她的脸看了一会儿，道：“我舍不得你……再想另外的法子吧！”

雪用梅闻言，差一点气昏了，她冷笑道：“那就没有办法了，我那同伴要是见我回不去，就会把你兄弟杀了，那时候你后悔也来不及了！”

乙木好像吓了一跳，眼都直了。

雪用梅见状以为得计，又道：“你兄弟死了，你就不快乐了！”

乙木一双瞳子里，竟滚下泪珠来，他好似下了决心，要把雪用梅放下来。

忽然身后传出丙火的声音道：“乙木，你在干什么？”

乙木回头一看，不由大喜，笑道：“嘻——我知道你小……小子会回来的！”

雪用梅见状内心不由顿时凉了，当时又急又气，真差一点儿哭出来。

这时，丙火纵身过来，气喘吁吁地道：“娘的！那个人好厉害！我差一点吃亏！”说罢他又匆匆道：“我们快回去吧，也许他们要追来了！”

说着二人身形起落，已窜到小南峰上。

雪用梅只得叹息了一声，眼前是一点法子也没有了，只有任他们摆布了。

她内心有一个打算，如果这两个怪人要对自己非礼，动了淫心，宁可拼上一死，也不能叫他们遂心！她有了这种打算，倒也不再忧虑了。

这时，四周的空气更冷了，若非是乙木掌心传出的热流，她真要被冻僵了。

她身子在乙木的托擎之下，只觉得忽上忽下，来到了一处山口，两侧全是一块块积满冰雪的山石。

峭壁上更是结满了冰，亮晶晶的。

她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正自纳闷，只见二人自石上拉出了一条极长的山藤。

乙木怪笑了一声，道：“小女子！你不要怕，我们要过去了！”

说着只见他分出一只手，拉着这根藤子，忽地一荡，雪用梅就觉得整个身子忽悠悠地荡了过去。

这一段距离好似相当长，很久，她才觉得乙木松手落地，紧跟着丙火也荡了过来。

雪用梅睁开眼睛，打量着眼前的形势，只见是一片峰峦，四周的冰雪更厚了。

只是，这地方种有许多的松树，点缀得甚是美雅，天空灰蒙蒙的，风吹过来的时候，好像夹杂着小片的雪花，打在脸上麻麻的，凉凉的。

雪用梅心中想：这是什么地方，怎么在这种季节里还会下雪呢？

正想着，他们已来到了一块巨大冰石旁边。

天风飕飕，雪用梅觉得血液仿佛都要结冰了。

她冷得实在受不住了，轻轻哼了一声。

乙木弯下身子，似乎想用身子暖她，可又怕触着她。

丙火用双手推动那块大冰石。

只听得那块大冰石发出了一阵格格之声，竟然现出一个四五尺见方的地洞。

乙木抱着雪用梅拾级而下，接着丙火也走了进来，随后又把大石块合拢。单就这入口的设计来说，也可说是独具慧心了。

那方大冰石之上，生有一棵大松树，石块封好之后，任何人也绝不会想到，石块之下竟然会别有洞天。

令人惊奇的，尚不止于此。

雪用梅随着二人进入地洞，立刻觉得眼前晶光缭乱，身上的寒冷似乎更加剧了。

丙火在她身后，上前一步道：“你不要怕，再进去些就不冷了！”说着伸出一只手，贴在了雪用梅的背后，雪用梅“啊唷”一声，打了一个寒战。

奇怪，这个寒战之后，反倒不觉得冷了。她四下一打量，只见这地洞里，奇光闪闪，五颜六色，在两边冰壁上，悬有十数只玉盘。这些盘内，全盛着松子油，燃着火捻子。整个石洞显得分外光明，而且不带一丝油烟气味。

这且不说，在壁顶和四周的墙上，还镶满了红红绿绿的宝石，被灯光一照，闪烁着绚丽的光彩。

雪用梅虽是被人所掳，目睹了这一切，也不禁暗暗称奇。

乙木放下了她，嘻嘻一笑道：“你看这地方好么？”

雪用梅冷冷一笑，没有理他。

乙木尴尬地看了丙火一眼，红着脸道：“她还是……不……不理我！”

丙火吃吃一笑，推了雪用梅一下道：“我们要快一点走完这‘冰极甬道’，要不然你会冻死的！”

雪用梅闻言后，果然觉得自己四肢阵阵发麻，而且有阵阵痒涩的感觉。她曾听人言：人冻到了极点，必生麻痒，麻痒之后也就是生命关头了。

她不由大吃了一惊，这时幸有丙火以内身“冰禅神功”救助自己，“以寒攻寒”，才令她好受许多，否则此刻自己早已冻倒在地了。

想到此，不由又打了个哆嗦。当时忙随着乙木匆匆穿过了这条长有数丈的冰道。待走到了甬道的另一头，她身上立刻觉得一暖，同时足下也觉着踏着了一些软软的东西。

雪用梅好奇地低头一看，只见足下是厚达寸许的地毯，四周则是由各色水晶石块串成的水晶串儿，灯光之下蔚为奇观！

这还不说，在那些水晶似的冰壁上，还凿着三四个月亮洞门，分成若干间，看起来真像是仙人所住的洞府，正中一间室内，陈列着一套水晶石家具，有长短不一的案、椅，其上皆覆有兽皮。

靠里边的墙壁上，砌有一个白石的壁炉，炉中燃着尚未全熄的松枝。

雪用梅眼睛都看花了，她真想不到，在这种地方，居然隐藏着如此一处琼瑶般的世界。

乙木看她一笑，道：“你……坐下歇歇吧，我去给你倒……茶！”

说着转身走到另一间房内，过了一会儿，端出了一个盖碗，双手送到雪用梅身边，道：“喝……茶……吧！”

雪用梅这时虽是不再寒冷了，可是却不禁想到了自身的安危，禁不住悲从中来，落下了几滴泪。

乙木见状，用力地搔了一下头，望着丙火道：“丙……丙火，这，可怎么是好呢？”

丙火呆了呆，道：“女人都是一样的，过几天就会好了！”

他说着站起来，笑道：“姑娘，你不要再伤心了，我去叫一个朋友来陪你好不好？”

雪用梅冷笑了一声，把身子转过来，背朝着二人，兀自落泪不已。忽然，她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道：“咦！你不是……”

雪用梅不由回过头来，顿时也怔住了。她看见，站在身后的那个少女，竟是女飞卫车钗。昔日二人虽有过纠葛，可是这时，在这种地方，突然见着了，却不禁有了一种亲切之感。她呆了一下道：“你不是车钗么？”

在水晶洞门之下，立着车钗姑娘，她穿着一袭淡蓝的袄裤，秀发有些蓬松，面色也很憔悴。她向前走了几步，很是惊异地道：“你怎么也来啦？这是怎么回事？”

雪用梅红着眼圈，看了一边的乙木、丙火一眼，道：“这事不要提了……都是这两个东西……”

才说到此，车钗连忙向她眨了一下眼睛，雪用梅忙止住了话。车钗嫣然一笑，握住她一只手，回过身来，对二怪道：“她是我的好姐妹，我有几句体己话，要跟她说，你们别进来！”

乙木一怔道：“什么……体……体己话？”

车钗向着他，道：“体己话你都不懂？不懂算了！”

说着一拉用梅道：“走，我们进去说！”

雪用梅见她对乙木说话神情，非但不像生气，反倒显得很亲切，心内不禁暗暗称奇。

这时，只见乙木老着脸皮走过来，对着车钗深深一拜道：“我的好……弟……妹，这个忙……你可得要帮我，成功以后，我再谢……谢……”

车钗红着脸妩媚地一笑，用手把他向后面一推道：“等着瞧吧，傻蛋！”说着拉着用梅的手道：“到里面去我有话对你说！”

雪用梅随她进到一间房内，这房内布置有几桌床柜，无不美丽超俗，

而空间悬以各色宝石，看起来更是美到了极点。

进门之后，车钗顺手放下了帘子，笑道：“姐姐，你坐下！”

雪用梅一面坐下来，一面奇怪地望着她道：“你……你已经嫁给那个叫丙火的人了？”

车钗冷冷一笑，道：“你也太把我看扁了，我车钗就是一辈子不嫁人，也不能嫁给这种呆瓜呀！”

用梅怔道：“那你怎么……”

车钗鼻中哼了一声，道：“你是看见我对他们怪亲热的是不是？”

用梅点了点头，车钗绷着脸，“扑哧”一笑，道：“那你可就错了，这是计！”

用梅张大了眸子道：“计？怎么是计呢？”

车钗小声笑道：“告诉你姐姐，这些你就不如我了！”说着轻声道：“你可知道，这两个人是什么人么？”

用梅摇了摇头。车钗冷冷地道：“所以呀，你就知道了！告诉你吧，你别看他们两个傻里傻气不像人，可是这兄弟二人的一身本事，却是厉害得很！”

用梅皱眉道：“是什么功夫，冷冰冰的？冻死人了！”

车钗冷冷地道：“这种功夫叫做冰禅神功，能把人血冻成冰，我们两个无论如何也打不过他们的……”

用梅咬了一下唇道：“不要急，我想瞿前辈和边大哥一定会来救咱们！”

车钗叹了一口气道：“姐姐，你大概不知道，我也是才知道，你以为这两个人没有来头么，那可错了！”

用梅不明白地道：“什么来头？”

车钗看了一眼，冷冷地道：“他二人的师父，是当今天下一个最难惹的魔头，此人叫冰河老人旦夕，这个老怪物那一身本事，可以说是天下无敌！”

用梅不由脸色一变道：“这么说边大哥也救不了我们了？”

车钗苦笑道：“只怕是不行。”

用梅不由吓了一跳，忙拉着她手道：“那可怎么好呢？”

车钗冷冷一笑道：“你不要急，我们还没有绝望呢！”

用梅皱了一下眉道：“他们两个把我们弄在这种地方，只怕没存好心！”

车钗摇头笑道：“这倒不会！你也不要把他们两个人看得太不够格了，其实这两个人心倒是蛮好的！”

用梅不由松了一口气，笑道：“听你口气，倒是对他们蛮好的！”

车钗摇头笑道：“别瞎说，这两个宝贝你也不要以为他们很傻，其实他们也有聪明的地方！”

用梅不由又发起愁来道：“那我们眼前该怎么办呢？”

车钗道：“不要急，你只要听我的话，我们两个假装对他们好，不过千万不能到他们身边去！”

用梅怔道：“那怎么行呢？他们要成亲，我们又打不过他们！”

车钗叹了一口气道：“你这个人，可真是没心眼里，你就不能骗骗他们呀！咱们就给他们来一个拖，拖上个十天半月，然后再见机行事！”

用梅不由拍了一下手道：“妙呀！等他们两个一不在，咱们就偷跑，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车钗苦笑了笑道：“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用梅不由皱眉道：“怎么不行呢？这条路我已记下来了！”

车钗叹了一口气道：“我还不是记下了，有什么用呢？我们根本就出不了这个地洞。你来的时候莫非不知道？那一条冰道，等于是冰点交极的地方，我们休想越雷池一步！”

用梅这时想起来时的情形，不由一阵后怕，口中“啊”了一声。

车钗冷笑道：“所以你应该明白了，为什么他们会对我们这么放心，事实上我们根本就离不开这几间房子，一出去准得冻死！”

用梅这才真正感到害怕了，她奇怪地道：“可是那两个宝贝为什么却能来去自如？”

车钗点头道：“他二人练有冰禅神功，自是与常人不同。这种功夫，当今天下，尚无几个人练成！”

雪用梅不由长叹了一口气道：“如此说来，我们只有在这里等死了！”

车钗冷笑道：“这么死了可不甘心！我知道那冰河老人，虽是护短成性，可是倒是一个很讲理的人，如果我二人有机会见着他，也许尚有机会可以走！”

用梅摇了摇头道：“我方才偷听他二人说话，好像是他们师父有意叫他们到外边抢女人的，告诉他又有什么用？”

车钗还要说什么，却见门帘一掀，乙木、丙火含笑而入。

这两个人，现在都换了一套红色的便衣，足下是彩色便履，手上各端着一个冰盆，盆内各放一枚熟透的大山桃。

二人走到二女子面前，各人把一枚桃子献上。

车钗倒是不客气，接了过来，一笑道：“在外面摘的么？”

丙火笑道：“我们两个翻了很高的山才摘下来的，桃子已经不多了！”

乙木也吃吃地道：“师父说，这桃子能明眼益气……很，很补人！”

用梅赌气扭过头没理他，乙木红着脸道：“吃……一个吧，妹妹！”

雪用梅听他居然当着车钗唤自己妹妹，不由羞得面色绯红，当时秀眉一竖，猛地回过头来道：“你……”

车钗拉了她一下，用梅忽然想起她方才说的，不由顿了一下，忙自收口，叹了一口气道：“我不想吃，你自己吃吧！”

乙木嘻嘻笑道：“我不吃……还是你吃，很好吃的！”

用梅正觉不快，车钗忙代她接过来道：“你这人真是，放下来不就结了么？哪有第一次见面，就叫人家妹妹的，这么大人也不害臊？”

乙木不由脸色大红，讷讷道：“这……这是丙火小子教我的！”

一面说着，一面用手指了丙火一下。丙火立刻大窘，道：“我……我……”

车钗向着他道：“算了吧，别我我我了，你们下去吧，我和这位姐姐还没有谈完呢！”

丙火讷讷地道：“我……想你！”

车钗不由脸上一阵红。用梅闻言，一时忍不住笑了，车钗瞪了她一眼，又气又笑地嗔道：“你们这两个宝贝呀，我可真没见过，别在人跟前烦人好不好，再不走，我可不理你了！”

丙火似乎吓了一跳，忙一拉乙木道：“走吧，我们外面玩去！”

乙木甩手道：“弟妹叫你……你走，没叫我走，我不走！”

丙火怔道：“你不走，我也不走！”

车钗见状，气道：“这位姐姐已经烦你了，你再不走，她永远也就不答理你了，你们一块走吧！”

乙木闻言倒是真的怕了，慌不迭地拉着丙火走了。

二人走后，车钗长吁了一口气道：“这两个人，真能把人烦死了！”

用梅本来对乙木、丙火二人颇具戒心，这时见状，她的心倒是放下了。她没有想到，这两个人，竟是如此情痴、单纯。

这时，车钗拿起了桃子道：“吃呀！不吃白不吃！”

用梅见这桃子颜色鲜红，和普通桃子形状稍异，不觉奇怪，当时轻轻咬了一口，顿觉入口甘芳清冽，忍不住就口一吸，只觉得一股甜浆贯口而入，再看手上桃子，竟只剩下了一张桃皮。

这时车钗也吃了，奇道：“好甜的桃子！”

用梅忽然想起来道：“我听父亲说过，冰山地方常有一种雪桃，食后能补肺明目，看来必是此桃了！”

车钗丢下手上的桃皮，一笑道：“要说这两个人也真不坏，这么好的东西，自己不舍得吃，却拿来送给我们吃！”

用梅不由呆了呆，叹道：“话虽如此，但对他二人，我们还是要小心些才好，否则万一上了当，可就后悔也来不及了！”

车钗冷笑一声，道：“你放心，今夜咱们睡在一块！”

室内有一张犀牛皮绷成的床，床上有皮褥，二女谈话至此也困了，正要睡觉，不想乙木在外边敲壁问道：“你们睡觉了么？”

车钗哼了一声道：“我们要睡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

乙木吃吃地道：“我们是给你们送……被子来了！”

车钗拉开帘子，果见乙木在前、丙火在后，二人手上抱着枕头被褥。

用梅实在忍不住，气道：“你们到底打算把我们怎么样？这样关着我们，也不是个办法呀？”

乙木回头看了丙火一眼，丙火讷讷地道：“姑娘，只要你答应嫁给我哥哥！”

用梅正要发话，车钗急忙插口道：“结婚也不是一句话的事情，你们问过师父没有？”

丙火嘻嘻一笑道：“师父早就说过，只要有办法，这件事他不管！”

车钗冷笑道：“如果这件事，由你师父出面作媒，我才相信！”

丙火怔了一下，哧哧笑道：“师父是不会管这件事的。”

乙木吃东道：“师父正在炼丹，他没没……有时间！”

车钗冷笑了一声道：“那么我二人是不是可以见见你师父呢？”

乙木摇了摇头道：“不……行，他老人家谁也不见！”

丙火上前一步，搓着手道：“我和乙木的意思，希望明天就能和你们俩成婚，你们的意思怎么样？”

二女闻言，都不由脸色一变。

车钗冷笑了一声道：“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我姐姐还没有答应这件事呢！”

丙火似乎很急地道：“那我们两个先结婚好不好？”

乙木立刻推了他一把，微微怒道：“不行，要要……结婚一起结婚，不结婚都别别……结！”

丙火为难地搔了一下头，道：“这可怎么好呢？”

说着忽然身子向前一扑，已到了用梅的身前，厉声道：“你为什么不答应我哥哥的婚事？莫非嫌我们配不上你？”

用梅柳眉一竖，站起来道：“不答应就是不答应！”

丙火那张苍白的脸上，立刻现出一丝冷笑，他点了点头道：“我明白了……”

用梅冷笑一声，道：“明白什么？”

丙火冷笑道：“我有办法就是了！”

说着对乙木怒冲冲地道：“我有话对你说！”

乙木怔怔地问道：“什么话？”

丙火一双一字形的眉毛，向外一分道：“这个女人已经有人家了！”

乙木不由面色一沉道：“你不要胡说，是……谁？”

丙火冷笑一声，道：“她现在一直不肯答应，必定已是有人家了！”

用梅不禁心中一动，她倒是没有想到丙火居然有此智力，竟然能猜出一些自己内心的事情，顿时不由面色一红，冷然道：“你不要胡造谣言！”

车钗生恐他们打将起来，对付这两个怪人，可不能任性乱来，因为摸不清他们的真脾气，固然柔顺起来，百依百顺，可是也很可能发作起来就不堪设想。

她一拉雪用梅道：“算了吧！”一面却向着她直使眼色。

用梅冷笑道：“你不必劝我了，看他们又敢怎么样？大不了我一头碰死在这里，也别想让我就答应了他！”

丙火闻言，倒不由呆了一下。

乙木忙上前打躬道：“算了吧，看……我的……面子，我弟弟他……不会说话，你就放……放过他吧！”

用梅冷笑了一声，把身子转过一边。

乙木这时一脸苦相地又对着车钗一拜道：“好姑娘，你帮帮忙劝一劝她吧！”

车钗冷笑道：“我也没有办法！”

乙木只急得全身发抖。丙火上前拉了他一下道：“我们出去！”

乙木咽了一口唾沫，道：“好，叫她们休息吧！”说着就同丙火走了出去，到了室外，忍不住问道：“有什么话说吗？”

丙火冷冷一笑，道：“乙木，你这个大傻瓜，她已经有了人家，你莫非还不知道么？”

乙木讷讷道：“谁？是谁呀？”

丙火冷笑道：“刚才你抱着她回来的时候，有一个年纪很轻的人，不是跟我打架么？那个人一定是她的朋友！”

乙木不由一惊，面上立刻现出了怒容，道：“你怎么知道？”

丙火鼻子一哼道：“你真傻，他们要不是好朋友，会为她打架么？看那个小子的样子，急得很呢！”

乙木面上显得很不自在地道：“那个人长得比我们漂亮么？”

丙火点了点头道：“比你和我都漂亮多了！”

乙木狠狠地跺了一下脚道：“怪不得！哼！”说着猛地转身就走，丙火忙拉住他道：“咦！你上哪去？”

乙木气得双手用力握拳，面色青紫地道：“我去把那个女子杀了……她原来已有了人家了！”

丙火嘻嘻一笑道：“所以我说你是傻子！”

乙木双目一瞪道：“丙丙……火小子，我告诉你，你要再说我一声傻，我就活劈了你！”

丙火像是对于这位兄长甚是害怕，闻言之后点头道：“我不说就是了！”

可是他又小声道：“你要是杀了那女的，太可惜了。那你一辈子再也找不着这么漂亮的老婆了，你说是不是？”

乙木恨恨地道：“谁叫她有了婆家了！这种女人要她还……还有什么用？是不是？”

丙火叹了一口气道：“虽说她有了婆家了，我看他们大概还没有结婚！”

乙木咽了一口口水，坐下来，拉着丙火的手道：“好兄……兄弟，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呢？”

丙火冷冷笑道：“你不要急，我有个办法，我们只要把那个男的给杀了，这女的也就死心了！”

乙木不由猛地跳起来，道：“对了，好办法，走！”

丙火摇头道：“不用急，我们等夜深了再去，等那小子睡着了我们再下手！”

乙木冷笑了一声，摇头道：“乘人睡觉，不算英雄！”

丙火鼻中哼了一声，道：“你不要以为那小子是脓包，那小子厉害得很呢！”

乙木张大了嘴道：“有多厉害？我还打打……不过吗？”

丙火摇了摇头道：“不行，那小子掌力内功都厉害，我用冷焰心火他都不怕，我们要明面打，恐怕打不过！”

这句话说得乙木呆了一阵，过了一会儿，他才点了点头道：“好！我们等一会儿再走，不过，师父要知道我们杀……杀了人，可不得了……”

丙火小声道：“师父怎么知道呢？”

二人似乎商量定了，各自上床休息。等到了天过四更的时候，丙火轻轻推了推乙木道：“好了，我们可以去了！”

乙木忙翻身下了床，道：“现在就走么？”说着带上了他们随身的兵刃——断玉刀。

这“断玉刀”，乃是冰河老人采取千年冰山下的寒铁精英冶铸而成的两口兵刃。

老人铸成这两口刀，本是自用的，后来因走火入魔，才把这一双爱如性命的兵刃，送给了这两个弟子。

这刀的厉害之处是刀身奇寒刺骨。对敌时，只要和对方的兵刃一交接，那种极寒的浪波，就能即刻借着对方的兵刃，传达到对方身上。因为刀身奇寒刺骨，对方如无超人的内功，在猝然与冷流接触之下，是吃不消的。所以，对于敌人来说，是一件可怕的杀人利器！

乙木、丙火二人本身生就怪质，冰河老人又带他们在冰山之下潜练了多年寒功，学会了“冰禅神功”，所以二人使用这种兵刃，确实威力无匹！

二人各自把“断玉刀”背好，又轻轻来到了二位姑娘门前，听了听室内已无声音，料定二女是睡熟了，这才匆匆地通过了冰极甬道，来到洞口。

这时，天空一轮明月，仍是那么明亮，只是吹来的寒风，忍不住令二人一抖。

在这种环境里，二女如果外出，准会冻毙无疑。所以他二人不怕她们逃跑。

乙木咧嘴道：“你认识路么？”

丙火点了点头道：“就在大房子那里，你不是也知道么？”

乙木忙拉着他道：“啊！那房子里？听师父说有个丑老头子，很是厉害，我们要当……当心！”

丙火点了点头道：“我知道，我们不惹他，只把那个小子杀了就算了！”想到边瘦桐方才用重手法打他的事儿，丙火更为愤怒了，他恨不能马上找着这个人，一掌结束了他的性命才好！

当时，二人匆匆下了小南峰，来到瞿涛那所醉风楼旁。

月影朦胧，那座石楼静静的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一丝灯光。丙火在楼前观望了一会儿，轻声道：“注意，不要叫那个丑老头子知道了。”

乙木点了点头，比了个手势，要丙火先行，他身形微俯，把背后的“断玉刀”掣在了手中。

这时丙火已展开了杰出的轻功绝技。只见他身形起动之间，已窜上了这座石楼，微微顾盼了一下，向乙木招了招手。

乙木身形一塌，用“燕子穿帘”的身法，轻轻地窜上了楼顶。丙火比了个手势，令他下去，自己留着望风。乙木点了点头，他技高胆大，双手在瓦面上轻轻一按，身子已斜穿了出去，落在了石楼一边的走廊上。

他见一扇窗子还敞开着，不由大喜。当即轻步到了窗前，只一长身，已越窗而入，轻飘飘地落于室内。

这是一间女子的闺房，只是内里空无一人。

乙木扫了一眼，又轻轻地转到了另一间房中。

当他脚步尚未踏实，却已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丑老人，正跌坐在一张大蒲团上打坐练功。

乙木不由大吃一惊，隔着帘子，他已判断出此老必是师父所说的那个丑老人，招惹不得。

可是通往楼下的任何一间房子，都必须经过这一间。

乙木急得抓耳搔腮，但又不敢轻易冒险。当即原路退了出去，向着丙火招了招手。

丙火趋前，二人低语了一阵，双双由楼上飘身而下，来到楼下正厅，见两扇门像是关着，丙火抽出刀来，试着向门缝内一划，才知道门并没有插上，不由大喜。

他轻轻向前一推，门便“吱”的一声开了。

乙木闪身而入，丙火留外把风。

乙木轻轻走了进去，发现靠左边那一间房子里，透出一点昏黄的灯光。

乙木不由心中一动，想道：“怪呀！这个时候，还会有人不睡觉。”想着提气蹑足，很快地走到了门前，那门本是半掩着的，乙木向内一望，不由暗暗道了声：“好哇！”

只见昏灯之下，一个英俊的少年，正自闭目行禅。

他的那种神态，和楼上的那个丑老人一样，双膝盘在一块，坐在蒲团上，呼吸极为细微。

乙木一望之下，就知道这个人内功造诣极高，他知道一个人行禅之时，听视之力都甚为灵敏，当时在外不敢发出一点声音。他思忖了一会儿，才慢慢抽出了刀。

乙木、丙火在冰河老人手下，练有极厉害的功夫，掌中这口断玉刀配上他的冰禅神功，更是威力无比。

由于妒火高燃，乙木这时真是恨煞了边瘦桐。他暗中提起内气真力，把这真力和“冰禅神功”一并贯注在掌中的断玉刀上。目光里，迸出了仇杀的火焰。只见他身子向前一欺，断玉刀蓦地挥了出去。

蒲团上的瘦桐正当行功过关之际，本是不能分神的当儿。

那雪亮的刀光一闪，令他本能地向右一闪，“啊呀”叫了一声，身子霍地就地一滚！

可是断玉刀加上冰禅神功的威力，令人不可思议。边瘦桐头部虽然逃开了致命的一刀，可刀锋却扫过了他的后背，只见血光一现。边瘦桐气走中天，忽地被冷焰一袭，顿时打了一个冷战，倒卧在血泊里不动了。

乙木见状大喜，接着向前跨了一步，“断玉刀”正要二次挥下，猛然，一股微风袭到了身后，一人大声喝道：“小辈住手！”

接着，一只粗大的手，陡然抓在了乙木的手腕之上。

乙木自负神功，正要用劲反打。可是，这个人武技更是精湛。只见他贴在了乙木的肘后，右手用力向外一拧！

乙木一声大叫，那只拿刀的手已被扭到了身后，断玉刀也“当啷”一声，落在了地上。

这人恨声叱道：“好小辈，你作得好事！”说着，伸出手指，在他

背心上一点，乙木立时身不能动，口不能开。他知道，自己已被人点中“无极穴”了。只见眼前人影一晃，面前出现了一个驼背、高大的奇丑老人。

他心里顿时就凉了。

真想不到，怕谁谁就来了。

西北风瞿涛闻声而至，想不到边瘦桐竟已遭难，急切间，他只恨得连连顿足。

当时匆匆赶过去，他看见边瘦桐牙关紧咬，面如金纸，倒在血泊里！

那一刀，显然还没有伤着要害，可是瞿涛一摸他的脉搏，不由皱了一下眉，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道：“完了！”

当下急忙为边瘦桐闭上血脉，由身上取出一粒丹药，放入他口中。

愤怒中，他猛地扑到了乙木身前，一掌挥下！可是掌到中途，却又止住了。

他冷冷一笑道：“杀了你也无济于事，我们还是去找你师父理论去！”

言方至此，忽觉门外一股冷风袭了过来。

瞿涛有备在先，自不会同边瘦桐一样着了道儿，冷风一来，他身形一闪，就见楼梯前站立着一个长衣瘦削少年，那人模样儿和被自己点中穴道的这人一模一样。

瞿涛不知二人是兄弟，还以为对方擅“道经”中的“身外化身”之法，不由口中“啊”了一声。

却见那怪人掌中刀一挥，老远砍了下来。刀光一闪，“哧”的一声，一股冷焰直逼了过来。

瞿涛冷笑了一声道：“好奴才！原来有些伎俩！”

他身子向后一闪，这一刀砍在了地上，白石砖被砍得翻起了三四块来。

丙火一刀不中，又见胞兄为对方点了穴道，更是又惊又急。

他一咬牙，断玉刀又二次横着扫出，“唰”的一声，刀芒过处，一根楼柱从中一折为二。

可是那个丑老人瞿涛，身子却犹如柳絮飞花似的，迎着他的刀光飘了出去。

丙火不由怔了一下，这才知道对方武功高绝，自己虽擅冰禅神功，又有宝刀，却也休想胜得。

当时灵机一动，身子猛地纵了出去，可是足方着地，瞿涛已带着一声冷笑，扑到他的身后。

丙火口中怪啸了一声，双手抱刀，猛地一个翻身，断玉刀向外一翻！

瞿涛只觉得对方刀上泛出的冷气，令自己直打冷战。可是他内功精湛，并不在乎。见丙火刀到，这位驼背奇侠，发出了一声狂笑。只见他那簸箕大小的手掌，霍地向外一推！由他掌心里，顿时发出了一股旋动的气流，其势极猛，力道极大！

丙火抽刀不及，只觉得刀柄一转，虎口登时破裂，鲜血顺腕汨汨而下。那把断玉刀，直飞出数丈以外，“当啷”一声，摔在了门坎外边。

丙火负痛，左手托着右手，纵身就逃。

可是人影一闪，那要命的驼子，又站在了他的身前。

丙火不由微微一怔，道：“你……”

瞿涛嘿嘿一笑道：“小兄弟，你不能走，先留下吧！”说话间，一

只蒲扇大手，已压在了丙火的右肩之上！

突然，瞿涛顿觉奇寒袭来，不由得吓了一跳。

就在对方发愣之际，丙火拔脚就跑。可是，才跑出去三四步，又被涛瞿赶在了身后。丙火和乙木一样，只觉得身上一麻，顿时就不能动了。

瞿涛用一只手，把他夹了起来，返身回房。

他把这兄弟两个并在一起，又为二人拾起了刀。

当他目光视向血泊中的边瘦桐时，不由心中着实一凛，长叹了一口气。

他点亮了灯火，又细心地看了看边瘦桐。这时，血虽已经止住，可是气息却更弱了。

瞿涛把他轻轻地放在床上，翻过了身子，在他的背后，发现了一道伤口。

瞿涛不由皱了一下眉，细看伤处，已被淤血所封。只见那些血，已结成了一块紫黑色的血冻。

西北风不由大吃一惊，他再一摸边瘦桐的身上，只觉得全身上下冰冷贬骨。

瞿涛这才明白，边瘦桐是被对方的冷焰心火所伤，这可就麻烦了。

当时试着推拿了一番，终不见效。

他偶然一回头，看见那两个怪人面上现出不屑之色。瞿涛顿时心中一动，忖道：“我真笨，俗谓解铃还需系铃人，我何不让他们来治治看。”

当即走到了二怪身前，冷笑了一声道：“你们这两个该死的东西！这位边兄弟与你们有何仇恨，竟下如此毒手？快说！”

二人怒目凸睛，不发一语。

瞿涛忽然明白，他二人尚被自己点着穴呢！当时由身上取出了一根“如意蟒筋”——这根蟒筋，正是瞿涛从所杀那只大蟒身上取下的。

他用蟒筋束住了二人的手，另一头绑在了大石柱上。然后，走到二人身后，各拍了一掌。

二人直被拍得向前一栽，站定之后，身上穴道已解了开来。

瞿涛冷冷地道：“现在，你们可以说话了！”

二人看着瞿涛，一语不发。

瞿涛鼻中哼了一声，道：“想不到冰河老人一生高风亮节，却会有你们这一对徒弟。很好！我倒要看一看，他对你二人如何发落？”

二人闻言，顿时面现惊慌。

丙火由不住惊叫道：“驼子，你不要如此，我二人知道错了！”

瞿涛冷笑了一声，道：“知道错已经太晚了，你们可知道，你们作了些什么事吗？”

说着目视乙木，厉声道：“你这畜生，滥用冷焰心火伤人，还不设法救活他，否则，拼着得罪你们师父，我也要把你们这两个畜生毙于掌下！”

乙木冷冷一笑道：“我没有办……办法，太晚了！”

瞿涛一怔道：“为什么？”

乙木鼻中哼了一声道：“他中了刀上的寒毒，只有我师父才能救他……”

丙火冷笑一声道：“你放了我们，我们可以回去想想办法！”

瞿涛嘿嘿一笑道：“这是做梦！”

乙木吞吞吐吐道：“那他……他就要死……”

瞿涛狞笑了一声道：“他不死则已，他一死，你二人也必死无疑！”

二人不由相视一眼，脸色一变。生命到底是可贵的，闻言之后，二人小声地商量了几句，乙木道：“这样吧，我回去拿解……解药，好不好？”

瞿涛把衣服整理了一下，鼻中哼了声，道：“现在已晚了，我们一起走！”

说着，把二人的两口刀背在了背后，轻轻地把边瘦桐抱了起来，道：“你们过来一个人小心地抱着他！”

二人对看了一眼，丙火走过来，双手把边瘦桐接了过来，口中讷讷地问道：“你要干什么呢？”

瞿涛把那根蟒筋的另一头抓在手上，冷冷一笑，道：“现在我们去小南峰，见你们师父去！”二人面上立刻现出一副为难的样子。瞿涛厉叱一声道：

“走！”

二人只好步出室外，向峰下行去。

在路上，瞿涛冷笑道：“你二人要是想逃走，可是自讨苦吃，你们还是乖乖听话的好！”

乙木回过头，用手指了一下道：“刀还在你身上，我们怎么敢跑？”

丙火双手托着边瘦桐，知道他伤势不轻，如果再不救治，只怕性命不保，当时也不由暗暗发急，因为这驼子说过，如果这个人死了，他们二人性命也就不保，这时他真后悔有那一刀了。

他们匆匆来到了小南峰上，用飞索渡过悬崖山涧，瞿涛顿时觉出这地方较小南峰上更冷了，他问道：“冰河老人住在哪里？”

丙火回过身来，吃吃地道：“我师父不喜见客，还是由我进去，请师父把他救活之后再出来，好不好？”

瞿涛冷笑道：“事到如今你反倒怕了？快快带路！”

丙火叹了一口气，继续前行。

只见眼前耸立着一座千仞冰峰，峰上悬挂着五颜六色的冰柱、冰菱、冰刺。

这时东方已现出一片红霞，绚烂的彩霞把这座冰峰炫耀成了一个五彩的世界，看起来美极了。

瞿涛这时一心挂着边瘦桐的安危，哪有心情观赏眼前美景。乙木、丙火脚步匆匆，走至冰峰前边，忽然停住了。

瞿涛正要问其缘故，却见二人跪了下来。

由于距离冰峰太近，一丝丝的冷气直透过来，瞿涛只觉得好像侵入了骨髓之中。他虽是身负奇功，却也不禁冷得牙关紧咬，当即由丹田提起了一口真气，才觉得好了一些。

他冷笑了一声，道：“怎么，到了么？”

二人跪在地上，一语不发。听见瞿涛问话，二人才转过头来，丙火点了点头道：“师父不知见不见你？”

瞿涛不由发出了一声大笑，道：“人命关天，他岂有不见之理？”

随着一抱双拳，朗声道：“旦老前辈何在？武林末学瞿涛来此请罪！”

话音一落，就听得一声冷笑传来，令人毛发直竖，那声音听在耳中，似乎像冰似的冷。笑声一停，一个冷冰冰的声音道：“瞿老儿，你与老夫近在咫尺，数十年互不相犯，今日为何事来访？”

瞿涛冷冷一笑道：“前辈请出来一见如何？”

话声过后甚久，才听得对方一声冷笑道：“我当是为了何事，原来是为了一对畜生……”

话声一落，只见冰峰半腰上，忽地开了两扇玉门，在阳光彩霞间，走出来了一个身高六尺、白发白髯白衣的老人。

瞿涛尚是初次得见这位魔头，不由打量了他一番。

只见他圆圆的一张胖脸，红得就像一枚熟透了的橘子；雪白的眉毛，就像是两把扫帚似的。

他身穿一袭白色发亮的衣裳，看起来薄如蝉翼，上边闪烁着晶莹的奇光。在他的颈项上，挂着一串大如山枣似的白色珠子，全身上下，看起来真是纤尘不染。

瞿涛双手抱拳弯腰说道：“瞿涛失敬了……”

老人冷峻的一双眸子，微微一转。只见他伸出一只右手，用晶莹透澈的五根长长的指甲，隔空轻轻一划。

瞿涛就觉得手上那根蟒筋一动，竟自从中间分为两段，不由大吃了一惊。

随即闻得一声狂笑，眼前白影一闪。再看那冰河老人，已自玉峰半腰飞坠而下，不偏不倚地落在了瞿涛与乙木、丙火之间，他面上露出一种轻蔑的笑容，道：“驼子，在我面前，这索子不用也罢！”

瞿涛微微一怔，冷笑道：“老前辈，请你把人先救活，才好说话，他是被令徒冷焰心火所伤，命在顷刻！”

冰河老人白眉一耸，向着丙火手上的边瘦桐望了一眼，冷冷一哼，道：“丑鬼，你这句话，就外行了！”

瞿涛忍着怒火道：“怎会错了，明明是令徒用刀所伤……”

冰河老人伸出一只胖手，按了按，笑道：“不用急，待我看来！”

说着身形一转，已到了丙火身边。他伸出一手，用二指把边瘦桐双目拨开看了看，面上立刻现出惊异之色，抬头向着瞿涛道：“令友是一块不可多得的练武料子，武功之高，恐怕不在你这驼子之下吧？”

瞿涛冷笑道：“这是另一回事，莫非他不是被令徒冰禅神功所伤么？”

尽管如此说，可是对于老人这种明鉴的眼力，也不禁深为佩服。

冰河老人又看了看边瘦桐，冷笑道：“如果老夫眼力不差，此人武功高上小徒甚多，怎会被小徒所伤？真正令人不解！”说着，目光直直地向着乙木、丙火望去。

二人早已吓得五体投地，浑身颤抖着，一句话也不敢多说。

冰河老人又望了二人一眼，冷冷问道：“这人是你们二人所伤么？”

乙木、丙火点了点头。老人一声断喝道：“还不快去把我的‘元阳尺’取来！想死不成？”

二人闻言，迅速由地上跳起来，只吓得面色苍白，怔怔地看着老人，几乎呆住了。

冰河老人对于这两个弟子，着实溺爱，这时见状，用手指了乙木一下。

乙木忙自纵身登上冰峰，刹时间手上捧了一根白色玉尺，回到师父面前，双手呈上。

冰河老人取过玉尺，回过身来，向着瞿涛一点头，道：“来，驼子，你也长长见识！”

瞿涛本来是向此老问罪的，此刻见他有救治边瘦桐之心，不由怒气消了一半。一面走过去，一面冷然道：“徒弟惹事，师父化解，又有什么见识好长？”

老人目光一扫，冷冷一笑道：“你知道什么？”说着，手中玉尺轻轻挨在边瘦桐眉心之上，冷然道：“你方才说他是被小徒冷焰心火所伤，如真是有此事，玉尺中必现红丝，他也可以醒转，否则就是另有缘故。驼子你可要打赌么？”

瞿涛冷笑道：“打什么赌？”

老人玉尺一指二徒弟道：“如真是被冷焰心火所伤，我取此二子性命，为令友消怒，否则……”

瞿涛不由怒道：“这是什么赌注？反正人是令徒所伤，又有什么好辩的？不信你问他们就是！”

冰河老人冷冷一笑道：“怎么，你不敢了？告诉你吧，驼子，你不要给我顶嘴，你那岳父鬼面神君，昔日在此遇上我，尚要称我一声大哥呢！”

瞿涛不由面色一红，冷笑道：“你少要说口，等一会儿，我倒要看一看，你如何来处置你这一对徒弟！”

冰河老人鼻中哼了一声，手中玉尺指向边瘦桐眉心，稍停，把玉尺拿起来看了看，道：“如何？我不曾骗你吧！”说着一只胖手按在了边瘦桐天灵盖上，冷笑道：“令友气走中元，必是用功中途受了惊吓所致，容我气机入内，就可不治而愈！”

说到此，指尖向上微指，只听得“克”的一声，冰河老人气机一过，红线金丸边瘦桐身子蓦地一动，咳出了一口浊痰，竟自呻吟了起来。

冰河老人把他扶坐起来，看了看他的刀伤，目光不禁向着丙火望去。

丙火不由吓得脸色大变，抖了一下道：“师父……饶命！”

冰河老人冷冷一笑，右手一抬，正要有所发作，忽见一旁的乙木猛然扑倒在地，道：“师父！”

冰河老人目光向他一转，冷哼道：“你为你兄弟求情么？”

乙木用头在冰雪之上用力地磕着，痛哭道：“师父，是我伤的……不是丙火，你老人家要打就打我吧！”

老人闻言，目光向着丙火一转，道：“你两人到底是谁所伤？”

丙火讷讷道：“是我的主意！”

老人鼻中哼了一声道：“你不用说，我也知道是你的主意，你以为自己智力较你兄长为高，就可以乱来么？”

说得二人身子连连颤抖，俱不禁磕头痛哭起来。冰河老人森森一笑道：“你们先跪在此，等一会儿我再回来跟你们慢慢算帐！”

说着，转身向着瞿涛一笑道：“驼子，如何？我已说过，令友并非是为小徒冰禅神功所伤，只不过是气走中元，惊岔了气穴而已！”

瞿涛不禁暗暗佩服对方见识卓绝，当下冷笑道：“如无令高足暗算，如何又会惊岔了气穴？前辈，你却脱不了干系呢！”

冰河老人冷晒道：“这点刀伤算不了什么，我可以令他很快复原！”说着自怀内拿出一竹筒，从筒内倒出了一个圆形的长卷儿，看起来像是一个荷叶卷儿。

冰河老人似乎对这荷叶卷儿甚为珍惜。只见他轻轻拉出一截，用长长的指甲，把叶子划开，扯下一细条。

瞿涛见那叶条甚薄，微微透明，心中十分奇怪，不知有何用处，遂在一边细细观看；就见冰河老人小心地把这条叶子，贴在了边瘦桐刀伤的血痕之处！

他一面贴，一面用一根指头，顺势压着。渐渐地，那淡绿色、微微透明的叶子，竟变得和人身上的肌肤同一色泽。

老人细心为边瘦桐敷好，向着瞿涛一笑道：“好了，驼子，令友无碍了！”

瞿涛冷冷一笑道：“现在还不必得意，我这位兄弟即使伤愈了，却也吃亏不小！”

冰河老人不由站起身来，显得微微作怒，道：“驼子，你还要怎的？”

瞿涛哈哈大笑，道：“我来此访你，并非仅仅只是为了此事，另外还别有原因！”

冰河老人呆了一呆，脸上现出了一丝怒容道：“还有什么事情？”

瞿涛鼻中哼了一声，道：“你方才所说，我们近在咫尺，素无相犯，确实是一句实话，不过不幸的是，我那醉风楼的客人，却意外地失踪了二人！”

冰河老人冷然道：“你的客人失踪了，又关老夫何事？”

瞿涛冷冷一笑，目光向着雪地里的丙火、乙木二人望了一眼，道：“此事虽与前辈无关，却系令高足所为，我想此事前辈如不好好作一个交待，实在有损你老昔日的清誉！”

冰河老人恨声道：“我这一双弟子，虽是顽皮，可是本质善良，你不要加罪在他二人身上！”

瞿涛微微一笑，道：“我想此事不难查明，前辈何不问问他昆仲二人，一问详情也就知道了！”

冰河老人狂笑了一声，道：“老夫居此小南峰，已数十春秋，平素与人向无瓜葛，想不到树欲静而风不止，竟然被旁人找上门来，莫非我怕你不成？”说到此，两道眉向两旁一分，道：“人不惹我，我不惹人，人要惹我，我却也不怕别人，瞿老儿，你说是与不是？”

瞿涛怒目圆睁，冷冷地道：“这真是笑话了，谁又怕得谁来？”

冰河老人嘻嘻一笑道：“说起来，咱们到底是多少年的邻居了，有话好商量，驼子，大概也只有你能这么的顶撞我……”说到此，目光冷峻地在瞿涛身上转了一转，道：“这件事情之后，我倒要在阁下手底讨教一二！”

西北风瞿涛不由气往上冲，微微冷笑道：“在下奉陪就是！”

冰河老人哈哈大笑，道声：“好！”说着目光向乙木、丙火二人一扫，厉声道：“你二人背师胡为，今日被人找上门来，尚还有什么脸面在我眼前跪着，还不把所作所为，从实招来，如有一句虚言……嘿！你二人可要小心了！”

乙木、丙火二人闻言，伏身在雪地里，就像是受斥的两只狗似的，颤抖成了一团。

可是这件事，他们谁也出不了口，吞吞吐吐，一句话也说不出！

冰河老人鼻中哼了一声道：“谅你们也是不敢！”说着目光望向瞿涛。瞿涛冷笑道：“他们自是说不出口，看来只有我代他二人说了！”

于是，他就把二人抢动车钁、雪用梅的事说了一遍。他并不知道详

细情形，只知二女是被他二人抢走的。

说完冷冷笑道：“如今二女死活，尚不知道，这件事前辈你要主持公道，否则可就令人失笑了！”

乙木、丙火听到此，早已吓得魂不附体，同声悲鸣起来，连连叩头不止。

冰河老人闻言之后，停了半天，才冷冷一笑道：“这事我不相信！”

瞿涛不由浓眉一展，气道：“你何不问问他二人？”

冰河老人面上不禁露出一丝笑容，看着他两个惊恐万状的徒弟道：“他二人岁数也不小了，理应成一个家室，我曾经答允为他二人物色人选……”

说到此，一双眸子眯成了条线，笑道：“想不到他二人自己找到了对象，这倒是一件没有想到的事情！”

乙木，丙火本来抱着惊恐万状的心情，想挨师父责骂的，却没有想到，师父非但没有责骂他们，言词之下竟颇有偏袒之意，不由顿时胆力大增。

丙火连忙磕头道：“请师父老人家成全……”

冰河老人呵呵一笑道：“你们放心，师父既不会纵容你们，却也不会帮着外人欺侮你们……”

说到此，冷笑了一声，望着瞿涛道：“你是亲眼看见的么？”

西北风瞿涛不由怔了一下，摇了摇头道：“虽不是我亲眼看见，但这件事绝不会错！”

才说到此，冰河老人狂笑一声，道：“这就是了，道听途说是靠不住的！也许那两个姑娘是心甘情愿的，你又怎知？”

瞿涛见对方竟然如此强词夺理，可是却又无法辩驳，当下气得冷笑一声，道：“莫怪他二人竟敢如此胡闹，原来你老也是如此说词，真正令人齿冷好笑！”

冰河老人哈哈一笑，陡然身形腾起，落在了冰峰之上，道：“我这个人处人行事，一向公平，绝无偏袒，是黑是白，一定要分个清楚，听你之言，莫非我这一双徒儿，不配被人喜爱不成？”

瞿涛闻言，不禁好笑道：“话不是这么说的，如果那两个姑娘，真是诚心诚意看上了贵高足，我自是无话可说，可是事实情况，却并不是这样的！”

冰河老人目光向着二徒一转，朗声道：“丙火你说，那两个女孩子到底如何？是你二人抢来的么？”

冰河老人所以直问丙火，原以为丙火为人远较乙木精明，问他这话，无疑是给他一个撒谎的机会！

恰恰丙火自作多情，误把车钁的假意，当成了真情，这时见问，遂磕了个头道：“回师父的话，二女对我二人乃是真心真意，徒儿二人，现在好生地看待她们，并无丝毫伤害，师父不信，请随时调查！”

冰河老人闻言之后，嘿嘿一笑，望着瞿涛道：“我这两个徒弟，向来是不会说谎的！”

瞿涛冷笑道：“这事情很难令人相信，前辈未免也太听信他们的话了！”

冰河老人不由身形翩翩，由悬崖之上飘身而下，鼻中哼了一声，道：“这件事，我会查一个水落石出的！”

说着望着丙火，道：“丙火，你是说谎么？”

丙火战战兢兢道：“徒儿有几个脑袋，胆敢欺骗你老人家，这话是那个姓车的姑娘亲口说的，她还说要见过你老人家之后，再定婚期……”

冰河老人哈哈一笑道：“徒儿，你不是受骗了吧！”

丙火讷讷地道：“我想……不会……不会……”

冰河老人哈哈一笑道：“好吧，我现在就去看看这个锦心绣口的姑娘！”说着面视瞿涛道：“驼子，你也去么？”

瞿涛点了点头道：“如果那两个姑娘真有此意，倒是我驼子多事了！我们走吧！”

说着双手抱起了边瘦桐，只是这么一会儿的工夫，边瘦桐的脸色，已由苍白变为微微的红润，出息之间，较之先前好得多了。

忽然，他张开了眸子，动了一下，道：“这是……怎么了？”

瞿涛不由又惊又喜，叹了一声道：“兄弟，你受了点伤，不过已无大碍，现在冰河老前辈正要帮我们去我回那两个姑娘呢！”

边瘦桐目光向着冰河老人望了一眼，微微点了点头。冰河老人旦夕嘻嘻一笑道：“小伙子，你放心，死不了！徒儿得罪了你，我这个师父负完全责任！”

说着凌厉地向着乙木道：“还不头前带路！”

乙木、丙火各自怀着鬼胎头前带路，二人来到了所居洞室之前，移开巨石，瞿涛这才发现原来有这么一个隐秘的地方。

乙木、丙火匆匆钻进洞内，直抵内室。

这时，车钗、用梅，正在房内谈着话儿，两人都苦着一张脸，见二怪进来，立刻把话停住了。

车钗冷笑了一声，道：“你们要饿死我二人么？”

丙火急道：“好姑娘，你说话可要算数，我师父他老人家来了……”

乙木讷讷地道：“我们对……你们很好，是吧？”

二女正自吃惊，却听得室外传来一个老人的声音道：“你二人还不出来，在里面说些什么？”

二怪吓得打了一个哆嗦，慌忙去拉二女道：“这是我师父，我们出去吧！”

车钗一听是冰河老人，不由吃了一惊，当时拉了用梅一下道：“我们出去吧！实话实说！”

当时就同着雪用梅一起走了出去，乙木、丙火赶忙也跟了出来。

冰河老人同着瞿涛端坐在大厅之内。车钗不由面上一红，先叫了声：“瞿大哥！”用梅也叫了声：“前辈！”

二女的目光，一齐向着冰河老人望去。瞿涛忙为之引见道：“二位姑娘，你们见过这位老前辈，他就是这小南峰的主人冰河老人旦夕！”

二女同时向着老人一拜。旦夕一对锋芒四射的眸子，始终注视着二女，见状微微点点头道：“二位姑娘不必客气，请起来坐下吧！”

二女对看了一眼，仍然跪地不起。老人白眉一皱道：“请起来吧！”

不想那雪用梅眸子一红，道：“请老前辈作主，饶了我二人吧！”

旦夕不禁面色一变。车钗也乘机道：“令高徒把我二人抢来此处，也不知到底是何居心，请老前辈发恻隐之心，放我二人回去吧！”

冰河老人目光向二徒扫了一眼，嘿嘿笑道：“这是小事一桩，你们

先站起来！你们不愿意，没有人勉强你们留下的！”

瞿涛忙向二女使了个眼色，二女站起身来，分立两边。

冰河老人面色极为难看。他望着二女冷冷一笑道：“你二人年纪轻轻，未免任性，我这一双弟子，虽是外貌憨了些，可是你二人如答应嫁了他们，那是你们一生的福气！”

二女闻言，不由脸色一红，气愤异常。

车钗最是口不饶人，当时冷冷一笑道：“我们就是一生不嫁人，却也不能嫁给这么两个怪物，请你老人家原谅。”

瞿涛闻言，不由大吃一惊，慌忙对她摇了摇头，可是车钗的话已脱口而出。

这位小南峰的怪老头儿，闻言陡然大怒，哈哈狂笑起来，笑声一敛，冷然道：“女娃娃你叫什么名字？”

车钗柳眉一竖道：“弟子姓车名钗，就住在巫山脚下的海天别墅！”

冰河老人一只手摸着下巴，点了点头，目光又望着雪用梅道：“这位姑娘呢？”

雪用梅不知他的用意，只得照实答道：“弟子雪用梅，请老前辈开恩！”

冰河老人微微一笑，回头对瞿涛道：“驼子，你说的就是这两个人么？”

瞿涛知道对方已心怀不善，当下忙为之开脱道：“正是这两位姑娘，她们年幼无知，前辈不必和她们一般见识！”

旦夕呵呵笑道：“驼子，你错会我意了，我实在是喜欢她们两个啊！”

瞿涛不由大喜，道：“这么说前辈已答应放她二人了？”

旦夕微微合上了眸子，摇头笑道：“不是这个意思……”

瞿涛一怔道：“前辈此话怎讲呢？”

冰河老人冷冷地道：“依我之见，此事只有将错就错一条路了，二位姑娘既已与小徒有这样一段经过，不如让他四人结为夫妇，倒也了却了我老头子一件心事！”说着又自纵声大笑了起来。

二女闻言不由大吃一惊，由惊而怒，俱都愤怒地向着旦夕望去。

瞿涛忙向二女摆了一下手，当时冷冷一笑，道：“前辈如此作为，只怕二位姑娘死也不会相从的！”

雪用梅这时咬牙说着：“老前辈如果一再相逼，弟子也只好一死了！”说着猛然足下一顿，直向着石墙之上撞去！

冰河老人见状，一声冷哼，只见他右手五指，平空向外一摇！雪用梅好像觉得面前忽然多了一面气墙似的，一任她施出了全身力量，也休能撞出。她热泪交流，挣扎不已。车钗见状，过来扶住她道：“姐姐，算了吧，何必非死不可呢！”她说着冷笑了一声，道：“我们只要拿定了主意，拼出一死，谅他们也无可奈何！”

冰河老人闻言，忽然呆了一呆。他收回了右手，冷冷一笑道：“你们想离开，也很简单，只要你们能自己通过这冰极甬道。”

二女不禁面色一凛。这时，一旁的瞿涛哈哈一笑，道：“前辈说话可要算数，一言为定！”

冰河老人目光向他一转道：“驼子，你不要自负太甚，连你算在内，也是一样！”

瞿涛冷冷笑道：“这样很好，就留我同这二位姑娘在这洞内，看我们是否能通过这冰极甬道！”

旦夕微微一笑，道：“很好，驼子，你莫非以为这条甬道像方才来时一样的方便通行么？那可就错了！”

瞿涛冷笑道：“无论如何，我同二位姑娘愿意一试，你可要说话算数！”

冰河老人自位上站起身，道：“我一向说话言出必行，现在我们一言为定！驼子，你同二女暂留洞内，明日日出之前，你三人如能通过这条甬道，就任你们自去，老夫非但不加以责难，还要引咎自责，令我这一双弟子，为二位姑娘执仆役一年，否则……”

说着眸子向二女一望，道：“否则，二位姑娘就得立刻嫁给我这一双弟子，不得借故推辞……”

他鼻中冷冷哼了一声，望着二女道：“你二人以为如何？”

车钗、用梅到了此时，也只有认命了。她二人对望了一眼，俱都现出无限委屈，抬眼看见身边的瞿涛正向着她们微笑点头，二人顿时胆力大增，一齐点了一下头。

冰河老人面色一喜道：“很好，这是一个公平的交易，你们也不能说话不算，如出言反悔，可怪不得我老头子要逼迫你们了，只怕那时你二人就是想死，也不容易了！”

二女听得心头直打颤。西北风瞿涛却冷笑道：“一言为定，决不反悔。只是我那位兄弟，现在洞口，在我们离洞之前，你却要好好照顾他！”

冰河老人鼻中哼了一声，道：“这是自然！如此，我们先走了。”说着向乙木、丙火一挥手道：“还不退下去！”

二人连忙退出洞口。冰河老人冷冷笑道：“明日日出之时，我再来看你们吧！”说罢两袖一分，已消失于甬道之内，顷刻无踪。

这时，二女一齐向瞿涛望去，用梅讷讷问道：“边大哥怎么样了？”

瞿涛叹了一口气道：“边兄弟着了那两个劣徒的道儿，行功之际，被他们冷掸神功所伤，如今虽已无生命危险，只怕短日内行动不得！”

二女闻言，俱都大吃一惊。二人虽都在内心深深爱着边瘦桐，可是表露的方式，却大是迥异。

雪用梅当时忍不住热泪交流，叫了一声“大哥”，竟自倒在地上痛哭起来。

车钗双手紧扭，在室内来回走着，她冷笑了一声，看着雪用梅道：“事到如今，哭有什么用？眼前还是救你自己要紧！”

雪用梅这才想到，自己当着二人面前这样的哭泣，实在有失颜面，当下忙自擦了擦泪站了起来。

瞿涛点了点头，道：“车姑娘说得对，眼前我们还是救自己要紧，边兄弟已无生命危险，姑娘不必担心！”

用梅点了点头，可是她的脑子里，全是边瘦桐的身影，自身的安危反倒不当一回事了。

车钗何尝不是如此，可是她却是一个自持力极强的姑娘，她的感情，只是不大轻易显露罢了！

西北风瞿涛叹了一口气道：“二位姑娘千万大意不得，这个老头儿非比寻常，我们一旦大意，只怕非但走不出这条甬道，反而会冻死途中，也未

可知！”

用梅强自镇定道：“前辈既能进来，又何尝不能出去？”

瞿涛讷讷地道：“来时是我一人，而去时，我必须分出若干精力来顾全你二人，只怕就要吃力的了！”

他低头思忖了一下，冷冷笑道：“不过，以我功力，再加上二位本身的定力，我想虽有困难，也未必不能克服，我们现在就试它一试！”说着略一闭目，自丹田之内提起了一股暖气。这股暖气，分成三股，一股上下于自身之内；另外两股，分别注入左右二臂之内。

他向着二女道：“二位姑娘请在前行走，但切不可求快，要一步一步踏实行走才好！”

二女知道此行关系重要，俱不敢等闲视之。当时依言，并肩前行，各自闭口不言，提起一口真力。瞿涛则将双掌往二人背后一贴，顿时就传过去两股暖流，二女立时觉得全身温暖，不由信心大增。

三人合力同心，一步一步，慢慢地向冰极甬道行去……

冰极甬道走寒躯

这条甬道，足有里许长短，四外全是灰乎乎的颜色，光线不知来自何处。

三人方自出了洞室，立时就觉出气温陡然下降，两边袭来的寒风，令三人不约而同地打了个冷战！

瞿涛叮咛道：“不要开口说话！”

可是他自己却因为说了这一句话，一股冷流自口中贯入，禁不住激伶伶又打了一个冷战。当下暗道了声：“不好！”

总算他功力深厚，双手一抖，毛孔全开，然后运力向上一逼，无数细如毛发的冷气，已自毛孔内逼了出来。但只这么一会儿功夫，二女足下已不由打了一个踉跄。瞿涛急忙大喝了一声：“退！”

他再也不敢向前行走了。

当时双掌向后用力一收，掌上的真力，就像是两只巨大的吸盘，把二女蓦地吸得腾了起来。随着他那巨大的身子，猛地向后一荡。

三个人像三朵云似的，蓦地飘了回来，落在洞室门前，瞿涛双掌向内一收，大声道：“进去！”

二女同时向室内一纵，可是身子却像面条似的软瘫了下来。

瞿涛纵身回室，见状不由吃了一惊，道：“你们先不要说话，各自坐定，一会儿就会好的！”

二女闻言，皆坐地不语。瞿涛不由叹息了一声，心中不禁忖道：“怪哉，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记得来时尚没有如此寒冷，怎么一刹那间，那甬道内的气温，竟较诸先前寒冷数倍不止！

依此情形看来，就是自己想走出已是不易，更遑论二女了。瞿涛想到此，不由深深地担起心来。

乘着二女运功的当儿，他独自走出室外，提起了本身真元，直向甬道之内行去。

但他身子方自接近道口，便觉得两侧的寒风，交叉着吹过来，顿时令他毛骨悚然！

西北风瞿涛潜伏巫山，数十年来已练成高深的内家吐纳功夫。

这时他虽然觉得冷气贬骨，却仍能保持镇定，当时把那股培元真力，不住地上下驱动着，如此一步一步地向前行去。

但当他走到将近一半的时候，却实在行不下去了。

他只觉得两只脚一阵阵的发麻，面上也有一种麻痹的感觉，伸手往脸上一摸，竟落下了一层冰碴儿。

他站定了脚步，用力提着真力，左右打量了一眼，才看见原来两侧的崖壁之上，竟然比来时多了许多的窟窿！

那种极寒之气，正是自这些窟窿之中传过来的！

瞿涛这才明白，为什么气温比方才降低了极多，原来关键在这儿！

西北风瞿涛心里有数地点点头，但要想通过去，已是行不通了。

因为眼前这种寒冷的程度，是人所不能经受的，只好先回去再说。

他缓缓转过身来，吐了一口唾沫。那口唾液，在空中一滚，竟变成

了一个冰珠儿，“叮”一声落在地上。

幸亏只是自己一人来此试验，若是带二女同行，只怕这时二人已冻死在途中。

这么一想心中好不骇然！

他两手在胸前扣紧，舌抵上颚，自冻僵的躯体之内，强自提起了一口真力，一步一步地往回走来。

当他走到了甬道这头时，竟再也挺立不住，身子萎缩地坐了下来。

车钗及雪用梅目睹如此情形，俱不禁吓得花容变色，双双扑奔了过来。

瞿涛向着二女摇了摇手，轻声道：“无妨，让我歇一会儿就好了！”

二女俱都怔住了，用梅急道：“前辈，这可怎么好呢？看样子，我们是过不去了！”

车钗冷笑了一声，道：“我们拼着冻死，也不能如了那老怪物的心愿！”

才说到此，就听见当空响起一声冷笑，传来冰河老人那嘶哑的声音：“驼子，我想你们该尝到厉害了吧！”

说着嘿嘿地笑了两声，接道：“我劝你们还是知趣的好，这条甬道乃是冰山的一个极处穴眼，四面八方的寒气精英，自十八个不同的气孔之中，向甬道内集中，不要说你们初次涉寒，挺受不住，就是老夫穴居冰峰数十年，也不敢贸然尝试！”

说到此他冷笑了一声，又道：“现在天光尚早，待到入夜，另三个冰眼开启后，只怕你们想保住性命也万难了！”

瞿涛闻言，张开二目，面上露出一丝冷笑，道：“谢谢你的好意，我们还不打算投降！”

冰河老人鼻中哼了一声道：“你这驼子自恃内功高深，只怕到时后悔也来不及了，我不过是关照你们罢了！”

瞿涛嘿嘿一笑道：“老儿，我本来敬你是一个前辈，可是由你私开穴眼上看来，实在可耻！”

冰河老人呵呵一笑道：“难为你居然留意至此，可是这又如何？我们并未说明不准许我打开穴眼呀？我看你还是知趣些好！”

瞿涛冷冷一笑，闭目不语。

冰河老人好似也有几分发怒，停了一会儿，冷然道：“老实说，驼子，你的死活，我并不担心，我只担心这两个姑娘！”说到此阴森森地一笑道：“如何？二位姑娘，只要你二人答应一声，我立刻就请你们出来！”

车钗不由大怒，冷叱了一声道：“你死了这条心吧！我们并不是怕死贪生之辈，亏你还是一个老前辈呢！”

用梅一拉她衣服道：“姐姐和他废话作甚，我们不理他，看他又能如何？”

冰河老人闻言，森森一笑道：“老夫好心对你三人开释，你们既然不识好歹，却也是咎由自取，明晨我来收尸就是！”

说罢，余音杳然，似乎人已离去！

这时，瞿涛徐徐站起身来，道：“他说的话不错，此甬道正是冰山的一个冷极交点，我三人如无良策，只怕今夜确实难以度过！”

言谈之间，隐隐闻得远处岩洞之下，有辘辘移动大石之声。

瞿涛面色一变，咬牙切齿道：“这老儿果然又在移开别处的穴眼了，你二人还是设法多穿一些衣服才是！”

就在他们说话之间，就闻得洞内响起了“嗖嗖”的风声，风力似乎由不同角度灌进来，发出了大大小小的呼啸声。

在这寒冷的地洞之内，听到了这些声音，更令人感到不胜严寒！

他们处身的这几间石室，本是和暖如春，可是冰河老人一移开了几处风眼后，立时气温大降，一股股令人战抖的寒风，直灌了进来。

车钗忙把一扇石门关上，可是寒冷并未即去。

西北风瞿涛坐在地毯上，双膝盘好，喝令道：“你二人还不找些衣物披上，当真想死不成？”

雪用梅和车钗这才大吃一惊，可是二人被掳之时，只有随身衣服，并无其他衣物。这时只得各取了一床被褥，披在身上！

幸亏这被褥算是暂时救了她们的命。

三人在室内挨了一个时辰左右，那寒冷的威胁，竟是愈发的加重了。

到了后来，二女竟自抖成了一团，连连地打着喷嚏，看样子有点昏昏欲睡的样子。

西北风瞿涛陡然道了声：“不行！”

他霍地站起身来，分出双掌，在二女天灵盖上，轻轻拍了一掌，叱道：“不要睡觉！”

蓦然间，就像是当空响了一声焦雷，二女顿时一惊，连忙站了起来。用梅惊慌地问道：“前辈何事？”

瞿涛摇头叹息了一声，道：“眼前我们只有一条路了，如其在此坐以待毙，还不如拼死的好，二位姑娘以为如何？”

二女这时已冻得面无人色，全身连连抖动，闻言后，相继点头称是。

瞿涛冷冷一笑道：“二位拿定信心，必能通过，我拼着损耗十年的功力，以道家的‘真气’来助你们脱险！”

二女此刻心里明白，可是却都战抖成了一团，想开口说句话，也颇为不易。

瞿涛低头向二女面上一看，见二女眸子之内，都滚动着欲滴的泪水，水汪汪的。他想起这种情形分明是寒冷已将攻心，如待冷气进心，性命也算是完了。

瞿涛钢牙一咬，正要提气炸开气穴，提取苦炼经年的真气，贯入二女体内。忽见车钗用手向门外指了一下，瞿涛顺其手指处一望，不由一怔。

原来，在门日一边，站着一排约七八只灰色长毛的山鼠。

这些山鼠每一只都有尺许长短，一身鼠毛又长又密，耸起来，就像一个球似的！它们想是被这种寒冷的气流所逼，俱都走出穴来，彼此依偎在一起，口内发出极为尖细的“吱吱”叫声。

瞿涛心中忖道：“怪也，怎么在如此低温之下，这些野鼠竟然未曾冻死？再说，他们排列在此，又意欲何为呢？”

想到此，他静静地坐了下来，比了一个手势，让二女也坐了下来。

他心里想，也许这些山鼠或许会找到另外一条出路也未可知！

正当他在如此推想的当儿，却听得那群山鼠，忽然“吱吱”之声大作。

瞿涛再一细看，只见一只硕大的山鼠，正自甬道那端匆匆跑过来，它的口内衔有一小串红色的果子。

那是一串比樱桃还要小上一些的红色小果子，生长在一枝翠绿的枝藤之上，红晶晶的，看起来就像一串小玛瑙珠儿一般！

那一群山鼠，看见大鼠回来，皆争先恐后地挤了上去，把那只大鼠围在中间。

只见每一只山鼠，皆由那小枝之上咬下一枚小红果子，匆匆吃了下去。

奇怪的是，每只山鼠，只吃一枚，决不多吃。然后它们就退到一边，闭上绿豆小眼，伏下了身子。

三人看了这种情形，不禁都甚为惊奇，暗自称怪。

过了一会儿，却见那只大鼠首先“吱吱”叫了几声，众鼠像是由睡梦中惊醒一般，各自抖了抖毛，跑了过来！

令三人吃惊的是，这些山鼠，食过那种不知名的小果之后，似乎寒冷尽去，一个个显得极为活跃，彼此互相扑闹着。然后就由那只大鼠在前，其余皆列队于后，蹦蹦跳跳地向着冰极甬道行去！

这时，甬道内寒风凛冽，四面八方飞来的冷气，就像哨子似的交鸣着。三人已冷得全身伏地，料想那甬道内气温，怕是还要冷上几倍。

然而，这群原本畏寒的山鼠，这时却带着一身大无畏的神情，直向冰极甬道中跑去。

三人一直目送着它们走得看不见踪影。

这是一个极为鲜明的启示。

三个人，几乎都想到了那种小果子，在绝望的意念中，乍然生出了一线生机。

瞿涛咬牙站起道：“你二人暂时忍耐一刻，我去去就来！”

车钗同用梅，此刻连说话的力量都没有了。二人会意地点点头，把全部的期望，都寄托在了瞿涛的身上，虽然这是一个渺茫的假设！

瞿涛经过方才的调息之后，体力已较刚才多少好了一些，他大步向冰极甬道中行去。

他体会到，此刻的冷，经鼠群一过，似乎较先前好了许多，但若三人行走，只怕也行不出三分之一的路程，就要倒毙了。

他咬着牙，顺着山鼠的踪迹一直走下去，竟然从一个洞口钻了出来。他放眼望去，一片白茫茫颜色。如烟的冷雾，在寒风袭击下，就像螺旋似的，向天空旋转上去。

瞿涛停步，打量之下，发现前面有一处隘口，口外是一片斜坡。

这时他想到了两个坐以待毙的姑娘，不禁勇气大增，身形一纵，直向那斜坡下扑去。

当他身子方自往下一落，迎面一股冷气，呼地扑了上来！他只觉得两腿一麻，眼前一黑，“啊呀”叫了一声，就倒了下去。他挣扎着用双肘在地上慢慢地爬行着，寻觅着。寒气砭骨，他只觉得一双眸子，也有些模糊了。

忽然，他鼻中嗅到了一种异香，同时，也觉得手掌上有一种麻痒的感觉。

当他缓缓抬起手时，忽然发现手掌之中竟抓着一小枝刺藤！更使他振奋的是，那枝刺藤之上，竟生有三枚红色的小果子，正是方才山鼠所食之物。

这一发现，不禁令他勇气倍增，神智也顿时清醒了许多。

当时他匆匆摘下三枚小红果，放入口中，迅即嚼碎吃了下去！

这些小果子不如他想象的那么好吃，微微有一点苦，还有一点酒的味道。

也许它是不适于人吃的，可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已不容许他再考虑其他了！

他匆匆吃下这三枚果子之后，突然觉得一阵晕眩，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

忽然，一股暖流，在他小腹内一个盘旋，咕嗜一声，直冲了上来。

他顿时张开了眸子，立时觉得身上的冷意竟自消了一多半，四肢也恢复了灵活，当下翻身而起。

这种喜悦，使他几乎狂笑起来。

想不到，这种小果子，竟然会有如此意想不到的奇特效力。

他急忙低头再找，却发现地上有几片红迹，扬手一看，果浆满掌，想到必定是自己模糊之中，压烂了许多小果，否则那枝藤之上，必不止三枚。如此一想，好不后悔。

瞿涛呆了呆，忽然想到二女此刻不知怎么了，自己不宜再耽误了，连忙转身向坡下行去。只见这里原是一片乱石坡，无数的乱石无止境地延伸下去。

奇怪的是，目光所及，竟看不见一棵树或是一株小草，甚至连苔藓也不多见。

他匆匆找下去，找了许久，也不见那红色的小果子，他不由深深感到了后悔！

自己来此的目的，是为了救助二位姑娘的，并非是自己。可现在自己食下了异果，不畏寒冷，而二女却仍然在垂死挣扎着。自己这样做，太自私了。

正当他自我悔恨的当儿，忽然听得“吱”的一声，一只大山鼠，由他身边的一道石缝中跳了出来，它口中衔着一小枝山果，飞快地跑了。

瞿涛朝山鼠跑出的地方望去，果然看见有一棵红色的小果树，生长在乱石缝中。

那是一棵不过尺许高矮的小树，树上有七八个小红果子，生在仅有的一枝枝丫之上。

那小树身上，流着白色的浆液，想必是刚才山鼠采折之后，才流出来的。

他当即伸手入内，把树上仅有的小枝折了下来。

令人奇怪的是，当他折下最后的一枝后，那棵小树竟整个倒了下去，顷刻间，枝抽叶卷，成了枯萎的一团。

瞿涛却没有更多的时间，再去察看这棵树了。

他匆匆拿着这枝小红果子，翻上了岩坡。

只不过是这么一会功夫，那条冰极甬道的烟雾看来却更浓了。

风声交织成了一片，此刻必是冷到了极点，可是瞿涛因为食过异果，身上只觉得热烘烘的。

这种热烘烘的气流，似乎潜伏在全身每一个毛孔之内，一丝丝的向外逼出去，于是，侵袭而来的寒流，便被抵消了。

这时，他耳中又听到了冰河老人透过石壁的声音，他仍是那样冷冰冰地道：“怎么样？还没有改变主意么？”接着是一阵低沉得意的笑声，整个的石室都似乎为之震动了。

瞿涛没有回答他的话，匆匆忙忙地返回室内。

却见二女相拥着，已然倒在了地下。

瞿涛一见这种情形，不由大吃了一惊，他猛然扑到了二人身前，大声道：“二位姑娘，快快醒来！”只见二人无力地睁开了眸子，向他望了望，又情不自禁地闭上了。

瞿涛正要以手中的小果子喂她们，冰河老人却又发出了一声冷笑道：“驼子！想不到你还会说话，只是你如想走出甬道，只怕是妄想了！”

瞿涛冷冷一笑道：“老儿，你有什么伎俩尽管施出来吧，看看又能奈我何？”

冰河老人嘿嘿一笑道：“我似乎很久没有听见那两个姑娘的声音了，她二人现在如何？”

瞿涛这时已把那几枚果子，分别塞入二女口中。只是这两位姑娘，可以说是已冻僵了，就连下咽的力量也没有了。

无可奈何，瞿涛只得为二人分别推拿着穴道。

他此刻乾元大固，体力骤增，功力自是不同。

推拿了一阵之后，二女才从幽幽之中醒了过来，她们咀嚼着把果子吞入腹内。

洞外，冰河老人又发出冷笑之声，道：“驼子，你还执迷不悟么？”

瞿涛向二女摆了摆手，仍不去理他。

冰河老人似乎有些愤怒了，道：“你们如果真想死，我也救不了你们，只是驼子，你把两个小姑娘断送得太不值了。”

瞿涛忍不住冷冷地道：“在你的限时之间，我们会设法出来的！”

冰河老人狂笑道：“不是我小看了你，驼子，你这是妄想！你不听我忠告，只怕就要葬身冰窖了！”说着长叹了一口气道：“随你们的便吧！老夫苦口婆心，你们不听，我也没有办法，我还是去养养精神的好！”

说罢声音消失了！

瞿涛冷冷一笑，向二女望去，却见二女这时俱已沉沉地睡着了。

他知道，此时正是二人气机转换的当儿，便没有惊动她们，自己也在一边调息养神。

约摸过了半盏茶的时间，车钗首先张开了眸子，颤声道：“好冷！”

瞿涛点头微微笑道：“车姑娘，你已不妨事了。”

车钗道：“我觉得好冷啊！”

瞿涛一笑道：“方才你连冷都不知道了，现在既知道冷，就证明你体内已增加了热量，也许再过一会儿，更会觉出好些的！”

话声未落，却见用梅身子一抖，也醒了过来，口中也频频唤冷。

瞿涛微微叹息一声，道：“谢天谢地，你二人总算命不该绝，绝路逢生了！”

用梅莫名其妙地望着他，道：“前辈，我好冷……”

瞿涛点头道：“姑娘最好不要多说话，一会儿这寒冷就会减去一些！”

二女依言运功调息了一阵之后，果然那已僵硬的四肢，慢慢竟能活动自如了。而且，那些原本潜伏在体内的寒气，一丝丝都逼了出来，每一丝寒气出体，都使她二人打一个寒颤！

瞿涛生恐这种异果供应的热量有限，所以最好尽快出去。

这时见她们体力恢复，当下轻轻在二女肩上拍了一下，道：“我们必须出去了，记住，非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开口说话！”

当时瞿涛在前，用梅在中，车钗最后，三人排成一队，直向冰极甬道行去。

他三人缓缓地前行着，寒风袭来，就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刺着他们的皮肤，可是无论如何，他们总算能忍受得住了。

原来那种红色的小果，乃是天地间一种奇果，名唤“血冰豆”，乃是感极寒而生，性属纯阳。只可惜瞿涛不知它的灵性，其实只需服一粒也就够了，如以此掺上山药焙成丸药，对于修练武功之人，大有神益。

这时，“血冰豆”在三人体内发生了热力，体外的骤寒只能在表面肆虐，一任冷风如箭，却是丝毫也不能袭入他们体内。

这条甬道虽然是长有里许，三人却很快到达了端点，不由皆大欢喜。

瞿涛冷冷一笑道：“我们这就出去，看冰河老儿还有什么话好说？”

说着伸手移开了护洞的大石，一跃而出，二女也先后纵出；只见乙木、丙火二人，正一左一右，坐在洞口附近！

二人见三人纵身出来，不由大吃了一惊！

两个人四只眼睛，全都怔住了。

半天之后，丙火才讷讷地道：“你们怎……怎么出来的？”

瞿涛一声朗笑道：“你以为这点寒冷，就能困得住我们么？哈！真是做梦！”

乙木吓得面色发白，咕哝道：“怪事！怪事！”边说边自向后退着。瞿涛朗笑道：“你师父何在？我们要去见他！”

才说到此，只见眼前白影一闪，冰河老人已然立在三人面前。瞿涛呵呵一笑道：“旦夕老儿，你此时还有什么话说？”

冰河老人一张脸上充满了无比的惊异，他在三人脸上扫了一遍之后，森森地一笑道：“老夫一生言出必行，你三人既能走出来，我自然依约

放行……”

说到此，冷眼视向乙木、丙火，道：“今后我这一双弟子，如再敢向二位姑娘非礼，定叫他死在老夫的铁掌之下！”

二怪吓得打了一个哆嗦，俱都低下头来。

冰河老人仰天一声狂笑，注目二女道：“二位姑娘，如此可以放心了吧？”

瞿涛一笑，道：“这么说，我驼子代表二位姑娘，向你致谢了！”

冰河老人在他说话之时，已经留意到三人面色红润，此刻非但没有丝毫寒冷之态，反倒现出“热”的样子。不禁心中一动，当下冷冷地道：“如果老夫猜得不错，三位在洞内必是吃什么特殊的東西了！”

说着微微一笑道：“驼子，你是否可以说出来，也令老夫我长一长见识！”

西北风瞿涛呵呵笑道：“你猜得不错，这就是所谓‘吉人自有天相助’了。”

冰河老人又道：“你们服了什么东西，可愿说出一听么？”

瞿涛一笑，探手入袍，摸出了仅剩的一粒“血冰豆”，道：“这一粒就算奉送主人的吧！”说着微微一弹，冰河老人抬手接在掌内。他看了看，在鼻端闻了闻，不由面色大惊道：“此果洞内甚多么？”

瞿涛摇头一笑道：“绝无仅有！”

老人顿时面色一沉道：“驼子，你这就太不诚实了，想这血冰豆树，当在百粒左右，莫非你三人竟吃下如此多不成？”

瞿涛冷笑道：“你说得不错，只是却多亏了洞内的山鼠，如非山鼠的指引，只怕我三人此刻已然冻毙在洞内了！”

旦夕闻言后，不由现出一副大失所望的样子，摇头长叹道：“可惜！可惜！”

他一面说着，一面搓着双手，内心是又愤又悔，却又莫可奈何，低头看着手上的这一枚血冰豆，苦笑道：“只此一粒，要来无用，不如好人做到底，为他们那个朋友服下去吧！”

此言一出，不禁提醒了三人，瞿涛忙道：“我那位兄弟此刻如何？”

冰河老人冷笑道：“你们随我来！”说着大袍一拂，整个身子，有如一片行云似的，蓦地腾了起来，已落身在一座峰上，再一折腰，又拔起了八九丈高下，身形两转三回，来到他所居住的冰峰之上。

瞿涛等三人连忙腾身随后，但是除了瞿涛还能勉强跟得上外，二女的身法，看起来简直是差得太远了。

三人到达冰峰，冰河老人已然站在洞前相候了。

雪用梅担心边瘦桐安危，内心不由焦急万分。其实车钗又何尝不是一样呢！

冰河老人所居之处，竟是如此一个奇妙的地方！

在结满了冰的钟乳石峰之上，开凿了两扇洞门，朝霞映衬之下，闪烁着瑰丽的七彩。

进门之后，一股芬芳气息，令人神清气爽。

在一条长长的水晶桌上，放着有冰桃、冰梨等四碟水果，最出色的是正中一大盆水仙。

那种芬芳的香味，正是水仙花散发出来的。

两壁之上，除植满了各种寒草异花之外，还悬有两张极大的白熊皮，绷在壁上，看来栩栩如生。

三人牵挂着边瘦桐的安危，哪有心情去细细欣赏这些！

这时冰河老人已把三人引进了一间房内，这间房子，乃是他的一间丹房。

室内置有各种各样的葫芦、瓶罐，另有大小不等的八座丹炉，其中之一，炉火正烈，呼呼有声，似在熬炼着什么。

在一边的水晶床上，躺着剑眉微蹙的边瘦桐。

他似乎早已清醒，见众人入内，立刻面现惊奇。

雪用梅唤了一声：“大哥，你……”急步走了过去，两行热泪，已忍不住簌簌流下。瞿涛微微一笑道：“姑娘不必伤心，他已好多了！”

边瘦桐微笑道：“我已不妨事了，方才听旦老前辈说，至多不过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恢复如常了！”

他目光视向用梅道：“姑娘安然无恙，我也就放心了！”

他说着目光一抬，又见车钗远远立在一边，正自以手拭着脸上的泪。

边瘦桐不由心内一动，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愧疚，他强作微笑道：“车姑娘也来了？”

车钗放下手，望着他点了点头，又把目光望向一边，她爱边瘦桐，可是内心却始终忘不了边瘦桐加诸在自己家门中的仇恨！尽管她内心火似的热情，但表面上却只能作出一副冷漠的表情！

冰河老人目光一转，已是了然。

他忽然明白二女为什么拒绝和自己两个弟子成婚的原由，当下嘿嘿笑道：“二位姑娘放心，他死不了！”说着取出那枚“血冰豆”，放在边瘦桐口中道：“你服下去，这对你是很有作用的！”

边瘦桐点了点头，吃了下去。冰河老人淡淡地点了点头道：“你们可以走了！”

瞿涛呵呵一笑，道：“打搅了！”

说着从石床上，把边瘦桐抱了起来，转身而出。冰河老人忽然谄笑道：“驼子，你把这位小兄弟交与二位姑娘，老夫尚有活要与你说！”

西北风瞿涛已然明白，朗笑了一声道：“好！好！”

他转过身来，见车钗立于身后，正要举手来接，可是却忽然又后退了一步，面色微红道：“还是交给雪姐姐吧！”

用梅怔了一怔，只好上前接抱了过来。边瘦桐闭目微微叹息了一声，道：“姑娘只要扶着我就行了！”

用梅窘道：“大哥不必逞强，你还不能下地！”说着她匆匆与冰河老人作别，同着车钗一起走了出来，纵身下峰。

乙木、丙火二人，立在峰下，满脸垂涎愧疚之色。他二人向着边瘦桐三人望了一眼，连忙低下头去。

二女没有理他们，匆匆前行。他们一直走下了小南峰。这时，车钗忽然在后边叫了一声：“姐姐保重，我去了！”

雪用梅不由一怔，忙回身道：“咦！你怎么要走了？”

车钗点了点头，道：“瞿大哥待我虽好，但是醉风楼到底不是我的家，我要走了！”

边瘦桐忍不住挽留道：“姑娘稍稍歇息几日，等待愚兄伤愈之后，

护送你下山如何？”

车钗摇了摇头，面现红晕，嘴唇动了动，却没有说出什么来，只道：“边兄请多保重……”说着倏地转身，一路窜纵如飞而去。

雪用梅和边瘦桐二人都不禁呆住了。雪用梅轻轻放下了边瘦桐道：“我去追她回来！”

边瘦桐说道：“不必了！”

雪用梅忽然望着他，微羞道：“你莫非不想让她回来么？”

边瘦桐不禁面色一红，道：“姑娘这是何意？”

用梅以手掠了一下头发，含羞道：“只是说说罢了！”

说着轻轻把边瘦桐抱起，向醉风楼那边行去。

玉冰峰上决雌雄

却说冰河老人目送雪用梅等去后，向着西北风瞿涛微微笑道：“驼子，你坏了我弟子的好事，我岂能和你甘休？风声传出，我旦某人声名扫地矣！”

瞿涛脸色也甚为不善，冷冷一笑道：“那么你意欲如何？”

冰河老人哈哈一笑，道：“说起来，我们是多年的老邻居了，人不亲土还亲，俗语说不打不相认，我们印证一下彼此的功夫，看看谁强些，如何？”

瞿涛生就一副刚强脾气，最是不服输于人，闻言冷冷一笑，慨然道：“你也不要太过自负，我驼子双掌之下，也不是太好欺的！”

冰河老人含笑点头道：“那随我来！”

只见他大袖一挥，人已穿云而出，直向着对面一座石峰上落去。他身形甫一沾地，西北风瞿涛也同时落在旁边！

这位小南峰的怪老人一怔，忽然狂笑一声道：“打！”

只见他身形疾如骤风似的一个猛转，右掌五指霍地向上一扬，“啪”的一声，发出了一股强劲的掌力。

瞿涛一声朗笑道：“好呀！”

他那有力的右掌，甩着肥大的袖子，猛地向外一翻，只听见“波”的一声，冰河老人一阵狂笑声中，身形第二次腾了起来。飘似云。

那袭飘飘的白衣，就像是一片鹅毛似的轻飘飘地落了下去。

瞿涛何尝不如，今日自己遇见了前所未见的高人，可是他生就一副不服人的脾气，不肯甘拜下风。

只听这位醉风楼的主人，不可一世的老侠客，一声狂笑道：“旦老儿，你不必再跑，这地方不是很好么？”

口中说着，云履飞梭，用“龙形乙式穿身掌”的身法，“嗖！嗖！嗖！”数个起落，已把身子扑了过去。

可是他的对手冰河老人却似不急于和他对掌，只见他那袭肥大的衣衫，在乱石之上倏起倏落，如同狂风中的落叶飞絮一般向前飘去！

二人一前一后，一追一驰，始终相差一段距离。

瞿涛大怒之下，厉叱了一声道：“老儿，我看你往哪里走？”

这位驼侠盛怒之下，那佝偻的身子霍地向前一弓，一双箕张大手，猛地向前推了出去！

这是他“乾坤一十三掌”中最厉害的一手——“乌龙穿塔掌”！

掌势一出，双掌上带出的风力，形成了两股极大的风柱，狂啸怒吼着打了出去。

冰河老人显然晓得他这一手的厉害，只见他霍地一个转身，朗笑道：“驼老儿，真有你的！”

就见他双掌一前一后，分两次向外按出！第一股风力，显然阻不住瞿涛的来势，可是第二次的接掌，却大是有效。

瞿涛觉得身子向后微微一弹，耳中一声长啸，冰河老人已腾身而来。他口中笑道：“领教了！”右手大袖一翻，“扑”的一声，白色的袖缘就像是一口旋转着的利刀，直向着瞿涛臂上掠来！

西北风瞿涛往回一抽手腕子，用“大扒手”反指，直向冰河老人脑

门之上点去！

旦夕森森地一笑，双袖齐挥，有如两把板斧，直向着瞿涛面门上砍去！

在这荒寂无人的冰山之上，这两位当今天下奇人，各自展开身手，刹时之间，已对了十数个回合。

这时，天风呼啸，几只小鸟掠空而过，西方的太阳也显得很疲倦似的垂下了一半。

霎时二人已对拆了二十七个回合。

冰河老人施出了绝门的冰禅神功，指掌过处，寒风凛然！

西北风瞿涛如非事先食有异果，就不免要吃大亏了。

对付这位冰峰下隐居数十年的怪老人，能打到现在而不露败象，在瞿涛来说，已经是奇迹了。

忽然，瞿涛一声大喝，怒吼道：“哪里跑！”双掌用“碎马功”，陡然地向着冰河老人双肩上按去！

冰河老人呵呵一笑，向前猛地一倒，双掌霍地向下一按，一双手全部没入尺许厚的白雪之内。

瞿涛未曾得势，身子不由向前一冲！冰河老人以逸待劳，他的回旋掌力，是借劲转力。双手在此处贯入，却在彼处弹起了一双雪团。

这一对雪团，“噗噗”两声，双双打在瞿涛的双肩之上！

冰河老人虽然无意伤人，可是这雪团的力量，却也非同小可。只见瞿涛身子微微一晃，差一点几坐了下来，炸开的雪花，溅了他一脸都是。

这种情形，虽像是开一玩笑，但瞿涛显然已败。

他身子后退了一步，嘿嘿一笑道：“我输了！”他脸色一变，沉声道：“从今以后，这小南峰就是禁地，我绝不轻人一步；可是当我再来之时，旦夕，也就是我瞿涛我回面子的一天！”

冰河老人嘻嘻一笑道：“随你的便。驼子，我胜得好不容易哟！”

在一张石榻旁边，雪用梅已有好几天没有休息了。在她精心地照顾之下，边瘦桐现在已能勉强地下地来走走，只是要想恢复昔日的功力，短日之内还是办不到的！

不觉五天过去了。

西北风瞿涛每日晨昏，都要前来问候。他关心着边瘦桐的起居饮食，就好像对自己的亲兄弟一样。

只是，在他那爽朗的眉目之间，似乎很少见到笑容。自从那日自小南峰转回之后，他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似的！

边瘦桐看得出来，瞿涛必然是遇见了什么不如意的事情了，否则以他的个性，断然不会如此消沉！

这是他第二次受伤卧床，记得一年前自己身中恶蛊，不能动弹的时候，陪伴在床侧的也是雪用梅，而今天仍然是她！他思忖道：“这个姑娘对我的恩惠太大了，我将如何去报答她呢？”

想着，不由把目光向她望去，却见她正趴在窗上打盹，脸色很是憔悴！

边瘦桐内心很是过意不去，他轻轻下地，走到了她跟前，轻轻拍了她一下道：“用梅，去睡一会儿吧！”

雪用梅不由一惊，慌不迭睁开眼站了起来，道：“你……你怎么又

下地了？回去！快回去！”说着用手推他上床，无意间，触到了他的目光，心中不由一动，脸也蓦然变红了。当时羞答答地垂下了头，道：“干吗这么瞪着我呀？不就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吗！”

边瘦桐叹了一口气道：“这几天，可把你累坏了！用梅，你去睡觉吧，以后用不着守着我了，我已经快好了。”

雪用梅不由心中一跳，这么多时间以来，她还是第一次听到边瘦桐称呼自己的名字。

这“用梅”两个字能出自他的口中该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她的脸怎能不红？心怎能不跳？

当时，她笑了笑道：“我不累，只要你身子好就行了，要不是为了我，你也不会……”

边瘦桐摇头道：“不要再说了，用梅，你太困了，去睡一会儿！”

雪用梅看了他一眼，奇怪的是，他的话一直都像是那么有力量，好像不得不听似的！

实在说，她也真的困了，当时用手揉了一下眸子，道：“那么我就回房去睡一会儿了！”说着推门走出。

边瘦桐待她走后，坐在窗前的竹椅之上。他缓缓伸出二指，作剪刀的形状，向着一棵老树叶子上剪去！但见双指剪动，那树叶只是抖着，却未能剪落。

他不由叹息了一声，回声走了几步，频频摇头叹息着。一会儿，他又立于窗前，依然伸出二指，用力平空向下一剪！这一次，那棵老桐树的一枚叶子，自叶柄处分为两段，慢慢地自空中飘落下来。

边瘦桐脸上带出了一丝微微的喜色！

他坐下来，右手自怀内摸出了一份红色的拜帖，打开来，看了看，其上写着

“六月十七日午刻，洁樽治茗，敬候

台光谨上

边小侠瘦桐坛设：南少林寺正殿

少林寺三代弟子海空谨上”

望着这张帖子，他不由得苦笑了一下，喃喃自语道：“时间已经不多……”

可是，眼前自己身体尚未痊愈，如何能去应付海空禅师那样强大的对手呢！

想到此，他不由默默地垂下了头。

可是，他是一个很讲信誉的人，决不会以自己的身体受伤为借口，而不去践约。

因此，他已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要在六月十六日之前，赶到南少林寺去。

可是，这件事他又不能明说，如果说出来，瞿涛和用梅肯定是不让自己走的。而自己又不愿意请瞿涛代替！

他在苦思之下，似乎只有开溜一途了。

正当他在处心积虑苦思之时，门外瞿涛叩门道：“边兄弟醒着么？”

边瘦桐忙打开门道：“前辈请进！”

瞿涛走进来，微微笑道：“我与你引见两个朋友，俗语道：不打不

相识啊！”

边瘦桐正自不解，却见瞿涛退后一步，道：“你二人进来吧！”就见自廊内步出了两个穿着灰白衣衫的怪人。边瘦桐不由一惊，这两个人，并非别人，正是小南峰冰河老人的一双弟子：乙木、丙火。

二人一进房，竟自一起跪了下来。

边瘦桐不由一怔道：“咦！这是怎么回事？”

乙木抬起头，满脸羞惭地道：“上次都……都是我不好，你……你不……要怪罪！”

边瘦桐冷冷一笑，道：“事情都过去了，还说它干什么？”

一旁的丙火咳了一声，道：“是师父叫我们来服侍你的……师父叫我们称你做师叔，叫我们两个随你老人家出去长长见识！”

边瘦桐不由冷冷地道：“令师太客气了。这是不必要的！”说着他摆了一下手道：“你们还是回去吧！”

二人对望一眼，露出一副失望和为难的样子。乙木吃吃地道：“师……师叔，我们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丙火也有些害怕地道：“你老人家要是不答应，我们两个也不能再回去了，师父不会原谅我们的！”

二人说着，又磕了一个头。

这种情形弄得边瘦桐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不由向一边的瞿涛望了一眼，道：“前辈看这事如何是好？”

瞿涛冷冷地道：“当初我和冰河老儿，倒是有约在先，如果我和二位姑娘能够平安地穿过那条冰极甬道，这两个人，要为我们执仆役一年，料不到，这老几倒是很守信用！”

说着冷笑了一声，道：“只是这两个人又能作甚，看着都有气！”

乙木转过身道：“老前辈，不要……这……这样说……什么事我们都会……会做，我们只是希望……希望……”

丙火气道：“好了，让我来说吧，你又说不清楚！”于是接下去道：“师父说，边师叔被我二人误伤身体，只怕在短日之内不能复原，因此要我二人负责保护！”

边瘦桐冷笑道：“保护？”

丙火脸色微红道：“师父说，师叔你不久就要下山，要到南少林寺去，说是没有人保护你不行！”

边瘦桐不由怔了一下，皱眉道：“这件事，你师父是如何知道的？”

丙火嘿嘿一笑道：“师父他老人家没有什么不知道的，他老人家还说师叔你要去见一个老和尚，那老和尚很是厉害，只怕师叔你身体未复原，不是他的对手！”

边瘦桐冷笑了一声，道：“想不到他一个老前辈，竟然偷看人家的私函！”

西北风瞿涛闻言，不由灵机一动，他本来也正在为边瘦桐去会海空长老这件事发愁。因为海空这个老和尚，实在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现在既然乙木、丙火奉命出面，负责保护边瘦桐，自己倒是可以放下心来了。当然，这并不是说乙木、丙火两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夫，而在于他二人背后的那个冰河老人！如果能由冰河老人出面，对付那个海空长老，这两个人可就有一番较量了。

可是这件事，只怕边瘦桐不会答应。瞿涛在脑子里只一转，没有说出口来。

果然，边瘦桐冷笑了一声，对二人道：“你们两个站起来吧！”

二人笑着站起，丙火讷讷地道：“这么说，师叔，你老答应了？”

边瘦桐鼻中哼了一声道：“你二人留在此服侍雪姑娘我不反对，可是我的事却不让你们管！”

瞿涛微微一笑，对二人挥手道：“你们先退下去吧！”

二人一脸失望，像是欲言又止的样子。瞿涛又挥了一下手，两个人才退了出去。瞿涛笑着向边瘦桐道：“兄弟，你也太固执了！”

边瘦桐苦笑道：“前辈，你这就错了！想我边瘦桐乃是铁铮铮一条汉子，自己的事岂能依靠他人？何况这两人武功比我尚且不及，又如何对付海空和尚？”

说着冷笑了一声道：“此事断断使不得！”

瞿涛点头笑道：“兄弟你不愧是一个仁义的侠客，可是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想那南少林寺之内，高手如云，抛开海空不谈，就是其他各人，也怕非你一人所能对付得了的！”

红线金丸边瘦桐不由怔了一下，这话倒也是实在的，他叹了一口气道：“前辈，你也不要想助我一臂之力，那是不行的。如果你老人家插手其间，事情传扬出去，世人皆要笑我红线金丸是真的无能了！”

瞿涛微微一笑，道：“你放心，我不会去的，现在有人关心着你，我就不必多事了！”说着神秘地一笑，走出室外。

边瘦桐发觉瞿涛似有弦外之音，只当他说的是雪用梅，不由脸色微微一红。

对于用梅这个姑娘，他对她并不是没有感情，而是他浪迹惯了，很不愿意让感情来束缚自己。

以往，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没有丝毫感情的人，决不会去爱一个女人。

可是近来他突然感到自己微微有些变了。

当他独自静下心的时候，常常会想着用梅这个人，她那一张可人的脸蛋儿，她那无邪的微笑，无不令他感到亲切。

这种感觉，使他感到异常痛苦，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不适宜谈情说爱的人，可是奇怪的是，他却常常沉溺其中，变得意志消沉。

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人，是不甘于寂寞的！他下定了决心，要独自去会会海空长老，而不需要任何人帮助，即使是血溅少林，也决不后悔。

这么想着，他反倒感到安下心来了。

可是瞿涛却不允许他这样单身涉险，本来他颇有心助他一臂之力，现在既然有乙木、丙火二人甘心同去，他倒不需要代庖了。

出得门后，他见乙木、丙火二人，一脸失望地立在院内，正在窃窃私语说着什么。

瞿涛笑了笑，向着二人点头道：“你们在说些什么？”

二人互相推了一下，才慢慢地走过来，乙木吃吃地道：“请……请老……前辈作主！”

瞿涛已明白了，颌首道：“什么事，你说就是！”

丙火讷讷地道：“老前辈……我们已经十几年没有下过山了，要是

失去了这个机会，就可能永远也去不成了！”

瞿涛点头道：“你们到这边来！”

二人一起走过去，瞿涛小声道：“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丙火垂下头来道：“老前辈请帮帮忙，替我们在边师叔面前说说，叫我们跟他一块下山去吧！”

瞿涛冷冷一笑，道：“你方才说的话，可是真的？当真是你们师父叫你们护送他下山去少林寺么？”

乙木忙点头道：“是……是的……”

瞿涛瞪了他们一眼，冷笑道：“你们当我会相信么？真如此，我现在就去问问你们师父看！”说着就要转身，二怪见状大惊，同时脱口叫道：“老前辈！”

瞿涛回身冷笑道：“何事？你们实话实说吧！”

丙火这才低下头，道：“你老人家可别去问师父，我们实话实说就是！”说着看了乙木一眼，叹了一口气，道：“是这样的，师父叫我二人来此服役一年，时间到了才许回去，并没有叫我二人护送边师叔下山！”

乙木吃吃地道：“可我们在……在……山上，呆得太久了！”

丙火立时接下去，道：“如果边师叔不帶我们下山，怕一辈子也没有机会了，所……所以……”

瞿涛冷冷地道：“你们怎么会知道边瘦桐要去南少林寺赴约？”

二怪立时面色大红，乙木讷讷地道：“我们偷看了那封帖……帖子！”

丙火立时接道：“不是故意的，边师叔受伤的时候，帖子掉出来了，我们才看见的！”

瞿涛点了点头道：“你们说实话，我也许可以帮你们一个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说！”

二怪面上立时现出不大得劲的表情，良久，丙火才叹了一口气，道：“老前辈你不要误会，其实说出来也没有什么，是师父他老人家还没有死心！”

瞿涛冷笑道：“什么不死心？你说清楚一点！”

乙木吞吞吐吐道：“师父太喜欢那两个……姑娘了……叫我们不能放手，要穷追……”说着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说道：“这事怎么可能呢？慢说二位姑娘根本就不喜欢我们……就是喜欢也不行了，那个车姑娘已经走了！”

乙木一摊手道：“雪姑娘一见了我们俩的面，就把嘴一噘，看样子是讨厌透我们啦！”

丙火看了他一眼道：“我还不是一样，所以……”

他望着瞿涛，激动地道：“老前辈，你帮帮忙，求求边师叔帶我们下山吧！我们不在乎什么少林寺不少林寺，我们不怕他们！”

乙木搓着手道：“在这里我都要闷死了，冰山、地洞、石头……除了这些，什么都没有，师父的心可真狠！”

瞿涛闻言，心中不由暗暗一动，忖道：“好个冰河老人，居然还不死心，言出无信。既然如此，我就为你惹上一个大祸，看你这老儿，如何收场？”

想到此，他点了点头道：“这件事我可以帮你们一个忙，南少林寺内的和尚，除了海空老和尚以外，另外还有龙虎风三位禅师，你二人能应付

得了么？”

二人终日在山上闷得发慌，难得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下山游玩，自是不肯放过，当下连连点头道：“不怕！不怕！”

乙木挺了一下胸，道：“有什么怕的？大不了叫他们上山找师父……我师父本事大，才不怕……他们哩！”

这句话，正中瞿涛心怀，他点了点头，道：“你二人随身衣物，都已带来了么？”

丙火点头道：“都带来了，只是银子怕不够！”

瞿涛微微一笑，道：“你们回去拿衣服，我在巫山下等你们，快快来！”

二人一怔，不由大喜，当时忙自转身入内，去拿他们随身的衣物去了。

瞿涛展动身形，兔起鹘落，有如飞星下坠，霎时间已降临山下，在巫山峡口处，停有一只小舟，正是自己的快船。

他胸有成竹，料定边瘦桐必会乘此船偷走，当下不动声色地站立在岸边的一块大岩石之后。不一会儿，乙木、丙火双双自崖上纵落。

二人背后各驮有一个小小的包裹，神色极为兴奋，不住地左顾右盼，瞿涛现出身道：“你们来了么？快过来！”

二人立时纵过来，丙火道：“老前辈要带我们出去么？”

瞿涛一笑道：“我可没有时间，不过你二人要听我的话，我可以设法让你们随我那位兄弟一块出去！”

丙火怔了一下道：“真的？老前辈可要说话算数！”

瞿涛向上看了一眼，微微笑道：“时候快到了，你二人现在快快上船！”

说着用手向船上指了一下，二人忙纵上船去。瞿涛跟着纵上。乙木、丙火对望了一眼，笑嘻嘻地坐了下来。

瞿涛冷冷笑道：“你们想这么舒服，只怕不行！”

二人赶忙站了起来，乙木吃吃地道：“我们坐在哪……里？”

西北风瞿涛微微一笑，他走到船后，用手揭开了舱板盖子，现出了一个黑洞，二怪立时一怔。

瞿涛向洞内指了一下道：“这是我存放东西的暗舱，你二人如想跟着边瘦桐出去，只有藏身在这里面，怎么样？”

二人走过去，向舱内看了一眼，只见舱内黑洞洞的，而且有一股刺鼻子的霉味，乙木道：“味道不好闻……”

丙火却咬着牙道：“为了闯江湖，受点罪没啥！”

他二人受师父吩咐，侍候边瘦桐，换句话说，也只有边瘦桐才能够带他二人下山，否则他们是没有理由下山的！

这个难逢的机会，二人自是不能放过。

乙木探首看了一下，点了点头道：“好吧！我们就……就……躲一躲吧！”

说着“通”的一声，跳了进去。

丙火也跟着跳了进去。

瞿涛哈哈一笑道：“对了，你们就得这样才行，不过要记住，头三天不能出来，否则你二人还会被送回来的！”

二人慌忙由舱内纵了出来，丙火道：“那怎么行呢？里面这么小……”

瞿涛冷冷地道：“你们要想去，就必须忍耐！”

乙木哭丧着脸道：“那要拉屎撒尿……怎么办？”

瞿涛一笑道：“你们可以先准备一个罐子，好在三天也不算太久，三天以后，你们就可以出来了，那时候距离巫山已远，他就不会再把你们送回来了！”

二人对望一眼，点了点头。

瞿涛又取出一包银子，递于二人道：“这银子你们带着，这么大的人，身上不能没有钱！”

二人从没见过这么多银子，笑嘻嘻地接了。瞿涛看了一下天色，道：“你们两个人，现在可以去准备一些吃的东西，在天黑以前，必须藏好，我想边瘦桐今夜定会上船来！”

二人大喜，当下一左一右，拉住了瞿涛一双手。乙木张着嘴笑道：“谢谢老前辈……老前辈真是生我们的爹爹！”

瞿涛闻言愣了一下道：“你说什么？”

丙火红着脸推了乙木一下道：“不要乱说！”

说着向瞿涛谄笑道：“我哥哥不大会说话，他是说‘恩同再造’的意思，老前辈不要误会！”

瞿涛闻言呵呵一笑，用手在二人头上拍了拍道：“你二人先不要太高兴，此去南少林寺，并不是一个太好玩的地方，那些和尚一个个都凶得很！”

丙火双瞳一翻，道：“我们不怕！”

乙木冷笑了一声，道：“我最恨和尚……光头！有一次，我被一个和尚把头都打肿……了！”

瞿涛微微一笑，道：“南少林寺的和尚，可不比寻常人，你们要听边瘦桐的吩咐，就不会受欺负了！”

二人连连称是，瞿涛向二人点了点头，道：“小心了！”说着足尖一点，足足拔起来八九丈高下，只见他那巨大的身子，向着崖壁上一贴，快如猿猴似的，已翻到山岭之上。

乙木、丙火二人看得张嘴结舌，对于这位丑怪的老人，心中生出了无比的敬意！

二人等瞿涛走后，按照嘱咐，匆匆准备食物去了。

巫山峡口，静寂无人，江风吹动着水波，浪花轻轻地拍击船身，吐出白色的泡沫。

这是一只黑色、镶有铜片的快舟，有四面风帆，垂挂在桅杆之上，船上设有快桨和后舵，用来十分轻巧灵快，非常适宜远行。

清风岭下念旧仇

夜色笼罩巫山。

天空中，似乎飘着极为细小的雨星，风吹过来，树叶哗啦哗啦直响。

一条黑影，快似猿猴般的来到了峰口，然后停下了身子，向着峰下的江口看去。

那里拴着一只快船，在河面上晃动着。

这人一身黑色夜行衣，背系长剑，长眉朗目，好一副英姿俊貌。江水映在面上，仔细一看，他正是寄居在“醉风楼”的红线金丸边瘦桐。

果然不出瞿涛所料，他要“偷行开溜”了！

只见他一路腾越，来到距离小船十丈左右的江边，整个身子蓦地腾起，直向着那小船之上落去。

小船微微地颤抖了一下。此处水口空无一人，只有江水拍打着岩石的声音。

边瘦桐自身上解下背包，抬头看了一下峰上，并无有人影跟踪，这才安下心来。

他动手解开了小船的缆绳，慢慢把四面风帆升起来，然后一扳舵把子，小船像离弦的箭似的直向江心冲去。

江面上，有十来艘夜行的船只，点燃着各式的灯笼，十分好看。行出十几里，小雨停了。边瘦桐见风引船行，甚是安稳，当下固定了舵把，走到舱前，把帘下的红纸灯笼点亮一盏，然后倚栏坐了下来。

此行南少林寺，祸福难料。

对于“海空长老”这个人，他实在不敢乐观，因为这个老和尚太棘手了。

船身为浪花摇动着，他脑子里想得很多，很是烦乱，自己这多年以来，萍踪无定，浪迹江湖，遵照“行侠仗义”四个字处人行事，却想不到结下如此多的仇家，想来令人叹悔不已。

这时，别的行船都已靠岸停泊了，唯独他这一叶小舟仍在夜航。

天色微明，船已来到了一个叫“巴东”的地方。

一夜未眠，他并不觉得困倦，江水之上，有卖饭食的大船，他停下船来，叫来一客饭菜。

大船上的伙计，用一条极细的搭板，放在他的船上，然后，手端饭菜，由搭板上很快的走过来。边瘦桐匆匆吃过饭，把小船系在大船旁边，和衣而睡。一觉醒来，天已过午。

于是，他又继续不停地向下行去。

如此歇歇行行，无日无夜地紧赶，到第四天的头上，他的小船已经到了宜昌地方。

这是长江三峡的一个重要关隘，舟楫云集，很是热闹。

边瘦桐航行至此，人也有些倦了。他把小船系在岸边，正要上岸，忽闻得身后有人叫道：“师叔，带我们两个一起上去吧！”

边瘦桐不由大吃一惊，猛然转过身来，却见乙木、丙火二人立在身后，一脸惊怕的样子。

边瘦桐立时面色一沉道：“你们两个来作什么？”

二人对看了一眼，乙木吃吃地道：“边师叔……我们要跟着你……”

闯江湖！”

边瘦桐重重地跺了一下脚，小船颤颤悠悠一阵晃动，二人吓得一齐退到了船边，脸色都变了。

丙火垂下头道：“边师叔，你不要生气，我们不会给你添麻烦的，我们有钱。”说着，掏出了银包，在手中一晃。

边瘦桐冷笑道：“你二人是如何来的？怎会知道我在这条船上？”

乙木弓身用手一指暗舱道：“我们藏在……这里面……”

边瘦桐一看，果见有一暗舱，不由甚是气恼，当下叫道：“我绝不会带你们去的，我现在就送你们回去！”

说着就要拉帆，乙木却道：“你去南少林寺的日子不多了，来不及了！”

丙火也微微笑道：“一去一回，最少也要七八天的时间，师叔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边瘦桐叹息了一声，又松下了帆，道：“你二人这是何苦？跟着我又有什么好处？”

乙木讷讷地道：“可以，多长长……一……一点见识嘛！”

边瘦桐皱了一下眉道：“你二人怎会知道我要上船呢？”

丙火目光看着岸上的人群，一脸的新奇渴慕，闻言脱口说道：“是瞿老前辈叫我们来的！”

边瘦桐怔了一下，道：“是瞿前辈叫你们来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丙火呆呆地摇了一下头道：“这个我可不知道！”

乙木一脸渴望地道：“你带我们一起去吧！我们两个多少总能帮帮你的忙，好不好？”

他嘴里一面说着，目光却不时地四下望着。

边瘦桐见状，真是啼笑皆非，事已至此，也没有其他办法了。他本想就此逐退二人，可是他们两个，自幼生长在巫山，二十年来，从没有下过山，人海茫茫，不定会闹出什么事情来。虽然他二人是咎由自取，可是冰河老人既然派二人来服侍自己，自己焉能对他二人不管不问？

想到此，只得勉强忍下了一口怒气，当下哼了一声，道：“你二人要想跟随我也可以，却是不得随便行动，一切要听我的吩咐，你二人能做到么？”

二人一起点了点头。边瘦桐无可奈何他说道：“好吧，我们先上岸去吧！”

二人急不可待地先后纵身上岸，边瘦桐见他二人居然在人前如此大意地施展轻功，不由吓了一跳，忙阻止道：“站住！”

二人吓了一跳。边瘦桐走到二人身前，微怒道：“以后在人面前，不可现出功夫来。你们才跟随我出来，就为我添麻烦，真是讨厌透了！”

乙木、丙火怔了一下，左右一看，果然见许多的人都在怔怔地向他们望着，就像是看鬼怪一样。

边瘦桐不便在此责备他们，当下拉了二人一下道：“我们走吧！”

三人出了噪乱的码头，见一边棚下，拴着许多马匹，几个马夫正在兜揽生意。

乙木、丙火随师幽居巫山，什么也没有见过。这时见了马，不由十

分惊异，就像小孩子一样的站着不肯走了。

二人长相本来就怪，衣着又奇特，一下子吸引了不少行人。

偏偏二人指手划脚，对着马乱发议论，其态怪异，更使得路人好奇不已，不时发出阵阵哄笑声。

边瘦桐走了几步，才觉出有异。他回过头来一看，不由叹息了一声，只得又走回来。这时，乙木、丙火二人，正用手摸着马鬃，互相说笑，露出一副极感兴趣的样子！

边瘦桐走过来道：“你们走是不走？”

丙火拍着马鞍道：“师叔，我们也弄一匹来骑骑可好？”

马夫闻言，忙上前兜揽道：“这几匹马很好，老实，不摔人！”

边瘦桐见二人一副爱不释手的样子，只好点了点头，当下挑了三匹。丙火、乙木上马时，也是怪相百出，好不容易才骑上去。

边瘦桐骑在马上，心里直发恨，暗暗抱怨瞿涛真是害人不浅，他明明知道自己此行有风险，为何要纵容这一对宝贝同自己上路？他这是安的什么心呢？

正想着，忽听得身后的乙木大叫了一声道：“狗东西，你跟着我们……做什么？”

边瘦桐急忙勒住马，以为乙木又在惹事，回头一望，却见乙木正指着一人大声道：“你这个人，是干什么的？跟着我们作什么？”

边瘦桐顺其指处看去，却见一个黑衣老者，年岁六十上下，颌下留有一缕胡子，生得又黑又瘦，骑在一匹黑马上，看起来，简直人马黑成了一团。

这人被乙木质问，面不改色，只森森地发出了一声冷笑道：“小子你说话干净一点，我看你才是狗东西呢！”

乙木不由眉毛一挑，右手忽地一举，可是忽然来了一股莫大的劲力，迫使他不得不把这只手放了下来。

乙木心中一动，忙向着边瘦桐望去，看见边瘦桐双眼一瞪，道：“乙木，不要惹事！”

乙木立时想到，方才那股无形劲力，必是他发出来的，心中不由大是钦佩。

本来他对边瘦桐认识并没有多深，不过是师父叫他们以师叔称之，他内心还多少有些不大服气，这时见状，忙嘿嘿一笑道：“师叔，你不要管！这……这人，一……一定不是好东西！”

说着右手暗用真力，再次向上一抬，边瘦桐鼻中哼了一声道：“不许惹事！”

只见他右手轻轻向下一按，乙木只觉得较之方才还要大上许多的一股劲力，直向着自己逼了过来，当时只疼得他一咧嘴，慌不迭又把手放了下来。

那马上老者见状，似乎微微吃了一惊。

他的目光，向着边瘦桐望过去，点了点头道：“原来这二人，竟是阁下的门生，失敬得很！”说着在马上抱了一下拳。边瘦桐冷冷说道：“听老兄如此说，莫非认得在下不成？有何见教！”

老者一手摸着胡须呵呵笑道：“阁下多疑了，老夫亦是过路之人，怎会与阁下认识？”

说着嘿嘿一笑，道：“不过，看起来，阁下像是有些儿面熟罢了！”

边瘦桐冷然道：“既不相识，何故一路跟随？”

黑衣老者道：“这就更笑话了，我走我的路，又何尝跟着谁来？这条路莫非只有贵师徒走得么？”

边瘦桐尚未说话，丙火已忍不住怒火道：“老头儿，你再要多口，我可就对你不客气了！”

黑衣老者冷冷一笑，冷目向乙木、丙火二人上下望了一眼，道：“我看你昆仲二人，有些个欠通人性，二位可是来自四川的酆都城吧？”

乙木、丙火确是人性欠通，酆都城是什么地方，二人根本就不知道。乙木讷讷地道：“什么酆都？我们是来自巫山，干你何事？”

老者鼻中哼了一声，道：“原来如此，巫山是好地方！”

说着冷冷一抖缰绳，正待前行。边瘦桐一拉马，拦住去路，道：“你休要出口不逊，边某可不是怕事之人！”

老者森森一笑道：“边大侠不必报姓，老夫早已认出你来了！”

边瘦桐气往上冲，道：“认出来又待如何？”

老者冷冷笑道：“红线金丸大名，江湖上哪一个不知道？哈哈，边大侠不要逼人太甚，老夫我还要赶路呢！”

说着一带马头，想由边瘦桐一侧横岔过去。这时乙木早已忍耐不住，把马向前一横，拦住了老者去路。

这老人呵呵一笑，只见他右手大袖蓦地向外一翻，就听见“啪”的一声！这一袖子，正扫在了乙木马眼之上。

那匹马负痛之下，啼律律发出了一声长啸，陡地一扬前蹄，乙木骑马本是初次，哪里承受得住，当下一个翻身便由马背上翻了下来。

可是他的轻身功夫却是极佳，想要摔他，却也不易！只见他背脊尚未沾地，整个身子已蓦地腾了起来。

乙木愤怒到了极点，尤其当着边瘦桐的面，更令他羞辱不堪。当时一声怪叫道：“老东西，快下马来！”

说着右手霍地向外一推，“呼”地劈出了一股内力，直向那黑衣老人打去！

黑衣老人像似武功颇高，当时右手一按马鞍，身子蓦地拔了起来。乙木的掌力竟打了一个空。

可是乙木所练内力，乃冰河老人所授的独门内功——冰禅神功，自是有异于一般。他所发出的内力，固然没有伤着对方，可是那种独特的气质，却不由使得老者大吃一惊，由不住激伶伶打了一个冷战。

他的马向右一转，却又遇见丙火当面对立。

老者双袖蓦地向外一挥，高声道：“快快闪开，老夫可要得罪了！”

双袖挥处，那丙火早已腾身而起，老者竟也打了一个空！丙火身子向下一落，右手向外一指，老者口中“噯唷”一声，打了一个冷战，差点自马上跌下来。

如此一来，他才算识得厉害，对于这一对怪小子，再不敢心存轻视。他口中狂笑了一声道：“你们三个听好了，早晚我们还会遇上的，现在老夫没有时间与你们纠缠！”

说着双手一抖缰，胯下马疾驰而去。

丙火自马背上一跃而下，要施展轻功，步行追去。边瘦桐摆手阻止

道：“不必追赶，我们走吧！”

丙火立住道：“这个人一定是少林和尚一边的，师叔不可放他逃走！”

边瘦桐摇头微笑道：“你说的也许不错，反正以后会有所见，那时再对付他们不迟！”

乙木愤愤地道：“太便宜他了！”

边瘦桐见二人一副气愤不平的样子，不禁看着好笑，当下点了点头道：“行走在外之人，第一要少惹事，第二切忌暴露身分。你二人如此轻易地施出了独门绝技，那老儿已有所见，再对敌时，只怕就有防备了，岂非不智之举？”

二人闻言相互对看一眼，俱不再言。

边瘦桐微微一笑道：“不过这人成心生事，迟早也难免一见，我们且到市街饱食一顿再说。”

二人一路躲藏，吃的仅是些无味干粮，早已厌了，此刻闻言，不由大喜，连声道好。

三人于是催马前行，来至市街之上。

宜昌乃是个大地方，街面很是宽阔，乙木、丙火早已看得眼花缭乱，边行边问，前行不远，至一家饭庄，名曰“两湖居”，生意甚是兴隆。

边瘦桐下了马，二人也跟着下来，立刻就有人上来接马讨钱，边瘦桐如数付了，三人直向“两湖居”内行去。

这是一座三层楼的大饭庄，售卖酒饭食物，座上高朋满座，生意兴隆得很。

三人走进楼内，楼下座位早已客满，于是由一个伙计引着走上二楼，找了三个座位，坐了下来。

乙木、丙火僵尸似的身材，死灰般的表情，自然又引起一旁食客的注意，看得二人怪不得劲的。丙火愤愤地道：“这些人有什么毛病么？”

乙木重重地在八仙桌子上拍了一下，发出了“叭”的一声，一个茶房吓了一跳，立时跑过来道：“客人要些什么？”

乙木狠狠地看着他，讷讷地道：“叫他们不……许往这边看！”

茶房怔了一下，一只手摸着头，道：“这……”

说着弯腰一笑，道：“客人不要开玩笑！”

不想乙木重重地又在桌上拍了一下，直着嗓子道：“不许看就是不……不许看！”

那茶房后退了一步，直皱眉。边瘦桐向他摆了摆手道：“你下去，快点把饭菜送来就是。”

那个茶房答应着退了下去。

乙木见座上所有人，几乎全都向这边望，不由又羞又气，一张脸本是雪白，这时却也泛出了大片红光来。

边瘦桐却是面含微笑，丝毫不以为意地道：“你二人也太沉不住气了，所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让他们看看又有何妨？”

乙木手按在膝上，道：“我们的样子很怪……是不是？”

这时，茶房已送上酒菜，米饭，满满摆了一大桌子，二人也就顾不得许多，一时食欲大动，大吃了起来。

饭后，他们离开了饭店，看到道左有一家露天茶园，园内遍植松竹，设有凉棚，看来似甚凉爽。

丙火说困了，想睡觉，边瘦桐看看二人，果然是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就指着茶棚对二人道：“你们先去那里小歇片刻，我还要去买一点东西，去去就来。”

二人伸臂打了一个哈欠，连连道好，直向园内行去。

边瘦桐看他们走路踉踉跄跄，东倒西歪，忙叮嘱道：“好好走路，千万不要再惹事了！”

二人含糊地应了一声，直向茶园内行去！

湖北人和四川人一样，喜欢泡茶馆，茶余饭后，无所不谈，一碗茶喝上两三个时辰，那是常有的事情。

乙木、丙火蹒跚地走到茶园门口，忽然看见一乘竹帘小轿，停在门口，轿帘掀处，下来一个身着月白色衣裤的大姑娘。

这姑娘一张清水脸，生得眉清目秀，皮色白净，头上留着一条挺长的大辫子，很是俊俏。

丙火一见，顿时怔住了。他用力地拉了乙木一下道：“看！”

乙木向前一望，也顿时怔住了。这时，二人满脑袋睡意早就随风飘散，面对着这个清水佳人，两个人直看得心花怒放，眼睛都直了！良久，乙木才说出一个字道：“跟……”

于是，这两个初见市面的怪小子，竟摇摇摆摆地走了过去。那个姑娘由腋下抽出一条小手巾，在脸上沾了沾，杏目向着二人扫了一下。

她似吓了一跳，微微皱了一下眉，急忙扭动着腰肢向园内行去。

园前立着一个婆子，迎上前来道：“二姑娘逛庙回来了？”

那姑娘随口应道：“回来啦！”

说着迈动莲足，走进了园子，回头向着乙木、丙火二人瞪了一眼。乙木张大了嘴巴，道：“哦，她在看咱们哩！”

丙火咽了一口唾沫，道：“娘的，这姑娘不知能不能动？”

乙木直着眼睛道：“怎么不能动？准是窑子里的姑娘！”

丙火一怔道：“你怎么知道？”

乙木哑声一笑，道：“开茶馆家家的，和窑子里还……能有多大的区别？”

这时那个姑娘正和那个老妈妈在说话，不时地回过头来，指点着乙、丙二人。

丙火见状，点头一笑道：“不错！是窑子里的，我们过去。”说着抖动身子，分出一只手，提起过长的衣服，瞪着眼，张着嘴，直向园内行去。

他们根本不明白，那姑娘所进的地方，乃是园主的住宅。那位姑娘正是园主的掌上明珠，住家在茶园之内，宅院四周有一圈矮树围着。

二人这一走进来，非但那个姑娘看着吃惊，就连那个老妈妈也是大吃一惊。

她赶忙跑过来拦道：“喂！喂！你们两个找谁呀，喝茶请走旁边！”

她的话还没说完，却被乙木一把推倒一边，坐了一个屁股墩儿。一个正在扫地的小厮见状，赶忙跑过来嚷道：“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

丙火挺了一下身子，用手向那个姑娘指了一下道：“二爷是来找她的，我看上她了！”

乙木咧嘴一笑道：“我们有钱……要跟她睡觉！”

那姑娘一听，不由羞了个面色绯红，啐了一口道：“呸！钱七你给

我打嘴！打死了活该！”说着转身跑到屋里去了。那个小厮一听二人竟然说出如此话来，不由气得怔了一下。

地上那个老妈子破口大骂道：“放你娘的狗屁，你们两个小子也不撒泡尿照照，回去找你娘睡觉去吧！”

她说着一面由地上爬起来，一面指使着那小厮道：“你还怔着干么？还不打！”

钱七这才惊醒过来，猛地跳过去，手上的扫帚由上而下，兜头盖顶地向着为首的丙火猛打下来。

丙火口中骂了一声，顺手一抄，已把对方的扫帚抄在了手内，微微向后一带，钱七“啊唷”叫了一声，已被带倒在地，鼻子都摔破了。

那个老妈子跑过来，大声叫道：“快来人啊，来了强盗啦！”一边喊着，抬脚向着丙火身上踹去！丙火没有躲让，这一脚被她踹了个正着。

只听那个老妈子怪叫了一声，整个身子反弹了出去，口中连声叫道：“冷！冷！可冷死我了！”

叫嚷之间，她那原本黑红的脸，竟变成了纸似的白，霎时就冻得昏了过去。

这时，乙木已登堂入室，直接进到房内。那个少女早已吓得面无人色。

她双手不停地抓着东西，向着乙木身上乱扔一气！可是每一样东西，都被乙木接在手中。乙木现出一副痴情的样子，哀求地道：“小女子……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们作一个朋友怎么样？”

丙火随后急步跑了进来，一把拉住乙木道：“糟了，我们又闯祸了！快走！快走！”

乙木指着那个姑娘道：“她……她怎么办呢？”

丙火叹道：“女人多的是，算了，这一个不要了，我们快去救那个老女人！”

说着拉着乙木飞快地跑到了外面。那个老妈子身上中了丙火的冷焰心火，这时全身几乎冻僵了，只见她躺在当地，口中一个劲地吐着白沫。

乙木忙跑过去，把她拉起来，正要为她活血，忽听得一声厉叱道：“大胆的贼人，光天化日之下，竟敢闯入民宅，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

乙木、丙火吓了一跳，赶忙抬头望去，就见一个腮生肉瘤，一身皂色长衫的老人，怒冲冲地由宅内走出来。

乙木小声道：“坏了！边师叔叫我们不要惹事的，这可怎么是好？”

丙火冷冷地道：“我们不打他就是了！”

说着鼻子里哼了一声，道：“我们来茶园里喝茶也不行么？”接着指了一下地上的老婆婆，道：“这个婆子，不该先动手打人，我们也没有打她，我们是在救她！”

皂衣老者气得脸露凶光，一面疾步走过来，一面大声喝道：“混帐小子，你们调戏妇女，私入民宅，还要狡辩，今天岂能这么便宜就放你们！”

说着回头喝叱了一声道：“钱七，把园子里的师傅们叫出来，关上大门！今天我要他俩知道我胡瘤子的厉害！”

钱七答应了一声，飞快地跑走了。

胡瘤子嘿嘿一笑道：“你们两个也不打听打听，我胡九狮的来历，居然欺侮到我的门上来了，真是有眼无珠！”

乙木生恐惹事，当下走上前几步道：“姓胡的，今天……我们不想打架！”

胡九狮一声冷笑道：“不想打架也不行了！”

乙木道：“我们要喝茶！”

胡九狮气得怒目凸出道：“老子这地方是喝茶的地方吗？你眼睛瞎了不成？这么大的字看不见吗？”

乙木忍着心中一口怒气，弯腰点头道：“你骂我们，我们也不回嘴，总好……了吧，丙火，我们走，喝茶去！”

丙火冷笑道：“这一次饶了他们，下一次就给他们点颜色看！”说着一拉乙木，大步向门外行去。

胡瘤子见状，气得声音发抖，大叫了一声：“回……来！”

二人转过身，煞白的两张脸，活像是一对无常。丙火冷笑道：“瘤子，你还要惹事么？”

胡瘤子这时已脱下了外面的长衫，露出了一身灰布紧身衣裤，大声道：“告诉你们，我就是这所茶园的主人，外号人称铁毛胡九狮，你们两个有眼不识泰山，打了我的嫂子，还调戏了我的妹子……”

才说到此，乙木直着眼睛道：“妹子？那个姑娘是你妹子？”

胡九狮一怔道：“怎么不是？”

乙木摇头叹道：“怪呀……真怪！”

胡九狮头上青筋直跳，瞪大了圆眼道：“有什么奇怪？”

乙木冷冷地笑道：“当然奇怪……你这样丑，你妹妹这样漂亮……哦！我明白了，你们大概不是一……一个娘养的吧？”

胡九狮气得“哇呀”大叫了一声，道：“我活劈了你这个僵尸鬼！”

说着一窜身，已到乙木身前，抖掌照着乙木胸前就打！

乙木一转身，长衣飘飘闪在一旁。

胡九狮走了个空招，第二次一腾身子由乙木头上越了过去，口中怒声道：“老子看你往哪里跑？”说着一拳直向乙木腰眼上捣去。只见乙木凹腹收胸，向后猛地一吸，胡九狮这一拳又是差着寸许没有打上。

胡九狮猛地一惊，向后疾快缩臂，可是已被乙木一只鸟爪似的瘦手抓了个结实。

铁毛胡九狮用力向外挣了一下，没有挣开，那只手上好像加上了个钢箍儿。更使他吃惊的是，对方那只鸟爪似的手，竟比冰还要冷。

胡九狮忍不住打了一个冷颤，那一只手想翻起来，却是无论如何也动不了，吓得他讷讷地道：“你是人……是鬼？”

乙木本想就势给他一个厉害，可是忽然想到了边瘦桐的告诫，不由怔了一下道：“我不……打你了！”

说着把手一松。胡九狮打了一个踉跄才站住了身子，但已惊得面色铁青。这时候门外人声沸腾，钱七急步窜进来道：“九爷！他们都来了！”

正说着他身后一下拥出了六七条汉子，一个个如狼似虎，有的扬着铁尺，有的拿着木棍，一个个都光着上身。

胡九狮一看师傅们来了，胆子顿时又大了。

他恨恨地指着二人道：“就是这两个人，给我狠打，打死了我负责！”

钱七转身把大门关上了，立刻有三条汉子扑了上来！为首一个胸前长满了黑毛，姓孔名山，人称多毛虎；身后左右二人，一个叫扫堂腿孙二火，

一个叫老螳螂黄万山。

这三个人，都是茶园子里聘请的打手师傅，一天到晚吃白食，难得露一手，这时一听打架，自然不会放过了机会！

多毛虎孔山操着一口川音道：“老板，你闪开，让我来收拾这两个龟儿子！”说着他一个箭步冲上前来，右手握着木棍，一式“横扫千军”，直向着丙火腰上扫来。

丙火抬臂一击，只听得“咔嚓”一声，那根木棒，竟从当中一折为二。

孔山吓得后退了一步，面色发白道：“龟儿子有横练的功夫，老子捣你的穴眼！”说着扑上去，双手分左右直向着丙火两处腰穴打来。

丙火怒声道：“滚蛋！”就着多毛虎的来势，借劲向外一送，多毛虎孔山偌大的身子，就像一个球似的“噗通”一声栽了出去。

立时，眼前出现了一团混战的场面。

就在多毛虎孔山棍打丙火之时，老螳螂和扫堂腿也一左一右，扑向了乙木。

可是他们两个人的下场，几乎和多毛虎一样，根本连乙木的身子都没有沾上，已翻了出去。

如此一来，众打手都大叫了起来，刀斧棍棒一齐朝着二人打了下来。

乙木、丙火幼承冰河老人，练出了一身奇特的绝技，这些花拳绣腿，如何能近得他二人身边？只听见一片惨叫之声，这些人一个个滚球似的纷纷给抛了出去。

一霎间，这群人个个被打得鼻青眼肿。掌柜的胡九狮见状，连连跺足，垂头丧气。

忽然，那两扇大门“砰”地打开了，闪进了一个黑衣的老人，大声叱道：“你们都退下去，这两个小子由我来对付！”

胡九狮怔了一下，道：“你是谁？”

黑衣老人森森一笑，道：“你们这帮饭桶，怎是他们的对手？快闪开，让我来！”

胡九狮见这老者气度不凡，再者自己这边已被二个怪人打了个落花流水，不停手丢人更大，当下连连拍掌道：“不要打，不要打了，快停手！”

众人巴不得停手，闻言忙自闪向一边，一个个灰头土脸，鼻青眼肿，狼狈不堪！

乙木、丙火像是没有事一样，站立在当地。见大家停手，乙木四下看了一眼，道：“你们也太不客气了……丙火，我们走吧，茶就不要喝了！”

丙火这时已看见门前那个黑衣老人，不由呆了一下，碰了碰乙木，道：“乙木，看！我们走不了啦！”

乙木抬头一望，也认出了来人竟是早晨在河边骑马时所遇见的那个老人，不由“咦”了一声，道：“老头，你也要来打架么？”

黑衣老人冷冷一笑，道：“这里不是打架的地方，你二人可肯同我去一个地方么？”

乙木不由呆了一下，怒道：“可在附近么？”

黑衣老人回头看了一眼，似乎怕边瘦桐这时赶来，然后匆匆点了点头道：“就在附近，你们两个人莫非连这一点胆子都没有么？嗯！”

乙木看着丙火道：“丙火，怎么样？我……我们要不要跟他去？”

丙火还未说话，那黑衣老人已哈哈笑道：“你们大家可是看见了，这两个小子的胆子太小了，这种脓包还敢出来现眼！”

四下的打手，有意发出了哄笑和嘘声。二怪果然受不住了，乙木挺了一下身子道：“走！我们……陪你走！”丙火冷冷地道：“我们再不会对你手下留情了！”黑衣老人闻言大喜，立刻转过身来，匆匆前行。乙木、丙火二人愤怒当头，哪里会料到其他。他们只以为，黑衣老人必是带他们去一个僻静的地方与他们作一场殊死搏斗，其实却不尽然！

黑衣老人带着二人穿过了茶园，前行不远，来至一大片竹林面前。丙火忍不住问道：“喂！老头，不要再走了，这个地方很好，你有什么本事，可以施展出来了。”

黑衣老人回过身来，哈哈一笑，道：“是的，地方已经到了！”说着他哈哈一笑，道：“当家的，可以出来了！”

乙、丙二人心中一怔，就见竹林内，出来了四个白衣汉子，抬着一把特制坐椅。

那特制的坐椅上，坐着一个中等身材、秃顶白髯的老人，二怪不认识这个人，不由向这秃顶老人望去。

只见他穿着一袭细麻织成的肥大衣衫，足下是一双白麻编成的芒鞋，在他那于瘦的双臂之上，戴有两只闪闪发光的玉环。

老人的岁数已不小了，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垂死的病人一般，脸上的皱纹之多，令你不可想象！

这时，四个白衣汉子，把老人的金漆坐椅缓缓放了下来。这个秃顶的老人，向着二怪望了一眼，立时面现怒容地向着那个黑衣老人道：“你办事愈来愈差了，我要见的是那个忘恩负义的边瘦桐，你却怎地带来这样的两个小子？”

黑衣老人森森地一笑，道：“禀岛主，那边瘦桐身手不凡，当初大闹赤城岛，害得……我可……”

麻衣老者似乎很是气愤，一摆手道：“好了，不要再说了，这二人是干什么的？”

黑衣老人躬身道：“这二人乃是巫山下来的，身分我还不甚清楚，不过，他二人却与那边瘦桐关系密切！”

麻衣老者点了点头道：“那么，就先拿下这两个狗才再说！”

说着极为傲气地望着二人道：“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红线金丸边瘦桐又是你们的什么人？”

丙火很是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人，闻言呆了一下道：“我正要问你呢！你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

乙木怒容满面地道：“你骗我们来这里作什么？说……”

麻衣老者那满布皱纹的脸沉了下来，道：“混帐东西，竟敢对我血鸥云翘油口滑舌！”说着大叫一声道：“灵哥、巧哥！你们出来！”

林内立时有人应了一声，相继纵出了一双童子。二童子各梳着一根冲天小辫子，粉装玉琢，唇红齿白，极似一对孪生兄弟。

这灵、巧二哥儿，自从赤城岛瓦解之后，因对抗土人，差一点丧了性命，后来幸被血鸥云翘夏侯三及晴空一羽萧苇所救，才随师父离开南海，逃命中原！晴空一羽萧苇独自离去，血鸥云翘夏侯三带二童子在中原集结了残余弟兄，在鄂省宜昌地面，成立了清子窑，以备东山再起。

当然，以他今日的势力，要和昔日比起来，那是差得太远了，歪头老九已死，怪人何七下落不明，他手下所能控制的，不过还有五六人而已，多亏灵哥、巧哥儿，还留在他身边，成了最得力的手下。那黑衣老人是红衣狮门的一个外堂香主，人称“水鸟”周山。此人武功不弱，因与车卫不和，改投到了夏侯三手下，暂时操着没有本钱的生意。

这片山坡，名唤“清风岭”。夏侯三用了一些钱，在这里修了一座庄院，将残余的部下集中于此，以备来日大图。

当然，这老头儿脑中深深恨着的，第一当属红线金丸边瘦桐。

他曾经对天发过誓愿，今生今世如不能手刃边瘦桐其人，他绝不生还赤城岛。

在清风岭，他无日无时不派人暗中打听边瘦桐的下落，同时也防备“红衣狮门”的报复，因为去年他们曾因劫持边瘦桐结有梁子。因此，这一段日子，对夏侯三来说，可是真不大好受。

近日，偶然由水鸟周山的口中，得知了边瘦桐的消息，夏侯三又惊又喜，立刻布置手下弟兄设下了陷阱，然后令水鸟周山前去诱敌。

不想水鸟周山因昔日在“海天别墅”曾见识过边瘦桐红线金丸的绝技，追随了一路也未敢下手。好不容易等到边瘦桐走开了，他才设法把乙木、丙火诱来此地。他以为，只要能擒住这两个人，就不愁边瘦桐不送上门来。

乙木、丙火久居深山，人情世故一概不知，更不知何谓风险二字！这时见状，俱不禁大怒。

灵、巧二哥儿一出来，四人相对一望，都不由呆了，四个人两对孪生兄弟，这倒是很罕见的事。

血鸥云翥夏侯三，用手上的白色羽扇，向着乙木、丙火一指，道：“你二人替我把这两个丑东西拿下来！”

双童一齐弯腰应了一声，双手朝腰内一探，向外一分，已抖出了一串光华闪闪的金环！

灵、巧二哥乍然看见乙木、丙火如此一双怪人，俱不禁又惊又怒，双双掣出兵刃，两人都是一串如意金环，在阳光之下闪闪发光。

乙木见状，冷冷一笑，对丙火道：“丙火，这两个小家伙，小小年纪，竟然也敢如此张狂，给他们看点厉害！”

丙火早已忍不住怒火，掌下一抬右腕，只听得“嗖”的一声，已把冰河老人赠与自己兄弟的“断玉刀”掣在手中。

乙木也怪笑了一声，同时掣出了刀。

两口新月似的宝刀，发出冷森森的光芒，远远站立的麻衣老者血鸥云翥夏侯三一见，不由大吃了一惊。

他忽然向前走了几步，高声叱道：“且慢！”

灵、巧二哥儿的如意金环，本已发出，闻言一挫右臂，哗唧唧地硬把金环撤了回来。巧哥儿一皱眉道：“怎么了，老头子？”

这位昔日坐镇赤城岛的大岛主，似乎已失去了昔日的威风，因此灵、巧二哥儿，对他的称呼，带有戏耍的意味，他也不以为意。

乙木、丙火见状，也不由怔了一下，向后退了一步。

血鸥云翥夏侯三走到了近前，细细地打量了一下乙木、丙火手上的宝刀，点了点头，自语道：“不错，是断玉刀……”说着冷冷一笑，望着二人道：“你二人手中所持的，可是断玉刀？”

丙火点头道：“不错，你要怎样？”

夏侯三不由面色一沉，冷笑道：“小小年纪，口无高下，我且问你们，冰河老人是你们什么人？快说！”

乙木讷讷地道：“你……你管……管不着！”说着他歪了一下头，大声道：“丙火……上！”一扬手中刀，就要乘势扑上。夏侯三怪笑了一声道：“作死的小子！给我拿下！”

说着，他纵开了身子。乙木持刀向前，巧哥儿忙自迎上来，他手上的“九连环”哗唧唧一声大响，直向乙木头上打去。

乙木、丙火天生异质，幼随冰河老人，练成了“冰禅神功”，若以武功而论，他二人实在是极深的造诣，只不过是为人憨直些罢了。

这时见巧哥儿如意九连环打到，乙木左手向空一拨，五指上暗含着“巧拿金针”的手法，直向着第七节金环之上拿去。

巧哥儿不由大吃了一惊，他没有想到，这个外表粗鲁、说话结结巴巴的小子，居然有如此身手！

他所施展的这种手法，正是软兵刃最忌的手法。当下口中叱了一声，身子蓦地腾了起来，右脚的鞋尖，却直向着乙木背心的“灵台穴”上踢去。

与此同时，巧哥儿也对丙火发动了攻势。

清风岭前，翠竹千竿，一个闲人都没有，可以说是最适合打架的地方了！一时间，这两对孪生弟兄，已打了个难分难解，两支九连环对两口断玉刀，杀了个昏天黑地！

一旁观战的夏侯三，自认出对方所用的兵刃是断玉刀之后，不禁对灵、巧二哥儿暗暗地担起心来。这时候，从场子上看上去，四个人虽是难分难解，可是如果深入地一观察，可就不是如此了。

忽然，乙木发出了一声怪叫。只见他拖刀直纵而出，一副落败不敌的样子。

灵哥儿大吼一声道：“丑小了，你留下命来，打！”

这个“打”字一出口，掌中的九连环，“哗啦”一声大响，使了一招拨风盘打”，直向着乙木背项之上打去！

血鸥云翮看至此，忽然大吼了一声道：“不好！灵哥儿撤招！”

这个“招”字还没出口，乙木已经反身现刀，刀锋是由右腋下翻出来的，奇怪无比。

刀光一闪，那灵哥儿虽试图用九连环去挡，可是乙木这种“刀削白羽”，乃是冰河老人所传一绝。灵哥儿哪里识得这一手的厉害，只听见“呛唧”的一声，他手上的那只“九连环”，蓦地飞上半天。乙木的刀势，紧接着由他胸前划了过去，血光一现，灵哥儿“啊唷”一声，直向着旁边踉了出去。

他身子方自踉出，那血鸥云翮夏侯三已发出了一声怪叫，飞似的扑了过来。只见他一伸手，已抓在了灵哥儿的右膀之上，用力地向上一提，便把灵哥儿携了起来，飘出数丈以外。

眨眼功夫，就见灵哥儿满脸发乌，牙关紧咬，已然昏死了过去，夏侯三顿时觉出，那只握住灵哥儿的手，冷彻肌骨。他不由打了一个哆嗦，自忖道：“不好！”

当下一抖手，把灵哥儿放在了地上，自己立即运功一遍，才把传入体内的冷气，逼出体外。

这时候，他已明白来人是何等人了。当下大声喝叱道：“巧哥儿快回来，待为师会他们！”

可是，他这句话显然已慢了一步，巧哥儿和他兄长一样，也吃了大亏了。

这时候，那巧哥儿正施出一招“夜战八方”，九连环上成色十足。和他对敌的丙火，却是一个慢条斯理的打法。巧哥儿不耐，设下诱招之计，九连环向外一抖，门户大开。丙火果然似中了计，断玉刀直劈而下！就在这个时候，巧哥儿偏偏听到了夏侯三的呼声，他如何能听话收招？

丙火刀到，巧哥儿尖叫了一声，道：“丑鬼，看招！”九连环就空一抖。“哗啦”的一声，一颗如意环头，蓦地倒卷了过来，直取丙火顶门天灵盖！

丙火忽然向前一伏，由口中“哈”地喷出了一口冷气。

巧哥儿不由打了一个哆嗦，只觉得冷气侵骨，金环险些失手。那丙火起伏之间，巧哥儿已失去了制敌的先机。这时候，巧哥儿才知道不妙。

他口中叫了一声，猛地点足纵了出去。

可是丙火和他兄长乙木是一样手法，厉害的招式，专门用在紧要关头。就见他双手握刀，猛地朝前一指，大吼一声：“杀！”刀光一吐！巧哥儿“喔”了一声，向前一踉。他手上的金环，“哗啦”一声，丢在了地上，人也倒了下去！

和灵哥儿的样子一模一样，只见他面如乌金，牙关紧咬，全身一个劲地直哆嗦。

血鸥云翥夏侯三，这时已如风而至，见状只急得连连跺脚。水鸟周山，这时也赶了过来，见状问道：“巧哥儿怎么了？”说着就要用手去扶，却被夏侯三挡开了，道：“不能动他，他和灵哥儿一样，都中了冰禅神功，要等一会儿，你快去叫人把他抬进去！”

水鸟周山吃了一惊，道：“冰禅神功？我的天……”说着忙跑进去叫人去了。

血鸥云翥夏侯三目睹自己一双心爱的弟子竟然先后遭了毒手，一时痛彻心肺，愤怒到了极点。

乙木、丙火先后得手，不由大喜，彼此望着嘻嘻一笑。乙木讷讷地说道：“娘的！这些都是坏人，来了就……就杀！”

丙火忽然看见了夏侯三那种表情，不由怔了一下道：“乙木小心……你瞧那个老的！”说着用手中刀向着夏侯三指了一下。乙木猛然转身，就见夏侯三向着自己这边慢慢走了过来。

乙木一扬手中刀，道：“老头儿，你不要过来……我的刀，可是不会留情的！”

丙火也冷笑道：“那受伤的两个人，我们可以给他药！”

这句话，倒使得夏侯三立刻停住了脚，他阴森森地狞笑道：“当然，我那一双弟子，是要你们负责救活的，你们两个快快丢下刀认罪！冰河老人是你们什么人？快说！”

丙火挺了一下身子，道：“是我们的师父！”

夏侯三霍然一怔，脸上现出了一副惊异的表情，双眉皱了一下，似乎有些忌讳。可是无论如何，他忍不下这口气，当时狂笑道：“好呀，原来你二人仗着那老鬼的势力，在外横行，今天我倒要替你们的师父管教你们一下了！”说着面色一沉道：“你们要是丢下刀，跪下来，由我吊打教训一顿，然后救活我的徒弟，我就放你们走，怎么样？”

丙火愤愤地道：“不行，你们没有理！这事情，你就是告诉我师父，我们也不怕！”

乙木扬了一下刀，道：“老头儿，你快闪开，我兄弟不想惹事……”
丙火道：“边师叔还在等我们呢！”

夏侯三切齿冷笑道：“你二人是在做梦，既然不听我好言相劝，可就怪不得我夏侯三手下无情了！”

乙木冷笑道：“老头儿，你要是上来，会……和你徒弟一样……”

丙火冷笑道：“你既然知道我师父，就该知道这断玉刀和冷焰心火的厉害！”

夏侯三心中奇怪，想不到那冰河老人竟然会有如此一双弟子，可是二人武功路数，以及他们手上所使用的断玉刀，都说明二人所说的乃是实言。

他暗忖，冰河老人可是天底下最难缠的主儿！招惹不得。但是如果真要放走二人，自己这个脸面又丢不下来。可是，真要动手拿下他二人，一旦冰河老人找上门来，那可就更麻烦了！

他左思右想，好不为难，当下冷笑一声，道：“别人怕你们的断玉刀、冰禅神功，我夏某人可不怕，不信你们来试试！”

乙木怔了一下，当真上前一步，“哈”的一声，吐出了一股冷气。

夏侯三冷冷一笑道：“怎么样？我劝你二人还是丢下刀，听凭我来发落吧！”

乙木怒容满面地摇了一下头道：“不行，我们绝不投降！”

夏侯三一口气，实在无法忍耐，当时用力地跺了一下脚，道：“两个娃娃不知天高地厚，当真以为我夏侯三，就怕了你们那老鬼师父不成？”说着身子猛然扑过来，如同一只巨鹰似的，直向着乙本身上抓去。

乙木身子一闪，断玉刀斜着削了上去。

夏侯三立刻觉得对方刀身之上传来了一股奇寒无比的气息，这才知道果然厉害，即使他内功有极深的造诣，却也不敢轻易尝试！

惊怒之下，他抬手由背后掣出了一口晶光闪烁的小剑，一声厉叱道：“该死的小辈！”

短剑出鞘，就像一条抖动着的的小蛇，直向着乙木心口之上直戳了过去！

乙木断玉刀向下一格，“当”的一声，只觉得对方短剑之上，手劲奇大，这才吓了一跳。

夏侯三借着这一格之力，身子反弹而起。

可是这时候，丙火却已扑了过来。他知道这老头儿功力了得，自不愿让乙木只身犯敌，就见他断玉刀向前一挥，一股冷风，直向着夏侯三背后

劈去！

血鸥云翮愤怒之下，怪笑了一声，左手一挥衣袖反扫丙火面门，右手那口小剑，快如电闪星驰一般，直向着乙木小腹上扎了过去。

这一招，逼得弟兄二人急忙退身撤招。可是尽管如此，血鸥云翮夏侯三，以一人之力对付乙木、丙火二人，也是相当吃力了，虽说落败是不会，可是要想立时取胜，却也不容易。

三个人在这清风岭前，打作了一团，远远望去，两弯月牙状的怪刀和一口闪闪的短剑，上下飞舞，紧张处，真是“一羽不能加，虫蝇不能落”！一霎时，三个人已对拆了数十回合。

乙木、丙火这时才知道，这个怪老头儿，可比那巧、灵二哥儿厉害多了，同时二人心中又担心边瘦桐找不见他们。时间一久，不免大大急躁起来。

战到第五十二招时，夏侯三一脚飞起，踢中了丙火右手。只听得“当啷”一声，丙火手中的断玉刀，竟自脱手飞出！丙火不由大吃一惊，尖叫了一声，直扑了过去。就在他拾刀的刹那之间，夏侯三左手中食二指，向外一点，怒叱一声：“着！”

这种隔空点穴手法，最是利害，丙火只觉得背心上一阵发麻，顿时就倒了下来。

乙木见状，哪里还再有心恋战？不禁亡命似的扑了出去！

夏侯三怪叫道：“小辈，你也跑不了！”说着第二次凝气于指，左手一挥，“哧”的一声，一股冷风又袭了过去。

在这紧急关头，竹林内忽然传来一声冷笑。

夏侯三指力方出，就觉得迎面飞来一股同样的指力，两股内力交接之下，立即化为无形，他不由大怒，一声厉吼，猛地扑了过去，掌中剑一式“恨福来迟”，直向着乙木猛扎了过去。

乙木被迫踉跄后退！

夏侯三一伏身，把丙火夹于臂下，反过身来，再想捉拿乙木时，乙木却已无影无踪！

夏侯三不由大吃一惊，忽然想到了方才林内蓦然飞出的指力，不由怔了一下。

他冷冷一笑，朗声道：“是哪位好朋友，请出来一见！”

竹林内一声冷笑，并未答话，只有刷刷的竹叶声音！

夏侯三猛地劈出一掌，掌风过处，竹叶哗哗啦啦落下了一大片，却没有一个人影。

他呆了呆，知道是遇到了劲敌，暗中思忖：对方既然无意与自己为敌，还是见好就收吧！当下狞笑了一声，道：“金砖不厚，玉瓦不薄，朋友，我们早晚要见面的，那时候老夫再领教朋友你几手高招！”说着，转身如飞而去。

竹林深处，乙木站立在边瘦桐身边，急声地道：“师叔，你……你怎么不救丙火？”

边瘦桐冷笑道：“我自有道理！”

乙木莫名其妙，却也不敢多问，只是垂头叹气不已。

边瘦桐望着他，沉声叱道：“你二人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在大街上，调戏良家妇女，你师父与我的脸面，都被你们两个丢光了，如此行为，怎配

跟我出来！”说着冷笑道：“你们还是回去吧！”

乙木不禁大惊，讷讷不能成声。边瘦桐看了他一眼，又道：“我只一会儿不在，你二人险些遭到杀身之祸，如今丙火为那老头儿带去，是死定了！”

乙木不由顿时吓得脸色发白，“扑通”一声，跪了下来，痛哭流涕道：“师叔，你要救……丙火……”说着竟自磕起头来。边瘦桐见状，不由心中一动，暗暗忖道：“看不出此子心地竟然如此纯厚，倒也难得！”当下冷冷地道：“你二人盲目对敌，可知对方是谁？”乙木傻乎乎地直摇头。边瘦桐哼了一声道：“谅你也是不知，此人姓夏侯，单名一个三字，乃是当今江湖上一个极为厉害的人物。就是我对此人，也要忌讳三分，你二人居然冒失地和他动起手来，我如不及时赶来，你此刻焉能还有命在？”

乙木流泪道：“我错了……师叔，快想法子把丙火救出来吧！”

边瘦桐是有意借机煞一煞他的傲气，其实这件事，他倒也不急，当下冷然道：“你站起来吧，今后要是再与我惹麻烦，你二人还是回去吧！”

乙木忙自站起来，道：“我们现在就去救丙火吧，那老头儿也许会下毒……手，杀……杀害他的！”

边瘦桐淡然一笑，摇了摇头道：“你且放心，那夏侯三还不会有这么大胆子！”

乙木呆了一下，道：“可是我们把他两个徒弟都伤……伤了！”

边瘦桐颌首道：“你放心，如果丙火被害，他那两个徒弟，将更无救了。再说，这老头还不敢得罪你们那个顽固师父！”

乙木一听，也觉得甚为有理，只是手足情深，仍然有些忐忑不安。

他看着边瘦桐，嚅嚅道：“师叔武功，足可以胜得过……他，为何眼看着让他跑走了呢？”这句话，倒使得边瘦桐发出了一声叹息，他苦笑道：“你知道什么？”说着目光炯炯地望着乙木。道：“这老头儿有一个拜弟，是一条铁铮铮的好汉子，也是我生平钦佩之人，看在他的面上，我才不愿与此人一般见识。”

乙木点了点头，忽然想起什么道：“对了，这个老头儿……是说，要找你……所以才要抓我们！”

边瘦桐微微一笑，点了点头道：“一点都不错，他是存心想对付我的，只是此时，我们要去南少林寺，会那海空长老，却不便在此与这老头儿纠缠！”

说着，他微微笑道：“我们走吧！”

乙木只得由地上拾起了那口断玉刀，随他向前走去。但他心里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丙火。

却说血鸥云翥夏侯三夹着丙火，飞快地来到清风岭住地，这里有一片围着高大刺梅的围墙。

有几个汉子持刀扑出来，见状都站住了脚。为首一人，正是水鸟周山，他怔了一下道：“还有一个呢？”

夏侯三担心灵、巧二哥儿的安危，重重地叹息了一声，道：“快回去，关照每一个人，不得随意外出！”

水鸟周山只得命众人转回。

夏侯三进厅之后，把丙火重重地往地上一放，只觉得自己双手冰冷，几乎都快麻木了。

他皱着眉向周山道：“把这小子绑起来！”

周山冷笑了一声道：“这种野小子还留他干什么？干脆一刀杀了他算了！”说着抽刀猛挥而下。夏侯三不由大吃了一惊，单掌一挥，周山刀已脱手飞出，“呛啷”落在了一边。

周山不由脸色一变道：“瓢把子，你这是……”

夏侯三看了丙火一眼，并无刀伤，这才放下心来，吐了一口气，道：“你哪里知道，此子乃是巫山小南峰冰河老人的弟子，你如果杀了他……”

水鸟周山不由吓得一呆，道：“啊！原来是那老头儿的徒弟！”

夏侯三嘿嘿冷笑道：“所以，我们不能杀他！你把他绑结实了，先弄醒他再说！”

水鸟周山依言而行。

夏侯三匆匆走进内堂，却见灵、巧二哥儿并肩睡在竹榻上，和先前一样，仍是面色乌黑，牙关紧咬。

夏侯三不由长叹了一声。他伸出一只手，在二人身上摸了一下，已不似先前冰冷袭人，可是这种“冰禅神功”，一经中人，寒入骨髓，非有独家解药，是休想能令其复原的。

二人身上，都有很重的外伤，已被水鸟周山等人包扎过，看起来，两个人就像盛装待殓的尸体一样。灵、巧二哥儿自幼跟随南海双鸥，昔日在赤城岛上，虽说是人多势众，可是这小兄弟两个始终受着专宠的待遇。此时，血鸥云翅夏侯三看着这弟兄二人，竟然落得如此下场，忍不住一阵凄然。这时，灵哥儿忽然醒了过来，他睁开眸子，望着夏侯三，呻吟道：“岛主……冻死我了！”

说话间，他整个的身子，在榻上连连抖动不已。夏侯三拍着他的肩头，几乎要落下泪来，他惻然地道：“孩子……你放心，死不了的，这笔仇，师父一定会为你报的！”说着反身走出，迎面来人报告道：“那横小子已醒过来了，正在骂人呢！”

夏侯三冷冷一笑，大步前行，就听得丙火的声音正在大声叫道：“你们快放开我，我师叔要是来了，会把你们都劈了，房子都给你们烧了！”

夏侯三一掀门帘走进去，见丙火在床上用力地挣扎，弄得砰砰乱响。他一眼看见了夏侯三，就不动了，恨恨地道：“老头儿，你快放开我！要不然，我们这个梁子可就结下了，以后你别打算再过好日子！”

夏侯三狞笑道：“不知天高地厚的丑小子，到了我手里了，居然还不老实，莫非我就杀你不得么？”说着右手一抬，“呛”一声，已自掣出了小剑，直向着丙火面前行去。

丙火见状一怔，道：“老头儿，你要是杀了我，你那两个徒弟也活不了，我们还是作一笔交易怎么样？”

夏侯三冷冷一笑，他发现眼前这个小子，似乎比另一个小子要聪明多了。

当下沉声道：“你要怎么交易？”

丙火皱了一下眉道：“你松开我，放我走；我负责救活你两个徒弟，怎么样？”

夏侯三忽然狞笑了一声，走过来，两只手在丙火身上摸索了一阵，从他怀内找到了一个黄色的小葫芦，其中似盛着药物，不由大喜，怪笑道：“这是解药么？”

丙火点了头道：“不错！”

夏侯三怪笑了一声，道：“那么，丑小子你上当了，待我救活了他们之后，再来与你算帐！”

丙火嘻嘻一笑，道：“这葫芦里是‘地骨黄’，乃是我师父配的制丸药，用药之时，半粒之差，就能使人死亡，老头儿，你知道用法么？”

夏侯三不由心中一惊，丙火说得不错，“地骨黄”乃是逐寒妙药，奇热无比，但用药时分毫之差，足以致人死命。丙火这句话，使他不免有所顾虑，当下鼻中哼了一声，冷笑道：“好，你既如此说，我现在给你松绑！”

夏侯三用短剑在丙火手脚处一挑，丙火身上绳索全数斩断。就在丙火翻身坐起的同时，夏侯三的那口短剑，已抵在了他的背心之上。丙火一笑道：“老头子，你不要慌张，我丙火说话，一向是守信的，你就是放我跑我也不跑！”说着“哧”一笑，又道：“别忘了，我是冰河老人的徒弟……”

夏侯三收回了剑，冷冷道：“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小子，你要是跑，可就不要怪我心狠手毒了！”

丙火微笑不语，跟着夏侯三行至内室，丙火朝着床上二人看了一眼，道：“把葫芦拿过来！”

夏侯三把葫芦递给他，丙火拿着葫芦道：“你说话要算话，我如救活了他二人，你可要放我走！”

夏侯三忍气道：“那是自然！不过，小子，你要救不活他们，你这条命，也得留下来。”

丙火翻了一下眼睛，道：“你看着吧！”说着细细地看了看二人的眼睛，这时灵、巧二哥儿，已全都醒转，看见丙火俱都怒目凸睛，连连战抖不已。

丙火回过身来，对夏侯三道：“他们两个，必须把心气平息下来，要不然热毒攻心，性命可就不一定能保得住了！”说着不由“嘻嘻”一笑。

夏侯三虽是对他恨之入骨，可是灵、巧二哥儿性命，这时全都握在他的手掌心里，只得忍气向灵、巧二哥儿道：“他说得不错，你们要平下心来……”

灵巧二哥儿闻言，只得勉强定下心来。丙火见状点头，道：“这样才是……”说着又冷冷地道：“你二人都还算幸运，中刀处离着血脉甚远，否则的话，只有我师父本人才能救你们了！”

灵哥二哥儿，听他说着风凉话，又气又恼，偏偏全身冷颤麻痒不已，又不能生气，真是活受罪。

这时，丙火打开葫芦，自内中倒出了数粒丸药，颜色纯黄！

他把药丸放在掌心，双掌用力一合一磨，已磨成了细粉，当下分别与二人敷上一些，又拨开二人的口给他们服下一些。

药粉一服下之后，灵、巧二哥儿立刻就觉得一股奇热之气，直下而至小腹，顿时就止住了寒冷。

二人失血甚多，精力交疲，服药后寒冷既退，也就不自觉地沉沉睡去。

丙火退出室外，对夏侯三道：“好了，你可以放我回去了！”

夏侯三冷笑一声，道：“他二人生死尚自难说，你且待他们醒转之后再再说！”

丙火怔了一下，只得坐了下来。夏侯三知道灵、巧二哥儿已无大碍，

有心不放这丙火回去，可是一想到他那老鬼师父，自己也实在不敢招惹。但如果这样放他回去，这口气却也难以忍受，想着冷笑道：“和你们一路的那人，是叫边瘦桐么？”

丙火点了点头道：“不错，你找他作什么？”

夏侯三阴森森地一笑道：“你先不要问我，我且问你，那边瘦桐带着你们二人匆匆赶路，要上何方而去？”

丙火不会说谎，闻言冷冷地道：“我们要上南少林寺！”

夏侯三一惊道：“去南少林寺作什么？”

丙火望了他一服，脱口道：“有一个老和尚叫海空，他找边师叔的麻烦，他们约定了六月十七日见面比武！”

血鸥云翅夏侯三不由“啊”了一声，大大吃了一惊，如不是丙火说出“海空”这个人，他一直都以为这个老和尚已经死了呢！

当时闻言后，不由冷冷一笑，心中想道：“边瘦桐，你素日欺人武功不济，今日你可遇见厉害的对头了！”

想到这里，他内心真有无比快意，表面却毫不显露，微微一笑道：“你二人也去？”

丙火冷笑一声道：“这是我们的事情，你何必多问！”

夏侯三对边瘦桐恨之入骨，就是对于乙木、丙火二人，也是存心想置之于死地，只是忌惮冰河老人是一个极厉害的人物！

如果以他昔日声势，他倒也不在乎，可是今天的情形已不同了，他实在不敢再招惹如此一个大敌。

丙火这几句话，却触发了他的灵感。这是一条“借刀杀人”的毒计，他要借海空长老的一双手，来除掉自己的仇敌。

想到此，他的心也就定了下来。

当晚，灵、巧二哥几已然醒转过来，伤势也大有起色，夏侯三把水鸟周山唤来，叫他把丙火送回去。

水鸟周山让丙火骑在一头小驴上，全身上绑，一直把他送到了江边，才回身而去。

这时候，天色已很黑了。

边瘦桐正同着乙木在船头上说话，远远地就听见丙火大叫的声音。乙木吓得猛然站起来，道：“不好，这不是……丙火的声音么？”

边瘦桐点头冷笑道：“我猜得不错，必定是他们把他送回来了！”

说话之间，丙火已乘着驴，来到了船边。乙木连忙纵下船去，把他由驴背上抱下来道：“你……没有事儿吧？”

丙火摇头道：“很好，一点事都没有，师叔呢？”说着二人已纵上船来。边瘦桐只望了他一眼，没有说什么，丙火感到怪不好意思的。

当晚，这只小船，又起锚顺江而下了！

距离着约会的时日越来越近，边瘦桐内心甚为担忧，他已没有心情沿途游山玩水了。

不几日，船抵武昌，他们把小船寄放好，三人改水为陆，直向福建境内行去。

自然，乙木、丙火两人，初次下山，得见市面，免不了惹是生非，边瘦桐只得耐着性子，与二人化解，内心也不时对瞿涛有所抱怨。

他真不明白，瞿涛为什么暗中令这两个人跟随着自己，他们能帮自

己什么忙？

倒有一点，是边瘦桐未曾料到的，他开始发现，乙木、丙火二人不过是生性怪异，可是内心却是极为纯正，很讲仁义，二人苦恼的是，无法好好的表现一下自己，反常常遭受不必要的误会。

他们就这么风尘仆仆地行着，不久便已来到了福建省地面上。

这时，已有人先他们一步到了南少林寺内，而且布下了天罗地网，正等着他三人来临呢！

少林寺前驻风尘

面对着浩瀚的大海，莆田的“南少林寺”，是那么雄伟地耸立着！这座佛教历史上有名的大寺院，果然有异于一般。

那些高大的红墙，碧绿闪光的殿瓦，巍峨高大的庙宇，甚至使人怀疑，是不是来到了天子的紫金殿。

在四对人首狮身的大石雕像正中，是巍峨的寺门，足有三四丈高下，两扇门一起打开，足有五六丈宽阔。

在铺满了大石板的人行道两侧，种着两行高大的翠柳，在这个季节里，每一棵树上，都传出噪耳的蝉鸣之声。

正中的“大雄宝殿”飞檐下，嵌有一方匾额，其上写有“少林佛刹”四个大字。

相传，这块匾额，是唐代大佛师玄奘所题。

这南少林寺的规模，实在是够大了，在宽大的寺墙内，殿角交处，广厦连云。据说，这里的和尚，在千名以上，各处行僧，在此挂单驻脚的，每日都在百名以上，香火之盛，远达千里之外，善男信女就更是多得无法计数了。

这座规模宏大的寺院，共有八座大殿，分颂清、藏经、论理、精武，禅行、住持、达摩、香火等八殿，另设有十七处小院，为寺内十七位高僧的个别修行静处。

如今，正逢这少林寺百年一度的开寺宏光大典，就显得格外热闹了。

早在半年以前，由各分寺院，以及南北各省份，来此观礼的佛友，已不下千名之众。少林寺住持把他们一一都安置在寺院里面，为此新建了一处殿院，命名为“佛光殿”。

凡是来此朝香观礼的信士们，都统统被安置在这“佛光殿”之内。

这些日子以来，寺里的和尚们，可真是忙了个不亦乐乎，再加上祖师海空长老，龙、虎、风三位禅师的光临，使得这座古寺更显热闹起来。

少林寺里里外外披红挂彩，所有的和尚们，无不精神倍增，喜气洋洋，这是百年一度的开光大典，也是他们一生仅能遇到的唯一大典，他们怎能不兴奋异常呢！

只是在这兴奋的气氛里，却略略含着几线杀机，有人正要利用这宝象万千的古刹，来从事杀人的勾当！

黄昏时分，少林寺前风驰电掣般驰来了一匹快马，马上坐着的，是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头儿。

老人留着雪似的白胡子，身上穿着一袭夏布短装，看起来精神奕奕，丝毫不像是跑长途的行客！

他头上戴着一顶宽沿的遮风帽，背上有一个杏黄色的长袋子，内行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其中必是兵刃一类的东西。

他下了马后，牵马直向庙内行去。过来了一个小和尚，合十欠身道：“这位施主，来此何事？”

老头儿微笑道：“老夫来此，是参加贵寺百年开光大典的，小师父请带我到休息的地方去吧！”

小和尚念了一声“阿弥陀佛”，道：“施主请随小僧来吧！”

说着就接过了老人的马，在前引路。老人左右看了一眼，微笑道：

“请问小师父，贵寺的老祖师海空长老可在？”

小和尚回头看了一眼，点了点头，说道：“老祖师年岁太大了，传下法谕，不见外客。施主，你莫非有意想晋谒我们祖师爷爷么？”

老人点了点头，小和尚却摇头道：“这件事只怕不易……”

才说到此，老人已由袖内取出了一块白银，递了过去。小和尚脸上一红，左右看了一眼，忙接了过来，微微皱眉道：“老客人请先在佛光殿歇息着，有机会小僧自会引见就是！”

老人点了点头，小和尚把马牵入马棚拴好，领着老人进入“佛光殿”，特别找了一间安静的禅室。

这时，管布施的师父来到禅房中，老人很大方地在客簿子上写下：

“南海信士夏侯三，纹银一百两。”

这是一个极大的数目，管布施的和尚很是吃惊。自然，这夏侯三也就享受到了别人享受不到的优待。掌管“佛光殿”的师父，特别拨了一个沙弥来服侍他，为他拿汤送水。

当夜，那个受贿的小和尚，前来叩门，夏侯三早已穿戴齐整，在房内候着了。闻声之后，他开了房门，小和尚施礼道：“夏侯施主，你真是福气，老祖师原是任何人也不见的，今夜竟破格要你去见！”

夏侯三一笑道：“这全亏小师父你多费神了！”说着又递过一块银子。小和尚退后一步，连摇双手，但经不住夏侯三硬塞，便半推半就地收下了。当时嘻嘻一笑，道：“施主，你太客气了。”

夏侯三微微一笑道：“老夫另有一事相托，尚要请小师父多多帮忙才好！”

小和尚笑道：“施主有事只管吩咐就是，谈不到什么帮不帮忙！”

夏侯三一笑道：“老夫另有三个朋友，本是同行，后来走失了，如果来此，尚请悄悄关照我一声！”

小和尚一笑道：“这是小事一件，何劳施主如此挂心，这几位施主模样儿如何？大名怎么称呼？”

夏侯三照着边瘦桐及乙木、丙火三人的长相，说了一遍。小和尚连连点头道：“这个容易，小僧记下就是！”

夏侯三狡黠地一笑，道：“只是有一条，不可叫他们知道我也在此！记住了？”

小和尚连连点头道：“使得，使得！”说着由门柱上拔下灯笼，道：“施主，现在咱们去见祖师爷爷吧！”

夏侯三点了点头，同着这个小和尚，一路向内殿行去。他久仰少林寺的规模宏大，可是到底不曾眼见，此刻沿途一面观赏，一面不禁惊叹不已！

二人穿过了里许左右的一道长廊，但见两侧亭石池台，奇花异草，无不俱备。

长廊内悬挂着无数灯笼，是按照“八角井”的位置悬挂的，看过去甚是好看。

夏侯三正自看得出神，迎面来了一个高大和尚，身披着金黄色的袈裟，远远地朗声问道：“是哪一位要见祖师爷爷？”

小和尚忙行礼道：“回禀禅师，小僧说的，就是这位老善士！”

那金衣大和尚点了点头，道：“好，你退下去！”

小和尚答应了一声：“是！”转身退了回去。

这金衣大师望着夏侯三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施主就是夏侯施主么？老衲在江湖中久仰施主你的大名了！”

夏侯三见这和尚身高体壮，声音宏亮，一双眸子精光十足，年岁约在七十上下，可是须发看来仍不见白，他立刻就猜知，来人必有很高的功夫，当下回礼笑道：“大师说哪里话来，少林寺天下驰名，海空祖师以下龙、虎、风三位老禅师，那一个不是武林敬仰之人，尚未请教大师法号如何称呼？老夫也好答话！”

老和尚闻言呵呵一笑，道：“夏侯施主真是太抬举了，老衲法号‘悟虎’就是，不知施主有何指教？请讲当面。”

血鸥云翥夏侯三闻言不由一惊，这龙、虎、风三位禅师，他是久仰了，可是却不知道三位禅师竟然会有此年寿。如此推想，那海空长老真不知该高寿几何了！

想到此，抱拳呵呵笑道：“如此，更是失敬了！”

悟虎禅师微微一笑道：“施主不在南海纳福，居然有此善心，来到我少林寺中，参与香火，真正是难能可贵，也更使敝寺蓬荜生辉了！”

夏侯三不由面色微微显出一些不自然，讷讷道：“禅师过誉了！老夫来此，不仅是为了参与盛会，实在是另有一事，要告知老祖师及三位禅师，尚请禅师接引令师一谈才是！”

悟虎面上微微带出一些惊异之色，闻言后点了点头，道：“既然如此，请随我来。”

说着双手合十，转身大步向前行去，夏侯三随其身后。行到了一座黄花盛开的花架之下，悟虎立住脚步，道：“家师在此行禅，容我通禀一声，请少待！”

夏侯三躬身道：“禅师请便！”

悟虎和尚进得花架，夏侯三随后望去，但见花架之后，是一片毛茸茸草地，内有一个矮矮的小亭子，四周亭角上，各挑着一盏小小的灯笼。

就在那小亭正中的一个蒲团上。跌坐着白发披肩、长眉出面、全身上下看来一尘不杂的佛祖爷爷。

血鸥云翥夏侯三对这位老和尚昔年的声威仰慕已久，不由得肃然起敬！

眼看着悟虎和尚在旁边说了几句，又回转身来，走至花架前，向夏侯三点头道：“施主请来答话。”

夏侯三合十一拜，遂即走了进去。

却见那白眉白发的海空长老，忽然扬臂打了一个呵欠，喃喃自语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请坐吧，夏侯施主！”

夏侯三忙合十欠身道：“后学夏侯三，参见长老！”

海空长老睁开眸子，微微一笑道：“五十年前，湘江一会，施主别来无恙否？”

夏侯三不由怔了一下，道：“这个……”

海空长老呵呵笑道：“施主还记得五十年前，老衲曾与施主有过一面之缘么？夏侯先生，你太健忘了！”

夏侯三坐于石凳之上，闻言尴尬地笑了笑道：“在下确实不记得曾与长老会过面了！”

海空微微含笑道：“那年湘江涨水，施主带领小九龙，发起救灾运

动，善举可风……”

夏侯三一惊，道：“不错！有这件事，只是长老你……”

海空呵呵一笑道：“施主在百塔寺，不是曾托一个老和尚发放白米衣物么？你怎的都忘怀了！”

血鸥云翅夏侯三不由一惊，道：“啊……呀，莫非那长了疮的老和尚……”

海空呵呵笑道：“对了！对了！那长了疮的老和尚，正是老衲！多承施主你银两周济！”

夏侯三不由重重地在地上跺了一脚道：“我真该死，竟把长老当作了普通行僧，失之交臂，可恨！可恨！”

海空长老微微一笑道：“施主不必后悔，如无有昔日一段缘分，今夜老衲又怎会破格相见呢？”

夏侯三一怔道：“长老莫非知道在下的来意不成？”

海空弹了一下晶莹剔透的指甲，发出“得得”之声，随后冷冷地道：“可是与那边瘦桐有关系吧？”

夏侯三蓦地一惊，忖道：“好厉害的老和尚，他竟能猜透我的来意，真个是佛法微妙之极也！”连忙含笑点头道：“长老佛法神妙，怎能相瞒？”

海空长老白眉微耸，淡淡笑道：“边瘦桐小子猖狂，老衲意欲小施警告，此事系敝寺一件小事，何劳施主费心？”

这句话，很明显的是在暗示：“这是我们的私事，你又何必多管？”

夏侯三自不会就此甘休，顿了顿，冷冷笑道：“长老，你老人家也许并不知情！”

海空摇头笑道：“六月十七日，老衲约他来此一会，此子如来，还不愧是一个英雄，否则，老衲也就不与他一般见识了！”

夏侯三冷冷地道：“就在下所知，那边瘦桐已至省城，不日可至贵寺，与长老你相会了！”

海空长老呵呵笑道：“如此说，这边瘦桐并非是徒负虚名之辈了，老衲倒要好好款待他了。”

夏侯三怔了一下，当下冷冷一笑，道：“只怕这是长老一厢的心愿！”

海空目光在他身上微微一转，道：“施主不在南海称王，履中土何事？”

夏侯三不由心中又是一惊，原来自己在“赤城岛”霸海一方之事，他也知道了，由此足见这老和尚竟是无所不知了。当时，脸色不由微微一红，叹息了一声，不知如何开口才好。

海空长老冷然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施主自知后悔，未为晚也！”

夏侯三真是愧之无地，当下只急得双手相互捏在一起，几乎呆住了。

海空长老慨然叹道：“冤家宜解，老衲想施主与那边瘦桐之间，必有仇恨……也罢，老衲念在昔日湘江上的一些情份，与你们化解了吧！”

夏侯三忍不住冷笑了一声，道：“在下并无化解之意，再说，莫非长老也有意与那边瘦桐化解前嫌不成？”

海空长老淡然一笑道：“那边瘦桐为人正直，颇有侠风，有些事，老衲来此数月，已然打探得知，少年人行事任性、狂傲些，原是有的，因此……”

夏侯三冷冷一笑，道：“因此，长老就不管涵一大师还俗受辱之耻了！”

海空长老面色一沉，冷冷笑道：“涵一之事，咎由自取，施主你是外人，不必管我佛门中事！”

夏侯三面色一红，叹道：“在下只是看着不平而已！”

海空哈哈一笑，道：“夏侯施主的好心，老衲心领了！”

夏侯三不由气往上撞，只是却不敢过于冲撞这个老和尚，可是不说却又出不了这口怨气，当下猛然由位子上站了起来，冷然道：“话不投机，在下告退了！”

海空哈哈一笑道：“施主何不把胸中未尽之言，一吐为快！”

夏侯三冷冷一笑道：“如此，在下只提出一人，看长老是否认得？如认为在下可言则言，否则，在下也就不必多此一事了！”

海空长老淡淡笑道：“施主请说。”

夏侯三又坐了下来，抬头看了一下天，显得很漠漠寡欢。

海空长老微笑道：“施主远道来此，本是客身，老衲忝居主人，如此待客显然怠慢了，施主你要多多包涵！”

夏侯三一笑道：“好说，我只问长老，有一个叫旦夕的老儿，长老可否认识？”

此言一出，海空长老蓦地一怔，当下点了点头，道：“施主所说的，可是小南峰上的隐士冰河老人不成？”

夏侯三点点头，道：“正是此人！”

海空长老不解地笑了笑，道：“老衲对此老慕名已久，只是并无过往。施主提出此人，又是何意？”

夏侯三狂笑了一声，道：“长老莫非不知，如今此老已与边瘦桐连成一气，要来对付长老这少林寺了！莫非长老对此竟然一无所闻不成？”

这句话，倒不由使得海空长老怔了一下。

他身边的那位悟虎禅师，更是吃了一惊，当下满面怒容地道：“真正是岂有此理！”

海空长老却摇头一笑道：“我想此事，施主可能是道听途说吧？想那冰河老人，远居巫山，与世无争；再说老衲数十年深居天台岭，更是与人无牵。如此两家何以扯上恩怨二字？这件事以老衲看来似是不能！”

夏侯三面色一变，二次站起，道：“长老既如此说，显系在下胡言乱语了，在下告辞！”

说着合十一拜，正要转身，一旁的悟虎禅师，忙上前拦阻道：“夏侯施主，请留步！”

夏侯三苦笑道：“那冰河老人非但已与你们少林为仇，并已派出他最得力的一双弟子同着那边瘦桐共同上道，二天之内，只怕就要到少林寺了。”说着哈哈一笑，道：“这些事实长老焉能不信？”

说到此，频频苦笑道：“说来说去，都怪在下多事，禅师请让路，在下要休息了！”

这时，那海空长老忽然冷笑了一声，道：“竟然会有此事？这就太令人不解了！”

夏侯三冷笑道：“就是呀，在下也是有所不解，本来在下想独力把边瘦桐那小子解决了，就是在为牵扯到了这个冰河老人在内，此老是个不易

打发之人，所以才不辞劳苦，来到这少林寺，与长老共商对策！”

海空长老哼了一声，冷冷地道：“果真如此，这边瘦桐则不足为人敬仰！”

夏候三哈哈一笑道：“本来就是一个沽名钓誉的小人！”

一旁的悟虎禅师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甚为气愤地道：“我少林寺从来与人无干，却也不容人无故犯我，那冰河老人不来则已，若真胆敢来此惹事，哼哼！他不会得逞的！”

海空皱了一下眉，不悦道：“悟虎，你胡说些什么？”

悟虎禅师合十退后了一步。海空长老点了点头，道：“此事不可思议，非老衲亲目不敢妄断！”说着，微微笑了笑，道：“施主远道长途，也该好好歇息一下了！”说罢，双目竟自下垂，不再多言。

对方此言，等于下了逐客令。夏候三听在耳中，不禁生出一些闷气，只好起身告退。悟虎随后送出，双手合十道：“恕贫僧不远送了！”

夏候三含笑道：“禅师不必多礼，我想此事，日后可见，那时就知道在下所言非虚了！”

悟虎微微笑道：“施主为我少林吉凶着想，贫僧感激不尽，请先歇息，有话明日再谈吧！”

夏候三点了点头，败兴而返。

他独自回到禅室内，发了一阵子呆，心想道：“看来此行是落空了，如那边瘦桐与冰河老人两个弟子来此以礼相见，势必会化干戈为玉帛了，如果这样，岂不是糟了？”

想到此，不禁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桌上的烛光差一点儿被他震灭了。

不想这时，门上轻轻一响，有人道：“夏候施主睡了么？”

夏候三忙道：“不曾！”

说着起身前去开了门，却见那个收了自己银两的小和尚，带着一个身着黑丝长袍、光着头的高大老人站在门前。小和尚谄笑道：“敝寺前老方丈有事要与施主一谈！”

夏候三目光向这高大光头来人一望，再听此言，立刻就明白了，此人必是那位“涵一大师”无疑了。

这位“涵一大师”，因与边瘦桐打赌，被迫还俗，与边瘦桐有着“不共戴天”的大仇。

这些，夏候三已经打探得清清楚楚，此时忙让开身道：“大师里面请！”

涵一大师极不自然地笑了笑，道了声：“打搅！”迈步而入，那个带路的小和尚自行退下。

涵一大师不待对方说话，先自苦笑了笑，道：“老衲与足下虽不曾相识，但知施主和那萧义士，远居南天……”

夏候三不由漠漠笑道：“前事不提也罢！”说着叹息了一声。

涵一大师冷笑道：“此事不待明说，你我二人，都是受那边瘦桐危害之人，老衲如今……”说着抖了一下身上的黑丝袍子，状至尴尬。

血鸥云翥夏候三冷笑道：“那边瘦桐一二日就可到此，大师之仇可以报了！”

涵一面带苦笑道：“老衲此来，也正是要与施主商谈此事！”说着

眉头一皱，道：“闻知施主方才会见长老，不知谈些什么，有结果否？”

夏侯三冷笑了一声道：“我原以长老定会为大师出一口恶气，好好地教训那边瘦桐一番，谁知……”

涵一很紧张地道：“莫非他转变了心意不成？”

夏侯三点了点头道：“我看长老对那边瘦桐，非但没有丝毫敌意，却似乎有些爱他武艺，意欲结交的意思！”

涵一呆了一下，冷冷一笑，自语道：“我早知他会有此意的，果然……”

夏侯三冷笑道：“长老此举实是不智，那边瘦桐来者不善，善者不来，随行尚有冰河老人的一双弟子，此事焉能就此甘休？”

涵一有些不解。夏侯三就把冰河老人介入的一段经过，说了一遍。

涵一自是大为惊慌，闻言后半晌不语。过了一会儿，他才轻叹一声道：“施主，此事如何是好？”

夏侯三本以为涵一一定有计谋，却不想愚蠢如此，当下冷冷一笑道：“我问大师这仇是否必报？”

涵一咬牙切齿道：“自是必报！”

夏侯三点了点头，道：“这就是了，我与那边瘦桐也是不共戴天，此事只需你我合力，不怕此仇报不了！”

涵一闻言似甚欣慰，可是却又皱眉道：“不怕施主生气，你我二人，原非那边瘦桐对手，如今只怕……”

夏侯三狞笑道：“你我之力，自然是不够的，此事务必要那海空长老介身其间，这仇才能得报！”

涵一叹道：“可是，照施主所说，长老不是已经……”

血鸥云翥夏侯三点了点头，冷笑道：“这也不难，如蒙大师支持，在下再略施小计，准保叫他们双方怀恨，非大动干戈不可！”说完又向涵一耳语了几句。

涵一大喜，连连点头道：“此计甚好，告辞了！”说着起身退下。

夏侯三送至门外，待涵一离去后，才返身回室就寝！

一整夜，他都在深思极虑之中！

第二日——六月十五日。

这日子，距离着少林寺百年开光大典，只有一天了。

傍晚时分，边瘦桐带着乙木、丙火二人，分乘三骑快马，匆匆到了南少林寺的寺门前。

乙木、丙火二人，双双从马背上跳了下来。经过一路见识，两个人也算是经过了相当世面，不再像以前那么土包子了。

可是像少林寺这么大的庙寺，他们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俱不禁看得呆了。

边瘦桐下得马来，也不由暗暗感叹不已，这座庙宇的规模，远较他想象的还要大上许多！

这时候，就见一个小和尚，匆匆迎了过来，向着三人看了一眼，合十道：“三位是来此作客的吧？”

边瘦桐尚未及发话，乙木已抢着道：“我们是来找海空……”

边瘦桐忙止住了他，含笑道：“我三人来此是参加贵寺百年开光大典的，请先引我们至禅房住下，我们会布施一些银子的！”

小和尚听了乙木之言，不由面色一怔，这时间言，又向三人看了一眼，才点了点头道：“如此，请随我进来！”

说着接过了三人的马，进得寺来，直把三人带进了“佛光殿”内，安置下来。

一会儿，有小僧照顾三人饮食茶水。一切就绪之后，边瘦桐告诫二人道：“你二人要千万记住，这地方比不得寻常客栈，寺内的和尚，每一个都有很精纯的武功，空闲时最好在附近院内走走，千万不要惹是行非！”

乙木嘻嘻一笑道：“这个自然……原来和尚都是光头！我明白了！”

丙火笑道：“我听说尼姑也是光头，那才好玩呢！”

边瘦桐瞪目道：“你二人在此少胡言乱语，若被和尚们听见，又是一番是非了！你二人还是回房睡觉去吧！”

乙木只得拉了丙火一下道：“我们……出去吧！”

二人走出室来，丙火道：“跟着边师叔出来，一路闷得发慌，我们何不在这庙里走走？”

乙木点了一下头，道：“对！就这样办！”

二人手牵着手一路走出了“佛光殿”，竟把方才边瘦桐告诫之言忘了个一干二净。他们东瞧西看，无不新鲜，正自流连忘返，忽见方才为他们牵马的那个小和尚远远走来，双手合十道：“二位少施主还没有休息么？”

二人一怔，站住了脚，乙木问道：“这小和尚叫我们什么？”

丙火冷冷地道：“谁知道？”当时直着眼睛道：“我们来这里，是会见海空长老的，并不是来玩的。不过六月十七日还不到，所以我们就到处走走罢了。”

小和尚连连点头笑道：“你这一说，我就明白了！”

乙木上前一步，道：“喂！你们这庙里，除了光头以外，还……还有什么别的好玩的没有？”

小和尚早已受人指使，闻言嘻嘻一笑道：“好玩的多了，只怕二位不敢去！”

乙木一挺身子道：“胡……说，为什么不敢……敢去？”

小和尚缩脖子一笑，远远用手一指道：“二位请看，过去了这座殿门，那一座三角楼台看见没有？”

丙火冷哼了一声道：“看见了，不大高！”

小和尚一拍手道：“对了，就是那里，那地方叫藏经楼，楼里面藏着很多图书，你二人想看看不？”

乙木摇头道：“书？没啥……意思！”

小和尚怔了一下，又道：“里面有二十四金娃娃，是练习暗器用的，最是有趣，你二人可愿去看上一看？”

乙木、丙火闻听，不由大喜。乙木拍了那小和尚一下道：“好……好小子！真有你的，你……你领我们去怎么样？”

小和尚左右看了一眼，点了点头道：“好吧，可是等一会儿，人家要问你们，可别说是我带你们来的，要不然我便要挨骂咧！”

乙木咧开大嘴，照着小和尚背上“叭”的拍了一下道：“当……然！”

小和尚被他拍得身子往前一冲，差一点摔个大马趴，痛得他直咧嘴，心说倒看不出这傻小子还真有两下子呢！我得好好整整你们！

想着一缩脖子笑道：“二位爷要玩，就快跟我来，等一会儿小僧还

有功课呢！”

丙火道：“走吧，你前边带路！”

小和尚答应了一声，心说：“架子还不小呢！”

他因受人唆使，有意要使二人在庙内结仇出丑，所以才想出了这个恶毒念头。

那“藏经殿”，是本寺八处大殿之一，内设“宗师馆”，乃是少林寺自开寺以来，历代祖师的法像珍藏之处，是一个极重要的地方，就是本寺的和尚，如无老方丈亲批，也是不能妄入一步的！

小和尚带着二人，一路向藏经殿行去，内心却不自禁地“咚咚”打鼓，他生怕被别的和尚看见，以后逃不了干系，当快走到殿前时，就先止住了脚步，双手一合十，欠身道：“二位施主，请自去吧，小僧不便再送了！”

乙木看那“藏经殿”就在眼前，点了点头道：“好吧！请问……小师父你叫什么名字呢！”小和尚怔了一下。乙木咧嘴一笑道：“不是为别的，等一会儿，要是有人问，谁叫我们来的，我们可……怎么说呢？”

小和尚一愣，忖道：“这可好，才关照过又忘了。”当下将计就计，眼珠子一转道：“我叫‘头皮青’，如果谁问你，你就说是‘头皮青’叫你来的，他们就知道了！”

乙木嘻嘻笑道：“头皮青……我看你头皮是……是有一点青！好吧，头皮青你走吧！”

小和尚合十一拜，转身而去。

小和尚走后，乙木一笑道：“头皮青小子不坏！咱……咱们走吧！”

丙火向前望了一眼，皱眉道：“我总觉得不太好，怎么这个大楼里，没什么人呢？”

乙木哈哈一笑道：“和尚都念经去了，当……当然没有人了！”

丙火点头道：“这话也对，乙木，我可先说好，我们可别玩得太久，等一会儿边师叔找我们又要找不到了！”

乙木连连点头道：“当……然！依你……就是！”

丙火向前走了几步，又回过身子道：“不要惹事，除非他们惹我们，我们可不许先打人！”

乙木冷冷一笑道：“你……你小子胆子真小！”

丙火叹道：“不是我胆子小，听边师叔说，这庙里的和尚，个个本事都很大，而且……”

乙木不悦道：“知……道了！”说着大步向前走去。丙火连忙跟上去道：“你不要生气，你要知道，那个海空老和尚……”

乙木嘻嘻一笑道：“你放心吧，我们是来……来玩的，也不是打……打架的，这……这还用得着你说吗？”

他这么一说，丙火也就放心了。

二人来到殿门口，只见两扇大红门虚掩着，门首悬有一方大匾，其上写着“藏经殿”三个大字。另有一块招牌上写着“禁入”两个大字！

乙木歪头看了一眼道：“写的什么呢？”

丙火看了一会儿道：“管它呢！我们进去就是，反正头皮青说可以进来的！”说着他右手一推，两扇大红门“吱扭”就开了，丙火“哟”了一声道：“好沉重！”

乙木闪身而入，丙火随后进来。

只见里面宽敞得很，大厅内全铺着大红的藏毡，四壁墙上悬着数十个灯盏，照着百十个大柜子，里面全是一叠叠的佛经书籍。

大殿两边，有两处楼梯，可以绕上楼阁，佛殿十分宏大，只是殿内无有一人。

丙火皱了一下眉道：“奇怪，一个人也没有！”

才说到此，就听见一人大声道：“喂！喂！你们两个哪里来的？”

说着话，就由书柜后面跑出一个三十多岁的高大和尚。这和尚穿灰色僧衣，一只手打着灯笼，匆匆走过来，怒道：“谁叫你们来的？还不快快出去！”

乙木笑道：“和尚你不要气，我们两个是佛……”

丙火忙接道：“佛光殿……”

乙木点了一下头道：“不错，佛光殿，我们是佛光殿里的客人，是来这里玩的！”

中年和尚点头道：“对不起，这藏经殿一向是禁止闲人出入的！”

丙火不悦道：“我们只是看一看！”

和尚冷笑道：“对不起，二位施主快请出去，如果被别的师兄看见，我可就要受责了！”

乙木不由大怒道：“胡说，是头皮青要我们来的？莫非也不行么？”

这和尚闻言一怔，道：“头皮青？谁是头皮青？”

乙木气道：“头皮青也是……一个和尚，是他叫我们来的！”

这和尚不禁生气道：“头皮黄也不行呀！小僧受有方丈交待，负责看守这藏经殿，不准任何人出入，管得你什么头皮青头皮黄的，二位施主休要取闹，快请走吧！等一会本殿至法大师就要查经来了！”

乙木不由冷笑了一声道：“我们玩一会儿再走，你不要惹人讨……厌。”说着一拉丙火道：“我们上楼看看去！”抬脚踏上楼梯。

那和尚法号“修法”，乃是本寺三代弟子，负责看守这藏经殿门户已有数载，从未见过这种事情。此时见状，又惊又怒，职责所在，不能不管，当下厉吼了一声道：“呔！你们两个再要乱走，我可要得罪了！”

说着把手中的灯笼，向一边的架子上一插，虎步生风地扑了过来，一把朝着后边的乙木背上抓来！乙木见状哈哈一笑，回过身来，用手指着和尚道：“这可是你先动手！”

修法和尚大怒道：“是又怎的？”

说着身子向上一扑，右掌“单掌开山”，“呼”一掌直向着乙木当胸打去！乙木左手一带，已把来掌接住。就见他右手向外一分一绞，这种“绞盘手”最是厉害不过，修法不过是本寺一个三代弟子，如何能是他的对手？当时只听他大叫一声，右手腕骨，经乙木这么一绞，已然脱了臼，扑通一声摔了下去，顿时就给摔昏了过去。

丙火见状一怔，道：“他死了么？”

乙木摇了摇头，皱眉道：“这和尚太脓包了……死不了的。”

说着二人已走上楼来，就见一道阁廊上，悬着一溜灯笼，照得一片通明。那个“头皮青”说得果然不错，这廊道两侧的壁墙上排列着数十个大大小小的金身佛像，灯光之下，闪着奇光。

乙木见状，点头笑道：“头皮青说的，大概就是这些了！”

丙火走过来一看，只见这些金身佛像，每一尊不过尺许高下，雕刻

得栩栩如生，十分有趣。他忽然忆起，欣然道：“那头皮青不是说，这些金娃娃是用来练习暗器的，我们且试上一试！”

乙木点头道：“行，怎么打法呢？”

丙火看了一下地势，道：“我们先数一数，一共有多少个金娃娃！”

二人点数了一下，两侧的金身佛祖，共有七十二座，也就是每一边有三十六座。

这七十二座佛像，正是少林寺开寺以来的七十二位宗师金像，用以供少林弟子万世参拜的。每年到一定的日子，庙内的和尚都要到这宗师馆来，跪地叩拜宗师，并有极为庄重的盛典。

这是少林寺内一个极为庄严的圣地。

昔日，这宗师馆内，每日都有多名弟子在此看守打扫。只因近日开光大典在即，这些弟子都被调到别处服务去了，也是少林寺活该有此一劫，才会平白来了这么一对煞神！

乙木、丙火自幼生长巫山，数十年与世隔绝，哪里知道这么多规矩？再加上那个化名“头皮青”的小和尚使坏在先，他二人越发有恃无恐了！

二人清点了一下金娃娃的数目，正好每边三十六个，乙木大喜道：“正好……我们每人试一边！”

丙火笑道：“很好，我们两个一人站一头，喊一二三的时候，一齐动手，看谁先打到那一头！”

乙木哈哈笑道：“好！不但要……要身手快，而且每一件暗器，都得要打在娃……娃身……身上！”

丙火笑道：“那当然。”说着拉开随身携带的麂皮囊，道：“我用铁莲子！”

乙木点头道：“我用铁菱角！都差……差不多！”

说着二人一合掌，一前一后，分别扑到了两廊尽头。丙火高声道：“准备好了没有？”

乙木大笑道：“好了！开始吧！一，二……三！”

这“三”字一落口，两个人身形霍地向下一塌，一齐向当中凑去。

乙木用的是“铁栅指巧打红樱”手法，一粒粒的铁菱角，由他拇指与食指之间打出去；而乙木却是用的“刘海戏金蟾”打法，把铁莲子自颈后抛出去。

两个人暗器的打法，全是由冰河老人亲自传授，手法、眼力、准头，皆有独到的地方。顿时，只听得一连串的脆响，金娃娃一个个的被击碎了。

敢情这所谓的“金”身佛像，并非是纯金所铸，乃是一种陶瓷所制，外面抹以金粉而已！

以这样的质料，如何受得了二人的暗器？一刹那间，这七十二个娃娃，已碎其半。

二人打得高兴，一齐发出了大笑之声，眼看这少林历代宗师的宝像，就要毁个干净，荡然无存！

就在这时，闻得一声大叫道：“啊呀……大胆的孽障！快住手！”

紧接着当空“呼”的一声，一掌菩提子，直向着二人身上打来！”

乙木、丙火二人正自打得起劲，见状大吃一惊，各自施展出内功掌力，猛然推出，来犯的菩提子，全被打落在地！

就在二人惊慌失措的当儿，一个身披杏黄色袈裟的老和尚扑身而

来。

这个和尚身材高大，黄眉大眼，嘴大腮方。他一只手提着过长的僧衣，飞快地扑来，口中叫道：“反了！反了……你们两个是哪里来的？”说着已扑到了丙火身边，右手向外一翻，一招“力劈华山”，直向着丙火头上猛劈了过来。

可是丙火又焉是弱者，他左手向和尚掌上一擦，叱道：“和尚好没有道理！”

老和尚甫自和丙火的手指一接触，便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冷战，猛地向后退了一步，道：“住手！”

丙火嘻嘻一笑道：“本来是你先动手的嘛老和尚！这是怎么一回事？”

乙木也不悦地道：“这里的和尚都太不容……客气了，见人就打，真他……他娘的！”

丙火向着黄衣和尚点了一下头笑道：“老师父，你是认错人了吧？”

这个黄衣老僧，正是藏经殿的佛光大师，他是少林寺第二代弟子中的高手，掌管这藏经殿已有多多年，想不到一时疏忽，竟然造成了如此不了之局！

此刻，他又怒又惊，又怕又惜，闻言后，气得全身连连发抖。当下指着二人道：“你们两人是……哪里来的？反了……反了！简直是反了！”

说着，他跑到一旁，拣起了一个被暗器打成了碎片的佛像，用着几乎要哭的声音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是三十二代佛祖大师的宝像……”又拣起一个，讷讷地道：“这是十七代佛祖……”

“都碎了……都破了……老天爷呀！”

说着他用一只手，在前额上用力拍了一下，眼泪簌簌地淌了下来，步子踉跄，有些摇晃要倒的样子。他伸出一只战抖的手，指着二人道：“快跪下，让我把你们绑上，然后交给老祖师处置你们……听见没有？”

乙木冷笑一声，道：“老和尚，你不要吓唬人，我们是客人！”

佛光大师摇了一下头，道：“客人！天哪！哪有你们这样的客人？你们这两个混球！魔鬼！”他忽然狂叫了一声，僧鞋点处，整个身子，直向着乙木扑了过去！一双大手，自两侧向当中猛地抓了过去！

乙木双腕向外一分，一上一下，反向这老和尚胸腹拍去！

老和尚身子向下一塌，双手合十，改以“童子拜观音”，双掌直向着乙木背上砸去！只听见“砰”的一声，被他打了个正着。可是老和尚自己，反倒退出了七八步之外，口中叫道：“好冷！好冷！”

乙木被和尚击了这一掌，虽说没有伤着，可是却也震得心头发热，不由勃然大怒，厉吼了一声道：“狗和尚！你是……要找死吗？”说着，一跳而起！

丙火见状忙道：“乙木，先等一等！”

乙木闻言，停步不前，两个人四只眼睛，直直地看着对方，佛光大师退后了一步，打量着二人道：“你二人是人还是鬼？怎么如此冰冷？”

丙火哈哈一笑，道：“老和尚，我告诉你，我兄弟是巫山小南峰来的，他叫乙木我叫丙火，老和尚，我们现在还不想与你们打架……”

佛光抖着手道：“可是你们……无量佛！你二人闯下了大祸了，这

宗师馆内所藏的历代宗师金身法像，竟被你二人打破了一多半，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说着，他赤红着脸，向前走了几步，怒道：“是谁叫你们做的？”乙木这才明白过来，一笑道：“原来你是为了这几个破泥娃娃伤心呀！这也没什么，我兄弟赶明儿买几个……赔你也就是了！”

佛光冷冷一笑道：“无知的狗才，你赔得起吗？”

说着双手合十向着二人一拜道：“阿弥陀佛，这乱子太大了，老僧我可作不得主，二位施主既是敢作敢当，就和我一同去见方丈如何？”

丙火摇头道：“我们不去！”

佛光叹道：“老衲好言相劝，二位既是不听，老衲只得开罪了！”

乙木愤愤地跺了一下脚，骂道：“娘的，头皮青害……人！”

佛光大师一怔，道：“你说什么？”

乙木冷笑了一声，道：“老和尚，我和丙火是……是……受了那头……头皮青的骗，是他叫我们来……来这里玩……”

丙火接下去道：“练习暗器，也是他教我们的。”

佛光大师不由面色一凛，怒道：“这人是谁？带老衲去见！”

乙木摸了一下头，苦笑道：“这个小和尚，名字很怪……他说叫做头皮……青，老和尚你认得么？”

佛光不由怔了一下，双目一瞪，怒声道：“老衲好言问你们，你们居然胆敢胡言取笑，当真就以为老衲怕了你们不成？来！来！来！我们到院子里来，这里展不开身手！”

说着转身，大步向楼下行去。

二人见状，相互对望了一眼，丙火叹了一口气，道：“又惹祸了！”

乙木重重地跺了一脚道：“走，我们先……收拾了这个老的！再去找那个小的，他娘的，那个头……皮青害人不浅！”

这时佛光已在楼下怒喝道：“两个孽障还不快下来？真正是气死我了！”

乙木、丙火二人对望了一眼，一同向楼下行来。就见这藏经殿前，已聚集了三五个和尚，都打着灯笼，那个佛光大师，已脱下了袈裟，露出里面的半大僧衣，手上拿着亮闪闪的一柄方便铲，摆出一副拼命的样子。

他见二人下来，对身边的几个和尚高声道：“你们可看见了？就是这两个小辈，私闯藏经殿，毁我宗师金像，老衲要为我少林寺，清除了这两个孽障！”

说着，向着二人招了招手，道：“快来！快来！”

乙木咬了一下牙，直直地走了过去，道：“老和尚，你当真要打？”

佛光嘿嘿冷笑道：“不要多说！老衲若不擒下你们两个，誓不为人！”

这时，几个和尚见要打架，纷纷闪了开来，当中空出了一块颇大的地方。

佛光老和尚铲交左手，怒声道：“快出招！”

乙木这时也有几分怒了，口中答了一声：“好！”只见他右手自背后一翻，“断玉刀”已掣到了手中，刀光一现，那老和尚口中“啊”了一声，倏地退后了一步。

他已然觉出对方那口刀内，泛出了一股冷气，阴森森侵入肌肤！

乙木见状，扬刀叫道：“老和尚，我这口刀可是厉害得……很，你受得了么？”

佛光怒叱道：“休要胡说，看铲！”说着足下猛地向前一跨，方便铲“哗啦”一响，卷起了一道奇光，直向着乙木腰上斩去。

乙木单刀向外一格，“当”的一声，佛光的铲头跳起有尺许高下，不由惊出了一身冷汗。

可是如此一来，更激起了他的愤怒，只听他大吼了一声，方便铲猛地向后一收，“金鸡独立”一站，方便铲猛然向空一举，一式“举火烧天”！紧跟着，佛光大师展开了一套“金铲二十六式”，铲刃呼呼生风，发出了一片嗖嗖之声。这二十六式方便铲，迎对着乙木的“雪花七刀”，不过是十个照面而已，已可见出高下。

佛光大师惊讶对方刀式之怪，竟为自己生平仅见。

而且，对他威胁最大的还是乙木那口“断玉刀”上的丝丝冷气，即使没有接触到，也能由空气中感觉出来。

佛光大师心中奇怪，有意把方便铲向前一点，趁势一振腕子，铲头蓦地跳了起来，直取乙木面门！

正当乙木刀身抽回的刹那之间，这个老和尚忽然大吼了一声，道：“孽障，还不撒手！”

方便铲哗啦一声，在空中划出了一道银虹，猛然向着乙木那口奇怪的刀身之上磕了过去！

佛光大师这一手，用得是疾、快、狠，他存心要把对方的刀磕出手去。

可是，他却不知道，这下正合了乙木的心意。

佛光大师的方便铲方一递出，就见对方那口刀，不退反进，有如钢铁遇见了磁石一般，只听得“呛”的一声大震，这一刀一铲，已迎在了一块儿。

乙木怪笑了一声，断玉刀带出了一道奇光，顺着佛光的方便铲，直划了下去，当空崩出了一串火星儿。

佛光大师顿觉得一股冷流，有如疾电一般的由对方刀上直传了过来。

那种冰冷的程度，是难以令人想象的，佛光老和尚只觉得一只手几

乎都要冻得裂开了。当下大吼了一声，方便铲非撒手不可了。

急切间，这老和尚还没有忘了借机伤人，只见他手腕子一振，方便铲发出了“哧”的一道白光，蓦地脱手而出，直向乙木胸前飞去。

乙木似乎早已防备他会有此一手，只见他左手向外一封，掌缘正正地击在了方便铲的铲杆之上。

只听得“嗡”的一声，这柄方便铲竟被他的掌力，足足震出了十丈以外，“呛”的一声，插在了草地上。

佛光和尚面色一变，大喝道：“好孽障！”他猛地扑了过去。乙木断玉刀向回一收一绕，血光一现，佛光大师大吼了一声，踉跄退出了五步之外，一交坐倒在地。鲜红的血，立刻染红了他的裤管。

只见他面色一阵铁青，打了一个哆嗦，顿时就不动了。

如此一来，身边的几个和尚全都吓了一跳，有人大声嚷道：“可不好，佛光师叔圆寂了！”

乙木收住了刀，走过去低头看了一眼，道：“放心……他死不了！”说着他蹲下身子，把佛光两只手拉开，慢慢地向正中一凑一合，然后忽地用力一抖！

佛光大吼一声，道，“疼死我了！”立刻睁开了眸子，只是全身上下冷得直打哆嗦。

这时丙火也赶了过来，见状叹道：“乙木，你不该伤了他，这可怎么是好？”

乙木冷冷地笑着，一手把断玉刀背在背上，一手由怀内取出了一个小葫芦，由其中取出几粒药丸，放在老和尚口中。

佛光用口含住了药丸，立时就觉得一股暖气直下丹田，身体渐渐平静下来。

这时，五六个小和尚都围了过来，有的大声叫道：“可不得了啦！快去告诉掌门方丈去吧！”有的指着二人道：“这两个小子，把修法师兄打昏了，把宗师馆里的老祖宗法像也打碎了，这还得了！”

乙木站起来，直着眼睛道：“你们不要吵，这事情不能怪我们……两个，都是你们那个什么头皮青小和尚不好，你们找他去吧！”

丙火忙拉了他一下，小声道：“走吧，我们快走吧！”

说着，二人分开了人群，直向佛光殿那边行去。那几个和尚哪敢拦阻，跑着叫着告状去了。

精武殿内试方丈

丙火、乙木回到迎宾殿，装作没事似的走进自己住的禅房，倒头便睡。

突然，有人用力地捶门叫道：“快开门！快开门！”

乙木一跃而起，要去开门，丙火连忙对他摇了摇手，道：“不要管他，叫他们敲！快睡觉！”

乙木闻言，又迷迷糊糊地倒在了床上。

这时捶门声更大了。门外一人怒声道：“那两个小子死了么？”另一人道，“没有错，我看见他们进去的，用力砸！”

丙火无奈，只好过去把门开了。

只见门外站着十来个和尚，一个个都是怒容满面，虎视眈眈。

在这些和尚身后丈许以外，站着一位身披大红色袈裟、白眉红面的老和尚。

一见丙火，这个老和尚向前走了一步，沉声道：“你就是方才大闹藏经殿的那个人么？还有一个呢？怎么不出来呢？”

乙木闻声，由床上一跳而下，披上衣裳跑了出来，道：“打人的……是我，老和尚你要怎么样吧！”

这个红脸的和尚向他望了一眼，由鼻子里哼了一声，道：“你的胆子可真不小，老衲我在这少林寺也有四五十年了，还从来没有见过有你们这样大胆的冒失鬼！”

说着发出了一声冷笑道：“你们闯了这样大的祸，居然还睡得着觉？你们叫什么名字？来干什么的？”

这时，他身边一个捧着簿子的和尚，弯身答道：“回住持大师，他二人一名乙木，一名丙火，是和一位姓边的施主一齐观礼来的！”

老和尚闻言，皱了一下眉道：“可有本寺发出的请帖？”

那和尚一欠身道：“有的，大师请看！”说着双手呈上了帖子。这位住持大师接过了帖子，微微眯眼看了一下，立时面色一变道：“噢……边瘦桐！”言罢惊奇地看着二人道：“你二人，是同边施主一齐来的？”

丙火点头，道：“你说得不错！”

住持大师立时回过身来，道：“那位边施主住在何处？本座要同他说话！”

他身边有个负责迎宾客的小和尚，立时合十道：“启禀大师，那位边施主方才还在，现在大概是到外面走动去了！”

住持大师点了点头道：“那么，说不得，只好带你们两个人去见方丈了！”

言罢，他的面色一沉，道：“你们两个好大的胆，伤我寺内的和尚，毁我藏经殿的法像……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今夜本座亲自来带你二人去见方丈，如敢不从，可就说不得要得罪了！”说到此，一声大喝道：“与我锁了！”

随着他这一声断喝，立时就有两个和尚向外一抖手，“哗唧”的一声，飞出两条银色链子，直向乙木、丙火二人头上套去！

乙木、丙火几乎同时一伸手，已把飞来的铁链子抓在了手中，二人向后一带手腕子，两个和尚都“啊唷”了一声，差一点摔个跟斗，链子却已

到了对方手中。

那位住持大师见状大怒，厉声道：“好凶恶的两个小子！”说着，足尖一点，已扑到了二人身前，只见他双掌向外一抖，口中吐气开声，道了一声：“嘿！”

乙木、丙火一连伤了几个和尚，都是不费吹灰之力，内心对于这庙内的和尚，不免存下了轻视之心。

没料到，这位住持大师，乃是海空的师侄晓天和尚，和龙虎风三位和尚是同辈的身分，功力相当深厚。愤怒之下，这位晓天老和尚，双掌向外一推，掌下真有万钧之力！

掌风一送，乙木、丙火二人都由不住向后猛退了一步。只觉得胸前一热，眼睛一花，差一点倒了下来。

二人一时大意，差一点受了内伤。乙木、丙火大吃一惊，相继惊呼了一声，蓦地向两边分开了来。

晓天禅师这么凌厉的掌力，竟然未能伤对方于掌下，不由勃然大怒，二次厉吼了一声，道：“孽障，纳命来！”

只见他足下一点，已到了乙木身前，双手一搓一抖，直向着乙木背上插去！

可是，就在这时，斜刺里蓦地袭过一股劲风。这股劲风，乍然觉出，不过是清风一缕，可是风势尾头上，却带来万钧重力。

晓天禅师为这斜刺里来的风力一荡，由不住霍地向一边踉了出去。

大惊之下，这老和尚右手在地面上一按，已飘出了数丈以外。惊心之下，细打量风力来处，老和尚面上立时一怔，道：“你是何人？”

来人是一个二十三四岁的青衣少年，身材魁梧，面色微黑，一双眸子闪烁着奇异之光，这时方自由外而入。

他对着晓天禅师欠身施礼道：“大师父请谅，有话好说，何必动手动脚，岂不有失少林门风？”

晓天禅师怒声道：“施主大名是……这件事又与你有什么干系？”

少年一笑，道：“小可姓边名瘦桐，这二位乃是随我来的后辈，怎说与小可没有关系？”

晓天和尚闻言冷冷一笑，勉强合十道：“阿弥陀佛，原来你就是边瘦桐，边施主。”说着嘿嘿一笑道：“边施主既然出面，这件事情就好办了……”

言罢，发出了呵呵一阵大笑，手指着乙木、丙火道：“这两个哥儿，在敝寺惹下了塌天大祸，不过有边施主出面，也不难解决。这样吧，就请施主随老衲去敝寺方丈处一行如何？”

边瘦桐微微一惊，目光向着乙木、丙火二人面上一扫，冷冷一笑道：“我这两个师侄，初次下山，一切新鲜，如有冒犯，尚请大师多多包涵，小可保证，今后不再惹事也就是了！”

晓天禅师阴森森地笑道：“边施主，你说得未免太轻松了！”

边瘦桐一惊，不由微微皱眉道：“这么说，莫非他二人伤了贵寺什么人不成？”

晓天冷冷笑道：“岂止是伤了什么人？哼！”

说到此，一双深陷的眸子，闪射出逼人光芒，道：“这二位施主无故伤人不说，居然擅入我少林禁地藏经殿，打伤了该殿大师佛光，把宗师馆内我少林历代宗师金身法像，毁坏了四十七座……”

晓天和尚说到这里，满脸赤红，气得全身上下直抖，手指着乙木、丙火两人道：“孽障……孽障……你们两个，真是我少林寺的魔星……此事焉能轻易便宜了你们！”

他回过身来，长叹了一口气，对着边瘦桐合十道：“边施主乃是老衲敬重的侠士，此事当听尊意，看看如何发落这两个孽障才好？”

此言一出，边瘦桐大吃一惊！

他真不敢想，仅仅是转眼之间，乙木、丙火竟然闯下了如此大祸。

他本来有意偏袒二人一番，可是此事重大，却令他无颜偏护，当下面色一沉，转脸对着二人道：“这位师父所说是真的么？”

丙火讷讷地道：“师叔……我们是冤枉的。”

晓天禅师一声狂笑，道：“冤枉？你二人还有什么冤枉？莫非老衲说的还有什么不实么？”

边瘦桐冷冷一笑，道：“丙火，你且说来，如果此事属真，我说不得只有让你们二人随他去了。你们也太放肆了！”

丙火垂头道：“师叔，我二人上了一个小和尚的当了，他说那里很好玩，是他叫我二人到那里去玩的，而且骗我们拿那些金娃娃练暗器……”

才说到此，晓天和尚冷笑道：“荒唐！荒唐！边施主，你能相信此话么？”

边瘦桐心知二人秉性诚朴，不会说慌，倒有几分相信，当下冷冷地道：“那小和尚法号如何称呼？”

丙火面色一红，叹道：“我们大概上了他的当了……”

乙木却理直气壮地道：“师叔，我知道，他叫头皮青，这么……高……穿灰衣裳，小眼睛！”

边瘦桐一听就知二人是受了骗了，而晓天禅师却冷笑一声，道：“敝寺有和尚七百名，法号分天、光、修、明，还不曾听过有什么头皮青……”

说到此，脸色红了一下，气恼道：“你这番谎话，又有谁信？”

乙木翻着眼睛道：“哪一个骗你……他本来叫头……头皮青嘛！”

晓天禅师脸色发青地对着边瘦桐合十道：“施主莫非也相信这些尤稽之谈么？这就未免太令人可笑了！”

边瘦桐闻言剑眉微皱道：“此事，我自能查出，不过眼前二人闯此大祸，我也不便偏袒，依大师之意，要如何处置他二人？”

晓天禅师合十道：“施主请放心，少林寺是有规矩的地方，老衲只把他们带往敝寺方丈大师处，查明原因，绝不会难为他二人的！”

边瘦桐点了点头，冷笑道：“如此，甚好！”

说着转脸向乙木、丙火冷然道：“你二人不听我良言相告，惹下此祸，算是咎由自取，如今只好随这位师父去见寺内的方丈了。这儿是佛门善地，想必不会怎么难为你们，你们去吧！”

乙木、丙火听边瘦桐如此说，自然也无话好说，俱都垂下头来。

晓天见状，厉吼一声道：“把他二人与我锁了！”

两个和尚正要抛起锁链，却见边瘦桐右手微微向外一挥，两条锁链“哗啦”一声，倒打了回来，差一点反打着两个和尚自己。

晓天禅师一怔道：“施主怎的又翻悔了？”边瘦桐冷冷一笑道：“少林寺乃是佛门善地，焉能私自设用刑具？这两条锁链还是免了罢！他二人绝不会逃走就是！”

晓天脸色一红，点头道：“好吧！就听施主你的。”

说着向着乙木、丙火冷笑道：“二位请随老衲去吧，中途如想逃走，可就怨不得老衲手下无情了！”

丙火忿忿道：“你这和尚瞎说什么？如不是边师叔有令，我们早就对你不客气了，你还噜嗦些什么？”

晓天嘿嘿冷笑：“老衲此刻没有许多工夫与你们斗口，二位快走吧！”

丙火“哼”了一声，对乙木道：“走！乙木，看他们能怎么样？”

乙木点了点头道：“好吧！反正那头皮青，也不能便……宜他……”

晓天怒声道：“二人有什么话，可以到方丈处去申辩！”

边瘦桐叹了一口气道：“你二人先去，我自会去看你们！”

说着转身进入禅房。乙木、丙火相互望着叹息了一声，随晓天和尚走了出去！

晓天和尚怒气冲冲地带着二人，出了“佛光殿”，直向着一条廊道上行去。丙火怔了一下道：“老和尚，你要带我们到哪里去？”

晓天怒哼一声道：“不必多问！”

乙木闻言，气呼呼地道：“你们要客气，我们也客气，你们不客……客气，我……我们也不客气！”

晓天哈哈一笑道：“到了这时候，居然还敢发狠！告诉你，这少林寺内，有的是能人异士，你们两个还是乖乖地听话的好！”

乙木冷笑了一声，道：“那要看你们……说话……中不中听了！”

晓天对于二人，真可说是恨之入骨，只是一来二人没有上锁，真要动起手来，自己不见得能讨得了好，再者，他内心对于边瘦桐，确有几分顾虑。

所以闻言后，只是冷笑了一声，并未答话！

一行数人，走向了一座大殿。

只见殿内灯火辉煌，殿外站着几个和尚，远远看见他们，急忙转身入内报告去了。

晓天冷笑道：“你二人可要小心，我寺方丈如今由悟虎禅师接替，悟虎禅师乃是海空长老手下最得力的弟子，你们要是有胆子在他面前撒野，老衲才算佩服你们！”

乙木冷笑道：“海空我……我也不怕，不要说他了！”

晓天心中一怔，一翘大拇指笑道：“对了！这才是好汉子！”

乙木真以为人家在夸他，当下挺了一下肚子，连声冷笑不已。丙火见状碰了他一下道：“乙木，不要上当！”

说着，他们已来到了大殿门前。

晓天和尚快步上前，向门前一个黄衣和尚合十道：“有烦师兄，通禀方丈，就说两名肇事的俗客，已经带到！”

那黄衣和尚合十回礼道：“方丈已有话传下，师兄随时带人入见便了！”

晓天禅师闻言后退一步，面色一沉道：“无理闹事的一双孽障，还不进去向方丈认罪！”

说着双掌向着乙木、丙火二人背上一推。二人无防之下，被他这么大力一推，不由得一头冲了进去，差一点跌倒在地！

如此一来，乙木、丙火不由得大怒。他二人猛地一回身，正要出手

发招，却听见殿内一人大声喝道：“大胆的一双孽障，还不住手！”

二人不由一惊，忙自转身望去，才见大殿内，气氛森严。

正中的檀木香案上，点着四盏佛灯，一个白眉皓首的老和尚，满面怒容地望着他们。

在这和尚身边，还有七名老和尚，各自披着一袭金黄色闪闪发光的袈裟！

这七个老和尚，看起来年岁都不小了，最小的也在五十开外，他们每个人脸上全是愤怒。

八双喷火的眼睛，一齐注视着乙木、丙火二人，恨不能把他二人生吞下去！

晓天和尚合十拜道：“弟子奉命带此二人，不意二人刁恶十分，如非边施主一再开导，后果实难预料！”

正中的那位老方丈悟虎大师，仔细向二人望了一眼，不由面带惊异之色。

凭他锐利的目光，只一打量，已看出这两个人大是有异于常人，绝非通常易与对付之流！

二人貌相清奇，表情木讷，打扮奇异，无不异于一般。

悟虎大师当下发出嘿嘿一阵冷笑，道：“这两个客人，叫什么名字？”

晓天怔了一下道：“名字很怪，一个叫乙木，一个叫丙火！”

悟虎老方丈鼻中哼了一声，锐利的目光，再次视向乙木、丙火道：“你二人可知罪么？”

丙火忙道：“我兄弟被人愚弄，并非有心，老方丈还要原谅！”

悟虎冷冷一笑，道：“我少林寺有一条规定，身犯藏经楼者罚面壁十日，误损佛身法物者面壁百日，伤人者开除门墙，你二人两项大罪，件件都作到了极点！虽非我少林弟子，却也不能轻纵……”

说到此，大喝一声道：“未审问前，先受四十佛棍，来人！”

佛像两侧，立时走出了两个持棍的和尚。

悟虎方丈手指两人，道：“每人重责四十！”

乙木双眉一挑，正要反抗，丙火一拉他，小声道：“我们就挨他四十，也不会有什么关系的！”

乙木闻言不便再发作。丙火冷冷地道：“我二人犯了错，挨打是应该的，就请快一点打吧！”

两个和尚闻声，立时走过来，举棍道：“二位施主趴下！”

乙木咬牙道：“站着也是一样！”

两个持棍和尚，对望了一眼，同时后退一步，吆喝了一声，双棍同时抡起，一五一十，棍棒生风，霎时之间，每人已打了四十佛棍！

二僧下手时特别加重了几成手劲，可是四十棍打完，二人竟是连膝头也不曾弯曲一下。

乙木抖了一下衣服，嘻嘻一笑道：“打完了，我们可以走了吧？”

悟虎方丈“砰”的一拍案头，道：“大胆的孽障！这少林寺乃是有佛法的地方，岂能容你二人如此横行，你二人已犯下了滔天罪行，岂能如此就算完了！”

说到此，厉叱了一声道：“取我少林十样刑具出来，这两个孽障看来身上有些功夫，不用重刑不足以昭戒！”

两侧和尚答应了一声，立时传话下去！

这座大佛宝殿，此时现出一片肃杀之气，几盏佛灯散发出灰蒙蒙的灯光，照映着每一个和尚的脸上，闪露出一片杀机。

乙木、丙火闻听之下，不禁大为愤怒。

丙火怪笑一声道：“老方丈，我们已挨了棍打，就不该再受你们欺侮了！”

悟虎方丈一拍香案道：“把他们锁上！”

话声一落，两条钢链，“哗啦”一声，直向着二人头上套去！

丙火、乙木二人，岂能受此侮辱？只听得二人各自怒吼了一声，猛然一伸手，已把飞来的锁链抓在了手中。乙木向里一带，丙火向外一抖。

这样一来，两个持链的和尚一里一外，同时翻了出去。以乙木、丙火二人的手劲，这两个和尚自是摔得不轻。

悟虎方丈怒叱了一声道：“精武殿天师，速速把这一双孽障拿下！”

话声一落，由侧座上猛然站起两个和尚。

二僧年岁都在六十开外，向着悟虎合十一拜道：“贫僧敬领法旨！”

悟虎厉声道：“晓智、晓通二位师弟，手下不必留情，一切有老纳负责！”

说话之时，乙木、丙火已扑到了门口，却为晓天禅师以掌力逼了回来，乙木大吼了一声道：“和尚们，你们要怎地？”话声未完，晓智、晓通已双双扑了过来！这两个和尚，是少林寺精武殿两个大师，武功均极可观！

二僧令有法旨，手下毫不留情，身形扑到之后，晓通首先出招。只见他双手合十向外一推，施出了一招“推窗望月”，双掌上带着充沛的真力，掌风疾劲地直向着乙木肩头上抓来！

乙木肩头一晃，用“通心拳”，猛地一拳当胸捣去！晓通大师冷笑了一声，只见他背脊向后一弓，乙木这一拳已走了个空招。

晓通大师右腕轻起，正要以佛门“大摔碑手”，制乙木于手掌下。就在这时，但见乙木牙床一动，“味”的一声，吐出一股冷气。

这口冷气，使得晓通顿时打了一个冷故，禁不住后退了一步。

在另一边，那位晓智大师，也同样被丙火的“冰禅神功”，逼得退后了一步。

两个和尚交换了一下目光，晓通冷然道：“这两个孽障，竟然擅施寒功，师兄小心了！”

晓智狂笑了一声，道：“好孽障！老衲如果连你们两个小辈也拿不下来，实在是枉掌少林精武殿了！”

说到此，只见他身形猛然向下一蹲，右掌当空一举，“朝天一炷香”，紧跟着身形“唰”的一个疾转，快如旋风似的，已到了乙木身侧。

晓智老和尚，愤恨之下，竟然施展出佛门最厉害的“洗佛衣”招式，只见他五指箕开，微微显得有些颤抖，真向着乙木右肋上摸去。

乙木右腕向外一挡，暗含着“横架铁门闸”的内功真力，他是安心要看一看老和尚有几分真力。

一上一下，两只手蓦然一接，只见乙木身形猛然摇动了一下，可是他的“冷焰心火”，却在这一触之下，传到了晓智的身上。

晓智大师虽是佛门高僧，武功精湛，可是像这种冰禅神功，他却是招受不住！就见他脸色大变，那股骤然侵入体内的寒流，几乎把他的血脉都

冻住了。他禁不住又打了一个寒颤，口中“噢”了一声，踉跄踉一连向后退了三四步！

就在这霎时之间，乙木的“偷星拿月指”已得了手，只见他右臂一撤，中指一曲一直，“吭”一声，正正点了晓智背后“灵台穴”上。

这位精武殿的大师父，身子像不倒翁似的晃了一下，脸色一片铁青。只见他牙关紧咬了一下，一张口却未曾说出话来，随即“扑通”一声，倒了下去。

立在一边的晓天禅师见状，又惊又怒。

他口中怒哼了一声，足下一划，已欺到了乙木身边，二话不说，双掌一合，直向乙木当胸打去！

乙木对于这个和尚，早已衔恨入骨，只是方才还有些不好意思，现在既已动手，也就顾不了许多了。这时见晓天掌到，他暗提一口真力，忽然掀唇露齿。自牙缝里龇出一股冷风。

晓天知道厉害，忙自侧身，可是乙木适巧转到了他的身后，一口冷气自背后喷到。

晓天大师蓦地打了一个寒颤，被乙木一掌劈中肋下，直荡出了六七步以外，“哇”一声吐了一口鲜血，顿时昏死了过去。

乙木乘胜转身，双掌连环劈出，一股股冷气激射而出！

这时，丙火也和晓通打了一个难解难分。晓通一不留神，被丙火乱发的掌风扫了一下，不由打了一个冷战。

丙火是何等灵活的身手！乘机猛然发了一掌，正中晓通后心，这个老和尚也被打得向前猛栽了下去。

丙、乙对敌，不过是一刹那的时间，竟然一连伤了三位高僧。

这种情势，立时使得全殿震惊！

坐在正位的悟虎方丈，一声厉叱，右手一按香案，整个身子翩然如鹞般的飘了下来！

这位海空嫡传的佛门高僧，狂笑了一声道：“好猖狂的两个小子！”

他那尚未落地的身子，猛地向前一伏，僧鞋轻轻一点，左右两掌同时抖出，直向乙木、丙火当胸抓去！

乙木、丙火只觉得这老方丈双掌尚未近身，劲力已先着人，其势之猛，使得二人各自打了一个踉跄，这才知道厉害。

乙木一拉丙火道：“现刀！”他口中叫着，右手一探，白光一闪，已把背后断玉刀掣到了手中。

丙火闻声，也自体会到了对方的厉害，不由地也把宝刀现了出来，随着大吼了一声，掌中刀向外一挥，闪出一道奇光，直向悟虎身上劈了下来。

悟虎方丈身未触及，却已感觉到刀光之上所带的寒气，不由得大吃了一惊！

只见他大袖向外一挥，身子已腾到了一边。当下断喝了一声道：“住手！”

乙木、丙火双双抽刀停住了身手。悟虎方丈惊怒地打量着二人道：“你们两个，莫非就是来自小南峰的么？”

丙火冷冷道：“是的，你要怎样？”

悟虎冷冷一笑道：“你二人可是冰河老人的弟子？”

乙木冷笑道：“不错的！”

悟虎闻言似乎呆了一呆，面上现出一些迟疑之色，哼了一声，道：“这么说，你二人是随那边瘦桐一起来的了？”

丙火持刀怔道：“怎么样？老方丈，你要放我们回去了么？”

悟虎忽然重重地跺了一脚，道：“老袖拼着开罪尊师，也要管教一下你们这两个不肖的子弟！”

言到此，猛地转身回案，自香案上，抽出了一口奇光闪烁的长剑，冷笑道：“你二人有什么本事，尽管施展出来，看看老袖是否就怕了你们？”

说到此，掌中剑点出了一点银星，直向着乙木咽喉上刺去！

乙木断玉刀向上一磕，悟虎长剑蓦地一翻，突地大喝了一声道：“各位师父不必迟疑了，一齐动手，拿下了这一双野小子再说！”

八位大师，倒有三位已受了伤，在场还剩下五位，闻声后，各自道了一声“阿弥陀佛”！

这座大殿，非是别处，正是少林寺习武斗技的精武殿，殿内有极为宽敞的场地，足可以使百十人同时展开身手。

这五位大师蓦然加入，腾跃其间，顿使得这精武殿内热闹起来。

若说对付悟虎方丈一人，乙木、丙火倒也能勉强应付，此刻加入了五位高僧，动手之下，他二人就显然地现出败像了！

这六位佛门大师联合动手，立刻列出了一个极厉害的阵式，相继发招，一闪即逝。

乙木、丙火二人，虽勉力对付，十数个照面之下，可就有些吃力了。

这五位大师，乃是晓分、晓钟、晓昏、晓晨、晓山，各持着铲刀剑杖不一的兵刃，展开了身手，可真是非同等闲。

在悟虎方丈的关照之下，他们的兵刃，都尽量避免着与二人交接，而想施展“空门如意阵图”将乙木、丙火擒住！

就在第二十七招上，乙木走了一个空招，立即被晓晨大师的蛇头杖点在了膝上的“三元穴”上。乙木只觉得双腿一软，由不住“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丙火大吃了一惊，正要分手搀扶，晓钟大师一口金刀，已快如电闪似的落了下来。

丙火猛地一滚，这口刀在他屁股上划出了四五寸长的一道口子。

丙火负痛“啊唷”叫了一声，心中一慌，悟虎并二指一点，丙火应指而倒，六名大师向外一分，同时散了开来，把乙丙二人团团围住！

悟虎方丈冷冷一笑道：“好厉害的两个小子，绑上他们！”

一旁的小和尚，早已迫不及待，跑上来用铁索把二人绑了个结结实实。

悟虎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道：“先把二人吊起来再说！”

痴鸟不识梧桐意

丙火、乙木被众僧擒下，四脚朝天地吊在了飞索环上。

就在这时，一个和尚匆匆走来，向着悟虎合十一拜，道：“禀方丈，祖师爷来了！”

众僧都不由吃了一惊，各人放下了兵刃，整理着衣服。只见殿门开处，悟龙、悟风两位老和尚首先步入，众僧连忙合十见礼。

随在二僧之后，走进来一个黑发披肩的老法师。

对于海空晚年蓄发，众僧已不以为奇，因为像海空当今的身分地位、年龄以及成就，他实在是可以随心所欲，而不必斤斤计较于佛规的拘束。

他像是有一种极大的威严似的，当他进来的时候，众僧一齐弯下腰来。

这位佛门第一高僧，一声不响地走到了佛案后面，慢慢地坐了下来。

他那双冷电似的眸子，向着场内扫视了一周，最后落在乙木、丙火二人身上，鼻中哼道：“悟虎，你把他二人怎么样了？”

悟虎方丈上前一步，合十躬身道：“启禀师父，弟子不过是点了二人穴道，暂时吊起来，以待师父处理！”

海空长老冷冷一笑道：“不必如此，你把他二人身上锁链解开来！”

悟虎答应了一声：“是！”

当着海空长老的面，他倒是不怕二人能耍出什么花样来，当下走上去，把二人身上铁锁全数解开！

海空又道：“快些把他们穴道也解开来！”

悟虎方丈一怔道：“长老不知，此二人在本寺犯了滔天大罪……”

才说到此，海空长老冷笑道：“我知道，尔等自防不慎，焉能怪得他们？”

说着目光向着在场诸僧一转，冷笑道：“我少林寺乃是佛门善地，尔等也全是有道高僧，在百年开光大典之际，竟然被这两个不明世事的孩子，酿此大祸，真正令人失望！”

说得这群和尚们，一个个面红耳赤，垂首不语。

悟虎合十道：“长老，此二人太蛮横……”

海空挥手道：“不必多说，解开他二人的穴道！”

悟虎方丈知道师父的话是违拗不得的，当下双袖同时挥动，立时发出了两股罡风！

乙木、丙火被这种风力一袭，立时就醒了过来。

二人睁开了眼，相互望了一眼，乙木由地上一跃而起，丙火却因股上有伤，不便起立，只是坐在地上发怔不已。

海空长老冷笑道：“乙木、丙火，你二人可知罪吗？”

二人闻言，循声望去，一眼看到了坐于案后的海空长老，都不由呆了一下。

乙木左右看了一眼，“咦”了一声，道：“你又是谁呢？我怎么没有见过你……”

众僧俱都怒目而视之。海空长老闻言，却并不怒，反倒微微一笑道：“想不到冰河老儿倒有几分眼力，收下了你们这一双绝世奇才……”

说到此，微微一笑道：“那坐地受伤的，可是你兄弟？”

乙木眨了一下眸子道：“我是乙木，他是丙火，谁都……知道我们是兄弟，你……你又何必……多问？”

悟虎在一边断喝道：“不得无礼！小子，莫非你的苦头还没有吃够么？”

海空却摆了一下手，笑道：“由他……由他！”

说着微笑着眯起双眼，看着二人道：“想不到世上，尚有如此朴实的才华。乙木，我且告诉你，你们的师父冰河老人，和老衲乃是多年老友，你们可知道？”

丙火坐在地上，冷冷地问道：“你是谁？”说着一面摸着腿上的伤，一面气呼呼地直瞪眼。海空见状一笑，颌首道：“悟虎，你去为他上一些药，包扎一下！”

悟虎大是不愿，可是却又不敢不遵，当下愤愤走过去，由怀内取出一个玉瓶，倒了一些药粉，敷在丙火伤处，然后退后一步，道：“你自己包扎一下吧！”

丙火点了点头道：“这还像话！”说着自身侧豹皮囊内，取出了一卷白布，把伤处包扎起来。

这一切，都是在众人注视下完成的。海空长老嘻嘻一笑道：“现在不痛了吧？”

丙火点了点头道：“不痛了……”

海空笑道：“好！你不痛了，我倒要问你们几句话了。”才说到此，就听见乙木“啊呀”叫了一声！海空长老望着他皱眉道：“还有什么事么？”

乙木大叫道：“我们的刀……断玉刀不见了！”海空微微一怔，点了点头道：“你放心，丢不了的……”说着目视着悟虎道：“把他们的刀还给他们！”

悟虎长叹了一声，转身走到一边，把二人的断玉刀取来，送交二人手中。

乙木低头看了看，立时面露笑容，道：“不错，你这个人不错，比他们好……好多了！”说着把刀背好了。

这时海空微微发出一声冷笑道：“你二人在我这少林寺内，闯下了如此大祸，老衲不怪你们，想你二人无知，定是受了人家诱骗……”

乙木插口道：“是那个头皮青骗我们的！”

海空皱眉道，“是谁？”

乙木道：“头皮青……”

海空不由冷冷一笑，面向悟虎道：“此子敦实木讷，不会说谎，头皮青定有其人，你务必要把此人查出重责！”

悟虎合十道：“是！”

海空冷冷一笑，又转向二人道：“老衲方才已说过了，你二人所作所为，并非发自本心，老衲看在你们师父份上，一切都原谅你们。现在，你们不要在我少林寺多停留，快快走吧！”

二人闻言不由一怔，丙火摇了一下头道：“我们不能走！”

海空含笑道：“为何？”

丙火笑着道：“我们来这里是要会见海空长老的，我们要见识见识这个老和尚究竟有多大本事！”

海空长老呵呵一笑，面上立时带出了一些愠怒，当下道：“你二人

小小年纪，竟然敢与海空为敌不成？”

乙木冷笑了一声道：“我们就是来见他的，不见他……怎么行？”

海空长老鼻中哼了一声道：“我看你二人是受了人家挑弄，才会找海空为敌，你二人受骗了！”

乙木大声道：“不是，不是！这是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决心斗一斗这个老和尚……”

乙木、丙火又哪里知道，坐在案前的这个长发老人，就是海空本人，气愤之中，竟说了这些言语！

在场众僧认为海空长老无论如何也不会忍下这口气的，可是实际上，这位佛祖并没有立刻发作。当时他只冷冷地笑了一声，道：“你二人小小年纪，知道什么！想那海空乃是佛门一个有道高僧，怎会与你二人结有仇恨？”

乙木鼻中哼了一声道：“有道的和尚，岂能够写……写信邀人家打架？”

海空愣了一下道：“什么打架？”

乙木朝着丙火一笑，又望着海空道：“他写信邀边师叔来打架……我二人气不过，才来打抱不平的！”

海空不由呵呵一笑道：“原来是这样的，你二人有如此心胸，倒也令人可敬，只是你们误会了！”

丙火一翻眼皮子道：“我们有什么误……会？”

他对于这个老人，不禁有些怀疑，当时看着他，道：“你又是谁呢？问东问西的！”

海空冷笑了一声道：“那海空长老，乃是我一个好友，你们误会了，据老衲所知，海空所以邀见边瘦桐，不过是敬仰他的武功，要瞻仰一二罢了！”

丙火怔了一下道：“你说的是真？”

海空呵呵笑道：“出家人不打诳语，你二人还是听我的话，速速返回巫山去吧！”

乙木想了想，又摇了一下头道：“不行，我们来就是为了斗那……海……海空，总要打一架才行，要不然怎么能回去！”

海空长老这时已有些忍耐不住，当下面色一沉，道：“那海空乃是一个长者，岂能与你们两个毛头孩子动手？老衲好言相劝，你二人竟是一意孤行，须知道这少林寺乃是有规矩的地方，岂能容你们如此胡为？”

丙火闻言也大为不悦，冷笑道：“海空太骄傲，我们一定要斗斗他！”

乙木愤愤地道：“你把海空叫出来，咱再……说！”

谈话至此，那海空长老实在是无法忍受了，当下森森地一笑道：“好，你们两个人既然一定要斗那海空，倒也可以，不过你们不妨先同我较量一下！”

乙木一怔道：“我们不愿伤……你！”

海空冷冷笑道：“不要紧，来！来！来！你们两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夫，只管施展出来，看看我怕不怕？”

乙木还是摇头道：“你太老了！”

海空对于这两个怪小子，可真没有办法，他勉强耐下了性子，道：“你二人如果能胜了我，我一定叫那海空出来，向你二人磕头；要是你二人连我也打不过，自然也就不要再去见那海空了！”

丙火想了想道：“是真的？”

海空长老冷冷地一笑道：“你们看我，就坐在这里，你二人无论由何处向我下手，都休想伤我毛发一根！”

丙火惊道：“你这个人太会吹牛了！”

海空冷冷地道：“你二人可以同时出手，也可以用兵刃，只要你们能迫得我离开这个座位，你们就算是赢了，怎么样？天下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

乙木、丙火二人相互一望，乙木讷讷道：“你等一下，我们要商量……商量！”

海空冷笑道：“随你们的便！”

乙木走过去，小声对丙火道：“这个人太自……以为了不起……我们斗他！”

丙火皱了一下眉道：“看样子，这老家伙大概很是厉害，你没有看见这些人都对他恭敬得很！”

乙木看了一眼怔道：“对！不错！”

丙火冷冷一笑道：“不过他说只要离开位子就算输，我真有点不服气！莫非他的功夫有这么大？”

乙木偏头看了一眼，小声道：“我们两个，一左一右……同时出手，看他有什么办法坐得住？”

海空见二人咕咕咕低语了半天，他的佛法高奥至极，已达到五通的地步，是以二人所说，早已被他听见。

海空冷冷一笑道：“你二人商量好了么？”

乙木点头道：“商量好了！”

海空一笑道：“我方才还忘了说，你二人如果胜了，我必定叫海空出来与你二人磕头，可是如果你二人输了又该如何呢？”

二人顿时一怔，一齐摇了摇头。

海空嘻嘻一笑，道：“天下岂有如此便宜的事，你们如果输了，就算白输了不成？”

乙木脸一红道：“那我二人也给你磕头就是！”

海空冷笑道：“老衲倒不要你二人磕头，你二人如果输了，必须马上离开这少林寺，永远不许再来如何？”

乙木看了丙火一眼，当下点了点头道：“也好，只是你……叫什么名字？”

海空冷笑道：“老衲空空是也！”

丙火冷笑着道：“空空和尚，我们两个本来不是同你打的，我们要见的是海空，现在你既然要强出头，而且要我们跟你打，要是打伤了你可别怪我们！”

乙木也呆呆地道：“这……可是你……自己要找死！”

海空面色一沉，道：“废话少说，你二人有什么能耐，尽管施展就是，我如死在你们二人手上，算是命该如此总行了吧！”

说着他挥了一下手，向身旁众僧道：“你们都向后退一点，空出地方，好叫他们两个动手。”

他身边的八位高僧，闻听后各自退后让了开来，独独空下了海空长老孤零零的一张香案。

海空这时面上带着一丝微笑，向着二人点头道：“你两个请来吧，看看是谁厉害？”

乙木、丙火相互看了一眼，点了点头，丙火首先大叫了一声，蓦地腾身而起，双掌一上一下，施出了两股劲力，直向着海空坐着的身子打了过去。

海空长老冷笑了一声，道：“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娃！”

只见他右手蓦地向外一分，丙火就觉得由对方手指尖上，传出了一股极为尖锐的风力。

丙火被这股风力逼得打了一个冷战，蓦地后退了一步，自己所蓄的掌力，竟然没有发得出去。他大吃一惊，才知道这个长发老人的确厉害！

这时，乙木也发了一招！

只见他双足一顿，猛地把身子扑了过来。他方见丙火被逼而下，已知道对方不是弱者，所以一出手，就是厉害的“冰禅神功”，两股掌力，平推而出，形成了一面大力的风墙！

海空长老见状，白眉一挑，忽地叱了声，道：“大胆！”

他仍然坐在原位上动也不动，只用右手把肥大的袖子向外用力一挥！

两股气流，在空中乍然一遇，发出了一声闷响。

在这响声里，乙木竟被震得一个筋斗翻了出去！再看海空长老，却如同无事似的，坐在位子上，只是微微冷笑而已。

他向着乙木、丙火点头道：“你们服气了么？”

乙木一瞪双眼道：“谁服气你？”

说着右手一翻，已把背后的断玉刀掣了出来！

座上的海空忽地面色一沉道：“你要动刀不成？”说着双手合十，口中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这时丙火也把断玉刀掣了出来，两个人霍地向两下一分，断玉刀上的白光，就像是两弯新月！二人打了一个手势，两口刀霍然往正当中一凑，双刀同时发出了电似的一道奇光。

刀光一闪，有如掠空的双龙，直向着座上的海空长老身上落去！

海空长老知道对方这双刀厉害，忽然把身子，向侧面一扭！那么大的身子，看起来忽然像是变成了一页薄片似的，两口刀竟是擦着他身子前后落了下去。

海空长老蓦然觉得，两口刀的刀身之上，传出了两股冷电，自己也由不住微微打了一个冷战。当下又惊又怒，厉叱了一声，猛然双腕一分，已用佛门中的“大菩萨”手法，双双抓在了二人来犯的两口刀的刀柄之上！

乙木、丙火不由大吃一惊！

他二人所练的乃是冰禅神功，是以体温奇寒，差不多的人体想能够欺近二人身边。

这时海空竟能双手握住二人的刀柄，怎不令二人吃惊？

断玉刀本是奇寒刺骨，可是海空双手一握之后，竟以本身的元阳真火，使得这两口断玉刀，一刹那间，变得奇热炙骨。

乙木、丙火正要往外夺刀，那海空忽然喝了一声道：“还不撒手！”蓦地双腕一分！乙木、丙火虎口皆裂，双双被摔得仰翻了出去！

两口断玉刀，已到了对方手中。

乙木、丙火就是脸皮再厚，这时也不能再不服输，他二人对看了一眼，坐在地上，现出一副懊丧之色。

海空长老呵呵一笑道：“怎么样？”你们还不服么？”

说着他看了一下手上的双刀，叹了一口气道：“令师当年持此双刀，在江湖上行过不少惊天动地的侠义事情，谁想落在你二人手中，竟敢以此到处横行，真正是令人可惜！”

说到此，他蓦地一振双腕，两口刀发出了两道白光，直向二人头顶飞去！

乙木、丙火方自吃惊，两口刀已然先后落了下来，俱都落在二人身边伸手可及的地方。

只是这一手功夫，也足以惊人了！

海空冷冷一笑道：“老衲已对你们十分客气了，你二人既已落败，就当遵守方才约言，立时退出本寺，永生不得再来滋事！”

丙火叹了一口气道：“也只有这样了！”说着他拿起刀来，徐徐站起身来。

乙木也懊丧地站起来，擦着手上的血迹，低头不语。

那位悟虎老方丈，见状上前一步，怒声道：“海空祖师如此开恩，你二人还不快走，站在这里尽管发怔作甚？”

乙木翻了一下眼皮，看着他道：“你急……什么？”

丙火却忽然面色一变道：“方丈，你说什么？谁是海空长老？”

悟虎气愤头上，竟然忘了海空是以化名“空空”与二人交手的，当下怒声道：“长老不是坐在上面么？方才与你二人交过手，你二人竟有眼不识泰山！”

丙火不由猛地回身，指着海空道：“原来你就是海空长老？”

海空冷冷一笑道：“是又如何？”

丙火忽然一笑，对着乙木点了点头道：“乙木，我有话对你说！”

说着二人凑在一块小声嘀咕了几句，海空方要以“天耳听”的法力，去听他们说些什么，却见那乙木已哈哈大笑了一声道：“海空长老，你没……没有信用，也就怪不得我们不讲信用了！”

海空面色一沉道：“我怎么会没有信用？”

丙火冷笑了一声，道：“你明明就是海空长老，为什么要说是空空和尚，我二人方才是与空空打赌输赢，并非是与海空长老，老和尚你说是也不是？”

海空不由面色一红，他倒没有想到，这两个小子，竟然会如此耍赖，一时竟没有话说！

乙木这时大笑了一声，道：“哈！海空……，这可不怪我二人没有信用了！”

说着点头不是点头，哈腰也不是哈腰，道了声：“告辞了！”

丙火也笑道：“海空你果然厉害，不过，有机会，我还要斗一斗你，现在我们要走了！”

说着二人就要转身，海空长老忍无可忍，重重地在香案上拍了一下道：“你二人回来！”

二人一惊，蓦地转回了身子。乙木翻了一下眼皮，道：“你还要……打架？”

海空这时现出一副薄怒，道：“你二人已是我手下败将，我如有心杀害你们，不过是举手之劳……”

丙火欠身抱拳，笑道：“多谢不杀之恩！”

乙木呆了一下，小声对丙火道：“不要……惹他，这家伙厉……厉害得紧！我们还……还是快走吧！”

丙火一想也对，当时道声：“对！”

二人朝着海空尴尬地一笑，转身就走！

可是脚步方移，就觉得头顶一阵风声，举目看去，面前站着那位金衣的大和尚悟虎禅师。

他此刻暂掌本寺方丈职司，法威极盛！

乙木，丙火二人方才已尝过了这和尚的厉害，见状不由吃了一惊！

悟虎双手合十，冷冷笑道：“你二人莫非没有听见祖师爷爷的话么？”

二人左右一闪，两口断玉刀同时出鞘。悟虎虎目一睁，哈哈笑道：“怎么，你们还要动手？”

海空方丈见状大声道：“悟虎，退下！”

悟虎闻言只得退向一边，海空长老双袖一挥，如同是一片彩云似的，落在了二人身前。

他面色仍是不喜不怒，鼻中哼了一声，道：“乙木、丙火，老衲念在你们二人年幼无知，从轻发落你们！”说到这里，顿了顿道：“我想此事，你们师父必不会知道，是也不是呢？”

乙木挺身道：“怎么不知……道？”

海空怔了一下，白眉微微一皱，道：“你休要胡说，以令师智力，断断不会行此无稽之事，你二人如即刻离寺回去，老衲对你二人破例宽宥，既往不究！”

丙火摇了摇头道：“我二人是随边师叔来的，要来三人一起来，要走三人一起走！”

海空所以一再容忍，实在是知道二人之师冰河老人乃是当今一怪，是一个最难招惹的老怪物，自己虽不怕他，可是俗谓“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值此暮年，明哲保身，犯不着树此大敌！

可是，偏偏这两个怪小子，人情世故全然不通，海空容忍至此，显然也有些受不住了。

他身侧的众僧，更是一个个的面有愠色。

海空呵呵一笑道：“两个无知的娃娃！”

他笑声一敛，点了点头道：“老衲一再容忍，你二人却一意刁难，说来可笑，莫非老衲还怕了你们不成！”

说到此，面色一沉，后退了一步，道：“悟虎，你代为师把这双孽障拿下来，不过，不要伤了他们！”

悟虎闻言恭敬答道：“弟子遵命！”

海空大袖一挥，彩云似的，又落在了原来位上。那悟虎宏声笑道：“你二人马上丢下刀来，不用打了！”

二人对看了一眼，乙木冷冷地道：“老方丈，我劝你少……少管！”

丙火紧握手中刀，道：“这一次我们不会留情，你要注意！”

悟虎长眉一挑。这时有一个小沙弥走过来，以手捧着他的那一口长

剑。

悟虎和尚轻挽长袖，左手压着剑鞘，右手拇指按动剑上哑簧，“嚓”的一声，已把长剑掣了出来。

乙木、丙火，双双挽了一个刀花，左右分了开来。

他二人一立一蹲，皆用眼角斜睨着悟虎。

座上的海空见此，不禁叹了一声，自言自语道：“旦夕老头儿的真传，果异一般！”

看到此，他咳了一声，道：“悟虎，为师素日常说的‘鹤立兔滚’正是此式，你要小心了！”

悟虎向二人一望，心中也是怦然！

起先他虽已取胜二人，可是仗的是人多势众，这时以一敌二，而且，海空交待，不可伤害二人，这可就更难了。当着众僧及师父面前，要是拿不下此二人，面子上可就太没有光彩了。

当下一振中手剑，冷笑道：“你二人请上，贫僧不客气了！”

他说话时，目注二人，仍然是一蹲一立，原式不动，面上表情，有如槁木死灰一般。

悟虎看到此，心中暗暗惊异道：“想不到这两个小子，还有看家本领没有施展出来，倒真不可轻视。”

想到此，足下已踏中宫去洪门，掌中剑“残阳夕照”，指向丙火，一剑劈划了下去！

可是剑尖未及，却又蓦地一崩，长虹一闪，反向着乙木头上倒崩了过去。

只听得“当啷”一声，悟虎的剑竟被荡开了来。

悟虎剑锋向下一压，剑走轻灵，第二次削过来，空中发出了一声轻啸，这一剑直向乙木右耳上削了去。

乙木颈项一摇，掌中刀平着向外一推，身形前俯，叱了声：“看刀！”

掌中刀泛出了一阵奇光，其冷刺背。

悟虎哼了一声，剑尖一挑对方的刀锋，只觉得刀身传来一股奇寒，使得他不由打了一个寒战。

可是他内功深沛，当时强提了一口真力，护住了身上各处要穴。

他身子轻轻向外一纵，足方沾地，就觉出身后一股劲风猛然袭来。

原来丙火此刻已由蹲式而变为兔滚之式，身形纵起，有如惊雷奔电一般，连人带刀恍如狂风一阵，直向着悟虎头身之上刺来。

这一式，看起来是快到了极点！

悟虎身形一长，以“弥陀转身”之式闪身避开！

可是丙火的断玉刀之威，有如银河倒泻，只听得“嘶”的一声，悟虎的半截袈裟齐齐被这一刀削了下来。

海空长老见此，不由得“唔”了一声。

悟虎方丈不禁被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他顿时生出一腔愤怒，只听他口中厉吼了一声道：“好孽障！”

只见他掌中剑向外倏地一翻，“叮”的一声，剑尖已贴在了乙木的刀背之上。

这位老方丈愤怒之下，再也顾不了许多，只见他双目通红，杀招进现，剑身上现出的光雨，有如一天星斗，直向着乙木连人带剑罩了过去！

悟虎方丈施展的这一手，名唤“佛陀现杵”，是沙门中一式极厉害的手法，海空见他竟然施展出这么凌厉的手法来，当时生恐乙木伤在了他的剑下。急险之间，这位佛祖爷不由大喝了一声：“不可！”

海空和尚话出人起，就像是一阵狂风似的扑到了悟虎身旁，正要伸手挡开悟虎那一式杀手，就在这时，大殿左面的窗扇“哐”一声敞了开来，一条身影，疾飘而进。

这条身影旋风也似的向地上一落，轻轻叱了声：“大师留情！”

他说话时，右手向外一挥，以拇食二指向外一分，直向着悟虎“分水穴”上扣去！

悟虎不由大吃了一惊！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这蓦然现身之人，只这么一伸手，却正是“三十六路擒拿手”中最厉害的一招。

悟虎老方丈，虽说是武技高超，可是对这么蓦然加临的手法，也一时惊慌失措，他口中惊呼了一声，长剑猛地向后一顿，足下由不住荡出了两三步以外。

这时候，大殿众僧，俱发出了一阵骚动。想不到在海空长老以及各位老方丈驾前，竟然会有人如此大胆地贸然闯进来，胆量可说是太大了。

数十道目光集中望去，只见来人是那么从容不迫，面带笑容！

海空长老白眉微微一耸，目光望处，面前所立的，竟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翩翩少年。

只见他长身伟健，剑眉星目，微微发黑的皮肤，笔直的鼻梁，一望即知是一爽朗大度的少年侠士。

这少年身着一袭酱色的长衫，态度是如此的从容，目光向悟虎望着，淡淡一笑道：“大师请恕在下失礼，乙木、丙火小子无知，谅解尚不至死，小可救人心切，少有开罪，尚请大师海涵才是！”

悟虎本是一肚子的愤怒，可是这少年说话如此斯文，却令他发作不得。

当下目光向少年一转，道：“施主大名？”

边瘦桐欠身答道：“不才边瘦桐！请问大师法号？”

悟虎大师不由倒抽了一日冷气，想不到来人竟是边瘦桐，而且是如此年轻的一个少年。

他尚未开口，一边的海空长老已双手合十，冷冷笑道：“少施主，老衲有礼了！”

边瘦桐闻言侧身，怔了一下，他心里已猜知这人的身分，不免有些吃惊！

这时，一旁的乙木忙道：“师叔注意，他就是海……海空长……长老！”

边瘦桐面色一沉，叱道：“住口！面对长老岂能胡言乱语，还不上前谢罪！”

乙木倒真是听话，当下红着脸走过来，抱拳一躬，讷讷道：“长老，对……对不起！”

海空长老鼻中微微哼了一声，心中不由甚是惊讶，因为乙木、丙火对于边瘦桐这种称呼，以及敬重的情形，是使他想不通的。他更不解的是，冰河老人如此狂傲的一个老人，怎会把自己一双弟子，嘱托给边瘦桐如此一个后生，并以师叔见称？

当下，他微微向边瘦桐一打量，不禁暗暗点了点头，忖道：“好一个神俊少年！”

这时，边瘦桐恭恭敬敬地向着海空长老拱手一拜道：“弟子边瘦桐，参见佛祖大师！”

海空长老微微一笑道：“岂敢！岂敢！老衲不过是空门一僧，施主却是名满天下的侠士，如此岂不折煞老僧了！”

边瘦桐不由笑道：“长老如此说，弟子更是无地自容了！”

海空闻言呵呵大笑道：“少施主，你来到我这少林寺内，老衲怠慢你了！”

对于这个老和尚，边瘦桐是深具戒心的，即使是言语对答，他也不敢随便。

老和尚这几句话，令他费解，当下他不由剑眉微皱，道：“长老何出此言？”

海空呵呵一笑道：“少施主，你这双弟子，大闹我少林寺，伤僧毁殿，把我少林历代祖师金身法像，破坏殆尽……”

说到此，凤目微后，轻轻念了声：“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边瘦桐闻言后不由大吃了一惊，出了一身冷汗。

少林自海空以下，龙虎风三位禅师，以及全寺上千弟子，哪一个又是等闲之辈？如今乙木、丙火犯此大错，要想息事宁人，只怕是不能够了。

他脸色不由一阵大变，顿时呆住了。

这时，那位悟虎禅师在一边双手合十道：“边施主你来得正好，此事施主看看如何处理，敝寺愿听凭施主一言！”

边瘦桐目光向着二人一望，乙木、丙火满面惊恐之色！

这几日相处，边瘦桐对于二人已多少有些了解。

他当时微微叹了一声，道：“二子如此胡闹，在下不便再说什么，只是他二人秉性愚蠢，我想此次定必是受人愚弄，才会行此蠢事！”

悟虎面色不悦道：“施主如此说，莫非敝寺的僧人竟会……”

边瘦桐冷冷笑道：“禅师不必多心，在下只是如此推断……”

丙火听到此，走上前道：“师叔，我二人是听了一个叫‘头皮青’的和尚的话，才如此做的！”

悟虎冷冷笑道：“一派胡言，信口雌黄！”

可是海空长老却点了点头道：“让他说下去！”

说着望着丙火道：“你说那个叫头皮青的和尚，是什么样子？他对你说了些什么？”

丙火点了点头道：“那和尚年纪不大，他带我二人玩耍，告诉我说，那殿里的金娃娃，是用来练习暗器的！”

悟虎转身道：“师父不可听信胡言，本寺内岂会有此不肖之徒？”

海空一双眸子，射出了两道奇电，直视着悟虎，道：“闻过则怒，非出家人本份。少林自涵一接掌后，疏于管理，良莠不齐，自在料中，此事以老袖判来，并非是空穴来风，不妨一查虚实！”

悟虎面色一红，双手合十道：“弟子遵命！”

边瘦桐一旁闻言，不禁暗自钦佩。这位海空长老，真不愧是一位有道高僧，令人敬仰。

其实悟虎也怀疑其中定是有人作祟，心存查明之意。只是“家丑不

可外传”，尤其是当着边瘦桐面，更不愿授人以短。

这时听海空如此说，也不便再遮盖了。当下望着丙火道：“你说的那个和尚，如果在面前，可认得出来？”

丙火点头道：“当然认得！”

悟虎咬着牙，冷冷一笑道：“好吧！”

说到此，他回身向着一位和尚道：“至本，鸣钟三响，吩咐全寺弟子，齐集大殿，不得不到！”

那个叫“至本”的和尚，怔了一下，遂合十道：“谨遵法旨！”说罢转身而出。

悟虎转身向着海空长老道：“此事师父不必费心，弟子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海空冷冷道：“老衲要亲自看一看，是哪一個不肖子弟，败坏我少林法规！”

悟虎只得点头道了声：“是！”说着向四周和尚双手合十道：“各位请先至大佛殿去吧！”

在场的八堂僧众，闻言一并欠身还礼，相继转身而去。悟虎这才向乙木、丙火冷冷地道：“贫僧把本寺和尚全数集中，请你二人亲自去认一认那个叫头皮青的，看是否真在其中？”

丙火点头道：“这样很好！”

悟虎冷冷笑道：“果如你二人所言，贫僧当重责这个弟子；如果查无其人，你二人却是脱不了干系，那时只怕众怒难犯，就是老衲存心为你们开脱，也只怕无能为力了！”

乙木闻言，讷讷道：“怎么会是假的？他跑……跑不了的！”

说话之时，只闻得殿外金钟“当当当”响成了一片，每三声响在一起，声震屋瓦，显然是一种极为紧急的召集信号！

红线金丸边瘦桐，这时倒较先前定下心来。他向着悟虎欠身道：“大师高谊，感人肺腑，只是如此劳动贵寺弟子，令人不安！”

海空长老本在一边闭目不语，这时忽然开目，呵呵笑道：“少施主，如果真有此不肖子弟，你正可看一看我少林寺规，少林门下是不纵容孽徒的！”

边瘦桐冷然道：“长老法规至严，令人可敬，弟子想乙木、丙火斗胆，也不敢在长老面前撒谎。如是虚言，弟子愿把二人交出，任听长老发落就是！”

海空长老长眉连动，道：“好！好！一言为定！”

说话间，殿外传来沙沙僧鞋之声，至本和尚走进，合十一拜道：“禀师祖爷爷及方丈，本寺长幼弟子门僧，全已集齐，请驾临训示！”

海空点头，道：“好！你先去！”

至本合十一拜，转身而去。

海空长老向着乙木、丙火微微笑道：“二位小朋友，请随老衲一并来！”

说着大步向着殿外行去。门外立着一双弟子，持着灯笼引路，一行人向后殿绕去。

大雄宝殿内，灯火如昼，八堂职司齐立殿外，见海空率悟虎一行来到，八僧全数合十行礼。

殿前正中设有十四张金漆坐椅，众人入内，分别坐好。边瘦桐举目一望，不由吃了一惊。

只见整个大雄宝殿内，被身着金、黄、灰不同颜色的僧人站了一个密密麻麻，灯光之下，这些和尚的光头闪闪发着亮光。

少林寺和尚约在千名以上，这么多的人齐集一堂，竟是鸦雀无声，连一个咳嗽的都没有。令人一望之下，由不住肃然起敬！

这时，乙木、丙火也随着走进殿来。

二人的衣着模样，立时吸住了场内和尚们的目光！

二人四只眼睛也一眨不眨地在人群里搜索着。海空落坐位上，闭目不语。悟虎却冷冷一笑，向着二人道：“二位施主请细细过目，找出你们所说的那个叫头皮青的孽徒来！”乙木、丙火二人答应了一声，目光视向边瘦桐。边瘦桐点了点头道：“在场皆是有道的空门弟子，你二人要恭敬从事，不可冒失！”二人点头答应，遂即步向人群。前两排和尚，各披金色袈裟，年岁多在六旬以上，这些和尚身分地位都甚为崇高，二人看了一眼，道：“这里没有！”

乙木道：“他们太老……找小的！”于是走向第三排，一排一排地往后看，一千多个和尚，足足看了大半个时辰才看完。

乙木皱了一下眉道：“奇怪……怎……怎么没有？”丙火也不禁有些急了，道：“不对，他没有来！”

乙木翻着眼，愤然道：“我们……受骗了！”二人你一句我一语，正在讲个不停，悟虎大师已同着边瘦桐走了过来。边瘦桐沉声向二人道：“你二人说些什么？”悟虎也冷冷笑道：“你二人可曾找到那个人么？”

乙木摇头道：“没……这里没有！”丙火道：“那个小和尚没有来。”悟虎不由面色一沉，双手合十道：“二位不要无理取闹了！全寺弟子皆已聚齐，怎会有人不来？我想此事已经定了！”说到此，微微冷笑着向边瘦桐道：“边施主，此事如何发落？老衲愿闻一言！”边瘦桐不相信乙木、丙火二人会说谎，可是眼前事实，却又无法辩解。当下略一思忖，含笑道：“大师可否烦神再查一查，可有缺到的弟子么？”

悟虎冷冷一笑道：“施主你误会了，本座号令极严，不会有人无故不到的！”

边瘦桐笑了笑：“问问何妨！”

悟虎冷冷地道：“也好！”说着一双目光愤怒地向着乙木丙火一望，道：“二位施主请注意聆听，看看是否有漏！”

说着向后排为首一个年轻的和尚招了招手道：“长灯，你过来！”

那个年轻弟子打了一个躬，忙走了过来，合十道：“方丈何事召遣？”

悟虎向着乙木、丙火道：“你二人所说的那个弟子，年岁大概与此人差不多的吧？”

乙木点了点头道：“不错，不过比他……矮！”

悟虎冷冷一笑道：“那么该是本寺第三代的弟子了，这位弟子法号‘长灯’，是‘长’字班的领班弟子，问他就知道了！”

丙火弯腰合十道：“失敬了！”

长灯和尚忙自还礼道：“小僧不敢！”

边瘦桐在旁打量了一下这位长灯和尚，只见他生得眉清目俊，高高的个子，确是一个可造之材，尤其是这小和尚一双瞳子，闪闪放着奇光，眉

目之间，一派正直，令人可亲。

边瘦桐看到此，心中不由暗暗叹道：“难怪少林一派能够独立武林数十年之久，今日看其三代弟子亦复如此，可知来日更为可观了！”

想到此，目光遂向少林三代弟子群内望去，只见个个挺着腰干儿，目不斜视，果然盛门之下无虚人。

这时，悟虎又为长灯介绍了边瘦桐。

长灯和尚立时面现惊疑，向着边瘦桐一拜道：“原来是边大侠，小僧久仰了，不知唤小僧出来，有何差遣？”

边瘦桐一笑道：“差遣实不敢当，只是向小师父打听一个人罢了！”

说着向丙火道：“你可把那位小师父的名字模样说出来听听！”

丙火比着手势道：“这么高的个子，名叫头皮青！”

乙木也抢道：“比你矮一点，鼻子扁扁……的！”

长灯和尚听了一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怔怔地道：“是……哪一个？干什么的？”

悟虎方丈冷冷一笑道：“长字辈的弟子，是否全到齐了？”

长灯合十欠身道：“方丈召唤，怎能不到？除了膳堂的几位头陀以外，全到齐了！”

悟虎冷冷一笑，望着边瘦桐道：“膳堂的几位头陀，皆是蓄发的外僧，显然不是二位小施主所说之人了！”

说着鼻中哼了一声，望着乙木、丙火道：“二位还有何言？”

方言到此，那长灯和尚忽然“哦”了一声道：“是了！”

众人目光齐望过去，长灯和尚向着悟虎合十道：“弟子想起来了，适才长川师弟，托人来说，因患眼疾不便与会，弟子一时竟忘了！”

悟虎不由微微呆了一呆，怒道：“小小眼疾，算得什么？尔速去唤他来见！”

长灯弯腰行了一礼道：“是！”

说罢转身而去。悟虎冷笑道：“长川乃是前殿服务的弟子，素为前方丈涵一师叔器重，绝非你二人所言之人，此事老衲可以断言！”

乙木不由皱了一下眉道：“那……会是谁呢？”

他一边说，一边又步入人群，一个一个地细细打量，仍不见那个化名“头皮青”的和尚在内。

乙木、丙火到了这时，也都禁不住心内打鼓，为自己安危担心不已！

忽听得殿外一阵沙沙脚步声，二人连忙望去，只见那长灯同着一个头缠白布的弟子走进殿来。

二人不由精神一振，因为这是他二人最后的希望了，所以同时睁大眼睛向着这位患有眼疾的长川弟子望去。

可是，他二人又失望了。

因为来的这位长川和尚，整个的头部，连眼睛鼻子都包在白布之内，根本看不出面目。

这时长灯合十拜道：“长川带到，请方丈指示！”

长川和尚也合十向着悟虎一拜道：“弟子来迟了，师伯恕罪！”

悟虎冷冷一笑道：“长川，你的胆子也太大了！金钟三响，本寺长幼同门皆已来齐，你为何独独例外！”

长川颤抖了一下道：“弟子眼疾发作，痛苦不堪，请师伯原谅……”

悟虎鼻中哼了一声，道：“此事等一会再说，现在你且见过这二位施主！”说着向乙木、丙火二人指了一下。

长川低头走到二人身前，合十道：“二位施主请了！”

乙木、丙火四只眼睛一齐盯视着这位长川，一言不发。看了一会儿，二人对望了一眼，乙木讷讷地道：“看……看不见脸！”

丙火皱了一下眉道：“小师父，你把头抬起来好不好？”

长川嘻嘻一笑道：“施主，你是开玩笑么？”说着勉强把头抬了一下。丙火脱口道：“不错，他就是头皮青！”

长川退后了一步，道：“小施主，你不要开小僧的玩笑了！”

乙木这时也颇为冲动，虽然看不见他的脸，可是这个叫“长川”的小和尚说话声音却十分像“头皮青”，当下不由勃然大怒，上前一把抓住了长川的前胸，厉声道：“好小子……你这坏蛋！”

长川口中“啊哟”叫道：“小施主，你松手！老天，这是哪一回子事呀？谁是头皮青呀？”

乙木冷笑道：“你……就是！”

长川哆哆嗦嗦地道：“什么头皮青？我根本就不认识……”

说着他转过身来，向着悟虎道：“请师伯作主……弟子根本不认识这二人！”

一面说着，竟自跪了下来。

悟虎和尚这时也不禁起了疑心，当时冷冷说道：“既然如此，你就解开头上的布，让他二人认上一认，也就是了！”

长川怔了一怔，叩头道：“弟子眼疾不可招风……”

才说到此，悟虎和尚一声冷笑，只见他左手五指向外一挥，长川口中“啊”了一声，戴在头上的布条，猛地凌空而脱，现出了这小和尚本来面目！

长川吓得“噢”了一声，猛地由地上跳起来，伸手向空中的布条抓去，但那布条已落在了悟虎方丈的手中。

长川目光一接触到悟虎禅师的目光，顿时吓得呆立当地，动弹不得！

众人这才看清楚了，他双目一如常人，哪里像有什么疾病的模样，俱都怔了一下。

乙木、丙火一看到他的面容，不禁同声大叫起来，尤其是乙木最是激动，猛地扑过来，当胸一掌，直向着这个长川和尚的前胸打去。

可是，边瘦桐却发出了一声断喝道：“住手！”

他右手猛然向下一切，平空一分，乙木由不住一个踉跄，退后了两三步，差一点摔倒在地。

边瘦桐冷冷地道：“当着方丈驾前，你焉能如此无礼！”

乙木不大服气地道：“他就是头皮……青，一点不错！”

边瘦桐冷笑了一声道：“是非自有公论，但听方丈处置！”

说到此，他转身又向丙火道：“丙火，你也看清楚了？”

丙火点头道：“不错，就是他！”

长川和尚在一边吓得面无人色，双膝颤抖，道：“二位施主，休要含血喷人……”

悟虎一见这种情形，立时肚内雪亮，他那一老脸，也不禁染上了一层红晕，只气得全身发抖。

当时冷冷一笑，向长川和尚道：“想不到我少林门中，竟然会有你这败类！好，你先不要走动！”

说着冷下一张脸来，对边瘦桐合十道：“此事不难分晓，三位施主也暂时不要走动！”

说到此，他转身走到了海空长老身前，略略说了几句。海空点了点头。

这时候，那长川和尚却冷冷一笑，向着乙木、丙火二人道：“你二人以为这样，我就怕了么？”

丙火冷笑道：“哪一个要你怕？”

长川目光向着远处的方丈及海空长老看了一眼，小声道：“告诉你们，这事情是涵一大师父关照我做的，涵一大师父是海空祖师爷爷的师弟，是方丈的师叔，谁又能把他老人家怎么样？”

边瘦桐在一边闻言，这才明白，当下微微一笑，道：“既然如此，就更好办了，我们找出那位涵一大师父，请海空祖师作一个了断！”

长川翻了一下眼皮，面色苍白地道：“你是边瘦桐，我知道你，你不用逞能，这里有人能对付你！”说话间，大殿内的和尚，已在悟虎的吩咐之下，纷纷散了开来，各自走出了大殿。一会时间，这座大佛殿内，只剩下了乙木、丙火等数人。长川和尚神色甚为慌张，猛然转身朝门外奔逃而去，可是脚才迈出一步，边瘦桐已含笑站在了他的面前，道：“小师父，请先不要走动才好！”长川一咬牙，道：“你多什么事？”说着一掌向着边瘦桐面门之上劈了过来！这时，就听得悟虎一声断喝道：“好孽徒！”一股劲风猛然袭了过来！长川被震得退了五六步，方拿桩站稳，惊恐之下不由呆立当地。眼前人影一晃，悟虎已立在眼前，嘿嘿冷笑道：“长川，你的胆子不小啊！”长川和尚见掌寺方丈发怒，也有几分心惊，不由低下头来，饮泣道：“弟子有下情相告！”悟虎嘿嘿一笑，道：“祖师爷要亲自见一见你，长川，你要千万小心了，还不快去！”长川不由吓得打了一个哆嗦，当下抖着声音道：“这件事，是……是……涵一祖师叫我作的！”悟虎不由微微呆了一呆，当下冷冷一笑道：“祖师爷唤你，快去！”长川和尚过去一直是涵一的心腹，在寺内欺下瞒上已非一日，养成了骄傲习惯，一般同门、长辈，他根本不瞧在眼中。可是这时一听海空唤他，却把他吓了个不轻。他知道海空祖师爷爷的厉害，不要说自己是一个小小的三代弟子，就是涵一大师，在这位祖师爷爷面前，也不敢说一个不字！当下颤抖着来到了海空长老跟前，只觉得双膝一软，由不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

佛门高僧海空长老，慢慢地张开了眸子，向着长川逼视过来！

使他吃惊的是，少林门下，居然会有如此弟子，凭着他那一双智澈的眸子，几乎能透视人类的善恶！

眼前这个小和尚，是如此的混浊，整个的身体被卑下暴戾笼罩着，看不出一点点属于灵性的东西。

海空看到此，那披在肩上的长发，抖动了一下，伸出了微微颤抖的手，指着长川道：“你叫什么？是哪一堂服务的弟子？”

长川早已吓得亡魂丧胆，战瑟着道：“弟子长……长川，原是专门侍候涵一祖师的，后来祖师方丈去职，就改派在前殿服务了！”

海空长老森森一笑道：“这就莫怪了，有其师必有其徒！”

说到此，一笑道：“这些事情，不用说都是你的主意了？”

长川吓得连连叩头道：“弟子斗胆也不敢……”

海空冷冷一笑，道：“少林门中，焉能会有你这样的弟子……不过，也不能就这样轻易地叫你离去！”

说到此，就要发落。长川见状，连连叩头求饶，声泪俱下地道：“弟子是奉命行事……是涵一祖师关照弟子做的……祖师爷请……”

海空呆了呆，冷冷一笑，他的脸色此时至为难看，当下挥了挥袖子道：“悟虎，带他下去，这是我少林的家丑，容老衲慢慢处理！”

悟虎大师此刻真恨不能一掌立毙长川于掌下，只是当着边瘦桐等三人，自己不便如此。

这时闻言，厉叱了一声道：“还不随我退出！”

长川叩一个头，忙站了起来，颤抖着道：“二师伯……你老要如何处置我？”悟虎冷笑一声，道：“谁是你的二师伯？我少林门下，岂有你这样不肖弟子？走！”长川面色一青，低头转身而出。海空冷冷一笑道：“悟虎你要防备了，此子居心不善！”悟虎合十道：“师父放心，谅他还没有这个胆子！”

涵一含怒反少林

悟虎押着长川小和尚一脚踏出殿外，就见那长川猛然回身道：“二师伯，你闪开吧！”

说着他双掌向外一亮，竟自掌心内“哧哧”飞出两口柳叶飞刀，一左一右，分向悟虎左右双肩上飞来！

这种暗器，是佛门中戒用的东西，悟虎不由怒叱了声道：“你想找死！”

只见他大袖一挥，“叮当”两声，已把一对飞刀打落在地。

那长川和尚发刀意在掩护自己逃逸，所以刀一出手，身子已像狸猫似的飞纵起来，猛地扑在庙墙之下，接着双足一踹，直向庙外飞扑了出去！

可是，悟虎大师岂能放他如此逃走？当下低叱了声：“长川，你还想跑么？”

说话时，足尖一点，整个身子竟自猛地腾了起来，足足拔起了七八丈高下，就像一阵风似的越出了庙墙之外！

长川猛一回身，发现悟虎禅师已来到了背后，不由大吃了一惊！

他狂笑了一声道：“二师伯，你也迫人太甚了！”言罢，双掌霍地向下一沉，竟然施展出排山运掌的内功掌力，蓦然向着悟虎身上推了过来。

悟虎右腕向下一切，叱声：“去！”

这种“金切手”的手法，乃是少林八种绝技之一，自是可观！

急切间，长川和尚未及收招，悟虎的手缘已切在了他的右腕之上，他不由发出了一声惨叫，右腕骨已然齐根折断！

悟虎哼了一声，道：“好孽障！”右足向前猛跨出一步，右掌霍地面前一抖，直向着长川胸前用力击去！

长川和尚这时痛彻心肺，早已丧失了回手之力，悟虎这一掌打来，他除了闭目受死之外，实在是别无他法！

他口中哀求道：“二师伯饶命！”

悟虎一声冷笑，掌势猛推而出，眼看着这长川就要溅血在他掌力之下。

猛可里，由一边庙墙之下，传出了一声断喝：“不可！”

只听得“哧”的一声，一股掌力横劈了过来！

这掌力并非对着悟虎的掌力而发，而是直扑向长川和尚而来。

只听长川和尚惊呼了一声，一下被这股风力推向了一边，出乎意外地躲开了悟虎的杀手。

悟虎惊愕之下，却见西墙月影之下，步出了一个俗家装束的高大人影。

这人虽是俗家衣着，可是却剃成了一个光葫芦头，月亮之下闪闪发光。在他的前襟上，悬挂着一串佛家的念珠，一粒粒大如核桃，明光铮亮。

悟虎细一打量，不由心中一动，来人并非别人，正是那位还了俗的涵一大师！

这位涵一大师，虽说年岁和悟虎相差有限，可是在身分上来说，却要比他高出一辈。

悟虎虽说对于这位师叔已有些卑视，但是却也不便立时反目，当下呆了一呆道：“原来是师叔！”

涵一大师冷冷一笑道：“少林门中，严戒杀孽，方丈虽是一寺之主，却也不便对门下弟子下此毒手！”

一边的长川，这时也认出了来人是谁，当时忍不住痛哭道：“二师祖……救救我……哎唷！弟子的手断了，再也不能追随二师祖你老人家了！”

涵一闻听之下，面色一沉道：“不必多说！”

说着，向着悟虎合十念道：“阿弥陀佛，方丈，请准老衲所请，放过这个弟子，叫他离寺逃生去吧！”

悟虎面露不悦，道：“此事是师父交代，只怕贫僧难以定夺，尚请师叔原谅才好！”

涵一面色一沉道：“莫非老衲连这一点情面也讲不通么？”

悟虎欠身合十道：“请师叔原谅，出家人有何情面可讲？”

涵一大师面色一变，却又强作笑容，道：“这么说，你是不把老衲看在眼里了？”

悟虎后退一步，合十道：“此事关系着我少林颜面，贫僧万难照办，师叔请原谅吧！”

涵一呵呵笑道：“少林颜面？亏你还说得出口！”

悟虎不由微微怒道：“师叔何出此言？”

涵一冷哼了一声道：“那边瘦桐以及冰河老人两个孽徒，兴师上门，尔等非但不与抵挡，却还百般殷勤，这就不丢我少林的颜面么？”

悟虎冷笑了一声，道：“边瘦桐之事尚未了结，师叔怎知会善罢甘休？”

涵一厉声道：“厚敌薄己，还多说些什么？”

说到此森森一笑道：“少林门中情形如此，足令老衲齿冷已极，海空师兄昏聩无能，也无可恋，老衲此刻就带着这长川离开，方丈你莫非还要阻拦我么？”

悟虎实在想不到，他竟然会说出此话，当下实在忍不住，冷冷一笑道：“师叔既要离去，本座无权干涉，不过这长川和尚属少林门下，却不能自由离开！”

涵一狂笑了一声道：“老衲今夜就要带他去，看看谁敢阻拦？”

说到此，回头叱了声道：“长川，咱们走！”

长川和尚闻言，哭丧着脸走到了他的近前，涵一大师一把把他夹在腋下，单手向着悟虎打了一个佛礼道：“老衲告辞了！”

说着，转身向着前边路上大步走去！

悟虎方丈见此，忍无可忍，长长叹了一口气，口宣佛号道：“阿弥陀佛，师叔既然如此，本座职责所在，说不得只有开罪了！”

口中这么说着，他身形向前一扑，已到了涵一身后。涵一不待他发招，蓦地转过身来，怒眼圆睁，状极愤怒地道：“你要如何？”

悟虎双手合十道：“请师叔放下长川孽徒，本座也好回去交差！”

涵一厉声道：“我就是不放！我和他已不是少林门徒了！”

悟虎不由冷冷一笑道：“莫非本门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么？”

这一个“你”字，不禁使得涵一突然暴怒，他森森冷笑道：“悟虎，老实告诉你，老衲已对你过分客气了，莫非你一定要迫我出手不成？”

悟虎方丈此刻已忍无可忍，不禁面色一沉道：“本座也对你容忍多时了！”

涵一哈哈一笑道：“好一个目无尊长的大和尚！”说着右手一挥，发出了一股绝大的劲力，直向着悟虎前身逼来。

悟虎心知这位师叔的武功非比等闲，不由向后一闪。涵一乘机拔身而起，直向前路落去！

悟虎大师叱了一声，至此，他实在也忍不住了，足下连点，施展出“燕子飞云纵”的轻功绝技，三起三落，已迫到了涵一身后。

这位少林寺的老方丈，愤怒之下，竟自由身上取出了一掌铁莲子。

这老和尚，追随海空长老数十年，一身内外功力，确实已得到了海空的真传，这时他右足向前跨出了一步，口中低叱了声：“打！”只见他拇食二指连连捻动，“叭叭”一阵响声，掌中铁莲子就像是一道线似的打了出去，分向涵一双肩、背脊、尾椎等处打来！

涵一大师狂笑了一声，他虽然抱着一人，身手依然是那么灵活，这时他身子倏地直向前方猛倒了下来，全身重量仅仅靠着右足足尖支持着，有如蜉蝣立水一般。那些铁莲子一粒粒都打了个空！

涵一把长川向外一推道：“你且先去，待我会他！”

长川身形落地，如飞而去。悟虎大怒，腾身就追，涵一怪笑了一声道：“方丈，你慢追一步！”说到此，这位少林寺的前方丈，右手向外一分，并中食二指向着悟虎背后“志堂穴”上就点！

悟虎一翻身，双掌一现“巧托天书”，反向着涵一下巴上击来！

这两个人，全都是七十以外的年岁了，一个是当今少林寺的方丈，一个是昔日的方丈，俱都是少林门中的佼佼者。两个人这一动上了手，但见人影幢幢，掌风呼呼，立时缠在了一块儿。

严格说起来，涵一与海空长老，是师兄的辈份，可是涵一自幼丧师，其一身武功，多得自这位师兄亲自传授；悟虎既是海空弟子，自不待言。所以这两个和尚一动上手，门路家数如出一辙，看起来甚为相似！

一刹那间，二人已对拆了十数招。

他二人年岁既相仿，武功也相差得有限，一时颇难分出轩轻高下。但见人影飘飘，彼此袍袖间发出的风声，连成了一串，大有一羽不能加、虫蝇不能落之势！

二人这一场狠斗，杀了个天昏地暗，星月无光。

涵一已是越杀越愤，偏偏对手悟虎禅师，却非易于对付之人，只急得他怒吼声声。

忽然间，庙墙上射来了一道灯光，一人发声叱道：“什么人在庙外厮杀？”

悟虎向外一跳道：“是悟龙师兄么？师兄快来，涵一师叔反了！”

涵一闻得来人是悟龙，不由大吃一惊，龙、虎、风三位禅师乃海空三位高足，武功都尽得海空真传，此时只是悟虎一人，涵一已是无法取胜，若是再加上一个悟龙，简直更是不敌了。涵一眼珠一转，乘他二人答话之间，猛地拔身而起，冷笑了一声道：“老衲恕不奉陪了！”说着猛地腾身而起，落在了一棵古松之上。

悟虎一声断喝道：“你哪里走？”双掌平空击去，掌风过处，落下了满地松枝。这时，涵一却已拔身而起，落向了另一棵大树之上。

悟虎方要再追过去，只见人影一闪，悟龙、悟风两位老和尚，一起落在了面前。

二僧形色，俱都十分惊讶，悟龙上前伸手拉住悟虎一只腕子道：“师弟不可造次！”

悟风也合十道：“师兄请住手，不可对师叔失礼！”

说话间，那涵一早已逃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片月影风树。悟虎不由顿足道：“坏了，坏了！”

二僧惊问其故，悟虎叹道：“你二人哪里知道，涵一已背叛少林，并把孽徒长川带着走了，都是你二位拦我，才令他们逃走了，师父若怪罪下来，如何是好？”

悟龙不由宣了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师弟只管实情实报，师父万无怪罪之理。只是涵一师叔如此作为，实在令人不解了！”

涵一夹抱孽徒长川而去，在少林寺中是一件大事，当海空祖师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由不住频频摇头叹息道：“涵一如此作为，真正是自掘坟墓，老衲也不便袒护了，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说着他凛凛一笑，对悟虎道：“你即刻传少林法旨至各处，凡有涵一师徒下落，即刻归报本寺！”

悟虎答应道：“弟子谨遵师命！”说着退身而下。

这时，海空显然也甚为激动，他冷冷一笑，目视着身侧的悟龙、悟风道：“龙、风二徒，着尔二人，即刻束装，严缉他二人归寺，不得有误！”

二人各自答应了一声，但是面上现出一些为难之色。悟龙上前一步，颌首道：“祖师爷，那涵一乃是弟子师叔，没有祖师法牒，只怕难以下手！”

海空怔了一下，点了点头道：“你说得不错，老衲显然是疏忽了！”

说着自案上拿起了一支白羽令，递与悟龙，道：“这是为师一件信物，白羽令下，谅那涵一无话可说。你二人不得有误，速速去吧！”

二僧闻言，各自向着海空一拜，手持白羽令，匆匆而下。海空忽然想起一事，又唤道：“你二人回来！”

二僧忙又转了回来，海空雪团似的眉毛皱了一下，道：“明日开光大典，你二人来得及回来么？”

悟龙合十道：“只怕是来不及赶回来了！”

海空冷冷一笑道：“有虎徒在此，也就是了，此事非你二人莫办，快快去吧！”

二僧各自行了一礼，又转身而去！

边瘦桐及乙木、丙火远远看着，也不知发生了何事，甚是奇怪。这时走来一个小和尚，向着三人合十一拜道：“祖师爷有请三位施主！”

三人怔了一下，乙木讷讷道：“怎么回事？”

边瘦桐冷笑道：“不必多问，随我去就是了！”

乙木、丙火自从随着边瘦桐出山以来，不知怎么，对于这位师叔甚为害怕，这时闻言，连嘴也不敢顶一句，乖乖地随着他走了过去。

海空见三人来到，自位上站起，合十道：“边大侠及二位小施主请坐！”

边瘦桐行了一礼，随即同乙、丙二人坐了下来，要听一听这位祖师爷说些什么。

海空这时面上现出一种极为尴尬之色，顿了顿才道：“二位小施主所言非虚，想不到少林门中，竟然有如此不肖之徒，这件事暂且丢开，老衲自会处理！”

说着目光向着乙、丙二人一扫，冷冷一笑道：“你二人虽说是错听人言，可是活了这么大，岂能有如此不解是非之理？”

乙木讷讷道：“什么是……非？”

丙火站起来，脱口道：“老和尚，你已经知道，这是头皮青的主意，就不要再找我们两个的麻烦了。”

海空森森一笑，道：“老衲如果就此算了，本寺弟子岂能甘休？”

乙木大声道：“那你要怎么样？”

边瘦桐见状，怒叱了一声道：“你二人怎能如此对长老说话？还不老老实实坐下来，听凭长老发落！”

乙木委屈地看着他道：“师叔……你怎么也帮起他来了！”

边瘦桐哼了一声，说道：“长老乃是有道高僧，你二人只可静听，不得失礼！”

说着站起来，向着海空合十道：“祖师父请念他二人生性憨鲁，初次下山，不明事故，纵然有错，也是受人挑拨，理应原谅才好！”

海空长老淡淡一笑道：“边大侠，你这几句话，说得未免太轻松了！”

他那一双光华闪闪的眸子，向着乙木、丙火二人身上一扫，冷冷一笑道：“老衲乃空门一僧，素日与人无惹无牵，冰河老人不该欺人太甚，今日这两个人，老衲要留下他们来！”

边瘦桐闻言一惊，道：“长老何必如此？”

丙火怒容满面地道：“为什么要把我们留下来？我们不愿意！”

乙木也冷笑了一声，道：“这里的和尚……真不讲理！”

边瘦桐低叱道：“不许胡说！”

海空长老哈哈一笑道：“一双无知的蠢儿！老衲问你们，你们来此，你们的师父知不知道？”

乙木怔了一下道：“怎么不知道？是他叫我们跟边师叔来的，他怎……么会不知……道？”

海空长老闻言之后，禁不住发出一阵笑声，目光中隐隐带出些怒色。他鼻中哼了一声，点了点头道：“如此说来，令师显然是有心与老衲为敌了。很好，既然如此，你二人大可放心，这件事由老衲与令师评理好了！”

乙木、丙火闻言对看了一眼，他二人不明白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当下竟十分高兴地笑了。

乙木嘻嘻一笑道：“那么……我们两个可以走了吧？”

海空合上了眸子，气得脸色微微发白。以他今日功力，像乙木、丙火如此身手，实是不堪一击，几乎可以伸手分生死，可是他自恃身分，却不能以长欺幼。

听了乙木话后，他微开双目，露出了炯炯目光，冷冷一笑，道：“自然是可以了！”

乙木一拉边瘦桐道：“师叔，我们走吧……跟这个老……和尚，还有什么好谈的？”

才说完，就见海空长老两道慑人的目光，直直地逼视了过来。边瘦桐忙赔笑道：“长老何必与他一般见识？弟子等暂时告退了！”

海空点头笑道：“老衲岂会与他们一般见识？边大侠请便，明日开光大典时，老衲再差人往请便了！”

边瘦桐知道这老和尚外表虽是一派沉着。事实上内心确实很是恼

怒，只是顾及身分，不便发作罢了。当下也不便在此多留，行了一礼，又向乙、丙二人怒声道：“你二人还不谢过长老不罪之恩，退下去么？”

乙木、丙火对看了一眼，然后各人向着海空来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道：“谢谢长老！”

海空呵呵一笑道：“你二人且慢谢我，这件事并没有完，此间事了之后，老衲要至巫山小南峰，亲自拜访令师，要请他对此事作一个了结！”

边瘦桐怔了一下道：“长老这样作，未免太过分了。”

海空宏笑了一声，道：“过分？他这两个徒弟伤我弟子，坏我经楼，莫非就不叫过分了？”

边瘦桐一时倒也无话可说，他叹了一口气，道：“长老乃是当今佛门第一高僧，如作做为，天下震惊，未免有损尊誉，以弟子看来，甚为不值！”

海空长老冷冷一笑，道：“对方系无名小辈，老衲倒可不与计较，冰河老人乃海内知名的高人，老衲能会到此人，怎说不值？”

边瘦桐苦笑道：“二虎相争，必有一伤！”

海空一笑，道，“冰河老人应是讲理之人，老衲前去与他理论，不一定就是相争！”说罢冷冷一笑，又闭上了眸子。

边瘦桐微微叹息了一声，退身而下，乙木，丙火也跟随而出。

三人出了精武殿后，边瘦桐怒目望着二人道：“你二人好大的胆子，此番闯了如此大祸，看你们怎么交待？”

二人都不由脸色一红，各自低下头来。丙火讷讷道：“边师叔，这件事，你千万不要告诉师父知道。”

乙木也结结巴巴地道：“师父要是知……知道……了，我们就完了！”

边瘦桐冷笑道：“你们还能瞒得住？那海空长老亲自上门，什么不会说出来？你二人如此妄为，我也无法负责……”

他实在气愤已极，本想令二人离开自己回去，可是转念一想，无论如何，此二人是跟随着自己一齐出门，他们首次下山，人生地陌，不要又生出什么事来，自己将来更不好交待了！

想到此，气得脸色发白，叹了一口气，道：“你二人如此胡来，我也不好过问你们的事了。我本来与你们也没有什么关系，更不敢当这个师叔，你们不要叫我师叔了，我可不敢当！”说着拂袖而去。乙木追上来道：“边师叔，不要生气……我们再不惹事就是！”

边瘦桐冷笑一声，不与理会，直向佛光殿内行去。乙木、丙火二人，垂着头闷闷不乐地回到了佛光殿内。

二人来到殿内，闷在室中，彼此互相埋怨不已，忽听得门上有人轻轻叩了一声，道：“二位施主睡了么？”

丙火忙去开门，问道：“谁呀？”

门外站着一个小和尚，双手合十道：“有一位老施主有事与二位商量，请二位去一趟！”

丙火怔了一下，道：“什么老施主，我们不认识这里的人！”

乙木也走过来，很是生气地道：“不见，不见，就是不见！你们这个庙里面，就……没有一个是好人！”

那和尚气得瞪着眼睛道：“咦！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

乙木怒从心中起，当胸一把，抓住了这个和尚衣裳，道：“狗和尚……你再要多话，我……打死你！”

这个和尚被他拉得离地而起，吓得脸色大变道：“小……爷……有话好说，你不要动粗好不好？”

丙火过来，推了乙木一下，道：“乙木不要胡来，还不快放开他！”

乙木叹了一口气，重重地把这个和尚放了下来，道：“要不是看你可怜，我……我摔死你！”

这和尚扶了一下僧帽道：“我只是来传话的，那位施主在后院凉亭里等你们！他说你们要有种就去，没种就算了！”

乙木立时睁大了眼道：“谁……没种？走，带我们去！”

丙火也有些生气，自床上操起了刀，道：“这里的人太欺负咱们了，走，我们一块去！”

小和尚见状，面色一变道：“喂，不要带刀呀！”可是，乙木、丙火哪里肯听，怒气冲冲地直向后院行去。

二人走出了“佛光殿”，果然看见后面有一片甚为美丽的花园，园内花树假山无不齐备。

丙火忽然站住道：“乙木，算了，我们不要去了！”

乙木咬牙道：“这些和尚看着我……们好欺负是怎么着？”

丙火叹了一口气，道：“算了，刚才边师叔才说过我们，怎么能再去惹事？”

方言到此，就听见花树丛中一人呵呵笑道：“两个小子，害怕了么？”

乙、丙二人一齐望去，依稀看见园内有一个茅亭，亭上似立着一个影子，正向着他们二人频频招手。

乙木看了一眼，冷冷笑道：“是一个人，我们过去看看。”说着大步前去。丙火生怕乙木有失，当时也忙自后面跟了上去。

他二人穿过了花树丛后，那亭子就看得更清楚了。

亭内立着一个灰衣的老头儿，胡子很长，他向二人招手道：“臭小子，你们过来！”

二人一听，顿时怒火大升，匆匆行了过来。乙木边走边道：“你是……什么东西？”

这老人呵呵一笑道：“娘的！两个东西一个长相，我也分不清你们是谁，不过其中之一在我家作过客！”

乙木看着这老人，瘦瘦的脸，白白的胡，不由得皱了一下眉毛道：“老头儿，你是……我看你脸很熟……”

丙火这时也自后走了过来，他向这老人一看，不由大吼了一声道：“原来是你，夏侯三！”说着足尖一点，已如同飞鹰搏兔也似的猛扑了过去，双手分左右，直向着夏侯三双肩上打去。

夏侯三呵呵冷笑道：“小子，来得好！”说着身形一转，已飘出丈许以外。丙火如此快捷的招式，竟是连他衣服都没有挨着。

这时，乙木也怒吼了一声，道：“原来是你这个……老王八！”

他口中说着，身形已如同箭也似的扑了过去。可是这老头儿身形奇快，飞身落到亭尖之上。他低笑了一声，道：“好小子，凭你们这两手，还差点劲儿！”

丙火再次怒吼了一声，把断玉刀抽了出来。他右手握刀，左手领了一个式子，“嗖”一声，直向亭顶上纵去，人落刀下，直向着夏侯三头上砍下来！

夏侯三口中啊哟了一声，只见他整个身子向下一倒，如同一片枯叶似的飘然而下！

他摇了摇手道：“两个臭小子，先听我说完话再打不迟！”

丙火自亭上飘下来，双手托刀道，“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夏侯三咳了一声，嘻嘻笑道：“你们不要以为我成心来找你们麻烦，我才懒得来呢！”

乙木翻了一下眼道：“不是你……你自己来的，还会是我们请你来的？”

夏侯三冷笑了一声，道：“我是奉了海空长老之命，来向你们两个小辈下手的，你们两个东西也太胆大妄为，连你们那个老师父，都混蛋透了！”

乙木气得脸色发紫道：“好呀，你……敢骂我师父！”

夏侯三一笑道：“这是海空说的，也不是我说的！”

乙木生性憨直，从不会拐弯抹角，人家说什么他信什么，当下怔了一下，恨恨地道：“好个老和尚，我错看了他了！”

丙火冷冷一笑道：“我不相信，海空长老不是这种人！”

夏侯三冷冷一笑，他本想暗中挑拨一番，让海空长老与冰河老人之间，生出仇恨，也可间接地为自己出一点气。可是这么做，显然对边瘦桐没有伤害。

他知道冰河老人最是护短，别看这两个宝贝徒弟那种样子，老人还是疼爱得了不得。

因此，他就想借着海空之名，暗中对乙木、丙火之一下毒手，只要把其中一人杀死或是弄成重伤，边瘦桐在冰河老人面前就没法交待！因此他才会有此举动。说起来，这种做法未免太愚笨了一点，可是夏侯三情急之下，也只得出此下策了。

在他意念里，丙火显然要较乙木聪明得多，因此他下手的对象也就放在了丙火身上了。

他当下冷冷一笑道：“臭小子，我的话说完了，你看如何？”

丙火摇了摇头道：“海空长老为什么自己不来？”

夏侯三阴森森地笑道：“现在我有一个法子，你二人要是听，我们还可化敌为友，我也犯不着得罪你们那个师父！”

乙木怔一下道：“你有什么法子？”

夏侯三冷冷一笑道：“海空命我来取你二人性命，我也于心不忍，因为我们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所以我想叫你二人赶快逃跑一个，回去报信……”

丙火冷冷一笑道：“我们凭什么要逃跑？”

乙木也恨恨地道：“我们是同边师叔一块来的，要走一起走……干什么要跑？”

夏侯三本想骗走一人，自己对付一个就容易多了，而且将来冰河老人问起来，也可狡辩一番。再者，回去一个人，自会去搬弄冰河老人来此与海空为敌，使海空误会边瘦桐而敌对之。

可是乙木、丙火却不上钩，夏侯三恼怒之下，只得改行强硬的那一条道路了。

他阴森森地一笑，道：“两个小辈不识好歹，也就怪不得老夫要下绝招了。”说着身形一耸，已来到了丙火面前，右掌向外一抖，直向丙火右

肩头上抓去！

他五指一到，丙火就感到一股绝大的劲力，有如五爪钢钩似的，侵体而入。

他早先曾尝过这老头儿的厉害，是以不敢过于大意。这时夏侯三掌到，他身子向下一沉，就势刀身卷起，夹着一片寒光，直向着夏侯三脑门上砍去！

刀身一扬，冷光如电！

夏侯三只觉得头上一冷，不由大吃一惊，断玉刀乃是冰河老人采万年寒铁所铸，差一点功力的人，为此冷芒一扫，已是吃受不住，更不要说和对方交手了。

当然，夏侯三是不敢叫它沾在身上的！他紧咬牙关，身形骤然向下一伏，猛地转起来，口中低叱了一声：“打！”

只见他双掌同时向外一扬，“呛啷”一声，两掌全击在丙火那口刀的刀柄之上。竟把这口刀击得斜飞了出去，“呛”一声，直贯入一块假山石内。

丙火不由吓得“啊”了一声，一个倒点，退出了丈许以外。

这时，夏侯三双目如火，一声叱道：“小辈，纳命来！”只见他身子腾跳起来，四肢飞展，就像是一只预备抓兔子的大雕，身子霍地向下一落，双手猛地向外一伸，直向着丙火两肋上插去，动作迅速，真有如石火电光一般。

丙火怒吼了一声，身子向下一蹲，双手平封而出，施了一招“排山运掌”，双掌合并，劈出了极大的一股劲力。同时口中大声叫道：“乙木，还不快来？”

乙木一直傻立一旁，听丙火这么一叫，才恍然大悟，当时身子向上一弹，向着空中的夏侯三身上扑去。顿时成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局面。

夏侯三见状，一声长笑，对空一翻，双掌同时向下一按，又把身子弹起了五尺高下，巧妙地躲开了丙火所发的掌风，同时也避开了乙木自后袭来的掌力。

但见他身子巧妙地向下一飘，正好落在丙火右侧部位。

这位“南海双鸥”之一的血鸥云翅夏侯三，身手果然不凡，他对敌有一个秘诀，那就是绝对不给人以还手的机会，动作有如闪电一般快。一刹那间，但见他目光如火，蓦地右手一提，已把一股乾元真力，贯于指掌之间。

就见他五指蓦地一偏，向外一抖，直向着丙火侧肋间用力插了下去！

丙火身子一晃，对于如此巨力，他显然已是无法招架的了，身子向侧踉出了一步，由不住面色一变，惊叫了一声道：“不好了！”

眼看着他是无论如何也逃不开了。

猛然间，当空一声冷笑道：“掌下留情！”随即一条疾劲的影子，有如燕子似的掠了下来。

这个人身子落下的部位，正好在丙火与夏侯三二人之间。

只听他口中冷冷一笑道：“夏侯岛主，何必如此？”

口中说着，右手五指略略一分，直向着夏侯三右腕脉搏之上拿了过去。

夏侯三眼看已将得手，这时吃这个人随便一伸手，顿觉得右脉上霍

的一麻。他不由暗吃了一惊，当下顾不得再伤害丙火，足尖一个倒点，退出了三四步以外，月光之下，一打量来人，不由面上一热，冷笑道：“边瘦桐，原来是你！”

来人果真是边瘦桐，他早已在附近藏身一段时间了，听清楚了夏侯三所说的每一句话，自然也明白了此人的阴谋。

这时候，他显然是压制着内心的愤怒，向着夏侯三微微一抱拳，道：“夏侯岛主，久违了。”

夏侯三仰天狂笑了一声，道：“赤城岛一别，老夫只以为今生今世再也无缘拜会足下，想不到在此又与边大侠你见面了，真正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说到此，一双三角小眼一翻，冷森森地道：“边大侠，老夫访你何止一天，今天真正是幸会了！”

边瘦桐自一见此人，已知道一场决战无法避免，可是他仍然是相当的沉着，当时冷冷一笑道：“岛主寻访在下，不知有何见教，在下洗耳恭听！”

夏侯三冷冷一笑，道：“边瘦桐你也太会装了，我们这一段未了的缘分，就在这里结一结也好！”

边瘦桐冷冷一笑道：“夏侯岛主，昔日在赤城岛，我边瘦桐所作所为，也许是过火了一点，可是却不失为江湖道义，岛主若因此怪罪，在下愿负一切责任！”

说到此，那夏侯三像猫头鹰似的发出了一声怪笑，手指着边瘦桐道：“姓边的，你还知道过火一点？”

说着又是一声怪笑，目光之中，几乎要喷出火来，他用颤抖的声音接道：“我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大好江山，毁于你这小子一手之间，你还想脱了干系？很好，今夜我们遇上了，有你没我，有我就没有你！”

说到此，身子蓦地向下一矮，右手当胸一掌推了出去！

边瘦桐右手轻后，微微向外一拨。夏侯三把推出去的右手，霍地向后一收，右足尖反踢而起，直向着边瘦桐腰眼上点来。

边瘦桐一声狂笑，右手霍地向下一翻，翩翩如一只蝴蝶似的把身子腾了起来。

就见他双手向正中一合，施出一招“童子拜观音”，直直地向着夏侯三背脊上打来！

沉实的掌力，使得夏侯三身子向前猛然一扑，看起来显然是被掌力所击中了。

边瘦桐心中一动，不等抽招换式，夏侯三一个倒仰之势，已把身子反射了起来，只听得他口中怪叫了一声：“打！”

边瘦桐以为他定有暗器发出，不由面部向左一偏。孰料夏侯三右掌向外一推，中食二指，同时向两边一分，直向着边瘦桐双瞳上点来！

他指力雄劲，一闪而至。

由于二人相距的距离不太远，边瘦桐要想闪躲已是不及，在这危急的一瞬间，只听得这位少年奇侠，一声断喝道：“好厉害！”就见他双手由两边向正中一挤，颈项蓦地向后一仰，夏侯三双指竟由他面颊上擦着滑了过去。

虽说夏侯三没有得手，也不禁使得边瘦桐出了一身冷汗，也正因如此，使得边瘦桐勃然大怒！

只见他翻过的双手，向当中一搭，已同时按在了夏侯三的右手尺骨之上。

他口中闷哼了一声道：“出去！”向外一用劲儿，夏侯三由不住发出了一声低吟，踉跄出四五步以外。这一下，他那一只右腕，几乎像断了一般，只痛得他倒抽了一口冷气。

边瘦桐一声冷笑，正要劝对方知趣住手，却未曾想到那夏侯三竟自恼羞成怒地狂笑了一声，只见他一杀腰，施出一个虎扑的势子，猛袭了上来。边瘦桐冷冷一笑，飘身而出，他略带讥讽地向夏侯三道：“老哥，算了吧！”

夏侯三双目赤红地道：“小辈，你以为能胜了？”说着双手虚按了一下，竟然施展“一鹤冲天”的轻功绝技，猛地向着边瘦桐落身的亭尖上跃去。

可是他身子尚未落下，边瘦桐已自腾了起来。夏侯三咬牙切齿地道：“我看你往哪里跑？”

只见他右手向外一领，只听当空“哧哧”一连响了两声，即刻由他掌势之间，并排飞出了两支“蛇头白羽箭”。

边瘦桐一声大笑，上身霍地向后一翻，右腕轻舒，已把来犯的一双白羽箭打落尘埃！

这时，那夏侯三又发出了一声低叱，足尖一点地，身子向前一伏，左右手同时由下而上地翻了出去！

随着他左右手的动作，四支“蛇头白羽箭”，又同时飞了出去，两上两下，一闪而至。

这种暗器的打法，确实是相当高明，因为蛇头白羽箭，在暗器中来说，算是较长大的一类，发时必须靠指缝夹紧，才能着力，发一支已属不易，这夏侯三非但能一手双发，竟然进而能双手连发，而且准头、劲道，无不高人一筹。

可是不巧的是，他的这位对手，却是过于厉害了。

就在这刹那间，边瘦桐微微冷笑了一声。只见他右手平伸而出，仅仅用拇食二指之力，微微捻动，“哧哧”两声，同时飞出了两道极细的金线！

“红线金丸”毕竟不凡，金光一现，“叭叭”响了两声！

这两枚金丸，几乎同时打中上边的两支蛇头白羽箭，然后又由于二箭的回击之力，把下边的两支白羽箭撞落。

如此一来，四支箭同时坠落了下来。

夏侯三面色一变，正想第三次出手。

就在这时，边瘦桐一声冷笑，当空金线一闪，一枚金丸正正地打在他手背上！夏侯三“啊”的一声，由不住后退一步！

这枚金丸，似乎力道不十分大，可是却也深深地陷在了他拇食二指间的骨缝里，鲜血一滴滴地淌了下来。

夏侯三一声怒吼，左手向外一翻，又疾射出一支蛇头白羽箭！

可是，他的白羽箭方出手寸许，眼前金光一闪，“叮”的一声，金丸正对箭尖，当空爆出了一点金星，双双由空中坠落而下！

夏侯三疾退了一步。边瘦桐一声长笑，已如同燕子似的，飘落在他的面前。

他冷冷一笑道：“老兄，何必如此呢！”

夏侯三怒叱了声，左掌用“海底捞针”的招式，蓦地向外一挑，直

向边瘦桐小腹上打了过去。

边瘦桐早已防到了他会有此一手，只见他双掌一翻，有如乍然展开的一双鹰翅，这双掌平贴着，实实在在地按在了夏侯三的两边腹肋之间！

夏侯三就是有天大的胆子，这时也不敢再贸然出手了。当时全身抖了一下，颓然垂下了左手，道：“你……”

边瘦桐冷笑了一声，道：“看在萧苇面上，我饶了你。只是这少林寺，乃是佛门善地，却不容你在此胡闹！”

丙火、乙木这时都已赶了过来，见状大喜。

乙木结结巴巴地道：“师叔，打死……他！”

丙火一扑而上，正要下手，边瘦桐忙喝道：“住手！”

丙火吓得退了一步，道：“师叔，你莫非还要饶他么？”

边瘦桐叹了一口气，道：“许他不仁，我们不能不义！”

他向着夏侯三冷哼了一声，道：“从今以后，我要是再看见你，也就是你的死期到了！”说到此，双手倏地向外一翻，叱了声：“去！”只见他双手贴着夏侯三两肋，蓦地向外一抛，夏侯三足足被抛出了丈许以外。

可是夏侯三终非泛泛之辈，他身子就地一折，已如一只巨鸟似的落在了院墙之上。

他左手托着右手，发出了一声惨笑，道：“边瘦桐，你不要猖狂，我老头子如不能把你小子给杀了，我这一辈子也就白活了！”

说罢足下一顿，如同一缕青烟似的，飘出庙墙以外，一路落荒而去！

边瘦桐望着夜空，冷冷一笑，遂即叹息了一声，自语道：“萧苇呀萧苇，如非是看在你的份上，我焉能饶他不死？”

乙木在一边咬牙道：“师叔……你对他太客气了！”

丙火跌足道：“这老家伙一走，以后还会再找你报仇，唉！师叔，你也太大方了！”

边瘦桐望着二人冷冷笑道：“你二人不明世故，只知任性胡为，却不明了江湖武林之中，除了争强夺胜、寻仇问冤之外，还有一种道义在其中，即所谓‘大丈夫有所不为’……”

他脑中不禁想到了萧苇，喃喃接下去道：“此人虽是一个小人，但是他有一个拜弟，名叫萧苇，此人却是一个光明磊落、了不起的汉子！”

他搓了一下手，冷笑道：“正因为如此，这夏侯三，虽是一无是处的小人，我却爱屋及乌，要敬他三分！”

乙木、丙火怔了一下，丙火忙问道：“那萧苇在哪里呢？”

边瘦桐摇了摇头道：“他本是瞿涛座上至友，因为我去，他就离开了，现在下落不明！”

说话之时，就见花树丛中，灯光闪烁，走来了几个和尚，为首一个身披红色袈裟的和尚，正是“佛光殿”的住持大师。

他匆匆走过来，很是惊讶地道：“方才这边有人打架，是谁呀？”

边瘦桐摇了摇头道：“没有什么人，你们大概看错了！”

几个和尚都怔住了，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三人，却也看不出什么可疑之处。

住持老和尚顿了顿，然后道：“明天是本寺开光大典，三位施主还是少惹事为好！”说完带着几个和尚走了。

和尚走后，边瘦桐叹了一口气，望着二人道：“你二人还是不听我的

话，方才如不是我来得及时，丙火只怕已没有命了！”

丙火不禁面上一红，低头一语不发。

边瘦桐叹了一口气，看着二人，不知道该怎么对待他二人才好，他已下决心，明日开光大典之后，立刻带着二人起程回去！

他想了想，道：“我们回去吧！你二人要记牢，明天在开光大典的时候，千万不要再惹是生非，否则我也没有法子再为你二人说话了！”说着气得转身而去。乙木、丙火口中连声答应着，随着他回到了禅房之内。

一夜总算过去了，这两个人没有再惹什么事。

第二日，当东方破晓的时候，少林寺的钟声当当地敲了起来。

边瘦桐穿戴整齐，来到了乙木、丙火居住的地方。乙木二人这时也已起床，正在换衣服。

由于今天这个日子特别，他们三个人俱都换上了一身讲究的衣服。

洗漱完毕，小和尚送来素斋。三人用饭完毕，坐在室内，俱都十分沉着。边瘦桐忽然自语道：“今日会后，那海空长老必定召我比武，他武技高深，我绝不是他的对手！”

乙木怔道：“师叔你这么大本事，怎么会不是那老和尚对手？”

边瘦桐冷冷一笑道：“你二人阅历太浅，哪里知道这个海空的厉害，当今天下，能和海空一较长短的，只怕仅有令师和瞿涛等二三人而已，我不过勉强能和他动上手而已！”

丙火一惊，讷讷道：“那可怎么是好？”

边瘦桐微微一笑，道：“你二人不必紧张，老实说，这件事我在来之前已经考虑过了，生死不足为惜，万一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二人切记不可凭一时之勇，和海空为敌。要知道，以你二人当今功力，要去对付这个老和尚，还差得太远！”

他冷笑了一声，目光炯炯地扫向二人道：“那时，你们应该赶快离开，设法回去，有令师在侧，这和尚总要顾虑三分！”

乙木短眉一挑道：“万一师叔要是……不好，我们就跟他拼……拼了！”

边瘦桐双目一瞪道：“胡说！你二人受的教训还不够么？凭你们这么一点本事，还能对付海空？”

二人一时呆望无言。边瘦桐不由微微一笑道：“这不过是我一个最坏的打算而已，我想那海空还不至如此棘手。再说我即使不敌，也不见得就会命丧他手，所以你二人也不必害怕！”

说着站起身走了几步，停下来道：“海空如今恨你二人，犹甚于我，所以今天你二人要特别注意，千万不要惹出事端，以免那老和尚有所借口！”

才说到此，就听得门上有人轻叩道：“边施主在么？”

丙火忙过去开了门，见是本殿的住持大师，他含着微笑，向着三人合十道：“贫僧代表敝寺方丈，请三位至大雄殿听经，待时辰一到，再去观礼！”

边瘦桐点了点头道：“很好！我们这就去！”说着就站了起来。

住持大师亲自领着三人走出了佛光殿，只见留宿在殿内的上百名客人，无不穿戴得整整齐齐，直向大雄宝殿行来。

这座大雄宝殿，红墙碧瓦，画栋雕梁，气相万千，好一派雄迈庄严景象！

三人到了殿前，只见穿着红黄僧衣的僧人，进进出出，络绎不绝。

这其中，除了少数接待贵客的和尚面露笑容以外，大多数都是面带秋霜，好像寺内有什么不遂心之事！

边瘦桐三人走到殿门前，看见悟虎禅师，身披金色袈裟，立在殿前，亲自接待各方贺客。

贺客之中，绝大多数是些僧人，还有一些是各大门派的掌门人。自然，这些人中，大多数都是精通武技的。他们来到了这名扬天下的少林寺，心中无不充满了敬仰之情，纷纷同着悟虎寒暄不已。

边瘦桐和乙木、丙火走过来，悟虎禅师立刻发觉了，转过身来，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边大侠及二位小施主来了，老衲恭候多时了！”

他这几句话，立时惊动了附近的众人。

事实上，边瘦桐来到了少林寺中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这几天，寺里风风雨雨，无人不在谈论这件事。

这时，众人得知来人是边瘦桐时，不禁都吃了一惊，纷纷驻足，向着边瘦桐投以惊奇的目光。

边瘦桐向着悟虎合十拜道：“边瘦桐一介后生，怎敢劳动方丈法驾！真是罪过了！”

悟虎嘿嘿一笑道：“边施主不必多礼，请同二位小施主快快入内去吧，祖师爷只怕也在恭候三位的大驾呢！”

边瘦桐一笑，道：“如此就更不敢当了！”说着一拉乙木、丙火二人，同时走进了殿内。

这时，全体来客，都知道边瘦桐进来了。一时之间，纷纷站了起来，争着向这边看来。

他们对于这位有“红线金丸”之称的少年奇侠，可谓是久仰极了。

边瘦桐偕同乙木、丙火二人一进来，场内立时起了一阵骚动，指的指，说的说，一时乱成了一片。

这种情形，边瘦桐看在眼里，由不住剑眉微微皱了皱，很是不悦。可是此时此地，却也不便发作。

他同着乙木、丙火，在最靠边的一个位子上方要落座，就见走来一个黄衣弟子，合十道：“三位施主请随小僧去坐吧！”

边瘦桐微微一笑道：“怎么，这地方坐不得么？”

那小和尚脸上一红道：“祖师爷已与三位备下了座位，特别叫弟子

过来请三位过去！”

边瘦桐心中不由一动，当下冷冷笑了笑：“长老对我三人未免太抬爱了！”

说着站了起来。乙木、丙火见这么多人，一直盯着这边看，早已不悦。这时闻言，猛地站了起来，乙木正要张口，被边瘦桐凌厉的目光一扫，顿时不敢作声了。

边瘦桐一打量眼前情形，内心不禁暗暗一惊！

他知道，今日恐怕不是随便可以度过了。

因为他看见，就在这大雄宝殿的一角，设有一个四方形的场子，有两个小和尚在那边整理着，场边还安有两个兵器架子。

这种情形，自然不是随便设的了，因为今日这场聚会，既为听经，实在是用不着在如此众多宾朋座前，设置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场子。若非是海空别有用心，实在是令人想不通了。

边瘦桐只望了一眼，内心已有了数，他知道这位佛门高僧，有意要自己在众人之前，出一下丑，借以显示他少林威风！

想到此，边瘦桐心中不禁也有些不悦，自然也有一些紧张了。

他不由暗暗冷笑道：“好一个海空长老，你原来是借着与会之名，有意在天下宾朋面前，出我的大丑，如此作为，实在是有失你佛门长老的风度了。”

想到这里，他不由暗中咬了咬牙，忖道：“你既然如此，我说不得要与你一拼了！”

他心中这么想着，面上仍然是一派泰然自若的样子。

当下一笑，向那小和尚道：“长老在哪里，请带我三人一见如何？”

那和尚点了点头道：“自然是要带你们去的！”说着，带领三人向会场走去。

广邀英豪清门户

边瘦桐来到大殿前面，在前排正中位上，发现了那位身尊望重的海空长老。

只见他头戴紫金帽冠，身披一袭缀有大朵金花的红袈裟，盘膝坐在一面金皮大鼓之上！

在他身边，另设有一面皮鼓，却是空着。

三人走来，那海空微开双目，向着边瘦桐抬了抬手，微微笑道：“三位来迟了！”

边瘦桐合十向他一拜道：“在下何德何能，竟劳长老如此着重？实在是有些受宠若惊了！”

海空长老在鼓上合十道：“阿弥陀佛，边施主你莫非不知道，今日来客之中，你是一位主客，快请坐下吧！”

边瘦桐留神一看，见这前排坐客，都是一些相当岁数的老人，僧、道、俗全有。

最奇的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盘膝坐在一面大皮鼓上，他一数这些皮鼓的数目，竟有十二面之多。他略一迟疑，遂向长老身侧的那一面皮鼓上坐了下来。乙木、丙火也在他身后的椅子上坐下。

海空长老微微一笑道：“边施主，今日与会者，可谓名人荟萃，容老衲代为引见引见！”

说着手指向他左侧的一个矮小道人，道：“这位乃是百蛮山的‘痛元道长’，施主谅必早有耳闻吧！”

边瘦桐心中一惊，久闻此人乃是当今“玄衣教”的掌门人，一支虎尾鞭有惊人的造诣，遂欠身道：“失敬，失敬！”

那道人嘻嘻笑道：“边大侠不必客气，老实告诉你吧，老和尚给我帖子，叫我来参观他这什么百年一度的开光大典，我并没有什么大兴趣，正想借一个故推掉算了！可是后来由玄一大师那里知道边大侠你今天要来，而且……”

才言到此，海空长老嘻嘻一笑道：“道人，你少说几句吧！”

矮小的痛元道人呵呵笑道：“既然到此者都不是外人，老和尚你还想瞒谁？”

边瘦桐不由微微一笑，道：“而且什么？道长还没有说完呢！”

痛元道长含笑点头道：“而且听说，老和尚要借今日之会，请教一下施主你的高招，妙呀，妙！”说着他在腿上拍了一下，大声道：“这种事情，真是百年难遇，就是跑断了腿，也要来瞻仰一下呀，所以，我就来啦！”

边瘦桐心中不由暗暗一惊，心想道：原来这位海空长老，早已存下了如此心意，看来今日是着了他的道儿了。

他冷冷一笑道：“道长你错了，想我边瘦桐不过一个后生小子，焉敢和海空长老一争长短，未免太也不知自量了！”

道人哈哈大笑，道：“得啦！老弟，你别客气了，红线金丸，名满天下，你的威风抖足了。由你对老和尚，那可真是再好也不过了！这场戏贫道是非看不可！”说着更自大笑不已。

边瘦桐对此人，不禁印像甚恶，他冷冷一笑，道：“还是不看的好！”说着他遂盘膝坐于皮鼓这上。这时海空长老又含着满面春风，为他介绍了其

他几个客人。

边瘦桐这才知道，在座全是武林前辈人物，心中甚为惊异。

他也就不难想到，这老和尚今日广聚天下英豪，并非全为了参与佛会，实在是欲在众人面前，有意戏辱自己！

如此一想，边瘦桐不由甚为恼怒，也不禁生出一些忧虑。

可是他为人一向以稳重沉着著称，形势虽然如此险恶，他仍然作出一副泰然姿态。

不一会儿，本寺方丈悟虎禅师上台致词，随后经会开始，先由经卷大师说明了今日兴会的意义，又简短地介绍了少林寺的历史沿革，最后由八僧诵经，之后，海空长老亲自登台证佛诵经。

“讲经会”到此，已是尾声，最后在梵唱声中，结束了这场盛会。

奇怪的是，经会完后，场内宾客竟无一人离座而去，反倒现出一种更兴奋的样子，彼此指指点点交头接耳不已。

果然，那海空长老自位上站起，徐徐步上台来。

这时，他脸上的气色，全然没有方才那么温和了，而现出一种庄严之色。

场内立时一片宁静，鸦雀无声。

海空老和尚婆婆的黑发微微飘起来，衬着他身上鲜艳的僧衣，确是一副高僧模样。

他合十向着场内深深一拜，道：“感谢各方高朋，今日来此与会，现在经会已完，余下节目，由各分殿个别主办，八殿职司可以离开了！”

他话声一落，前排的八殿住持一齐站起来，同时向着长老一拜，分别离开了宝殿！

海空长老见场内宾客竟无一人离座，也不禁有些惊讶，他呵呵一笑，道：“各位贵客施主所以不离座，想必是留着瞻仰边大侠的武功了！”

场内立时爆出了一阵喝彩声。海空微微笑道：“很好，这件事想必各位也都清楚了！”

说到此，一双眸子倏地一睁，自瞳内射出了两道炯炯神光，向着鼓上的边瘦桐望了一眼，笑了笑，道：“我少林子弟，即使是习技练武，也不过是用以防身，素来与人无争，与事无牵……”

说到此，他不由冷冷一笑道：“无奈敝寺自涵一师弟接掌以来，屡生事端。尤其是涵一竟在寺外助人生事，败于名满天下的少年奇侠红线金丸边瘦桐手下，被迫还俗。这是他咎由自取，却也无怪他人。”

他顿了顿，接下去道：“现在涵一已脱离少林佛门，他在本寺罪大恶极，按规定，老衲也不能偏袒，现已着人追回，接受我少林佛规处理！”

说到此，只见他冷冷一笑，道：“龙、风二徒儿，还不把涵一押上来！”

闻听此言，包括边瘦桐在内，全场无不大吃一惊！

尤其是边瘦桐，他仅仅知道，昨晚涵一夹抱孽徒长川去后，海空怒遣悟龙、悟风二人拿他回来，却不知道，不过是一夜之间，这悟龙、悟风二人，竟已然完成了任务。真是惊人！

涵一无论身分及武功，在少林寺内，都是佼佼人物，想不到居然自甘被擒，也实在是出乎意料之外！

场内立时起了一阵骚动。

只见左面一扇红门一开，走出了三个高大的老僧。

为首的是悟龙大师，他身后是穿着黑色僧衣的涵一和尚，涵一之后是身材较矮的悟风禅师！

三个人面上，都像是罩上了一层秋霜，默默寡欢！

尤其是涵一和尚，更是白眉紧皱，精光四射的瞳子内布满了道道血丝。他胸前戴着一串黑光闪闪的念珠，衬着他伟岸的身材，确是一个相貌堂堂的角色！

可是这时，他只抬头向着场内众人望了一眼，随即把头垂了下来。

三人走到一边，在一张长椅上坐了下来。

这时涵一又抬起头来！当他目光接触到边瘦桐时，由不住面色一红，眸子微微抖动了一下，竟自闭了起来。

台上的海空冷冷哼了一声，道：“涵一！”

涵一看了海空一眼，又低下头，重重地坐了下来，一言不发！

海空长老双手合十，喃喃念了一声，道：“阿弥陀佛！师弟，你休要怪老衲无情，少林门风百年来一向如此，门中弟子破规者，自行闭门处置，各殿大师以上犯规者，却要昭告天下。并非是老衲有意当众辱羞你，这一点你该明白！”

言方到此，那涵一蓦地站起来，怒声道：“师兄，你不必多说了！”

说到此冷冷一笑，目视着边瘦桐道：“师兄你如此做，未免令人不服！”

海空禅师面色一沉道：“大胆涵一，我少林门风，被你这孽障败坏殆尽，尚有何面目责备老衲不公？你且说来，怎么令你不服？”

涵一嘿嘿一笑，手指着边瘦桐，道：“此人是我少林门中大敌，你却如此厚待于他，对于本门中人，却是如此薄情，怎能令人心服？”

海空长老一声断喝道：“住口！此处已无你说话余地，悟龙，快去请出佛祖戒牌来！”

悟龙答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不想涵一哈哈狂笑道：“好一个海空！我如今已非少林门下，你还取什么佛祖戒牌对我，恕我不能奉陪了！”

说着倏地腾身而起，直向着殿外扑去！海空见状怔了一下，厉叱道：“拿下！”

立在右侧的精武大师，早已有备在先，这时足下一划，已来到了涵一面前！

他双掌一合，道了声：“啊弥陀佛，涵一师祖，请留步！”说着双掌一分，直向着涵一双肩之上按了过来。

涵一厉声道：“你们谁敢拦我？”说着双臂猛地一分，精武大师双臂竟被他猛地荡了开来。

只见涵一面红如火，猛地回过身来，叱了声：“去你的！”双掌一合，使了一招“寒鸡拜佛”的招式，直向着精武大师胸上打去！

他掌力雄沛，双掌虽是合着，风力已使得精武大师身子摇了一下。

站在台上的海空见状怒叱了声：“孽障！”

只见他大袖一挥，如同是一朵红云彩似的，直由台上飞身而下。

可是仍然是慢了一步，涵一大师双掌向外一分，那精武大师惨叫了一声，整个身子直被打得飞了出去，顿时昏死在地上。

全场俱发出一片惊呼，悟风禅师怒叱了声，猛地扑了上来，右手向外一封，用单掌伏虎的手法，直向着涵一小腹上击去。

涵一凹腹吸胸，后退了一步。

这时，海空把倒在地上的精武大师扶起来，交由两名弟子抬了出去。

涵一知道，这位师兄要对自己下手了，当时心中真是又惊又怕，偏偏悟风禅师死缠着自己不放，他由不住厉吼了一声，排山运掌，直向着悟风禅师小腹之上打去！

悟风被他这种劲力也逼得踉跄后退了一步。

这时，只听得海空一声厉叱道：“悟风退下，待为师会他！”

涵一闻言，不禁心胆皆寒，哪里还有心恋战，回身就跑！可是当他身子甫一转过，就发现海空已怒容满面地立在了自己眼前。

海空长老冷笑了一声，道：“孽障，你莫非敢对我出手不成？”

涵一狂笑道：“海空，你未免欺人太甚了！”说着状同疯癫似的，猛扑了过来，两手一立，用“双撞掌”的招式猛推而出！同时，足下向外一跳，用“千里户庭”大移步，起步就逃。

可是，海空长老是何等人物，他这种迅捷的身手，在这个老和尚眼中，当然算不了什么。

只听得海空又发出一声冷笑，道：“你跑不了的！”

话声一落，涵一就觉得面前人影一闪，那海空又到了自己眼前。

涵一倏地向左一翻，海空如影附形，又移在了左前方，向右一翻，亦是如此。

这时候，涵一才知道师兄施展的乃是轻功中最难练的“小诸天移步换景”大法，自己要是想逃开他的眼前，可谓万难了。

一念未了，就听海空森森说道：“涵一还不伏身受罚么？”

说着右手小指疾出，直向着涵一的肋骨上猛点过来！

涵一面色一片铁青，双手自胸前向外一翻一绞，施出一招“绞盘沙”！

他这一手功夫相当的厉害，就连海空大师也禁不住后退了一步，不由勃然大怒。

只见他冷笑了一声，右手大袖向外一拂，袖角扫在了涵一左肩之上。

虽只是一角衣袖，涵一也疼得打了一个寒战！

他猛地向后退出了三步。海空正要趁势扑上，涵一忽然怒吼了声：“师兄不要逼我！”

说罢，目光如火，目眦欲裂地狂笑了一声，道：“我涵一乃是少林门中元老之一，师兄你不能动我……”

海空冷冷一笑道：“你犯了少林门规，不可宽恕！”

涵一忽然团了一下眸子，怒吼道：“也罢！”

说着骤睁双目，狞笑了一声，道：“师兄你敌我不分，实在令人齿冷，如今事已至此，无话可说，老衲我先上西天一步了！”

说罢，霍地双掌齐出，迫得海空猛然向后飘身而出。

就在他足下尚未着地的当儿，涵一忽然厉吼了一声，蓦地倒翻双掌，向着自己天灵盖上打了下来！

一时之间，血光四溅！

在全场惊呼声中，涵一顶门碎开，血流满面，慢慢顺着墙角坐了下来，立时一命呜呼！

这种情形，真正是骇人极了。

海空大师见状，面色如纸。他呆了一会儿，竟自忍不住落下两行泪来。

只见他长叹了一口气，向着面前惊呆了的悟龙、悟虎喃喃说道：“把你师叔法身抬出去，吩咐用瓷坛密封，日后择地安葬便了！”

悟虎这时也不由住淌下泪来，当即点了点头，同着悟龙亲手把涵一尸体抬了出去！

这种情形，把在场每一个人，都吓得呆了，坐在前排的几位掌门人，多数都与涵一是旧相识，见状无不摇头叹息，流泪不止。

海空长老想不到，在今天这个开光大典的喜庆日子里，竟然会生出如此事来。

可是这个老和尚，由于长久的修为，确实有别人无法达到的镇定功夫。这时他面色已恢复了先前的温和，重新走到了台前，向着众人合十念道：“阿弥陀佛……各位施主方才都看见了，这是我少林门中大大的不幸，涵一如此下场是他咎由自取，又能怪得谁来！”

说到此，这位长老又向前走了几步，来到了边瘦桐身前，合十念道：“阿弥陀佛，边大侠，方才情形你已眼见了，不知有何感想？”

边瘦桐立起身来，面上微带戚色，道：“少林门规，天下景仰，想必在坐都有同感！”

海空点头苦笑道：“古语云，我虽不杀伯仁，伯仁为我而死。施主虽非亲手杀死涵一，但涵一却是为了施主而死！”

边瘦桐不由剑眉微轩，道：“弟子不同意长老你这种说法，夫木自腐而后蠹生。涵一大师所以落此下场，系其自己为之，与在下又有什么相干？”

海空由不住呵呵一笑，口中连声颂着佛号，随即笑声一收，脸上带出了一丝愤慨道：“这话边大侠倒也没有说错，只是我少林门中，为维护尊严，向有‘以武会友’之说！”

说到此，他顿了顿，冷冷地道：“施主你年纪轻轻，不知收敛锋芒，到处招摇，涵一以一个掌寺方丈的身分，竟被施主你迫得背佛还俗，这是我少林寺百年未见的奇耻大辱……”

他说到这里，又念了一声佛号道：“无量佛，善哉，善哉！”

他的双目眯成了一道线，接着冷冷一笑，道：“老衲不敢说施主所行非是，只是为我少林尊严着想，却要向施主你讨回一些面子才好！”

边瘦桐知道话已入题，当下异常镇定地道：“长老之意，尚请明言！”

海空一声朗笑，道：“也好，施主既然见问，老衲倒不便藏拙了。”

说着面色一寒，面上皱纹都像拉得长了，慢慢吞吞地道：“昔日大巴山的潇湘剑客，伤我经堂大师果一，曾在我少林寺内面壁百日，并当众谢罪，广发武林帖，然后离寺。施主可愿照样行事吗！”

他翻了一下眼睛，微微冷笑道：“施主若以为此法可行，倒是最好不过！”

边瘦桐冷然摇了摇头，道：“弟子一生只对道理低头，此一法，不便相沿！”

海空鼻中微微哼了一声，道：“也好，那么施主是要走第二条道了？”

边瘦桐也冷哼了一声，道：“可行则行！”

海空长老双手合十，又念了一声佛号道：“这第二条路说来更是简单，只消施主你上阵接住老衲一套少林拳！”

边瘦桐不动声色地道：“怎么敌住长老的神拳，弟子还不大明白？”

海空见他如此沉着，不禁有些生气，当下冷笑了一声道：“事情很简单，施主你只消敌得住老衲一套拳，我少林中死的是白死，伤的是白伤，今后任天下同道嘲笑我少林无能也是应该！”

说到此，他又冷冷一笑，接道：“只是，施主若是胜不过老衲这套拳，却要当着众人之面，向着少林神坛，磕上一个响头，施主你看这件事可使得？”

边瘦桐低头思忖了一会儿，当既慨然长叹了一声，道：“长老乃是当今第一高僧，在下一介后生，自不是长老对手，可是却也无计可施，既如此，弟子只得在长老手下拜领几手高招了！”

海空双眉一耸，很是惊异地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道：“很好，很好，那么就请施主你这边来！”

说着步下台来，直向着大殿一旁设下的场子处行来。边瘦桐虽然有些胆虚，但面色仍是沉着，在这么多人面前，态度仍然是那么从容。

此刻，殿前众人纷纷向比武场地走去。

边瘦桐向着乙木、丙火点了点头。二人匆匆地走了过去，乙木讷讷地道：“师叔，你真的跟他打么？”

边瘦桐笑道：“大丈夫一言既出，如皂染白，怎能反悔？”

二人不由都呆住了。

边瘦桐微微一笑，道：“你二人应该知道了，江湖上能人异士多加天上之星，千万不可自恃武功好，别人不敌，那就错了！”

他说到此，笑了笑，道：“今日之会，我绝不是那海空对手，你二人切记我所说之言，无论我生死伤存，千万不可意气用事，应该早早离开的好！”

二人互望了一眼，仍是一言不发。

边瘦桐见海空已在那边等候，便毅然转过了身子，谁知他方走了一步，就听乙木口中“咦”了一声。

边瘦桐回过身，问道：“什么事？”

乙木笑了一下，走过来道：“师叔……你看！那人……”说着偷偷地向旁边指了一下。

边瘦桐顺其手指处望去，见大殿一角有一个身材高大的黑衣人，微笑着向自己点了点头。

这人一副豪士打扮，面貌奇丑，背后高高隆起一个驼峰。

边瘦桐不看则已，一看，几乎惊喜得叫起来，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和自己结为至交的瞿涛。

不知何时，瞿涛竟然也来到了这里。

边瘦桐大喜过望，正要走过去与他寒暄一二，却见瞿涛向他使了个眼色，把头转向了一边。

边瘦桐心中一动，知道他是不愿叫人知道，便也装着无事一般转过身来。

这时，海空长老显然已有些迫不及待，他双手合十连声道：“无量佛，善哉，善哉！边施主请快来吧！”

说着一提僧衣，已如同一片红云似的飘到了场内，双手一合，如入定一般。

事已至此，边瘦桐除了与对方一拼之外，别无良策，当时只得把心一横，低声向乙木、丙火二人嘱咐道：“你二人记住我说的话，不可冒失！”

乙木讷讷道：“师叔你还是不要去的好……”

话声未完，边瘦桐已如同一只巨鹰一般的腾身而起，向下一落，已来到了厅角场内，落身处，正是海空和尚对面！

全场上下，此刻见状，俱都雷鸣似的喊起好来。海空冷森森地道：“边施主，老衲今日要以一套少林拳向足下就教，请注意了！”

说着双手向下一搭，如同走马灯似的，围着边瘦桐身子绕了一个圈子。

边瘦桐知道，今日这场比试，是自己生死荣辱的关键一搏，一旦失败，生死固是不足惜，一世英名只怕将要付诸流水，所以他一上来，便十分的谨慎。待老和尚身子一转过来，边瘦桐右手倏地向外一翻，老和尚如陌上飞鹭，翩然腾起了一尺高下。

这是一开始，相互的一个试探，看来平凡无奇，可是二人却能彼此试出对方的身手来！

海空长老嘻嘻一笑道：“施主，你这一招‘分雪爪’真高明！”

边瘦桐不由面色一红，他由海空和尚方才起身的姿势上已然看出，这个和尚内功确实已到了惊人的地步，今日之会，自己是败定了！

思念之中，边瘦桐已把身子转到了右侧角。

海空长老一声冷笑，只见他云履轻点，飞似的扑了上来。

就见这和尚腰身向前一塌，道了声：“打！”右手半握着拳，平着向外一推，“呼”一拳直向着边瘦桐腰眼上打去！

边瘦桐身子向前一倒，只觉得海空拳上逼出的劲风，真有如一把万钧巨力大铁槌一般，他身子虽已倒下去，那股内力却仍把他逼得向前一冲！

边瘦桐这时全身力道落在一双足尖之上，海空真力一逼，已失去了平衡，这种情形，要换在别人身上免不了要出丑了。

可是边瘦桐却有高人一等的身手，只见他忽然伸出双手二指，向着地上猛地一点！

身子随之一弹而起，非但没有倒下去，反借着这一弹之力，猛地倒窜了起来。

这种大力金刚指力，由他施展出来，当真是相当的惊人！

边瘦桐闪开之后，双臂霍地向外一分，用“双翅排云”的厉害手法，交换着直向海空长老双肩上打来！

海空阴沉的面颊上，带出一丝冷笑！

边瘦桐双手厉风而至，海空长老那肥大的衣袖霍地翻起来，带出了极大的劲风，直向着他头顶上猛卷了过来，同时间这老和尚身子向下一矮，右足尖倏地伸出来，用“西天一灯”的佛门绝技，直向边瘦桐“精窍”之上点去！

海空长老这种一手双绝的功夫，确实是厉害得很！

在坐诸人看到这里，无不为边瘦桐暗捏一把冷汗，发出了一阵骚动！

可是红线金丸边瘦桐确也是有使人惊异的功夫，在这种情形之下，他竟然不慌不忙，左手蓦地向下一沉，直向着老和尚足踝上切来！

同时之间，他右掌侧斜着，猛地向外一击！

只听见“叭”的一声，二人的两只手已击在了一块。边瘦桐身子大大地摇动了一下，只听见“噗噗”两声，他足下的水磨方砖竟一连破了两块！

相反，海空长老老松树似的身子，却是连动也没有动一下！

自然，这一招已然分出了胜负！

边瘦桐不由面色一红，他双拳一抱，正要交待几句场面上的话，就此认输。可是海空长老这位至善的佛门高僧，由于溷一的死，以及少林寺的颜面，竟把所有的怒火一股脑儿全部泻在了边瘦桐身上！这时见边瘦桐居然就此服输，自是心有未甘。如果此时容得边瘦桐把话说出来，当着如许宾客面前，自己一个佛门高僧，可就不便再出手了！

海空长老有见于此，狂笑了一声道：“边施主，好纯的功夫！”

随着话声一起，他整个身子，像一片红云似的，霍地腾了起来！向下一落，海空长老已到了边瘦桐的面前，就见他双手同时向外一分，用“天地打”，双拳一上一下，直向边瘦桐头胸两处用力击去！

边瘦桐话未出口，眼见海空如此，已明白了这个老和尚的用心，内心甚为愤怒，不由冷冷一笑，由丹田内提出了一口真力，运之于右手之上！海空长老拳上真力一到，边瘦桐竟如同不倒翁似的摇晃了起来。

这种情形，在众人眼中看来，只以为是被海空真力逼迫得如此，可是在几位武林高手行家眼中看来却是大大不然了。

事实上也是如此，边瘦桐自问功力远非这海空敌手，是以才想出了这种取巧的办法。

他是借着身躯的摇晃，暗中把海空发出的内力化解！

等到力道已是他能承受的当儿，这位少年奇侠霍然发出了一声断喝！

就见他足尖一点，向前错进了尺许，右手由上而下，一掌直向着海空面门之上劈去！

海空长老倒没有想到，在自己掌力之下，边瘦桐竟然胆敢欺身进犯，这时见他掌力劈到，自己再不躲已是不行了。

海空长老身形向下一弯，不退反进，身子向前一欺，如影附形！

边瘦桐这一掌，擦着他的面颊直打了下来。海空长老一横大臂，施了一招禅门硬功“横架铁门栓”，直向着边瘦桐手腕上倒崩了过来！

对海空长老的内力，边瘦桐已领教过，见此情形，不敢与他硬碰，他身形一长，直由长老头顶上翻了过去！

这位少年侠士，显然也是怒火高炽，身子甫一落下，便厉叱了一声：“打！”

就见他双手十指全部张开，一上一下，直向着海空背脊上拍下去！

海空长老身子向前迈出了一步，面门霍地向后一扬，双手大袖同时向后翻了过去！

他双袖上带出了极大的劲力，尤其是那宽大的袖沿，就像是两圈刃口一般，交错着，向着边瘦桐双腕之上切去！

海空这一手“铁扫帚”，暗含“流云飞袖”，确实厉害已极！可是边瘦桐早已看出他的这一手，就在海空身子后翻的同时，边瘦桐身子向左侧一滑，已飞快地来到了海空右侧，双掌同时向外一推！海空长老自负过甚，怎么也没有想到边瘦桐竟然会有如此一手，当下身子霍地一个疾转，可是边

瘦桐这种掌力，是用双手全面发出去的，力道如同一堵墙似的！

海空长老那旋转着的身子吃如此巨力一逼，竟然转动得更厉害了！

老和尚不由大吃一惊，他右足猛然向外跨出了一步，用“大力千斤坠”的身法，猛地向地上一跺，硬硬地把身子定住了！

可是如此一来，他所承受的力量可就更猛烈了，就见他身子厉害地抖动了一下，此时如果原势不动，周身上下的骨节，都将会震碎！

在这种情形之下，就是出丑也是说不得了！

只见海空一个踉跄，足足地荡出了三步以外，身子跟着一转，翩然而出！虽是掩饰得极妙，可是却瞒不住场内的高手，更是瞒不过边瘦桐！

海空身子站定后，他那满头的黑发，由不住一阵瑟瑟地抖动，面色变得苍白！

就见他双手合十，口中喃喃道：“边施主好厉害的内气掌力！只是以老衲看来，施主尚未尽所长，老衲此刻还要请教请教！”

说罢，不待边瘦桐回话，这少林寺的祖师爷，猛地双手一举，展开了少林寺最厉害的“百步神拳”。

海空长老鲜红的袈裟，肥大的僧衣，在他展开身手之后，只见人影飘飘，有如飞舞在花丛中的蝴蝶一般，进、退、腾、挪，无不轻灵快捷，美妙到了极点！

这一路“百步神拳”，在海空长老施展出来，端的是神威无匹！一举手一投足之间，都带出一种空灵之力，令你防不胜防，防不堪防！

这一路神拳本为一百单八手，后为海空加以选择精化，减为七十二手，每一手都可以说有极大的威力！

边瘦桐和海空一动手，便觉出这套神拳威力极大，尤其是海空这种大场面的身子，双手大张，双腿分跨，在他转动进退之时，几乎整个场子都让他一个人占满了！

边瘦桐要想在这极小的空间展开身手，已是不易，如再想取胜，似乎更不可能了！

果然，就在海空长老神拳走到了第三十七式“铁犁耕地”的时候，边瘦桐已感到支持不住了！

这时场内四面八方，全是海空疾劲的身影，呼呼的拳风，使得整个大殿，都为之震动！

全场上下，目睹着二人交战至此，没有一个出声的，四周一片沉静！

猛可里，只听得海空一声断喝！自上而下向边瘦桐扑来！边瘦桐见状，拧足转身，忽向东南角退去！

可是海空却紧抓着这个机会，不放边瘦桐逃开，他那腾空未落的身子猛地一个倒折，双拳并排着同时击了出去！

在他这种神力之下，边瘦桐是很难再逃开了！

只见边瘦桐足下向前一踉，身子猛然一个疾转，双目一睁道：“好！”

当时十指猛然一开，直向着海空两肋上抓去！海空呵呵一笑，猛然凹腹吸胸向内一收，他那长大的身子，已然立足地面之上！

这老和尚一声冷笑道：“边施主，你可服输了？”

说话间，就见他膝头一弯，一双蒲扇大小的手，直向边瘦桐肩上按去！

边瘦桐霍然转身，却发现海空长老面色极为狰狞，那双原本十分慈

样的双目，竟然现出了杀机！

果然，海空长老口中唤了声：“阿弥陀佛！边施主你认命吧！”

说到此，足下一个逼进，陡地一拳直向着边瘦桐当面击去！

这时，边瘦桐已退到不能再退的地步，海空拳上的内力，逼得他咳了一声！

在此情形之下，海空长老吐气开声，叱了一声：“嘿！”右拳一抖，内力由拳身吐了出去，活像一根钢杵一般，直往边瘦桐咽喉上捣去！

在场观众，目睹于此，皆都发出了一声惊呼！

乙木、丙火更是吓得面无人色，二人吆喝了一声，正要双双腾身扑去！

就在这时，一只大手猛地拦在了二人胸前，同时，一股无形的极大内力，由二人之间直射了出去！

这股内力，不偏不倚，正正地和海空发出的内力撞在了一起！

只听见“砰”的一声，海空身子荡了一荡，边瘦桐却于惊恐之下，一个翻身飘了出去！

他身子一落地，虽是无事人儿一般，可是那张俊脸上，已不禁有些变色！

他知道，这是场外人救了自己，心中不由暗暗感激，目光一瞟，才发现乙、丙二人之间，站着那个高大的驼子——瞿涛！

此时，他正咧着一张大嘴，向着边瘦桐发笑！

边瘦桐侥幸逃命，对于海空长老这一身本事，自是佩服不已！

当下一抱拳，含愧笑道：“长老武功高超，少林神拳天下无双，在下钦佩万分，领教了！”

海空长老一双闪烁的瞳子，看着他转了转，冷冷一笑，道：“边施主，不必过谦！想不到场外还有你的好朋友相助，不过，既来到我少林寺，却连一个招呼也不打，未免太轻视人了！”

说到此，他目光向外一转，已注定在瞿涛面上，嘻嘻一笑，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老衲只顾迎接边少侠，想不到另有高宾在座，真是失迎了！”

瞿涛却转过脸，对乙木、丙火笑道：“你二人早来了么？”

乙木怔了一下，道：“早就来了……老前辈什么时候来的？”

场内的海空长老鼻中哼了一声，道：“这位施主，老衲在与你说话呢！”

瞿涛仍向丙火、乙木道：“此间事情已了，我们走吧！”说罢，一手拉着乙木，一手拉着丙火，回身就走！

海空长老见状大怒，冷笑道：“既来到少林寺，就是我海空的朋友，施主，你且慢走！”

说着，身形正要腾起来，立在左边的悟风禅师，足下一划，已拦在了瞿涛身前！

这和尚双手一合，怒声道：“施主来到我少林寺，可有本寺发出邀请的函帖吗？”

瞿涛呵呵笑道：“大和尚你这句话可就错了，俗谓‘佛门常开’，如果寺庙也像衙门，我老头子准保不会来了！”

这时又扑过来几个和尚，把瞿涛团团围住。悟风禅师听了瞿涛所言，

由不住面色一沉道：“佛门常开，乃是引渡有缘，施主如此冒失，恕我少林寺无法接待！”

说罢那合着的双掌，猛地向外一推，用“推窗望月”的疾招，直向着瞿涛两肩上猛打了过来！

瞿涛一声大笑道：“啊呀！原来少林寺和尚都会杀人呀！”

他口中叫着，蓦地双掌向外一推，四掌相贴，发出了“啪”的一声！以悟风禅师这一身功夫，竟被对方掌力击得一连后退了五六步，差一点坐倒在地。

立于悟虎两侧的精武殿授武和尚合沙、合书见状，一左一右同时逼身而上！合沙和尚口中冷叱了声，道：“施主看招了！”

说罢，右手一抖，一式“摔碑手”，直向着瞿涛右肋上打来！同时，那合书和尚也由左面猛袭过来，用同样的手法，向瞿涛左肋上打来！

二僧这种手法，配合得极为巧妙，一左一右如同两头猛虎一般，同时而上，令人防不胜防！

然而这位来自巫山小南峰的奇人异士，身手绝异，岂是这两个和尚所能对付！

就在这二人合力猛扑下，瞿涛一声狂笑，道：“好厉害的和尚呀！”

说话的同时，双手蓦地向着两边一分，一双大袖像是两片黑云似的，同时挥了出去！

合沙、合书猛然退身，已是不及！

瞿涛双袖上的风力，竟将二人球似的抛了出去，双双摔在了地上！

二僧就地一滚，双双翻身而起，合沙右手向背后一抄，掣出了一口沙门戒刀，合书也同时由靴子里抽出一对铁尺。

两个和尚正要扑身而上，却听得海空长老一声断喝道：“不许动兵刃，让我来领教几招！”

说着，他袍袖一挥，正要起步，悟风抢道：“师父，待我先会他！”

说着，由一边扑身而上，只见他一双大手一翻，竟用“佛陀大弥勒掌”直向着瞿涛顶门上按下来！

西北风瞿涛见状，自知不打是不行了！当时他右臂一横，施展出四十年来自己苦练的硬功“横架紫金梁”的招式，向外一格！

只听得“砰”一声，悟风禅师口中“吭”了一声，只疼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右手尺骨好像断了一般。他身子再也不能保持平衡，“通通”一连退出了三四步，“砰”一声撞在了壁角之上！

以悟风大师今日的身分地位，竟一连两次出丑，整个少林寺的弟子，俱都感到面上无光。

悟风恼羞成怒，咬牙切齿道：“好个村夫，待佛爷我超度你吧！”

这和尚口中说着，双手在身前一交叉，蓦地窜身而前，用“十字摆莲”的手法，直向着瞿涛双腕上切去！

他施展的是“贴”、“切”二字诀，手法甚是快捷！可是西北风瞿涛似乎早已“成竹在胸”，对于悟风这种身手，早有先见！这时见悟风扑到，瞿涛冷笑道：“佛爷，你还是超渡你自己吧！”

说罢右臂霍地向前一伸，施展出“小九乘经”中的“混水摸鱼”，单手向外一伸，悟风口中“啊”了一声，足下一个踉跄，又摔倒在地！

这时，海空长老适时赶到，右手向外一探，抓在了悟风手腕之上，

随即向上一带，悟风立时就被提了起来。当着这么多外人面前，这位少林高僧悟风禅师不禁羞了个面红耳赤，一句话也没说，转身就走！

这种情形，触怒了在场的和尚，也触怒了少林领袖海空长老！只见他森森一笑，足尖一点，已翩然飘落在瞿涛面前，只见他口中沉声道：“施主真是好本事，恕老衲冷落了，罪过！罪过！”

说到这里，海空长老面色蓦地一沉，双手合十道了声：“阿弥陀佛，如果老衲眸子不空的话，施主大概是隐居江湖已久的西北风瞿大侠吧？”

此言一出，全场都不由一惊，瞿涛更是一怔！因为他埋名巫山，数十年来，一向极少走动江湖，“西北风”三字，虽是极负盛名，可是却已是早年之事，而且自己身形与昔迥异，想不到这老和尚竟然一眼就能看出自己的根底来，只此见识，也确是高人一筹了！

西北风瞿涛哈哈笑道：“老和尚，你真是好眼力啊！老夫正是瞿涛，我们话可是说在前面，我驼子可与你老和尚没有什么仇，只不过是路过少林，顺便来看看盛会而已！”

海空长老一听来人果是西北风瞿涛，禁不住又惊又怒，当时脸上就变了颜色，道：“瞿施主，承你厚爱了！”说罢双手合十喃喃道：“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这场盛会有了你瞿大侠，可就越发的热闹了！”

瞿涛虽是生就游戏三昧的个性，可是对海空长老这个老和尚，却是大改初衷，原来只知道这个老和尚，无论在佛法及武功上都有极深的造诣！这次单身犯险，只是为了救助边瘦桐。这时，听了海空之言，他不由冷笑道：“老和尚，你可是误会了，我驼子与大师父你是素昧平生，不过久仰和尚你乃少林的领袖高僧……”

说到这里，那张丑脸绽开了笑容，冷冷笑道：“红线金丸边老弟，无论在武林中多大名声，可是说起来，还只是一个小辈，你不该听信涵一和尚的挑拨，以佛门高僧之尊，而非难一个少年，更不该对一个少年下此毒手……”

瞿涛说到此，仰空一声大笑，摇头道：“只凭这一点，我驼子就瞧不起你，真正的令人失望呢！”

这番话说得那海空长老一张死灰色的脸上，泛出了一层怒容！

以海空今日身分，从来还没有听过一句逆语，更不要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如此出他的丑！

闻言之后，海空长老低笑了一声，道：“施主与那位边少侠，是什么关系？”

瞿涛一怔，道：“我们是好朋友，怎么样？”

海空冷冷一笑道：“好，老衲已经请教过边少侠身手，现在既是足下出面，老衲倒要转请施主你赐教了！”

瞿涛鼻中哼了一声，道：“要想打架，还怕没有人陪么？我驼子早就料到有此一着了！好！老和尚，你干脆说，要怎么个打法吧？我驼子一定奉陪！”

海空长老森森一笑道：“那就好极了！你西北风瞿涛乃武林前辈人物，老衲能够与阁下动手，实在是荣幸之至。”

说到此，这老和尚双眉一开，双手向正中一合，道了声：“请！”

瞿涛心知对方武功高超，此刻动手，自己不一定能够接得下来，可是现在已势成骑虎，不打也是不行，当下冷冷笑道：“老和尚手下留情！”

说罢，随便拉开了一个“金鸡独立”的架势，目光注定海空，毫不旁视。

这时，在场诸人，无不凝神屏息，全场鸦雀无声。因为这两个人，都是老一辈仅存的一流高手，两人一动上手，自是大为可观，所以大家都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来。

海空一看瞿涛拉开这种架势，不由得甚是恼怒！

很明显，这驼子是不愿意叫自己看出他的门路，所以才会摆了一个如此平常的架势。

海空本是有道高僧，不惹俗事，可是“事不关心，关心则乱”。这几天所发生的事，诸如乙木、丙火二人的大闹寺殿，涵一的背叛死亡，边瘦桐的来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些俗事，把老和尚古井无波的心弄乱了。

现在，由于西北风瞿涛骤然来临，暗以玄功保全了边瘦桐一世英名，这件事更触怒了这位老和尚，把他带到了愤怒的巅峰，使得他再也无法忍耐。

他那张看来枯瘦清癯的面颊，乍然拉长了许多，只见他向着四周诸人森森笑道：“各位高朋贵友可是看见了，非是海空心狠手辣，容不得人，实在是人家欺我少林过甚……”说到此，双目骤然一明，接道：“这位瞿施主来得好没有来由，海空若不能保全少林一脉精神，实在是有负我少林历代宗师重托……”

说罢目光重新回到瞿涛身上，冷冷一笑道：“瞿大侠，请！”

这个“请”字一出口，身形陡然腾空而起，向下一落，已形成了一种风浪，排山倒海似的，直向着瞿涛身上欺去。

这种身手，在禅功中谓之“弥勒大推”，海空长老施展出来尤为可观。

海空这种功力一施展出来，但见殿角的柏树一齐都弯了过来。可是那驼背的瞿涛，却是纹丝不动地立在原处。

海空不由面色一变，第二次张开了双袖，再次向前一扑！

这一次风力较前次更加大了许多，只听见“克喳喳”一阵脆响，一连断了四五棵柏树！瞿涛虽仍是站立未倒，却也由不住后退了一步，“叭”的一声，踩碎了一块方砖！

西北风瞿涛脸上一红，这才知道老和尚果然厉害。

就在这时，海空已袭了上来！

这个老和尚对付西北风瞿涛，施展了一套怪掌法，就见他双掌一左一右轻轻地推出去，分向瞿涛左右肋上拍去。

看来海空这一招，实在是轻描淡写之极，两只手推出去不但很慢，而且显得虚软无力！

可是在坐的龙、虎二禅师以及边瘦桐几个高手，却全然知道，这种招式实在是极为厉害。

瞿涛见海空双掌来到，身子纹丝不动，却伸出一只右手，也是甚为缓慢地向前切去！

海空冷冷一笑，陡然双手一分，用“玄乌划沙”的式子，一只右手蓦地飞起来，直向瞿涛胸前打到！瞿涛口中叱了一声：“好！”

海空这时已恼羞成怒，所施展出来的式子，无不是狠毒到了极点。

这时他撒出的掌力，暗中含着佛家“大摔碑手”的功夫在里面，掌

力一撒，真可谓重若干钧！可是瞿涛也不是易欺之辈，这时见海空掌到，吐气开声，“嘿”的一声，右手由下向上翻起来，施展出一招“巧夺天书”！

只听见“叭”一声，两只手掌猛地一碰，就像胶似的粘在了一起。

这一僧一俗两个躯体，看起来就像是两座石雕一般，面对面地峙立着！

在一阵激烈的颤抖之后，两个人身子大大地动了一下，忽然分开了。海空长老像牛似的喘了起来，西北风瞿涛面红耳赤地开口发出了一声长啸！

这种情形使得在场之人，无不感到莫名其妙。除了来客痛元道长，以及边瘦桐等人知道原因之外，其余人都怔住了。

原来，这种内家所谓“较真”的功夫，最是伤元。

以方才情形看来，那海空长老分明练的是“莽牛气功”，而瞿涛所练的乃是“云啸气功”，由于家数不同，是以表情各异。可是有一个共同之点，却是可以断言的，他二人功力之深沛，都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二人转动身形时，如果你细心的注意一下，也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海空长老尽管是喘声如牛，可是足下却仍显得轻飘飘，素履白靴一尘不染。可是西北风瞿涛却有些不同了，就在这位驼背老人旋身迈步之时，边瘦桐发现，这位老朋友那双薄皮快靴的后帮子，已全都开了线。

边瘦桐不由心中一动，由此可以说明，瞿涛的功力虽是高深，却仍然稍逊海空一筹。如此看来，今日是胜负难卜了。边瘦桐有见于此，内心不由替这位朋友捏着一把冷汗，他暗暗准备着，以防万一；方才自己的脸面全赖这位恩兄暗中保全，此刻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眼看着他在此栽了跟头！

其实，瞿涛本人又何尝不知，一与海空贴掌，瞿涛已体会出这个老和尚果然是厉害，以自己四十年纯阳真功，竟是对他不过！

瞿涛心中这一惊，不由得把先前玩笑心理收了个干净，他身子转到了正面，眼观鼻，鼻观心，丝毫不敢错乱。

因为高手对招之下，常常在一念之差，就有胜负之分，其间差异，可在毫发之间！

海空禅师见自己一生坐禅所炼就的禅门空灵真力，竟然未能把对方逼下阵来，心中这一惊，更是不在瞿涛之下！

在第二次正面交锋之时，这位老和尚双手在胸前一搓，施了一招“老子坐洞”的禅门功夫，身子向下一挫，一个骑马蹲裆式半蹲下来！

海空彻悟玄天机

西北风瞿涛见海空身体下蹲，立刻知道，这位老和尚要用“真元”之力，第二次和自己一拼了！

方才双方贴掌之下，瞿涛侥幸未败于当场，但已是令他胆战心惊，此刻看起来，他不禁暗道了一声：“休矣！”

可是，在这种情形之下，自己又怎么能逃避呢！西北风恼恨之下，陡然闭住了“玄关”，自丹田内长吸一口真气，由臂而掌传去。

瞬息之间，他那双手掌涨大如箕，赤红似血！

海空长老双眸猛地一开，他那原本死灰似的枯脸上，这时也泛出一片红晕，由此亦可知，这老和尚显然也施展出真正的内功全力了！

四只手掌第二次一交接，“波”的一声，立刻纹丝不动了！

紧跟着“叭”一声，瞿涛足下方砖裂了一块，群雄口中“哦”了一声。

可是这声“哦”尚未消失，“叭”又响了一声，老和尚足下的方砖也碎了一块！

海空长老猛地身形一弓，他那枯朽的瘦躯就像是一只虾米似的弯了起来。

在这种巨力相持之下，西北风瞿涛显然已支持不住了！

他那高大驼背的身子，先是一阵颤抖，接着面色变得血似的红，一双瞳子看起来几乎都要由眶子里凸了出来。

渐渐地，他那满头乱发，一根根像稻草似的立了起来！

边瘦桐看到这里，暗道：“不好！”

他知道自己这位恩兄，眼前马上可能就要败下来，以西北风瞿涛的性情为人，当着如此众多武林同道面前，老脸一定挂不住。

边瘦桐有见于此，当下右掌缓缓推出，五指一抖，己自掌心里隐隐透出了一股无形的潜力。

他这股潜力一抵在瞿涛的背脊之上，立时消弥了两者之间的差距！

瞿涛的身子立时不再抖动了，头上的竖发也一根根的软了下来。慢慢地，他的身子又恢复了原有的平衡！

正当海空与瞿涛全力较技的时候，少林寺外，匆匆来了一个白发红颜的老者，这老者看起来约有八旬左右的年岁，一张赤红的脸膛，鼻正口方，两鬓如霜。

他一直行到了佛寺门前，抬头看见寺门上张灯结彩，不由哈哈大笑道：“格老子，好热闹！”

说罢举足就向里走，迎面闪出一个和尚合十道：“老施主，有事情么？”

红面老者双眼一翻，不悦道：“怎么，你们这少林寺，还不准人进去吗？”

和尚念道：“阿弥陀佛！施主你有所不知，今日是敝寺百年一度的开光大典，除了来此贺喜的贵宾之外，奉方丈法谕，停止民众参佛，老先生请别生气！”

老者鼻中哼了一声，道：“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来参加盛典的贵宾呢！原来你们这里的和尚，也都是嫌贫爱富吗？”

和尚闻言，沉声道：“不要瞎说，施主既是观礼贵宾，请出示函帖一看，即可随意通行，否则，施主你只怕要等三日以后，才能来此参佛了！”

老者一只手在身上摸了半天，皱眉道：“糟了！我竟然忘了带来了！”

那和尚法号“问本”，乃是悟虎禅师一个心爱弟子，武功不错，为人更是机警，此时一看这种情形，就知这个老人心怀不轨。当时，面色一沉道：“对不起，此刻海空长老正在亲自主持盛会，恕我不便放你进去！”

老者哈哈一笑道：“我就是要进去，你要怎么样呢？”

问本冷冷道：“老施主一定要进，贫僧也就不客气了！”

红面老人嘻嘻一笑，道：“好！我就看看你是怎样一个不客气法！”

说罢，举步就向寺内行去，问本和尚跨上一步，一抖双手向着老人双肩上猛地抓了下去！

他口中厉声叫道：“你给我回来！”

虽说他动作奇快无比，仍然是慢了一步，双手向下一落，却抓了一个空。

眼看着红面老人，头也不回地一直向着寺内行去！问本大是惊怒，他一捞僧衣下摆，厉声道：“你还不回来！”口中说着，已如同电闪星驰也似的扑到了老人身后。

那老人仍然是头也不回地向前走着。问本和尚第二次一抖双肩，施了一个虎扑之势，猛地把身子偎了上去，口中厉声道：“老施主，你乱走什么？”双手向下一落！却见那红面老人，仍然是头也不回一下。问本和尚的双手：已然又落了一个空。

问本不由心中一动，忖道：莫非这老人会施什么妖法不成吗？

想到这里，他疑惑地停住双脚，却见这个老人，仍然是不慌不忙，有一步没一步地向前走着。

问本一咬牙根，芒鞋用力一点，施展出轻功绝技，身形窜了出去，有如箭矢一般！

可奇怪的是，身形一落下来，仍然是慢了许多，兀自落在老人身后。

眼看着那老人一路直向“精武殿”走去，问本和尚嘿嘿一笑道：“今天要是叫你走开了，少林寺也就太没有能人了！”

说到这里，这个年轻的和尚，足下向前一个紧逼，已到了老人背后，身子猛地向下一塌，双手齐出，一招“黑虎伸腰”，倏地照着老人腰眼上就打！

老人仍然是徐徐地前行着，奇怪的是问本和尚的双拳又落了个空！

这种情形，问本自不能再视同偶然了！

此时，有三个精武殿的和尚正迎面而来，问本大声道：“喂！快拦住这老儿，他是存心来找麻烦的！”

三僧一怔，就见那个老人对着他们嘻嘻一笑，道：“嗨！今天少林寺里好热闹！”

问本和尚这时又追了上来，厉吼一声道：“我打死你这个老瘟神！”

他嘴里说着，右手一挥，一拳直向着老人脖颈之上打来。红面老人头一缩，身子转了过来，就见他右手向外一伸，道：“贼和尚，你骂哪个？”

只见他那伸出的手，无巧不巧地正叨在了问本的手腕上，问本一龇牙，由不住“啊呀呀”的大叫了起来！

那三个和尚见状，猛地散开来，分三面向着老人身边偎上来！

红面老人一声朗笑道：“好厉害的和尚！”

只见他大袖蓦地向外一分，带起了极大的一阵风力，那三个袭来的和尚，各自惊叫了一声，先后翻倒在地，立时乱作了一团！

这儿离海空和瞿涛打斗的地方不远，但人们都在围观海空与瞿涛激战，谁也没有留意到这个老头儿！

老人打倒三僧之后，右手一抖叱道：“一边凉快去吧！”

只见他右手向外一抖，问本和尚就像一只张开翅膀的鸟似的给摔了出去！

三个和尚惊得叫起来，这才惊动了这边的人！

悟虎禅师站在最外层，闻声一转身，白眉由不住皱了一下，今天的事真叫多，这位老禅师那么好的涵养功夫，也忍不住了。

名家身手，毕竟不凡，就见他足下一个旋转，已到了老人面前。

这位少林寺的代理方丈，口中嘿嘿笑道：“施主，未免欺我少林过甚了吧！”

说罢，双手一搓一扬，直向着老人当胸打到！

老人一声冷笑道：“这就是你们待客之道么？”

口中说着，就见他掌势向外一封，悟虎和尚的极猛掌力就像触到了一堵钢铁的墙壁一般，被迎面撞了回来！

悟虎和尚掌力一撤之下，由不住白眉一皱，“通通通”一连后退了几步。

他一声也没哼就呆住了！

这时，他那一双脸上，现出了一种极度的惊慌之色，因为他已觉察，他的一双手臂似是齐着大臂双双脱臼了。

经此一闹，惊动了围观的人群，纷纷叫嚷了起来。悟龙禅师目光一扫，就知道师弟吃了大亏了。

可是眼前这个红脸的老人，竟是如此的眼生，实在想不起他是谁？

悟龙上前一步，单手打了个问讯，道：“阿弥陀佛。”

他的话还未出口，忽见人群里飞出两个人来，乃是乙木、丙火。他们一左一右扑到了那红脸老人身前，齐声叫道：“师父来了！”

老人面色一沉道：“两个小猴崽子，不用说又给我惹事了？”

乙木、丙火对师父自是怕得厉害，听师父这么一问，俱都面色一变，作声不得！

悟龙弹师心中一动，这才知道，来人竟是巫山小南峰的前辈奇人冰河老人，难怪他有如此功力，这一下，顿时也吓得呆了。

冰河老人呵呵一笑，对着悟龙抱拳道：“大师父莫非就是此处高僧海空长老么？”

悟龙合十冷然道：“不敢，海空是敝师尊，贫僧悟龙乃是长老的大弟子。请问阁下莫非就是巫山的冰河老人么？”

冰河老人鼻中哼了一声道：“正是，大师父莫非有什么赐教不成？”

悟龙双手合十，面色一变道：“令高足在敝寺闯下了滔天大祸，阁下来了，这事就好办了。”

冰河老人哈哈笑道：“正好，老夫特地请罪来了，海空长老在哪里？”

说罢，右手向人群内一插，也不见他用什么气力，围在外围的人群，竟自纷纷地分开了来。

冰河老人侧身而入，一直走到了最前排。

这时场中的西北风瞿涛和海空长老正斗到了紧要关头，但见海空长老仍然虾米似的弯腰立着，身子一阵阵地抖动着。在海空对面的瞿涛，全身上下俱都被汗水湿透，多亏边瘦桐方才助他一臂之力，可是此刻看来，显然又有些体力不支了。红线金丸边瘦桐见此情形，大吃一惊，上前一步，正要再次发力相助。忽然，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上。边瘦桐一惊，猛然转身，见是冰河老人，不由又惊又喜地道：“旦老前辈来了！”

冰河老人旦夕颌首微笑道：“你且袖手旁观，让我来助他一臂之力！”说罢口中叫道：“好热！”自背后把一个斗笠摘下来，“呼啦呼啦”用力扇了两下！他这种随便的动作，看似无奇，可是场内的瞿涛那本已后退的身子，不知怎的，竟蓦然向前一进。

他这么一进不要紧，那一边的海空长老却有些吃不消了，只见他上身一晃，哧地退了一步。

二人掌力同时向后一撤，蹒跚退开。

西北风瞿涛又一次保住了脸面。他肚子里有数，哈哈大笑道：“老和尚功力真是惊人，承让了！”

说罢猛地回过头来，想感谢边瘦桐帮助之情，可是目光望去，却不由心中一惊，当时哈哈一笑道：“旦老儿也来了，这场戏可真热闹了！”

海空长老在胜券在握的刹那之间，想不到中途竟然又杀出了一个人来，令自己威风扫地。他恼恨之下，目光向着冰河老人一扫，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老衲今日真是大大的失敬了！请问这位施主尊姓大名？”

冰河老人旦夕哈哈一笑，道：“徒弟犯了错，师父自当来此请罪了！”

海空冷冷一笑道：“施主的徒弟是谁？”说话间，目放奇光，大有一言不合，立时动武的样子。冰河老人咳了一声：“海空和尚，你先喘口气，我知道你刚刚与人打过架，我们的事慢慢再谈！”

海空冷冷一笑，他今日连番受挫，早已是怒火中烧，此刻虽知道这个老人绝非一般江湖人物，可是盛怒之下，已顾不了许多。当时冷森森地道：“老衲如没有对付你们这般人的本事，也不在此现眼了。朋友，请上吧，海空这双肉掌，尚没有把朋友你放在眼里！”

冰河老人旦夕闻言宏笑了一声，道：“这倒是巧得很，我老头子此次也是抱着必胜之心来的，老和尚如此抬爱，旦某焉敢不遵？”

说罢，向着四下一抱拳道：“各位请了，我旦夕数十年未曾走动江湖，此番为弟子之累，来与老和尚打这一架，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现在海空要与我打，我们话可是说在头里，双方都是心甘情愿的，谁也没有强迫谁，谁要是把谁打伤了，就算是打死了，也是自己找的！”

说到这里嘿嘿一笑，又接下去道：“换句话说，死了活该！双方弟子也用不着报仇，怎么样？”

人群里立刻爆出了一片叫好之声，有的人哈哈大笑。

海空长老这时一听老人报出了名字，不由怔了一下，这才知道，此人竟是冰河老人旦夕！

这个老和尚面色微微一变，随即冷笑道：“老衲当是哪一个？原来是冰河老人旦施主，这就难怪施主如此猖狂了！”

冰河老人嘻嘻笑道：“老夫一点也不敢猖狂！”

海空长老这时也豁出去了，当时怒声道：“旦施主你来得正阁下来

了，这事情就好办了！”

旦夕冷冷一笑，道：“长老有什么话，请说当面就是！”

海空长老呵呵一笑道：“旦施主，你倒沉得住气，你那两个弟子大闹我少林寺，伤我僧人无数，这还不说，在藏经楼，竟打碎了我少林寺历代宗师的法像……嘿嘿，施主，你看这件事如何是好？”

冰河老人森森一笑道：“如果长老所言是真，这两个弟子实在是罪不可赦，只是少林寺内能人无数，怎会容得两个孩子如此胡闹，岂不是怪事！”

海空怒目凸出道：“老衲如不是看在施主你的面上，焉能留这两个孽障的命在？”

旦夕双拳一抱，欠身道：“老夫这里谢过了！”

人群中又爆出了一阵笑声。海空本是借着说话，调息一下元气，此刻已然复原，他思忖着此刻情形，如果令冰河老人自由离开，自己面上也太是无光。

眼前之事，只有与对方一拼，或许尚能找回已失的面面，当下目光一扫道：“悟龙、悟虎，你二人站在一边，旦施主乃是当代奇人异士，你二人正可学些功夫！”

二僧各自合十，分立左右。

悟龙心里明白，师父两次都是在取胜之前遭受暗算，他令自己站在一边，意在暗中防备敌方故伎重演。

悟虎此刻却哭丧着一张脸，默不作声，他一双手腕子方才迎击冰河老人之时，已然双双脱臼，虽然已自复位，但余痛未消。而且这件事如果传嚷出去，只有丢人的份儿。所以这时他一声不哼，立于一边，暗中仍在提丹田真力通脉和血，以使这双手尽快复原。

海空长老一连对付了两个武林中的高手人物，虽然胜负不明，但却没有败下，此刻是余勇可贾，又准备迎接第三个大敌——冰河老人了。

悟龙生怕师父落败，当下在一边合十道：“长老已连战二人，以弟子愚见，此事可与旦施主理论，不必再动武了！”

海空长老冷冷笑道：“此事已无商榷余地，少林寺的威严，绝不能在老衲手上丧失殆尽。”说罢双手一合，面色一沉，转身对着旦夕道：“阿弥陀佛，老衲久仰施主一身武功已入化境，尤其是所练冰禅神功，更是海内一绝。老衲今日斗胆要向施主讨教一下高招了！”

旦夕直立不动，雪白的长髯被风吹得飘洒一边。他双手抱拳，向着海空拱了一下，道：“岂敢！老夫久仰大师你一身武功，天下无双，今日虽说是因故而争，可是为此瞻仰一下大师的武功，我老头子就算是为此搭上性命，也可以说是值得了！”

海空黄蜡似的面庞上，现出了一丝怒容。他向旦夕看了一眼，冷漠地道：“时间不早了，旦施主你赐教吧！”

旦夕嘻嘻一笑道：“大师父，我们比武之前，话可是要说得清楚！”

海空怒声道：“还有什么好说的？施主你太噜嗦了！”

冰河老人冷冷一笑道：“无论谁胜谁负，比完之后一抖手就拉倒，大师父，你看好不好？”

海空长老暗自忍着心中怒火，点了点头，道：“一切依你就是！”

说罢，这个德高望重的老和尚双手向外一分，足下已在场内绕了半个圈子，猛地一立，身形似乎陡然拉长了许多。接着，他右掌斜着向下一沉，

摆出一招“斜立单鞭”的架势，道：“请！旦施主，我们彼此用不着客气！”冰河老人雪白的外衣一翻，有如一只蝴蝶般的飘了出去，身子向下一落，猛地一掀，狂风骤浪似的，直向着海空身上倒翻了过来。

海空长老一声浩叹道：“无量佛。”他右手捏着佛指，向外一封，用“分筋错骨手”反向着冰河老人肩头上捏去！

冰河老人对这个和尚，内心相当警觉，这时见状，更是不敢怠慢，海空掌势一到，他鼻中哼了一声，道：“大和尚手下留情！”说罢，指尖向上一挑，无穷内力自掌中猛地逼了出来，海空抱袖一拂，卷身而退！

可是冰河老人掌上发出的内力，就像是一道当空的闪电一般，由他身侧掠了过去！

海空由不住激伶伶打了一个寒战，只觉得对方掌风里带出一股生平未曾领受过的寒流，几乎使自己的躯体为之僵硬。

海空长老一惊之下，陡然自丹田提起一股内力，充贯全身，把寒流逼了出去。

他面色一白一红，身子一冷一热，实际上一上来就吃了一个小亏，顿时大为愤怒。

冰河老人见自己冰禅掌力，并未能使对方如何，心中也是吃惊。他第二次把身子越过去，双掌一搓一扬，再次发出冰禅两极神功！

这种人世间罕见的掌力，毕竟异于一般。

冰河老人旦夕这种两极神功，陡然向外一撒，就连一侧观看的众人，也由不得身上一阵发冷。

海空长老迎着这种掌力，后退了两步，上半个身子几乎要麻木了。

老和尚狂笑了一声，身子一曲一伸，如同苍鹰似的掠了起来。

这一次，他不顾一切地袭到了冰河老人正面，合十的双手向外一磕一分，双掌上带着数十年苦炼的内功潜力，直向着冰河老人肩头上打去！

旦夕叱了声：“好！”双掌向外一扬，顿觉对方双掌内所发出的掌力奇热如火炭一般，迎着自己的两极神功，双双化为无形。

两个年迈的老人，各自身子摇晃了一下，踉跄地退了一步。

海空身子向下一伏，右掌贴着地面，一滑一送，那掌力就像是一把由地面上突然翻起来的铲子，直向冰河老人面门上翻了过来。

旦夕心中一动，暗忖：这个老和尚果然不是沽名钓誉之辈，今日自己若不拿出十分精神来，只怕是要败在他的手下。

想到这里，旦夕一挥双袖，由左侧急向海空长老身上偎了过去。

这老头儿用“大翻天手”的手法，把一双蒲扇大小的手掌猛地推出，直向着海空腰眼上击了出去。

海空长老一咬牙根道：“好招法！”

这个老和尚竟然把撒出的双掌霍地收回来，前腿向下一弯，双掌用“铁臂弓胎”的重手法，向着当中一夹一击，直向着冰河老人腰眼上猛击了过来。

在场群雄看到此，俱不禁霍然大哗起来。以为武林中如此一双顶尖儿的高手，俱要毁在对方手下！

就在众人呼叫之声未绝于耳的当儿，两个老人早已陡然变换了招式：海空长老双掌由夹而变作了“封”，冰河老人由击而变成了“分”。

二人同时吆喝了一声，眼看着冰河老人偌大的身子，就像燕子似的

腾了起来。

他身子向下一落，雪白的长髯被风吹得卷在颈后，露出了颈下一个破绽。

目光尖锐的海空和尚自不会放过任何一点空隙，就见他僧鞋一点，比箭还急地窜了上去，身子偎在冰河老人身后。

在往昔，这个老和尚无论与谁对手，都心存几分慈善，可是今天却不同了。

这些天接二连三所发生的不愉快事件，已使得这位禅林高僧怒火频烧。

尤其是对像冰河老人这种大敌，手下更是不能存有丝毫懈怠。

海空长老身子向前一偎，一声狂笑道：“旦施主，你还想跑么？”

说着，左手向上一伸，施出“大鹰爪力”，向着旦夕颈下咽喉处抓下来！

同时之间，他右掌用“小天星”掌力，直向着冰河老人背脊上猛封了出去！

以海空如此功力之人，这两种招式同时施出去，可以说具有相当大的威力，端的是厉害极了。

一旁观看的乙木、丙火，同时发出了一声惊叫。

二人身形一晃，正要扑身而入，忽然被两只大手拉住了。

乙木、丙火转身看去，竟是瞿涛和边瘦桐。

边瘦桐和瞿涛相互一望，作了一个会心的微笑。这时，场内形势已起了惊人的变化。

海空长老双招发出之后，固然似乎把对方置于“死招”之下，可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自己也没有退身的余地了！

冰河老人在狂笑声中，双臂向上一举一绞，用“上架紫金梁”的煞手硬功，反向着海空左腕上绞去！海空如不撒招，一只左手就别想再要了。

可是这个老和尚，把心一狠，右掌加速前进，竟存了与对方同归于尽的心理。冰河老人见状，掌力向外一撤，身子倏地向右一转，一个疾翻，施出了自创的一招轻功绝技——“小风袭浪”。

只见他身子借着脚趾一弹之力，就像河堤上一只白鹭一样，猛地由左侧方飞卷了上来，口中嘿嘿一笑道：“大和尚，承让，承让！”

海空长老面色突地一变，这才知道自己已上了当了。

他猛然往外一撤身子，可是旦夕已不容许他如此施展了。

就听冰河老人长笑一声，双手用“洗佛山”的绝招向下一按，已然实实在在地按在了海空的双肩之上，随着十指一用力，道：“坐下吧，大师父！”

他十指上传来的冰极寒功，立刻使得海空全身连打冷战，再也没有能力挺立了。

这老和尚当时就觉得双膝一软，由不住“扑通”一声蹲了下来。

与此同时，白衣白髯的冰河老人，却借着这一按之力，把身子腾了起来，翩翩如巨鸟一般落在了一边。

冰河老人是怕海空急怒羞恼下，作困兽之斗，是以躲到一边，以防万一。

其实他是多虑了，海空长老并非是他所想的那种人。

海空面如死灰，干脆双腿一伸，坐了下来，他哑然笑了一声，道：

“老衲一生之中，从来未曾遇过敌手，想不到退守之年，竟然遇到了旦老施主如此厚爱老衲，妙！妙！哈！哈！哈哈……”

这一串笑声，笑得是如此凄怆，豪迈……

场上的人震惊了，他们为海空高僧的落败而感到心酸、难过……

冰河老人呆了一会儿，长叹了一口气，在海空笑声中把身子落在了海空身边。

这老人面上现出一种歉然之色，伸出双手去搀扶海空，口中说道：

“大师，何必如此？”

海空长老怒目圆睁，厉声道：“旦夕，你退开！此处已无你什么事情了……”

说罢，又仰天大笑了起来。

他这种反常的神情令在场的人全都愣住了，悟龙禅师慌忙上前道：

“师父……可曾有什么地方伤着了？”

海空笑得更是厉害，忽然他笑声一停，微闭双目凝神谛听，然后蓦地翻身而起。

大家都莫名其妙地看着他，只见海空长老双手合十，向着天上一拜，道：“阿弥陀佛，海空听见了，哈！妙呀！妙呀！”说着又向四周众人，连连合十拜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众人全都怔住了，纷纷道：“不好，长老怕是气疯了吧！”

与海空有着深厚交情的痛元道长，见状排开众人道：“你们不要乱说，长老此刻像是悟了天机，只怕不久就要圆寂了！”

说着，他笑嘻嘻地走上前，在海空身上拍了一下道：“老和尚，尼——马——里——了！”

海空立时嘻嘻一笑，双手合十欠身道：“老衲领会了，领会了，嘻……”

痛元道长摇头道：“既然如此，随贫道去如何？”

海空长老连连欠腰道：“妙哉！善哉！道人，我们走吧！”

痛元道人拱手对众人道：“各位让路，我们要去了！”

说罢手舞足蹈高歌起来，海空长老见他如此，竟然也同着了魔似的，手舞足蹈地高歌起来，口中唱道：

“外事庄彩咸归去，内身衰变亦同然；

唯有胜法不灭亡，诸有智人应善察。

此老病死皆共嫌，形仪丑恶极可厌；

少年容貌暂时住，不久咸悉见枯羸……”

声音颇是凄怆，海空长老边唱边跳，一路随着痛元道人向寺外走去。

悟龙追上拦阻道：“长老，你……哪里去？”

海空长老挣开了悟龙的手，哈哈大笑，也不回他的话，继续歌唱着，直向寺外行去。

悟龙还要追上去，却见西北风瞿涛横身拦住了他。悟龙怒道：“施主这是作甚？”

瞿涛微微笑道：“恭喜大师，令师此去，只怕不久就要成佛圆寂了！”

悟龙本是有道高僧，闻言大悟，他呆了一呆，点头道：“这就是了，谢施主的开导！”

说罢目中淌下两行清泪，双手合十，跪了下来。在场和尚见状，全

数都跪了下来，遥遥向着海空合十礼拜起来。

海空长老一路疯疯癫癫地跟着痛元道长出了佛门，扬长而去。

悟龙禅师站起身，叹息了一声，对着冰河老人合十一拜道：“方才情形，施主等都看见了，我少林平白无故，起了如此混乱，都是施主等所赐，但请几位施主就此走吧！”

冰河老人也觉得不大好意思，当时笑道：“你放心，你师父走了是好事。此间事了，我们自然要走的，至于我这两个徒弟打伤了你们的人，我负责把他们医好就是！”

悟龙冷冷笑道：“算了，算了！伤几个人算不了什么！只要施主等早些离开，就天下太平了！”

冰河老人冷哼道：“那就谢领了！”

说罢目光一扫乙木、丙火二人，冷笑道：“你二人作的好事，还不随我回去！”

乙、丙二人垂头丧气地走了过来。边瘦桐上前对冰河老人抱拳拜道：“老前辈这就走么？”

旦夕含笑点头道：“边大侠不必多礼，此次我命小徒随你前行，本想是让他们追随你长些见识，却想不到这两个东西如此胡来，为你添了不少麻烦……很是不好意思，改日边大侠有暇，请到小南峰寒舍，再由老夫回报你吧！”

边瘦桐笑道：“前辈太抬爱了，这都是我没有尽责……”

旦夕呵呵笑道：“算了！算了！老弟台，我看那位雪姑娘，对老弟你一往情深，这杯喜酒……哈哈……”

边瘦桐不由脸色一红，道：“前辈怎么开起我的玩笑来了？”

他说着，一抬头，顿时怔住了。冰河老人顺着他目光向前望去，不由也是一怔。只见人群内，有一双痴情的眼睛，正向着边瘦桐望来。

那是一双水汪汪的大眸子，目光内透着无限痴情。可是生有如此一双妩媚大眼睛的，却是一个衣着华丽的白面书生。

这时，那个书生好似被人看得不好意思，一低头转身向外走去。

一任对方如何乔装打扮，边瘦桐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对方的真面目，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此人正是雪用梅！不知她什么时候也混了进来。

边瘦桐心中一动，想立时追上去，可是冰河老人与西北风瞿涛都在身边，却又不好意思，一时好不为难。

寺院外，传来一声清晰的马嘶，那个华衣娟容的书生，仿佛听到了马的召唤，直向院外行去！

边瘦桐赶上一步道：“喂！”

对方似乎羞得无地自容，低头疾步而出，转眼已没了踪影。边瘦桐心中好不悔恨，呆呆地立在当地，若有所失。

冰河老人见状，呵呵笑道：“小兄弟，快追吧！晚了可来不及了！”

边瘦桐苦笑道：“已经来不及了！”

才说到此，就见西北风瞿涛大步走过来，嘻嘻笑道：“九曲明珠穿不过，回来问我采桑人。”

说罢，又自放声哈哈一阵大笑，用手拍了边瘦桐一下，道：“老弟，跟我来吧！”

边瘦桐不由脸上一红，讷讷道：“前辈莫非知道雪姑娘的下落么？”

瞿涛呵呵一笑道：“自然是知道了，兄弟，你想知道么？”

边瘦桐点了点头，叹道：“此女自父亲去世后，背井别乡，单身一人流落风尘，实在太可怜了……”

瞿涛点头笑道：“解铃还须系铃人，兄弟，这件事你能说没有责任么？”

边瘦桐顿时汗颜，当下垂首叹息了一声道：“前辈说得不错，实在是因我而起，可是……”

西北风瞿涛呵呵大笑道：“你别说了，反正这事我既然插手了，就一定要管个水落石出。你不是要见她么？现在随我来吧！”

说罢，含笑向着冰河老人抱拳一笑道：“贤师徒先行一步吧！我与这位老弟台还有一点闲事要耽搁一刻！”

冰河老人点了点头笑道：“我是静惯了，出来一趟，看着到处都是乱哄哄的，和尚不像个和尚，道士不像道士，还是回到巫山小南峰的好！”

说罢，探手入怀，摸出一枚拳头大小的明珠，晶光四射，冷气袭人。

他把这枚明珠，递给边瘦桐道：“此珠是我小南峰三宝之一，名唤‘雪魂珠’，为谢你沿途照顾小徒之恩，特赠与你，尚盼善自珍惜，自有妙用，你收下吧！”

边瘦桐不由一怔，正考虑自己是否该收下来，却见瞿涛呵呵笑道：“啊呀！太妙了，兄弟收下吧！”说着已自冰河老人手中，把那枚雪魂珠拿了过来，放在了边瘦桐手上。边瘦桐只得欠身向着冰河老人施了一礼，恭敬地道：“多谢老前辈，弟子实在承受不起。”

冰河老人旦夕呵呵笑道：“不必客气，老弟台好自为之！”

说罢一拉乙木、丙火道：“与二位师叔叩头，我们走了！”

乙、丙二人过来，当真跪了下来，却被瞿涛、边瘦桐拉了起来。乙木拉着边瘦桐的手，现出依依不舍之情，吞吞吐吐地道：“师叔……有……工夫到巫山……”

还未说完，却被丙火搪了一下道：“算了，你别说了！”

乙木红着脸道：“好！你能，你……来……说！”

这两句话，逗得各人都笑了。丙火口齿伶俐地向边瘦桐道：“师叔有时间请来小南峰玩，并问候雪、车二位姑娘好，以前都怪我们两个太不对了！”

他说话时，煞白的脸上竟浮起了两朵红云，现出很不好意思的样子，然后一拉乙木就走了。

边瘦桐深为感动，正想安慰二人一番，他二人已随着冰河老人去了。

这时，悟龙大师走过来，对着二人合十一拜道：“二位施主，还愿在小寺休息几天么？”

边瘦桐忙欠身道：“谢谢大师父，我们还有事，这就告辞了！”

悟龙宣声佛号道：“阿弥陀佛！恕老衲不远送了。”

当下二人别了少林寺，策马而行，一直来到郊外，是时烈日高照，十分炎热。

边瘦桐心内惦念着雪用梅，忍不住向瞿涛问道：“前辈把雪姑娘安置在什么地方了？”

瞿涛微微笑道：“地方不远！你与雪姑娘的关系，我已听她说过了，雪姑娘对你可谓一往情深啊！”

边瘦桐不由面色微微一红道：“前辈何必取笑我？”

瞿涛摇头笑道：“兄弟，我可没有取笑你的意思，我所以插手，实在是在想促成你们之间的一段好事！”

边瘦桐顿时勒住了马，吃了一惊道：“你……说什么？”

瞿涛嘻嘻一笑，然后正色道：“怎么，你莫非对她一点兴趣都没有吗？”

瘦桐微微笑了一声，道：“我实在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瞿涛嘿嘿一笑道：“你没有想过，人家可是想过了……兄弟，以我看来，你和雪姑娘实在很是匹配，她如今一个孤身女孩子，无依无靠，老让她在江湖上跑，毕竟不是一个办法。兄弟，你莫非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边瘦桐面色微微一变。瞿涛这几句话，确实在他内心掀起了相当大的一片波澜！

在马背上，他思索了良久，深探叹息了一声。

瞿涛伸手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边兄弟，按说我实在不该管你们的私事，可是君子有成人之美，你们既是彼此相爱，实在不必自己折磨自己！”

边瘦桐冷冷一笑道：“我……不能这么做！”

瞿涛一翻双目道：“为什么？”

边瘦桐搓了一下手，讷讷道：“不知道……我……前辈请想，我如今仇人遍天下，随时都有被杀的危险，她随我之后，是得不到安静生活的！”

瞿涛冷笑道：“她不随你，又何尝有好日子过？再说，你仇人虽多，依我看来，海空和尚去后，已没有一人能对你构成威胁，有些问题总可以化解的！”

边瘦桐苦笑着，兀自摇头道：“此事前辈不必再提了，我实在是不便娶她……我可以视她为妹，保护她终生，却不能够娶她……”

瞿涛鼻中哼了一声，冷笑道：“你可知她内心非你莫属吗？”

边瘦桐一怔道：“前辈怎会知道？”

瞿涛冷然道：“自然是她亲口透露。兄弟，我喜欢你的，正是你的刚强正直的性格，一个大丈夫要知情必报，雪姑娘可以说是为了你才家破人亡的，你莫非……”

其实，边瘦桐内心对雪用梅何尝没有爱戴之意？只是这是一种微妙的情操，在下意识里，他总认为自己只能去爱她，保护她，却不应该去占有她！

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对瞿涛如此表示。

可是瞿涛的话，却对他不无影响。此刻，他整个的心都乱了。

瞿涛见他剑眉深锁，长吁短叹，也就不愿再加重他内心的感伤。好在这种事儿，自己把心意尽到了也就是了。当时止住话头，微微一笑道：“好吧，这件事暂时不谈，我们先去见一见雪姑娘。你随我来！”

说罢一抖缰绳，扬鞭策马，直向前方大道疾驰而去。边瘦桐随后紧跟。

二人一路疾驰，只听得蹄声得得，不一刻已驰出了十数里以外。

前行道路，越走越窄，竟来到了一片荒山野地，遍地荒草丛生，里许以外，是一脉绿葱葱的丘陵地区。

瞿涛手指那片山地微笑道：“雪姑娘就居住在这山上的‘明武塔’内，这地方够隐秘了吧？”

说话时，一阵清风由山那一边微微飘过来，微风里似乎传来一阵马嘶之声。二人俱都吃了一惊！

瞿涛猛地一抖缰绳道：“不好，我们快去看看去！”

说罢二人飞马而前，直向那片丘陵地带纵马驰去！

在阳光的照耀之下，边瘦桐清晰地看见，一座闪烁着银白光华的塔，竖立在一片青翠的树丛之间。

这时，他更清楚地听到了几声马叫，仿佛正是来自那小白塔处。

边瘦桐一磕马腹，胯下神驹如箭也似的飞驰而去。渐渐的，那座小白塔看得更真切了。有七八匹烈马，由塔前窜掠而过，马上的人影，由于距离过远，一时看不真切。

二人策马飞驰到了现场，只见野外散着一片沙雾，地面上蹄印交错，哪里还有人马的影子？

瞿涛冷冷一笑道：“我们来晚了一步，雪姑娘可能遇难了！”

二人双双翻下马鞍，却见白塔边门已然大开，边瘦桐这时内心真说不出的难受，他抢先走进塔内，高声叫道：“雪姑娘在么？”

说着，又同着瞿涛向上攀缘而去，待到了白塔顶层，只见室内一片凌乱，床翻椅倒，墙壁上有斑斑血迹。

边瘦桐大惊失色，道：“雪姑娘果然遇难了！”

瞿涛长叹一声，道：“我们要是途中不耽误就好了。此刻看来，雪姑娘必是被歹人掳去了！”

说话时，边瘦桐抬头一看，意外地发现窗棂上插有一口薄刃飞刀，刀尖上穿有一张纸片，他心中一动，伸手把刀拔了下来，刀上纸片，飘落而下。

边瘦桐弯腰拾起了纸片，展开一看，不由冷冷一笑道：“前辈果然没有猜错，雪姑娘是被人掳去了！”

西北风瞿涛接过留笺一看，只见上面潦草地写着这样几行字：

“边瘦桐小辈，欲得此女活命，盼即来海天别墅一会；三天期限一过，此女命休矣！”

具名处，草草地绘着一只鹰翅。

瞿涛冷冷一笑道：“好卑鄙的东西！兄弟，你不必担心，我陪你到海天别墅去一趟也就是了！”

这时，边瘦桐一张俊脸气得通红，两手一用力，竟把那把飞刀折成了两段。

瞿涛立起身子，冷笑道：“既知道了地方，我就放心了！只是这只翅膀，又代表什么意思？你可知道吗？”

边瘦桐剑眉微蹙，想了想，点点头道：“我想，可能是血鸥云翅夏侯三吧！”

瞿涛一怔道：“哦，就是萧苇的那位拜兄？”

边瘦桐点头道：“不错，正因为如此，我才不止一次的饶他活命，想不到他非但不知翻悔，反更变本加厉，这一次我是不会再放过他了！”

瞿涛呆了一呆，道：“只是他们南海双鸥，却又怎会与海天别墅拉上了关系，岂不奇怪？”

边瘦桐冷然道：“海天别墅与我原有夙仇，可是夏侯三与姓车的也有旧恶，他们怎会合在了一起，我也不大明白。这也好，我如能了结这两段

宿仇，从此天下便太平了。只是雪姑娘的安危太令人担心，万一她要是……我边瘦桐真正是死难瞑目了！”

西北风瞿涛冷冷笑道：“海天别墅就在我巫山脚下，为恶已非一日，老夫早有心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现在既然与夏侯三连成一线，作出打劫妇女勾当，我也难以再保持沉默了！我们现在就去一趟！”

边瘦桐目光炯炯有神地望着瞿涛道：“为我之事，已然数度麻烦前辈，此事怎好再劳动你老人家？”

瞿涛哈哈一笑道：“这算不了什么麻烦，这是清除我家门口的邪恶，我自然应该插上一足！”

边瘦桐想了想，道：“万一萧苇也介于其中，实是令人难以处理了！此人实在可算得上一条好汉子……”

瞿涛也呆了一下，可是立刻摇头道：“对小苇子我知道得很清楚，这种事他绝不会参与的！他不是这种人！”

边瘦桐不由一笑道：“果真如此，我也就放心了！”

这时，瞿涛那张丑脸上，隐隐现出一些忿怒。这位老侠客，自隐居巫山以来，一向鲜问外事，多年来，从未曾下过巫山，想不到这次下山，竟然发现有这么多事，而且每一件都让他气愤难平。

这一刹那，不禁惹起了他的愤恨情绪，想不闻不问已是不行了。

当时，他发出了嘿嘿一声冷笑，道：“君子不惹事，惹了事就不怕事！想那海天别墅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你我二人足可应付下来。这件事我作完之后，今生今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事能够惊动我了！走，兄弟，我们上道吧！”

双侠大破五虎阵

水天浩淼的巫山口，耸立着规模庞大的海天别墅，一十二名持刀弟子，在门前来回地巡视着。大门正中挂着两盏气死风灯，被江风吹得滴滴溜溜直打转儿。时间已是很晚了，可是红衣狮门中人却正严阵以待，在等待着一个不寻常的来客！

海天别墅的聚义厅内，灯火通明，在厚厚的地毯上，来回地走着几个人物，其中之一就是年轻的掌门人铁麒麟车卫，另外几个人物，也不是什么生客。在大厅左面的一张太师椅上，坐着武当道人天池上人；另外两张太师椅上，分别坐着青城派的掌门人赤眉老人和峨嵋派掌门人一松子蒲大方。

这几个人物，过去都曾是九头金狮车飞亮的座上客。他们曾亲眼目睹车飞亮毙命于红线金丸边瘦桐手下。今天，他们又聚集一堂，很显然，定是与昔日一段宿仇有关系了。

在闪闪的烛光里，车卫咬牙切齿地来回走着，忽然他停下了步子，恨声道：“各位前辈如此气馁，还怎能与那边瘦桐交锋？爹爹岂不是白白死于九泉之下了么？”

坐在位子上的赤眉老人，发出了一声冷笑。

这位青城高手，生就着一双血红的眉毛，发须皆已斑白，看来已是很老了，可是精神还是那么足，一双眸子精光闪烁。

他抖了一下身上的皂色长衫，抬目望着车卫道：“贤侄，你误会了我的意思了！我们要是怕他，又怎么会千里迢迢来到这里？”

说到此，又冷冷道：“俗语云：既来之，则安之。边瘦桐不好斗，我们都知道，可是既来了，也就不会怕他。我们就是来为死在九泉之下的老哥哥报仇的，要不然，这一群朋友岂非是白交了？”

天池上人忽然立起来道：“话可不能这么说，贫道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这边瘦桐小辈，确实不是好惹的人物，对付他，我们非要有稳操胜算的把握才行！”

一松子蒲大方捻着他一部络腮胡子，连连点头道：“天池道人说得不错，我们对付这个人，确是不能太大意了！”

铁麒麟车卫冷笑道：“夏侯三去了甚久，不见回来，是什么道理？”

天池上人精神一振道：“听说南海双鸥与那边瘦桐，都有深仇！夏侯三如果能把他拜弟萧苇也请了来，倒真是一个有力的帮手！”

车卫摇头道：“晴空一羽萧苇，一向是独来独往，他与夏侯三个性不同！”

天池上人叹了一口气道：“夏侯三再不来，只怕赶不上了！”

话声方住，就见门外进来一个红衣弟子，高声报道：“夏侯岛主回来了！”

众人精神顿时一振，车卫大喜道：“快请他进来！”

就听得门外一人大声笑道：“各位不必多虑，恕我来迟！”门帘掀处，血鸥云翅夏侯三，身穿一袭黑色长衣，风尘仆仆地走了进来。在他身后另外还跟有一个矮矮胖胖的老者，众人却是未曾见过。

铁麒麟车卫赶忙迎上一步道：“岛主来得正好，大家正在谈论着你呢……这位是……”

说着视向那个矮胖老者。夏侯三哈哈一笑，介绍道：“各位，这是

老夫南海的一位至友，人称海胡子海大空的便是！”

在座几个老人，一听报名，俱都吃了一惊，他们早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物，匿迹南海数十年之久，是一个千里独行大盗，每作一案，必没于南海，往往六七年不见踪影，是一个最难缠的人物。传说这海胡子用一双铁桨为兵刃，每年败在他铁桨之下的，不知有多少人。

在座诸人，虽已久仰他的大名，今日第一次见到，仍都十分惊讶！

夏侯三将众人向海胡子一一介绍了一番，彼此互道久仰不止。

血鸥云翅夏侯三说道：“边瘦桐可能快要到了，只可惜涵一大师死得可怜，否则此番对敌，他倒是一个大大的帮手呢！”

新到的海胡子，闻言呵呵一笑道：“边瘦桐这个小子，也闹得太不像话了，上一次在赤城岛侥幸被他逃走，此番看他如何再逃开？”

一松子蒲大方冷冷笑道：“老夫的五虎阵，如有四位帮忙，定能威力无比，谅那边瘦桐也逃不开的！”

夏侯三忽然一惊，喜道：“五虎阵？莫非是当年‘一鼻大师’的镇山之宝‘五虎旗’阵？”

一松子蒲大方点了点头，笑道：“正是此物，夏侯兄原来也知道！”夏侯三大喜道：“这就是了，老夫非但知道，当年亦曾随一鼻大师护过旗阵，对于此阵施用方法，也略知一二，如果当真布得此阵，谅那小辈插翅难飞！”

众人闻言，俱都大喜，纷纷探问蒲大方究竟。

一松子蒲大方得意地笑道：“夏侯大哥说得不错，此五虎阵，原是一鼻大师镇山之宝，大师归天之后，此阵遂传于其师弟逍遥僧，那逍遥僧与我有过一段交往，颇是要好，是以我此次来，就去问他借了！”

车卫不由惊喜道：“阵旗已随身带来了？”

蒲大方呵呵笑道：“自然是带来了，贤侄请看！”说着由怀中取出一个扁木匣子，那匣子通体黑亮，宛然是一块上好的墨玉。

蒲大方一拍匣面，玉匣发出“啪”的一声，自动启开来，现出了红色的内匣。就在匣内，平置着五杆短短的黑色旗子。

蒲大方试取其一，微微一晃，旗面就展了开来，形成一面长方形、正中绘有一个血红虎头的怪旗！

立时，各人顿觉眼前似乎被雾气笼罩一般，由不住退后了一步，交口称赞起来。

蒲大方重新卷好了旗子，嘻嘻一笑道：“这旗子施展时，另有口诀，威力无比，如非本身极有内功定力之人，不易施展。”

说时目光在各人面上望了一眼，道：“方才我正在想，五虎阵人手不够，此刻海兄来了，就再好不过了！”

天池上人皱了一下眉道：“要如何施展呢？”

蒲大方嘻嘻一笑道：“此阵虽名为五虎阵，却要六个人来施展，五名旗手，需功力相若，其中尚需要一名阵童！”

说到这里，微微一笑，道：“所谓阵重，是指未婚少年而言，不但要武功高强，更要为人机灵，能随机应变才好！”说着目光转向车卫，嘻嘻一笑道：“我想此职如果贤侄肯屈就，那实在是最好不过了！”

铁麒麟车卫点头应道：“只要能擒到那厮为先父报仇，谈不上什么屈就，到时小侄听候前辈发号施令就是！”

天池上人这时一听五虎阵如此威力，不由宽心大放，呵呵笑道：“边

瘦桐小辈的寿限之期，此番到了！我说蒲公，你快说那五虎阵，究竟怎么个施展法呀？”

蒲大方微微笑道：“天机不可泄露，到时由我个别传授就是！”

血鸥云翥夏侯三忽然白眉一皱道：“我还忘了告诉各位一件事情，这消息可不大好！”

众人目光一齐望了过去。夏侯三冷笑了一声道：“巫山那个老魔头西北风瞿涛，这次也随着边瘦桐一起来了。此人武功不在边瘦桐之下，是一个劲敌！”

此言一出，在座诸人俱都怔住了！

天池上人瞠目道：“此事夏侯兄怎会知道？”

夏侯三鼻中哼了一声道：“我自然知道……这瞿涛驼子平素是不下巫山的，想不到这一次竟然破了例了，真正是气死人也！”

一松子蒲大方冷笑道：“老兄何必多虑？任他多少人，只要入到五虎阵内，还怕他不俯首就擒？”

夏侯三看了他一眼，冷冷地道：“话可不能这么说，西北风瞿涛这个驼子刁猾得很，只怕不易引他上钩！”

说到此，他蓦地双目一瞪道：“不过，既有那姓雪丫头在此，就不必怕他们，必要时可以此女性命要挟他们俯首称臣！”

铁麒麟车卫闻言，连连点头道：“对了，前辈说得不错，有此女在手，我们就不怕他们！”

方言到此，就见一名红衣弟子匆匆进门，慌忙报道：“禀报教主，边瘦桐和一驼背生客，已来到门前，请教主定夺！”

车卫不由一惊，道：“哦，这么快就来到了！”

夏侯三一声狂笑道：“传令下去，各弟子不得失礼，请他二人直来大厅就是！”

他断然发令，俨然是此间主人一般，而那名红衣弟子，闻言后却置若罔闻，仍目视车卫不去。车卫点了点头道：“遵命去吧！”

那名弟子这才施礼转身而去。夏侯三不由面色一红，冷笑道：“贵弟子忠心不二，诚是难得！”

车卫这时不禁有些着慌，道：“老前辈，我们应该如何对付呢？”

夏侯三冷冷地道：“教主不必心慌，我们此刻是稳操胜券，又怕他何来？”

说罢面色一沉，道：“请教主吩咐下去，边瘦桐二人进来之后，门外四侧严加防守，不许其再踏出一步！”

车卫点头答应，忙把话传了下去！

夏侯三遂又转向蒲大方道：“蒲兄请先行至后院，看好地势，以便布五虎阵地，到时由我诱他二人入阵就是！”

蒲大方点了点头，道：“很好，我立刻就去！”

举座诸人，见夏侯三沉着应付，俱都增加了不少信心。

一松子蒲大方转身去后，各人陆续落坐。这时，门外红衣弟子大声喊道：“边瘦桐来到！”

话音未落，就听得边瘦桐朗笑一声，道：“车教主怎的不见？未免太怠慢了！”

铁麒麟车卫冷冷一笑，双手向外一推，已把大厅两扇花格门推了开

来，然后大步走出外厅。

就见在一盏红纸灯笼引导之下，大步行来了两个人，走在前边的正是与自己有杀父大仇的少侠边瘦桐，只见他一身青衣，风度翩翩，果不失为一个神俊的人物。

在他身后，跟进的那个人，车卫不看犹可，一眼看去，不禁吓得一怔！

只见此人身高七八尺，乱发如云，一张脸就像是风干了的橘子皮一般，一层层叠上去，又麻又厚，衬以掀唇翻鼻，真是丑到了极点。在他的背后，小山似的拱起一座肉峰，非但丑，而且还是一个驼子。

车卫因先已听夏侯三说过，知道这个丑老人就是西北风瞿涛，自是不敢轻视，急忙赶上一步，抱拳道：“车卫迎接来迟，望二位恕罪！”

二人顿时止步，边瘦桐抱拳冷冷道：“车教主，久违了！”

车卫冷笑道：“足下远道而来，请进厅歇息一下，在下有几位朋友，正要与二位引见引见！”

说时目光一瞟瞿涛，故意问道：“这位是……”

边瘦桐为之引介道：“这位前辈，人称西北风瞿涛，说来与车教主还是近邻呢！”

车卫忙抱拳道：“久仰！久仰！”

西北风瞿涛呵呵一笑道：“咫尺天涯，始终无缘拜识，今天能有机会到贵教一瞻，真是荣幸之至！”

车卫见瞿涛说话之时，那双炯炯目光宛如火炬似的神光夺人，不由心中一惊，暗忖此人确是不可轻视。

当时欠身抱拳道：“瞿老前辈莫非为了私谊，也要与敝教为仇不成？”

车卫这种开门见山的问话，倒使得瞿涛一怔，不由哈哈大笑了两声道：“瞿某一生，只向正义低头，从不徇私苟且，车教主如此认为，岂不是错看了我驼子了！”

这话的意思，也算交待得很明显了，车卫焉能不明白，当时点了点头，微笑道：“很好，瞿前辈请！”

说罢闪身让路，边瘦桐和瞿涛大步向厅内行去。

边瘦桐没有想到，厅内竟然会有如此多人，进门后不由呆了一呆，朗声向夏侯三道：“夏侯岛主，在下见尊示后星夜赶来，不知有何事吩咐，在下洗耳恭听！”

血鸥云翥夏侯三怪笑了一声道：“小朋友，你果然来了，很好……”说话时眸子一扫瞿涛，抱拳道：“这一位想必是巫山奇人西北风瞿涛吧？”

瞿涛生平最不喜欢人直呼姓名，他虽知道夏侯三是一个颇不好惹的人物，可是兀自由不住气往上冲，当时冷冷一笑道：“足下定是南海双鸥中的那一只老鸥夏侯三了！”

说罢捧腹大笑起来，笑声震得整个大厅都颤动了起来！

血鸥云翥夏侯三老脸通红地咳了一声，道：“什么事让足下如此好笑？”

瞿涛笑声一停，面色一沉道：“夏侯岛主，老夫来此并非是与君逗笑来的，老夫久仰岛主你一身武功震惊武林，领袖天南，十分钦佩！只是阁下在白塔寺劫持妇女，以此要挟边少侠，就此一点而论，阁下行为未免令人

不齿……”

语音至此微微一顿，却又接下去道：“老夫一向枯守巫山，不管闲事，可是今日却不得不向岛主讨一个公道了，夏侯岛主，请你就此事发表一下高见如何？”

这一席话，当真是明砸暗损，非但夏侯三脸色骤变，就是在座诸人，也俱感到面上无光。

血鸥云翥夏侯三听瞿涛言罢，发出了一阵阴沉笑声，慢吞吞地道：“瞿大侠，你是知其一不知其二……”

说到此，一双瞳子的出了一片血似的红光，直直地逼向边瘦桐，随后又向在场诸人面上扫了一转，冷冷地道：“瞿大侠，你可知那姓雪的姑娘一直是和边瘦桐站在一边，与我等为敌么？”

瞿涛哈哈一笑道：“大丈夫行事，实不屑如此，夏侯岛主不必再解说了，此事老夫早已清楚！”

夏侯三嘿嘿一笑道：“知道就好，我想瞿大侠此来，定是有为而来吧！”

瞿涛笑道：“知道就好了！”

说罢目光由夏侯三身上转过，落在众人身上，抱拳笑道：“瞿某来得唐突，尚乞各位海涵，我想各位未见得全是此事的正主儿吧！是不是？”

说完此话，眸子视向边瘦桐，嘻嘻一笑道：“来，老弟，你给我引见引见！”

边瘦桐冷冷一笑道：“抱歉，此中除了主人与夏侯岛主之外，其余各位，都是看着眼熟，却是不知大名，我想此事，只有劳车教主代为引见了！”

车卫此刻目睹边瘦桐，真恨不能当时取他性命，偏偏双方尚还有如此一番虚情假意，又不得不敷衍一番，当下只得耐着性子一一为各人引见。

边瘦桐心中由不住暗暗吃惊，因为这几个人物都是江湖上久负盛名的人士，自己竟不知如何开罪了他们，此番决斗，保不住要伤了他们其中一个，果真如此，岂不是又与别派种下怨仇？

他想到此，禁不住面色微微一变。俗语云：冤仇宜解不宜结。看来果真是“金玉良言”。

这年许以来，他深深体会出仇恨这两个字的可怕，是以实不愿再结仇他人。

当时，他暗中把这几个人作了一个分析，以备动手后，对他们每个人，作必要的区分！

想到这里，他冷冷一笑，道：“各位前辈想不到如此抬爱我边瘦桐，实在令我有些受宠若惊！”

说到此，他向着夏侯三一抱拳道：“夏侯岛主，在下想知道一下雪姑娘情况，不知岛主可肯赐告？”

夏侯三冷森森地道：“足下大可放心，夏侯三还不至于对一个小姑娘下毒手。今夕一会之后，无论胜负，我定放她就是！”

边瘦桐冷笑一声道：“既如此，岛主何不现在当面把她释放，取信于人又何必非事后不可呢？”

夏侯三呆了一呆，嘿嘿笑道：“姓边的，老夫上你的当够了，此番行事定有主见，再也不妄听你言了！”

边瘦桐哼了一声道：“由此证明，你另有诡诈，行事见不得人！”

夏侯三面色一白，狂笑道：“小辈！你死在目前，尚敢信口雌黄，真正是不知天高地厚！”

边瘦桐微微一笑道：“掌底游魂尚敢口发狂言，边某要是有意取你性命，阁下这颗头颅焉能存到今日！”

夏侯三推桌而起，嘿嘿笑道：“小辈，我们外面去，这里不是动手的地方！”

边瘦桐嘻嘻笑道：“正要奉陪！”

众人都站立了起来。车卫见状，抱拳冷笑道：“在下与边大侠有杀父大仇，夏侯前辈是否可以先让我们了一了呢？”

夏侯三呵呵笑道：“自然可以，车教主请前边带路！”

车卫目光炯炯地望着边瘦桐、瞿涛二人，欠身道：“为迎二位大驾，在下已略有准备，二位请！”

说时向着仁立在门侧的弟子道：“领前掌灯带路！”

两个红衣弟子立时答应了一声，自两侧取下了两盏大红纸灯笼，头前带路。西北风瞿涛呵呵一笑，向着边瘦桐点头道：“走吧，兄弟，怎可令好朋友失望？”

边瘦桐哈哈一笑道：“前辈请放心，边某一向行事，从来把生死置于度外，能够在红衣狮门葬身，也未尝不是一件如意之事！”

二人说说笑笑，大步前行，竟然丝毫也不把眼前诸人看在眼里。

铁麒麟车卫带领着众人，穿过了一片花树，来到了一片草地上。这时夜风飕飕地吹过来，两个人都觉得有些冷森森的！

又前行不远，来到了一处敞棚前，这地方燃着数十盏明灯，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

边、瞿二人来到棚前，见棚边站着十数名弟子，笔直地立着，红色的外衣被风吹得猎猎有声，甚是威风！

这地方是红衣狮门弟子平时演习武功的地方，敞棚四周，设着三四个兵刃架子，十八般兵刃样样俱全。

边瘦桐向瞿涛望了一眼，二人均猜不透车卫诱二人来此，要怎么样一个打法！心中正感奇怪，就见天池上人匆匆自场外行来。

这个人，边瘦桐是认识的，而且在自己手下吃过大亏，这时见他匆匆走来，不知是什么用意。他心中正自不解，就见这道人鬼鬼祟祟在车卫等人耳边说了几句，不知在商量些什么！

瞿涛冷冷一笑，低声对边瘦桐道：“这几个老儿要捣鬼了，你记住，无论如何，我二人要联手出招，不可分开！”

同时，边瘦桐看见一个红衣弟子正在场内四周摆设着瓷坛，他立刻就明白了一半，当时冷笑了一声，对瞿涛小声道：“看来他们像是要发动什么阵法了！”

话声方落，就见车卫走过来，对着二人一抱拳，冷冷地道：“二位皆是当今武林中的翘楚人物，方才几位前辈交换了一下意见，我们有一个小小的阵式，想在二位面前演习一下，不知二位可肯赐教否？”

边瘦桐尚未答话，瞿涛却呵呵笑道：“乐意之极！”

车卫目光炯炯地视向边瘦桐道：“边瘦桐，你我这一段冤仇，正可在此了结一下，请下手不必客气，我们是以死约会，不死不散！”

边瘦桐哈哈一笑道：“好，就是这么说了！车教主，请吧！”

车卫怒冲冲地哼了一声，猛地回过身来，对天池上人等人朗声道：“各位前辈请发动阵势，二位贵客已在候阵了！”

话声一落，一松子蒲大方呵呵一笑道：“遵命！”

只见他足下一顿，如同是一只大鸟一般，猛地拔空而起，然后身子向下一落，落在东侧的一尊瓷坛之上。

随后是赤眉老人、天池上人，以及海胡子、夏侯三四个老人，也各以极妙的轻功绝技，拔身而起，分别落在了另外四尊瓷坛之上。

五老身形一站定，边瘦桐以及瞿涛都不由吃了一惊！

这五个人物，都不是一般平庸脚色，而是当今江湖上极厉害的知名人物，由如此五个人组成的阵法，自然绝非一般可比的了。

这时，站在东侧的蒲大方呵呵笑道：“请车教主传话，令弟子全数退下，场内只留下红灯一盏交老夫处理即可！”

车卫答应了一声，即刻传下话去。须臾之间，场内一片漆黑，仅仅剩下了一盏红灯！

本松子蒲大方接过这盏红灯，插在柱架之上，向着瞿涛二人一抱拳，呵呵笑道：“二位朋友，我等失礼了！”

说罢，右手已自怀中，取出了“五虎旗”匣，手腕一振，五虎旗分别落在了五老手内。

五虎旗甫一落下，当空蓦地一黑。

边瘦桐、瞿涛二人想不到，五老竟是以一鼻大师的“五虎旗阵”来对付自己，由不住怔了一下。

瞿涛哈哈一笑道：“一鼻大师也来了么？哈哈……”

他这句话，使得五老吃了一惊，因为由这句话的语气中看来，对方分明已看出了这是一鼻大师的五虎旗阵，要是他们连个中奥妙也知道，那可就不堪设想了。

一松子蒲大方接笑了一声道：“瞿大侠说得不错，此阵正是一鼻大师的五虎旗阵，可瞿大侠知其一未必知其二，我倒要看看你二位用什么方法来破此阵了？”

话声一敛，这位青城派的名宿，陡然一长身形，自瓷坛上振臂窜了起来。

瞿涛知道边瘦桐武功阅历甚高，倒不愁他会吃亏。

蒲大方身子一腾起来，阵势随之发动，一时天昏地暗，鬼声啾啾！

忽见蒲大方身子向下一落，已到了二人身边，怒吼了一声：“打！”蓦地一掌直向着边瘦桐前心打来！

边瘦桐发现此老右手发招，左手始终紧紧执着一面方形的黑色小旗，旗身上隐隐有一团雾气。他身子向后一退，右手向外一展，直向着一松子蒲大方华盖穴上击去！

掌风一现，忽见蒲大方胸前小旗倏地一晃，足下一退，一声冷笑道：“抱歉，失陪了！”

边瘦桐掌发过去，竟是一个空，这才知道对方五虎旗阵十分玄虚，厉害无比，由不住暗暗惊心！

他的掌力实实在地向后一收，忽闻得一旁瞿涛哈哈笑了一声道：“这种阵式，如今轮到你们施展，已嫌晚了，一鼻大师生前早就玩旧了！”

说话之时，已凑在了边瘦桐身边，小声叮嘱道：“阵法厉害，不可

妄动！”

边瘦桐这才知驼子方才的话，是在打击对方的自信心，使他们自己乱了阵法，以便窥出破绽！

果然，瞿涛话声一落，血鸥云翥夏侯三立刻现出身形，右手一抖，用“金插手”，猛向着瞿涛背上插去！

瞿涛大笑了一声道：“老鸥，你这是跟我玩命么？”

说罢身子向外一闪，双掌忽地向外一分，掌心里发出了极大的双股内力，分向夏侯三身边两侧打了过去。

瞿涛巨大的掌力，迫得夏侯三身侧的玄色云雾豁然开朗！

边瘦桐在一边见状，自不会坐失良机，猛然点足而上，口中叱道：“夏侯三，你哪里跑！”

口中说着，右手猛地劈出了一掌！可是掌力一现，前方却出现了满面怒容的车卫。

在五虎阵内，只有车卫一个人是自由之身，他身任五虎阵中“活门”之职，可以任意出入五虎阵门，可是他却是唯一没有五虎旗护身之人，所以说他的危险性也是最大。

车卫因记恨边瘦桐杀父大仇，所以时刻想看到对方死命，这时现出身来，大吼了一声，一口金光闪烁的九耳八齿大环刀，直向边瘦桐面门之上猛剁了下去。

边瘦桐见车卫大环刀猛然落下，向前一欺，双手一举，去锁对方手腕。车卫刀身一沉，猛然施出断魂三刀，恶狠狠地要取边瘦桐性命！

这三刀是两侧各一刀，最后一刀直劈面门。边瘦桐向后一仰，点足起身，这一刀擦着他的鼻尖落了下去！

车卫三刀不中，自知事情不妙，就在这时，背后一股绝大的风力，猛然袭了过来。

车卫猛地转过身来，却见西北风瞿涛，半截铁塔似的身子。正立在眼前！车卫急忙出刀，可是方自举起一半，就觉得刀身之上，碰到了一股绝大的劲力，只听得“呛啷”一声大响，这口刀竟险些被击得脱手而出！

车卫负痛，口中“啊唷”叫了一声，一时虎口震裂，鲜血溅得满地都是，他身子踉跄着后退了一步。就在这时，边瘦桐闪身来到了他的面前。

正是“仇人相见，分外红戏”，边瘦桐双手一分，正想猛下杀手的工夫，内心却忽然软了下来！他想到那车飞亮已经死在自己手中，车钗对自己又有过一段恩义，自己曾答应她不与车卫作对，如今怎么能对车卫再下毒手呢？

就在他心中犹豫之时，左面又闪出了血鸥云翥夏侯三来，这老头儿真是恨透了边瘦桐，照面之下，怒叱一声道：“姓边的，你的死期到了！”

右掌平空翻出，发出了一股极大的掌力，直向边瘦桐面门之上打了过来。

边瘦桐与他掌力一接触，便觉出对方掌内含着很尖锐的一股指风，他立时想到这是夏侯三最厉害的“追风金指”。所谓“追风金指”，乃是指夹在掌风之内的指力，这种指力最是阴毒，让人防不胜防，你若只顾防备掌力，就会上当而中其指力。

边瘦桐见夏侯三竟然施展出如此厉害的“追风金指”来对付自己，立刻想见到此人的恶毒！

在昔日，他对夏侯三总是格外留情，数次饶他不死，想不到夏侯下非但不领情，反对自己变本加厉，如此看来，自己实在不能再心存善良了！

边瘦桐内心这么想着，不由得怒火中烧，他冷笑了一声道：“夏侯岛主，好厉害的追风金指！”

口中说着，掌心一现，一股莫大的掌风，由他掌心内发了出去。夏侯三和这股风力一触，立刻“通通通”一连后退了好几步才拿桩站稳。

夏侯三口中哑笑了一声，正要二次扑身过来，忽听那一松子蒲大方大声喊道：“夏侯兄请迅速转回，阵法即将发动了！”

夏侯三嘿嘿一笑，左手黑旗晃了一晃，遂即隐于无形。边瘦桐挺身要追上去，瞿涛却用力拉了他一下，冷然道：“以不变而应万变，看他们又将如何！”

边瘦桐心念一动，立即定下身来，暗暗钦佩瞿涛见解卓绝，不愧是成名的老侠士。

二人并肩而立，只见蒲大方那边的红灯连续不断地闪烁着。暗影中，赤眉老人、蒲大方、夏侯三、天池上人、海胡子五个人，如走马灯似的，在四周旋转着。而且都在亮掌发拳，势态汹汹，忽近忽远，似乎厉害无比。

边瘦桐忍不住右手一抬，已把背后宝剑抽了出来，他顾视着眼前动态，向瞿涛道：“看来这些人，都是幻影，他们是什么目的？”

瞿涛冷哼了一声道：“并不见得全是幻影，我正在注视他们！”

说罢，又仔细地看了看，冷声道：“你可曾有什么发现么？”

边瘦桐鼻子里冷冷哼了一声道：“我看单数可能是实，双数是幻影！”

言方至此，就见天池上人的身影狂窜而前，双手并排运掌，直向二人立身处逼来，声势极为可怕！

边瘦桐大吼了一声，掌中剑向外一展，剑光一闪，直向天池上人身上斩了过人，可是上人身影却又倏然逝去了，眼前飘过清风一阵。这时边瘦桐才知道天池上人的身形，只是一个幻影。说时迟，地时快，就在边瘦桐抽剑退身的当儿，天池上人的身形又飘了过来，一掌当胸袭来。

边瘦桐只当又是幻影，正想不以为敌，却闻得瞿涛一声断喝道：“小心！”

这声喝叱，使边瘦桐蓦然惊觉，长剑向外一点！天池上人惊呼一声，身形一转，躲到了一边。接着当空那盏红灯一转，赤眉老人又由边侧挺身而上。

赤眉老人的身子，也和天池上人一样，一假一真，虚实交错！

随后三老陆续而上，每人两次，轮番出现。困难的是无法分辨出其中哪一个是真，哪一个假！

如此三番五次之后，二人均感到目光迷离。如此下去，哪还得了！

所以三个回旋之后，二人都不免焦急！

忽然，边瘦桐发现每人进身之时，必待竖立在远处的那盏红灯一转，一转则进，再转则退。

这一发现，立时使他心中一动，当下探手囊中，摸出了几粒金丸。

这时，赤眉上人身形又现，瞿涛施出劈空掌力，一掌击去，人影立消！

就在这时，场边红灯一转，赤眉上人再次出现！边瘦桐冷叱了一声：“着！”

只见他右手拇食二指用力一捏，就听得“哧”一声细响，一线金丸破空而出！不料灯光一灭又明，而在另一角落里，又现出一盏红灯，边瘦桐这才知道，就连红灯，也是幻实不定。

他恼怒之下，手指频频拨动，“哧！哧！哧！哧！”一连发出了四枚金丸。

这四枚金丸，他是按照四角的方位打出的，心忖：四者之中，必有一实。

果然，四枚金丸打出去后，就听得“波”一声脆响，场内立时变成了漆黑一片。

耳闻得车卫大声叫道：“不好，红灯熄了！”

这声音发自右侧一角，边瘦桐正要循声过去，瞿涛早已腾身而起，随之向下一落，双手一伏，已把车卫控制于掌力之内。

车卫不由大吃了一惊，掌中大环刀猛然向上一挺！瞿涛右手一抖，抓住了这口大环刀的刀背，叱了声：“小子，你给我放开手吧！”随着他巨掌一震，车卫手中的大环刀脱手而出，瞿涛左手掌力向外一出，十足内力，直向着车卫当胸猛击了过去！

就在这时，边瘦桐急声喊道：“手下留情！”

他身子一扑，已到了瞿涛身边，右手猛然搭在了瞿涛左手腕上，瞿涛掌势向下一沉，巨大的掌力，稍稍一偏！

尽管如此，车卫一条左腿，也已被掌力击中，只痛得他口中“啊唷”一声尖叫，翻身栽倒一旁！

瞿涛一怔道：“咦！兄弟，你这是为何？”

边瘦桐叹了一口气，道：“我想该为车姑娘留些面子！”

瞿涛呵呵大笑道：“还是你想得周到！老弟，这盏红灯你破得好，看老夫来破他们的五虎旗！”

说话时，夏侯三手中持着一对“分水蛾眉刺”蓦地扑了过来，双手向外一探，猛然向着瞿涛身上扎来！

这时，瞿涛手中拿着车卫的大环刀，就势向外一磕，只听得“呛啷”一声脆响，把夏侯三一双蛾眉刺震得倒弹而起。

夏侯三没料到这个驼子内力大得惊人，一时间，两掌如同火炙一般抖索不止。

忽然，边瘦桐欺身过来，五指一探，夏侯三当他乘虚而入，忙自凹腹收胸，只觉得胸前一紧，呼啦一声，插在当胸的五虎旗，竟被边瘦桐夺在了手中。

夏侯三怒吼了一声，像一头恶狼似的扑了过去。

瞿涛发出了一声怪笑，掌中大环刀搂头盖顶地猛砍了下来。

夏侯三知道这驼子下手恶毒，哪里敢硬接他这一招，身子迅速地在地上转，避了开来。

就在这时，场内已起了一阵骚动。

“五虎旗”同气相连，威力无比，但如果其中一面被毁，其它四旗则立即一筹莫展！

夏侯三的五虎旗一被边瘦桐夺去，其它四旗难以再发挥作用，一时阵法大乱，五老身形皆现了出来。

西北风瞿涛生恐边瘦桐把虎旗毁了，忙道：“兄弟，把旗子给我！”

边瘦桐依言把旗子递了过去。西北风瞿涛接旗在手，一声狂笑道：“你们几个老儿，还不服输么？”

松子蒲大方，见五虎旗落在对方手中，不禁大是着急，足尖一点，飞身上来，掌中剑向瞿涛便刺！

与此同时，赤眉老人也扑向了边瘦桐。这老头儿双手使着一对“乾坤圈”，一大一小，一上一下，直向边瘦桐前胸小腹两处要穴上打了过来。

边瘦桐用剑一荡，击在一个钢圈之上，“呛”的一声，冒出了一溜火星儿！他的身子蓦地拔了起来，奇快无比的落在了赤眉老人身后。

这时，边瘦桐忽觉背后劲风猛袭而来，立时猜出后边有人扑来。他立时向前一俯身子，背后那人的剑刃擦脊而过。边瘦桐抱剑一滚，掌中剑向外一抖一点，只听得一声怪叫，有人浴血而倒！

边瘦桐身形往外一闪，目光扫处，才看清被自己剑尖点中面门的竟是天池上人。

说来还算侥幸，天池上人由于面门闪避得快，未曾伤及双目，可是剑尖直由左颊刺进去，自右腮穿出，一时血流满面，竟痛得昏了过去。

赤眉老人怒叱了一声，道：“好小子，你也大狂了！”

说着，身子猛地一塌，一双乾坤圈直向边瘦桐腰上击去。

同时之间，海胡子海大空，也由另一面燕子似的扑了上来！在二老合攻之下，边瘦桐一抖掌中剑，正要与二人决一死战，忽然看见血鸥云翅夏侯三身形倏起倏落地向场外飞纵而去。

边瘦桐立时想到，夏侯三定是存心不良，说不定要去谋害雪用梅也未可知。

如此一想，他自然无心与眼前二人恋战了，当时怒叱道：“夏侯三，你哪里走！”

说罢，倏地拔身而起，可是身子才腾起一半，就见海大空追上来，扬手打出了一掌暗器，叱道：“着！”

边瘦桐就空一滚，避出了丈许以外！不料，对方的暗器竟是武林中极为少见的“天狼砂”！海大空这掌暗器一出手，就像云雾似的散作一大片，边瘦桐只觉得后腰连股上一阵麻热，竟中了几粒铁砂！

边瘦桐一个踉跄，口中“唔”了一声，差一点坐了下来。

这时，赤眉老人一扬乾坤圈，二次逼了上来！

边瘦桐一咬牙，掌中剑向外一点，把赤眉老人右手的那枚圈子拨在了一边。

可是赤眉老人的第二只钢圈力道更猛，猛然逼上来，直打边瘦桐面门。

就在这时，只听得一松子蒲大方闷哼了一声，掌中剑被瞿涛手中大环刀震到了半天空里。

蒲大方抽身不及，瞿涛用刀背一磕，砸在了后背之上。蒲大方顿时昏了过去。

瞿涛把天池上人及一松子蒲大方身上的五虎旗收了过来。

他目光一转，正看到赤眉老人高举乾坤圈要对边瘦桐施展杀手，口中大吼一声，道：“红眉毛，你也活腻了？”

西北风瞿涛就像一只怒极了的狮子，猛地扑了上来，大环刀正迎着赤眉老人的乾坤圈，只听见“当”的一声，火星四迸！赤眉老人手中钢圈，

就像被火烧红了似的烫手，“呛啷”一声脱手飞出！

瞿涛大环刀接着向外一逼，砍伤了赤眉老人的腿。

忽然，边瘦桐叫道：“小心暗器！”

瞿涛托刀回身，就见海胡子右手戴着一只极大的黑皮手套，忽地向着自己一扬手，发出一道黑色烟雾似的东西。

瞿涛怒吼了一声，身子猛地拔空而起！他起势极高，那一大把天狼砂，虽说是范围颇广，却连他足尖也没有沾着一点！

这时，边瘦桐屈身现指，金光一闪，发出了一枚“红线金丸”！海胡子怪叫一声，一只左眼被金丸击中！

瞿涛大刀向前一逼，海胡子扑通倒了下去！

瞿涛顺手自赤眉老人和海胡子身上，把五虎旗取了下来。

他打量了一下边瘦桐道：“怎么，你负伤了？”

边瘦桐咬牙道：“一点轻伤，算不了什么！”

说话时，就见腿上受了伤的车卫起身踉踉跄跄跑去，瞿涛还要再给他一点厉害，边瘦桐又劝阻道：“前辈不要伤他，这厮必定是向雪姑娘那边去了，我们快快追上！”

瞿涛点了点头道：“有理！”

当时二人一路尾随着车卫追了下去。

行至一堵墙下，车卫纵身而入。边、瞿二人相随纵进。

只见院中立着一座铁塔似的楼房。楼前站立着四名红衣弟子，刀出鞘，弓上弦，戒备森严。

四弟子发现车卫到来，一齐行礼道：“夏侯岛主在里面！”

车卫张惶道：“知道了，你们小心看守，不许任何人进来！”

四人答应了一声，车卫要过了一口刀，匆匆走了进去。

在楼上一间幽暗的密室内，雪用梅被结结实实地绑在一张石床之上，夏侯三正虎视眈眈地立在她的面前。

车卫推门而进，夏侯三吃了一惊，回身道：“他们呢？”

车卫面色苍白地叹道：“唉！别问了，都完了！我们快带她走吧！”

夏侯三闻言面色大变，他冷冷一笑道：“带她作甚，不如结果她算了！”

说着掌中刀猛地举起，车卫举刀一挡道：“你先不要伤她！”

夏侯三哈哈一笑道：“怎么，到了这时候，你还舍不得杀她？”

车卫冷冷道：“杀了她一个女人，又于事何补？”

夏侯三狂笑一声道：“老子作事，不要你多管，去你的！”

说着，刀身一扬，猛地向车卫砍去！车卫毫无防备，应刀仆倒。夏侯三身形一转，二次扑到雪用梅床前，刀光一闪，猛地劈了下去！

忽然，窗棂一声大响，被踢得粉碎，一人纵身而入，大声叫道：“大哥，住手！”话音未落，一口冷剑迎住了夏侯三的刀。夏侯三瞪眼一看，顿时呆住了，转而狂喜地叫道：“老二！你……你怎么来啦？”

站在夏侯三面前的人，竟是晴空一羽萧苇。这时，他满脸怒容地道：“她一个女子，大哥饶了她吧！”

夏侯三怔了一怔，哈哈笑道：“怎么？兄弟你竟然也变了心啦？怎么反倒帮起姓边的来了？”

萧苇冷冷一笑道：“我谁都不想帮！大哥，你此时快走也许还来得及！”

及，待边瘦桐来时，有我敌他一阵！”

夏侯三哪里肯听？抽个冷子，第三次挥刀向雪用梅身上砍去！只听“呛”的一声，又被萧苇宝剑搪了开来。

这时，房门“砰”的一声，被人撞开，瞿涛和边瘦桐同时闯了进来！

夏侯三夺门要跑，被边瘦桐宝剑逼了回来！夏侯三回头看了萧苇一眼，蓦地仰天狂笑道：“罢！罢！罢！”

就见他掌中刀猛地一收，胸口血光四溅，整个身子立时萎缩了下去。

萧苇大吃一惊，扑过去大声喊道：“大……哥！”

瞿涛走过来，拍了拍萧苇的肩头道：“小苇子，你想通了没有？”

萧苇苦笑笑道：“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说的？瞿大哥，容我把拜兄埋葬，从此之后，我将隐居山林，永不复出矣！”

说罢，抱起夏侯三鲜血淋淋的身子，蓦地转身而去。

边瘦桐怔了一下，叫道：“萧兄！”

瞿涛摇了摇头，苦笑道：“由他去就是，以后我会找到他的，先让他去吧！”

边瘦桐呆立了一会儿，猛然想起雪用梅，转身看去，发现雪用梅正用一双痴情的目光望着自己。他想到这姑娘为自己吃的许多苦头，内心有说不出的愧疚。

边瘦桐急步扑向床前，把她身上绳索解了开来，雪用梅惊喜地道：“边大哥……你……来了？”

边瘦桐扶她坐起来，看着她娇美、消瘦的面颊，不由生出一种说不出的感情。他似乎觉得自己不应该再退缩，再犹豫，对这个孤单、可怜的女孩子，自己应该负起责任来，要设法使她过上舒心、安逸的生活。那么，自己就应该娶她为妻！

他回过身来，想把内心的想法告诉西北风瞿涛。可是不知何时，那个与自己肝胆相照的奇侠异士，却已经悄悄地离开了……

